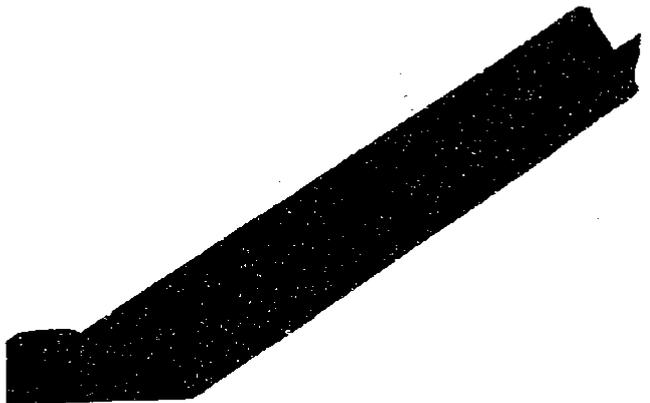




前  
級  
十  
萬



3 0605 8128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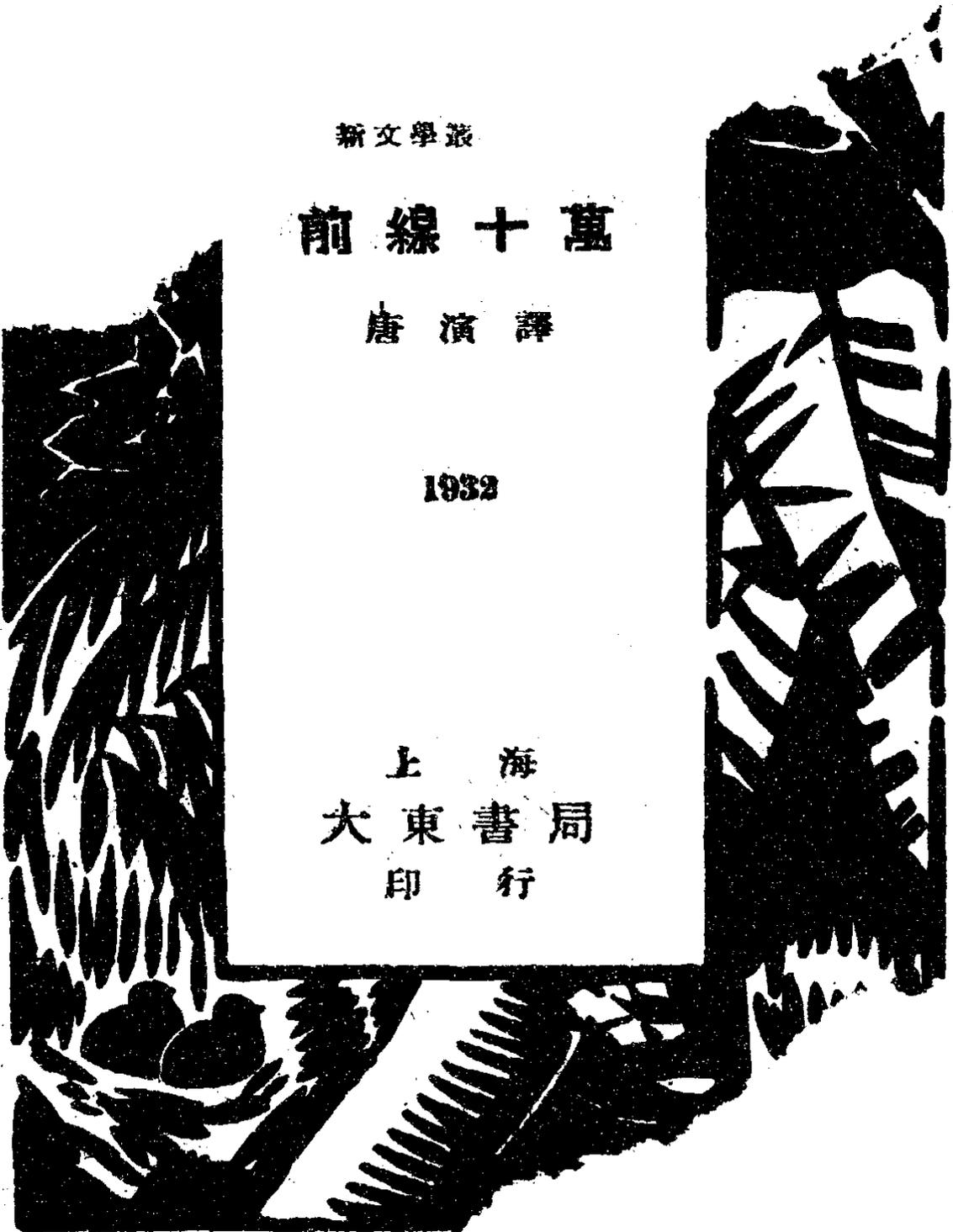
新文學叢

前線十萬

唐演譯

1932

上海  
大東書局  
印行



## 序

自歐洲大戰以後，世人悚於戰禍的酷烈，對於戰爭之神，無不深惡痛絕，力加呪詛。於是非戰文學乃勃然興起。尤以身膺切膚之痛的歐陸文學家或親臨戰陣的青年軍官所發表的著作爲能「言之有物」發人深省。其最膾炙人口的，有西線無戰事與前線十萬兩大代表作品。前者既已風行全球，吾國亦已早有遑譯；後者則吾國尙無譯本。茲在本書行將出版的時候特介數言，以告讀者。

本書著者約翰赫比氏，John Hay Baird，係英國蘇格蘭人。歐洲大戰起，氏以少尉從戎，轉戰法比二國境內，以功洊升少佐，爲戰後著名戰爭文學大家之一。

本書原名The First Hundred Thousand，記述他在軍中身親目擊的種種事實，將軍人生活的甘辛苦樂繪影繪聲，歷歷呈現於筆尖上，令讀者不知歌泣之何從。致令英國青年以不讀此書爲恥。咳！在內爭外戰交相煎迫的我國青年，對此名著，又安

可屏而不讀

不過應請讀者特別注意的：讀了這種非戰文學，對於戰爭的本身，自難免發生厭惡的反應。但我們須認明侵略他人的戰爭固為無上的罪惡，至若不得已而為抵抗暴力的戰爭，則實屬正當防衛，不僅毫無罪惡可言，實為一個獨立民族所應有的權利與光榮。先有此明瞭的認識，然後來讀這本戰爭罪惡史的寫真，對於甘為戎首的帝國主義者自能發見其罪大惡極無可饒恕的餘地，而保國衛種的意識就會油然而生。那便不特沒有引起怯懦心情的危險，反足以增加我們不畏強禦的勇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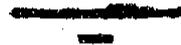
孟壽椿二一，六，廿四。

# 前線十萬

## 次目

### 第一卷 內國篇

1	初出山的兵隊	一
2	陸孟湖邊	七
3	一蓮托生	七一
4	好出色的兵隊	二二
5	犯罪	三〇
6	青年少尉	四五
7	死時頸飾	五五
8	酒館記號	六二
9	人像鎗靶	七八
10	最後二人	八五



# 前 線 十 墓

## 目 次

22	12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成就的人才	最後的職業	可哀的最後一期	天竺浪人	啞林怕士	擬戰	戰爭所得	一條粗繩	森林中的惡戲	美女的發現	天來音樂	將軍三人
.....	.....	.....	.....	.....	.....	.....	.....	.....	.....	.....	.....
二〇五	一九六	一七九	一六九	一五七	一五三	一四二	一三八	一二九	一二五	一一二	九八

# 前 線 十 萬

## 目 次

### 第二卷 外征篇

1	等十分鐘	二〇九
2	國際禮儀	二一四
3	第一線近了	二一七
4	塹壕小屋	二二二
5	通宵達旦	二三八
6	哲學少尉	二四六
7	炸彈長官	二五五
8	戰線的戰線	二六四
9	氣體隄防	二七六
10	米尼女史	二八八

# 前 線 十 萬

## 目 次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農家蔭下	退却時的殿軍	今夜再前進	貧弱的登場人物	蘇格蘭萬歲	皇太子殿下	可愛的妻	喜劇的野黨	自相矛盾	七勇士	少尉喔賽洛	森林的祈禱
三九八	三八八	三七七	三六五	三四七	三四三	三三三	三二五	三二〇	三一三	三〇六	二九九



# 前線十萬

## 目次

### 第三卷 續外篇

23	十萬兵·····	四〇三
1	不速客·····	四〇六
2	廢墟·····	四二一
3	總攻擊·····	四二七
4	轉向他線·····	四三六
5	牧師息子·····	四三九
6	美麗的主婦·····	四四九
7	維持·····	四五五
8	彌勒腹中的肥虫·····	四六四
9	不時的命令·····	四七八

前 線 十 萬  
目 次

11	10
宣言書的結果……………	烟突掃除人……………
四八八	四八二

873.511

921

2

前 線 十 萬

# 前線十萬

## 第一卷 內國篇

### 1 初出山的兵隊

「立正！向右，做成四個排列！」

兵隊不動，拿厭倦的眼光，看着教官，木頭似的，立在那裏。

教官手拭額上汗珠，說「不懂得麼？」像是失望的聲音。又接着說，

「好麼。叫你們拿眼睛看着這邊！要曉得做成四列的號令，奇數兵只須照着原樣，不用動。偶數兵一步向後退，再向右走近一步。好麼。」

像牧師說教似的，詳細說明。

「阿，好麼。向右，做成四個排列（仍不見兵隊移動）是四個排列，是要做成四個



(南)

排列！」

教官焦躁的說。

兵隊仍是沒有一個人移動。

只見全部皆同奇數兵一樣，直立着像一根棒。

前列有一個兵，頭戴鼠色帽子，歪着口嚼着煙草。（這種煙草是嚼着吃的）教官就叫住他問。

「你是幾號？」

那兵聽了儘着想。

「幾號吓？」

「嚶七四〇七七。」

胸中盤算良久，纔這樣答。

教官高舉雙拳喊。

「傻子！我不是問你聯隊的號數，亦不是問你召集時的號數，是問你分隊的號數。五分鐘前，不是給過你一個號數麼！傻子！你不是十號麼。」

「是，是十號。」

「十號往後退！」

十號兵竟像給人推着的往後退。這個時候，四個排列中的一排，總算成功了。以外的兵，亦勉強做成四個排列。

「改成二個排列，喂！」

教官喊着。

四列兵應聲改組。十號兵是加入二列的最後一人。

「喂，再來一回試試。這一回可不能再錯。」

教官有幾分放心的態度說。

「做成四個排列！」

這回總算又成了四個排列。但左翼仍帶着混亂狀態。

教官見了，喊聲幾像豬叫一般。

「喂，那個男子——站在儘對面的兵，你是幾號？」

馬克倫二等卒，顯着很驚慌的樣子答。

「十九號！」

馬克倫自以為能夠曉得號數，又顯出得意的樣子。

馬克倫叫十九號時，自想「不動的好。無論什麼時候，只要能夠警心便成。」想畢

就舒了一口氣。

「對！奇數兵是不動的好。後列兵可總是偶數。新給號頭，雖是奇數，亦是偶數兵。

站在側邊的軍曹說。

不懂「奇數亦是偶數」說法的人，大約不止嚼煙草人及馬克倫。

馬克倫對着「奇數亦是偶數」費了一日工夫，總沒有想得明白，一徑煩勞他的

腦筋。

馬克倫忽然想到辭職肉店幫夥的情事。回想十日前還在肉店中，俸給既優，飯食亦好，何故要一切棄去，來到兵隊呢。想起此事，便現出自己怪自己的狀態，已不從今日開始了。

「做成四個排列！」改成二個排列！每日繼續着，老是這樣的練兵。

練兵場塵埃飛揚，塞人口鼻，在九月炎熱的日光下邊，一個未經訓練的分隊，能夠教養得像一個兵隊了。

練兵多日，不過拿相同的事情，每日倒過來做一遍。

彼等名爲兵隊，尙沒有穿上軍服。就是教官，還戴着禮帽同木棉帽。從這種帽簷底下露出來的臉面，能有多大威嚴呢。

青年少尉，亦擔任分隊教練。但因經驗尙少的原故，對着教練方面，要想用些氣力，究不知當從何處用起。

可是彼等雖分舊來新到，總歸是在分隊中擔任教練課程的。

舊來將校，四周閑步，拿嚴正慎重的眼光，察看青年將校的教練方法，叫軍曹常常注意。卜庇李托耳少尉發下號令，命兵隊摹仿跳舞第二步的舉足方式。舊將校認爲不合，命令中止演習，矯正彼等的舉足方式。

大佐立在桌邊，身着軍服，左胸前面，挂着一條勳章略綬。

大佐說到甄濠兵，非常得意。彼當兩星期前，退出戰線，垂釣札里河畔，現又歸來，做了合千百人組成的大隊長。

大佐四面看只一周，自己對自己說，「將校都是上選。中隊長同吾一樣，亦是經過實戰的。」

中隊長四人中間，二人原是印度駐屯軍，休假歸朝，假期內又被徵集。還有二人，曾同特蘭士法耳人戰爭，所以說起戰爭，亦有十分經驗。此外各將校，有由第二大隊來的少尉三名，彼等拿不許彼等從軍算一件非常可惡的事件。又有四名少尉，是大學

士官養成隊出身。凡少耐力最總嫌微薄，但是遇有緩急，尙覺可靠，決非浮浪少年可比。

兵隊能夠練成麼，還是不能夠麼，那種不成器怕見人的兵隊——叫他到人面前去，就要紅臉的那班朋友，不叫他同舊兵一起教練，要在一兩個月間，成爲高地第七大隊——能否做成英軍中白眉聯隊，可是實在沒有把握。

大佐想到這一層，那個含英的畫顏，又不覺現出緊張的樣子。

嗣後大佐低聲說。

「彼等剛從山地來。可是身體結實，且甚勇敢。我總要盡我心力，拿他們做成有系統的聯隊，還要叫這個聯隊，能夠揚名出去，叫全世界都知道。」

## 2 陸孟湖邊

經過三星期以上了。以前盡是含糊過去，到了現在，似乎衆人的心地，有些注意起

來。

分隊教練已畢，五十餘名的小隊，開始教練。

現在小隊又分做了梯形隊，再就各梯形隊，分投教練。

合四小隊成一中隊，小隊長是少尉做的。現今覺得少尉不夠用了。——下士亦覺着不夠，但能從兵卒中拔擢，即已敷用。惟少尉製造廠，除了陸軍部外，沒有適當場所，所以絕少補救的方法。

四小隊中，三個小隊，歸下士指揮。三下士中，兩人是古董式的男子，令人見了他們，幾有遇見弓矢時代退伍將校的感受。此外一人，係靠着嗓子較高，相貌較好，纔得從兵卒拔升上來。

四個小隊長，雖亦不懂得新式教練。——教練法今年始行改正，——所以就將校大部分說，簡直沒有矯正「時代錯誤」的手腕。

只有第三小隊長是少尉，——彼巡視營庭四周想，

拿小隊當果餌的餽那麼樣捏弄麼，

突破別的小隊，獨自前進麼，

割棄我小隊的一部份麼，

全部頂向壁上麼，

取波浪層疊推進眷屬宿舍廊下的形勢，組成隊形麼，

都還沒有到這種程度吓。

一星期前更要糟。新來少尉，連領了小隊往那裏去，都不懂得。入塹壕麼，上屋頂麼，沒有一處是不可去的。

「向右排列！」（因為橫隊改變了方向，已由卜庇李托耳少尉，發出這樣號令。外翼的六伍，不管這道號令，爭向反對方面的廚房門口，垃圾筒邊，一直前進。彼等中間，亦有做哭出來的樣子，隔肩翹首，像是等待負責任的人，給他發一個「向右轉！」的號令，他就好回到小隊去，仍舊合成一起。

可是小隊的軍曹，已過來率領彼等，回到小隊了。

「何以會弄錯的呢，軍曹！」

卜庇李托耳少尉問。

彼雖是新任少尉，微笑時卻含有魔力。彼三個月前，曾在某學校，看守棒球戲的三柱門。

「是。」

軍曹取不動的姿勢——立正，對答少尉。

「稟小隊長，號令沒有聽得清。因為傳號令的伍長，牙齒落掉……滿命伍長，向前三步！」

滿命伍長，離開自己排列，向前三步，拿右掌擊着自己屁股。

「稟小隊長，這個星期日吃飯時候，不幸我的前齒，給飯中小骨突落的……」這種悲劇，尚未報告完畢，忽然給笛聲打斷。

這笛聲是站在營庭對面的大佐所吹，作爲「練兵已畢」的記號。

同時屬巡士官室內，吹奏快樂的喇叭。

這是「朝飯」的喇叭。

已是八點鐘了。自六點鐘忙煞練兵，一直忙到此刻，纔吃朝飯。

八點四十五分鐘，大隊開始行軍。說到行軍，比較教練爲快樂。由分隊教練改着行軍，不用十分費力，已可了事。——因爲只要能走就成。

走慣了，身體自能緊縮，並不覺得苦痛。

什麼叫前衛區分，什麼叫前哨配置，亦能不費思索，即刻領會。前衛與中隊中間要派出連絡兵時，或是要向先鋒兵指示敵軍位置時，這都是內部勞動，皆有專職人員管理的。

李托耳少尉，奮勇走上塵埃污人的道路。部下追隨前進。

隊中沒有軍樂隊，沿路唱着流行的歌曲，嘔啞喇嘶，全不上調。再拿父母傳下的口，

來作樂器，亦復不成節奏。但是遠行的人們聽着，已是忘卻勞倦了。

拿口來作樂器，亦有可取的地方。因為能在十數哩間，與六十人小隊，步調相合。

天氣甚好。日日晴明，一輪紅日，高挂萬里無雲的空中。加以平坦無變化的亨普夏平原，看看那些軍隊，像一羣螞蟻一般，在此日炙的大地上面，時行時止。

雨來了，練軍忽向後退。因軍隊除身上現着的作業衣服外，別無長物，所以苦心設法，想教牠不致濡濕。

耳邊只聽皮靴聲響。流行歌曲，既聽不到，口樂器的主人，亦不知去向了。

有一自誇好喉嚨的人，代替唱歌，高唱蘇格蘭第一詩人的俗曲。

同伴聽得出神，就只沒有說「請你慢慢唱等我細細聽。」

這個時候，新歌突出，聽衆更爲新歌所述。

黃昏時分，

同可愛的妙齡女郎散步

無異新披露的夫妻

.....

歌時夾雜談諧口調。

喂你的情女是誰耶？

還簡直當你小孩看待，

昨晚你的同伴到底是誰。

耳中又聽皮鞋聲響，正在通過村道。

村人沿道觀看，築成一堵垣牆，大家對着軍隊微笑。因為村中無論何人，皆對蘇格蘭人抱好感的。——但兵隊的共同視線，正向着村道兩旁樓窗口窺看彼等的少女，這羣少女亦正簇做一團，含笑相向。

現又走上大道了。誰亦不願開口，忽有佳妙聲音，高歌「陸孟湖邊」一曲，自後方傳來，鑽入塵污的軍隊耳中。

那就依次遞傳，大聲合唱，由行軍部隊這一邊，傳到那一邊，相續不斷。

大隊士兵的半數，是陸孟湖地方出身，餘下半數，大率常休假期，曾結伴同往湖上，試過清遊。所以對這支歌曲，多能倡和。

你走上邊道，

吾走下邊道，

.....

兵隊放開喉嚨高唱。

英蘭大隊，摹作奇妙的容顏，看着這些兵隊。

梯不拉里歌曲，英蘭人或能解得。蘇格蘭喜劇名伶哈李洛打，亦或有人曉得他的名字。說到這個「陸孟湖邊」，彼等就全然不懂了。那是蘇格蘭的歌曲。蘇格蘭人，亦自稱爲「我等的歌曲」。

卜庇李托耳，立在彼小隊的先頭，行走極快，足趾幾不着地。彼の頭好像浮在空中。

彼的本能，覺得耳聽這種歌曲，身體已到極嚴肅的場所，即戰場。

吾將先回去，

能否再會而，吾與你，

在此絕無塵污的堤上，

.....

震耳的笛音，忽由前方傳來，是命令「步伐整齊」的記號。

「陸孟湖邊，」闕然停止。兵隊扣上外套鈕扣，改正肩上揷鎗，舉步齊一，好像馬蹄落地一般。

日暮，整隊回營，軍容甚肅。

葱臭從營庭對面，撲鼻衝來。

中隊各兵，像鉛製的兵隊，沈重排列。大佐巡視一周，覺得兵隊的服裝，行列的排法，未能恰到好處，所以尙有不甚合意的地方。

四個中隊，漸漸都改成橫隊，下士離開排列，歸到押伍的位置。（在排列的後方，全部大隊，像木頭似的立着，仰視馬上的大佐。

「將校離開排列！」

將校就羣集到大佐身旁，像木偶釘在地上一樣。隨即一同舉手，向大佐施行敬禮。大佐開口，像是要說什麼的樣子。

兵隊腹中可是餓極了。

隔了一回，大佐向大隊注視一周，大聲發令。

「各大隊——損鎗……暫別！」

兵隊應聲損鎗，右手托住鎗柄。

大佐隨舉手答禮。

一千兵隊均向右轉，從右邊慢慢的向葱臭來處走去。

兩個鐘頭，轉眼過去了。中隊教練課程中，令人厭倦的狹窄射擊，（即三米突距離

的打靶練習）可是不做不成。

但一日休息的期間，就要來了。到那時候，運命神無論怎樣利害，在這二十四個鐘頭以內，總不能來觸犯我們兵隊。因為這些鐘點，已屬兵隊自身所有，他人無法打攪的原故。

### 3 一蓮托生

前星期種痘了。這是兵隊大家所嫌忌的。但多數人種了，就發痘了。這就是必須種痘的證據。

右腕腫起，袖管漲滿，損鎗時深感苦痛。在列中與鄰兵相撞，苦痛尤覺難受，幾同瀕死一樣。

但在這等時候，練兵課程，要比平時鬆動得多。

體弱的人，每向軍醫告病，軍醫（召集以前，尚非軍醫，僅記名豫備軍醫名簿）係

粗雜的神經纖維，感覺極爲遲鈍，見人告病，就告以「下星期須爲室扶斯豫防注射，非得速愈不可。」兵隊聽了，心悸身震，遑巡自去。

兵隊中一切舉動，往往與平民習慣相反。兵隊在鄉里時，誰亦不肯讓人一點。對着勞工神聖四個字，尤其有非常的認識。彼等的傭主，最怕見彼苦澁的嘴臉，常苦心伺候彼等的喜怒。

彼等有勞工會的職員相隨，常碎心爲彼等謀生活。又常稱勞工能善用彼的力量，各種事情，都可做到，令彼等覺得勞工力量的偉大。

職員又宣稱，勞工能夠完全支配工黨議員。議員因彼等投票結果，方能得到議員地位。只有彼等，纔是真正中堅國民，斷不可甘受上流社會的暴虐壓制。

最後又教導彼等，當屏除蘇格蘭人無謂的客氣，及摹仿他人行爲的惡習。

迨彼等一入陸軍後，即成爲一個無價值的人。彼等遇將校要說話時，不速取立正姿勢不可。不呼將校爲閣下不可。彼等的傭主，至今多年，迄未得享受閣下兩字的光

榮。

彼等在鄉里時，街頭遇見商店主人，只要沒有同伴，就可以互通殷勤，現今一當了兵，反不能聽你自由選擇了。不問你願意不願意見了長官，就叫你奉行屈辱的舉手禮節，不許違抗。

下士亦與將校相同，組長晤面時候，施禮稍遲，即被稱為脾氣高傲。像蘇格蘭宣教師，喜歡說說道理，即被稱為性質倔強。倚賴多數，掉弄文句，就是抵抗上官。在戰爭時，抵抗上官，應處死刑。這種地方，真是一刻不能安居的。不可吐痰。不可吸煙。不可拿煙尾夾在耳邊。攜酒入營不可。時髦分髮不可。鈕扣，革帶，步鎗，不可見有斑點。一天到晚，所見所聞，只有不可不可了。

「你知道麼？你的足，亦非你的所有物了！」兵隊中遇事皆用這種筆法。星期日是青年士官，周巡兵隊住房，檢查各兵手足。看見爪黑就歡喜，兵隊因靴子太窄，足札成泡，士官見了，眼光就表示滿足。

馬克倫二等卒，認爲這種當兵，與發配西伯利亞無異。

但是心意誠實的兵士們，常說「一蓮托生」「同戰死」等成語，俾感情得互相融和。（因戰爭時，全隊受同一命運的支配，苟遇敗北，不論將校下士兵卒，皆非死在一起不可。）

堂堂下士，向士官有所陳述時，應照錫杖的樣式卓立。中尉對中隊長，謙遜服從，亦不能比兵卒有所出入。就是大佐，見了戴紅纓帽騎馬來練兵場的老紳士，亦有舉手行禮的時候。

就此看來，初時分陸軍人員，爲壓迫人被壓迫人兩種，是不對的。一個人要議論一件事，必須徹上徹下，先拿全部研究一番，妄加猜測，亦是不行的。

嗣後隊內空氣，漸覺令人暢快，頑強的訓練，潔白的生活，亦漸覺發生魔力了。

尊敬將校，奉行命令，決不會傷害工會會員的自尊心，此種事實，大衆亦漸能認識。游泳向來在水淺處練習，屆時不願前往，常有多人。現在游泳場所，全變成娛樂場。

所了。每星期游泳一回，常有迫不及待的情勢，甚或嫌着次數太少了。

隊兵視當兵爲職業，演習甚是忠實。以前視前哨與前衛勤務，幾同兒戲，現在大家已知道關係緊要，不敢掉以輕心了。李托耳少尉，曾非難步哨夜間登高瞭望，謂不啻拿彼等擺在天邊，決難看見什麼。

但是祖國魂——軍人精神，已產生彼等兵隊中了。

彼等又非僅個人的。彼等以聯隊名譽爲第一，彼等專爲自身計時很少。

彼等忠義心的發生，可由彼等批評他聯隊的說話看出。彼等謂他聯隊行軍遲鈍，訓練未成，服裝不潔。似這樣指摘他人，自己定能格外加勉了。

彼等對蘇格蘭第八大隊，曾加以不甚嚴酷的批評。因爲這個大隊，召集期間，較彼等遲了三個月，尙未加入克梯拿阿第一軍十萬人數內。第八大隊的兵隊將校，均未練成。只有「我等大隊的將校，纔不愧爲真正將校。」

各兵隊的優劣，彼等全然了解。

中隊長의 切實講評，屢屬命令，均能感動彼等奇妙的自負心。階級的僻見，亦因團體精神旺盛，漸歸消滅。

今朝教練大隊時，聽見大佐的講評，忽使彼等想到出征時候，彼等應當用何種方法，與第一線的聯隊，互相比較。

講評完了以後，彼等尚在竭力思索。彼等與舊來聯隊，共立在一個塹壕及一條戰線上時，就是有父子關係，亦難免有不顧親情的較量。「我等係舊聯隊一支體」的感想，每遇一事，自然想出。因為熟悉聯隊情形的人，誰亦知道新來聯隊，不能希望彼等與以特別待遇的。

#### 4 好出色的兵隊

有一風說傳來了，風說隨時傳來，亦隨時消滅，本不足憑。此次風傳，竟成事實。從明朝起，命大隊代小隊教練，專習擗鎗。

馬克思拉塔里二等卒問了。

「國王來檢閱時，當做些什麼事情呢？」

馬克倫二等卒，說些話給他聽了。但他不以馬克倫所說爲然。他又說「勞動社會，國王二字，是聽慣的，可是從來沒有見過，這不是奇事麼？」

彼等眼中，視貴族，資本家，警察，名目雖有三個，實爲不可分的一物。

對握主權的人矢忠誠，像馬克思拉塔里這種人，是不可能的。彼以爲國王不過立法系統的首領，說到英帝國三字，不過財主飽享利益，勞工支付費用，實在是一種贅餘物。這一種人的思想，大率就是這個樣子。

馬克思拉塔里，對兵役的意見，亦是這個樣子。彼故鄉是克來特旁克，彼業船匠，打船用釘。彼工作厭倦，就告假一日，開懷暢飲。因爲休止工作，扣去工資，彼是滿不在意的。

彼常睡在最後去的酒店門前人行道上，一直睡到酒醒。彼睡熟時，誰亦不去干涉。

彼。他只是獨自醉，獨自睡，獨自醒。

警察亦不來問馬克思拉塔里，因為比他麻煩的醉漢，為數正多。

但是第三八九一號馬克思拉塔里二等卒，與克來特旁克做船匠獨立一市民馬休，馬克思拉塔里中間並無一點差異。所以僅僅練習了五日，彼已深覺疲勞，遂實行市民生活的定例，自由停止練習。

這件事情的結果怎麼樣，可是彼亦吃驚不小。彼被傳至士官室，處罰如下。

- 一，星期六午前九點鐘，自由停止練習，
- 二，星期六午後兩點鐘，自由停止練習，
- 三，星期六午前九點半鐘，點名不到場，
- 四，星期午後九點四十分鐘，飲酒醉甚，
- 五，毆打某下士，
- 六，護送時意圖逃亡，

七、毀損官物，（打破衛兵室玻璃三塊）

馬克思拉塔里的罪狀，悉數被人指摘。

命馬克思拉塔里辨明時，馬克思拉塔里不假思索的說，「照克來特旁克警察的辦法好了，這是沒有關係的。休工一日，扣除一日工資，兩相抵銷，還不好麼。」

士官宣告科罰金五先令禁錮營倉七日。

彼大聲喊，禁錮我這許多時間，是不應當的。但是沒有人睬他，誰亦不來做他的對手。

彼在中隊中，是一最率直最信仰民主政治的人。馬克思拉塔里，要是指白爲黑，沒有人願意同他爭辨。

「馬克思拉塔里，你到底爲什麼要來當兵？」

有一大膽的人問他。

「吾亦不知道吓。」

他這樣的答。

他透了一口氣，再補足不盡的意思如下。

「立正！休息！又是什麼什麼吓。有將校通過吾側，吾就得向他舉帽。早知是這種頑意兒，吾是無論如何不來的。吾是因為要同德國兵開戰，所以舉手表示願來。可是當時吾已醉了。就乘興入了兵隊。吾在克來特旁克，本是知名的人物。吾非不管對手是否國王，專門拿時間消費給捧鎗的人。」

但到一定時間，馬克思拉塔里，沒有法子，只好取立正的姿勢，非常注意的去學捧鎗。

彼因捧鎗，又起了新的感悔。

這是因爲離彼右翼二百碼地方，有汽車來，命彼捧鎗敬禮。彼既自己覺得太傻，還不免有些兒氣憤。

「老是立在此地，要立到什麼時候呢，肚中可是餓了。」

鄰兵聽了，大家說他是無禮。

「彼的意思，很想看我等一周，所以步行到行列間來。」

後列的樂天家說了。

「步行能步行麼，就這樣要回去了。我這兒的行列中間呢。」

帶有嘲唇的笑聲。

大隊將校，立正，全體挺直。

中間一

「中說話不成！軍曹記下那個兵的名姓。」

馬克思拉塔里，不知向軍曹說些什麼，可是也就說完了。

大隊注目皇族汽車的行動。

汽車向敬禮地點走來，經過平滑的草地，停在列兵的最右翼。

車中走下一位黃色瘦軀的人。

那是國王。是馬克思拉塔里沒有見過的國王。

國王後面，又有一個人下來。

馬克思拉塔里右邊，一個蘇格蘭兵，興奮着說，「王后亦同來的。阿呀，年輕婦人們，亦皆步行到行列的前面。趁天燈的光亮，可以仔細看一看。」

馬克思拉塔里聽了，鼻中發出輕蔑的哼聲。

興奮的大隊人馬，腦中感着異常義務，長列兵全體緊張，挺身直立靜待國王駕臨。馬克思拉塔里等，在最左翼，要見國王顏色，尚須相當時間。

「我們這兒，大約是不來了。以外的人，來不來沒有關係，國王可得要來。」

馬克思拉塔里，正在自言自語，毫不關心的時候。

不意國王行列，已出現彼等的目前。

國王伸出手來，賞給大佐來握手。又對兩三個將校，說了幾句話。很輕捷的，凝視兵隊的行列。一瞬間——或一瞬間以上，國王敏銳的眼光，忽注在馬克思拉塔里。因為

他直立形同偶像，胸圍甚大，幾乎漲破外套鈕扣。

隨有一聲，很明瞭的，打入馬克思拉塔里的耳膜。

「好出色的兵隊。」

一分鐘後，馬克思拉塔里，被大佐宏亮的響聲，由失神狀態中喚回。

「高地蘇格蘭人！三呼國王萬歲。」

馬克思拉塔里，一面高舉軍帽，加以振動，一面高呼萬歲。

大隊亦隨大眾呼聲，高唱萬歲。

無意中，馬克思拉塔里的眼光，落在馬克倫的臉上。

只見馬克倫閉目植立，形同木偶。

馬克思拉塔里，走近三步，立斥這個無意識的犯人。

「傻瓜！快脫帽子！」

馬克倫驚睜雙眼，隨手脫下軍帽，并致謝馬克思拉塔里的好意。

馬克思拉塔里，大踏步走歸行列，並如在夢中的叫。

「喂，諸位，再給國王叫一回萬歲。」

## 5 犯罪

「特務曹長！帶塘西二等卒上來。」

中隊長命令特務曹長。

「是。」

特務曹長答了，推門高呼。

「帶塘西二等卒進來。」

這道命令由門外的兵士，大聲再呼一遍。

隨即有四人，行列嚴肅，靴聲整齊，推門進來。

護送長的身材，又矮又肥，是一個傻頭傻腦的二等卒。彼領頭走，第二犯人，第三第

四皆號兵爲告發者——法務官與證人。

一行人走近潘柳克大尉桌前。李托耳少尉坐在側面。（少尉因爲學習裁判，所以坐在大尉側近。）

特務曹長續發命令。「步調整肅！」「止步！」「向右轉！」  
被告立在中隊長面前。

彼の帽子早被取去。帽子以外，儘是可以用做兇器的物件，亦悉數給他們取去。（陸軍刑法，類似危險的物件，悉當取去。）

「這個人犯什麼罪？」  
大尉問了。

「在此文書上面。」

持務曹長，手指桌上文書答。

「犯罪」二字，在普通人腦中，好像見了夕刊新聞中的頭號大字。譬如拿獅子河

馬，供人看着頑的，可以視為犯罪。食木實以外的東西，亦可視為犯罪。極端神經質的人，遇有男女摟腰跳舞雜坐觀劇等事，無不算入犯罪範圍。須知在這等人眼中，幾乎沒有一件事情，不是罪惡了。」

軍隊中所說犯罪，多屬微細事情。檢閱時不剃髻，吃飯時訴不平，皆可以成為犯罪。兵隊皆帶有操行手帖，犯罪即記入手帖中。操行手帖有二冊，一中隊手帖，一聯帖手帖。

中隊手帖所記錄的犯罪，應在中隊長前受裁判。聯隊手帖所記錄，因為是最優秀的犯罪，當直接報告司令部。

今朝裁判的犯罪，屬在中隊手帖範圍。

中隊長高坐堂桌，叫做判士，面前置黃色陸軍用紙。彼手執一用紙，依法朗誦。

「塘西二等卒！不服從命令……奈士上等兵告發。」

立在被告右側的奈士上等兵，吐了一口長氣，眼視大尉頭上白色牆壁，背誦如流

的說。

「去月五日午後四點鐘，被告奉令在十七號室擦牀，由吾監督。吾當命令被告擦牀，奈被告竟不服從。吾曾發過二次警告，彼終拒絕吾的命令。」

奈士上等兵，一口氣說完了。

「麻該伍長！」（大尉呼）

「有」

「事實沒有錯麼」

伍長得意的說。

「去月五日，吾是值日下士。午後四點三十分鐘，奈士上等兵來報告塘西二等卒不服命令的事件，吾曾送彼入營倉。」

判士告被告說。

「你有什麼說得？」

塘西臉上現出很有話說的樣子，他就說。

「吾是爲同德國人打仗來的。並非爲了擦牀而來。吾住在格雷士加時，未曾習慣擦牀。到了此處，反要擦牀，倘叫我妻聽得，她要替我悲傷了。」

蒲柳克大尉，很像裁判官的態度說。

「阿呀，塘西，你說到想同德國人打仗這句話，吾聽得就很覺滿足。我們多同你是一樣的感想。但單是打仗，你的事還沒有做完。你要曉得搬煤擦牀，亦是你應做的事。連吾亦是要做這種事情的，今朝兩點鐘吾就起來了。（蒲柳克大尉，在英國陸軍中，要算第一個喜歡說話的。）所以你不肯擦牀，是違背命令的。這實在是最重大的事件。要算軍人犯罪中最重大的犯罪。若說小事不妨違令，遇到大事的命令，又將奈何，軍人不當問事件的大小，要當服從一切命令。一個月前是怎麼樣，那是我們不管的。你現今可是軍人了，應得好好服從命令，勿要犯不名譽的罪纔好。」

「是，大尉！」

塘西二等卒，很誠實的答了。

大尉把面前的文書，翻閱一過，莊重的宣告了。

「塘西二等本是初犯，譴責以後當心。」

「向右轉！往前行走！」

特務曹長發命令。

這一行人走出屋去，大尉向學習裁判的青年少尉說

這是吾學忠厚長者的裁判法。那擦牀並不是大事，認真說國家定要他們辦，那亦

沒有什麼體面。喂，特務曹長！」

「有。」

「叫馬克拿耳梯二等卒。」

馬克拿耳梯二等卒，跟着護送兵來前。

馬克拿耳梯，赭色臉，身材矮小。

「這就是馬克拿耳梯。」特務曹長，拿昆蟲學通俗講演家，擺一個蟲在顯微鏡下的態度，報告大尉。

馬克拿耳梯二等卒，身體索索發抖。

大尉向被告說。

「馬克拿耳梯二等卒！因為毀損官物，被人告發，告發人是麻兆伍長。」

麻兆伍長，演述熟讀的供詞，中間夾雜着咳嗽聲。

「稟大尉，本月六日夜間，吾是值班下士。九點三十分鐘，吾巡視被告住房。眼見被

告拿小刀切碎三塊餅乾。」

「你當時怎麼辦的呢？」

「吾即問同住的人，誰做這種事情，同住人多說是被告。」

同住二人，現在就被傳作證。

二人證明毀損陛下財物的人，是馬克拿耳梯二等卒。并補足一句說，「吾這種證

言，雖有些對不起被告，但除了實說，實在沒有別法。」

李托耳少尉想，若說切碎餅乾是有罪，那麼餅乾只好囫圇吞了。

「馬克拿耳梯二等卒！」

大尉說。

二等卒精神少覺興奮，高聲答。

「稟大尉，吾服罪。」

「服罪！那麼你是切碎餅乾的了。」

「是吾切碎的。」

「何故要做那種事情呢？」

馬克拿耳梯，像是等着他這樣追問的，隨用憤激的口調說。

「稟大尉，吾同住的人，多當吾是傻子。彼等想法子要叫我犯罪。那一天，吾正坐在床上切煙草，這是妨害不到別人的。彼等竟拋擲餅乾，打吾頭面，吾不得已，纔拿小刀

防禦。那餅乾就給吾切碎了。」

「這是實在情形麼？」

大尉問第一證人。

「是的。」

「你親眼見兵隊拿餅乾擲向被告麼？」

「親眼看見的。」

「這個人就是投擲餅乾的。」

馬克拿耳梯口中說，手指第一證人。

「是的麼？」

「是。」（第一證人答）

大尉又問第二證人。

「你亦投擲的麼？」

「投擲了。」

大尉問馬克拿耳梯。

「何故當時不說呢？」

「吾說過的。」手指麻兆伍長。「吾告訴過這位伍長。」

麻兆伍長的雙頰，看要鼓起來了，幾乎像一隻蝦蟆。

「麻兆伍長！何故剛纔不陳述呢？」

「吾認爲那種舉動，是不算犯罪的。」

算犯罪不算犯罪，不是你所當知道的。你只要把當時實情說來就好。以後當心，不可再是這樣！你們兩個證人……（證人很難爲情，木立不動）應預先通告軍曹。今後不許拋擲官物記好。」

卜庇李托耳聽得厭煩，雙眉皺了，自言自語的說。

「這是那一家子的繁文縟節。」

判決即時下來了。

「馬克拿耳梯二等卒，毀損官物，本應處罰。但酌量當時情狀，不無可原，單着你賠償三塊餅乾。下去！」

「向右轉！往前走！」

特務曹長發號令。

被踐踏的人，與踐踏人的人，皆由判士坐前消去了。

但是李托耳的眉毛，仍在臉上皺着。

「餅乾拿來麼？特務曹長！」

「是，拿在這裏。」

「拿來給我們看。」特務曹長，拿出一個灰色包袱，從貨物堆中，取出二尺四方的餅乾墊紙三枚。每一枚上，給小刀切破幾處。

蒲柳克大尉看了，含笑向手下赭臉將校說。

「亨特來怕麻公司製造的餅乾，要算大的了，還有比牠大的麼。」

「叫陸普二等卒！」

陸普二等卒，已直立桌前。

大尉朗讀告發書。

「陸普二等卒，六日即星期六午後九點鐘，在惠靈吞街酒醉放歌。加來說軍曹告發。」

告發書後，附有陸普口供書，係護送陸普到營倉的憲兵所做。

大尉向被告說。

「陸普二等卒！連這一次是第二次了。你不是很好的兵麼，吃醉酒就全不對了。何

苦要這樣呢，陸普！」

眼看俯首極低的陸普臉上，繼續訊問。

「你喝了多少酒，自己亦不知道麼？」

陸普點頭承認。

「吾亦喝酒，可是喝了多少，自己總知道的。星期六到底喝多少。」

陸普沈思後說。

「大約喝了五斤。」

「太多，今後只好喝三斤。你倘是只喝三磅，那些高聲唱歌煩勞巡警的情事，就可以沒有。這一回應該處罰。你不想去戰線吓？」

「想去。」

從黑幕底下，看得見陸普低首的面孔，像是顯出喜歡樣子。

「好。但須大隊人馬，全部都能上戰線，纔好大家一塊去。中間偏有你這種酒鬼，還去得成麼？陸普，你想妨害大隊，叫牠不能去戰線麼？」

「不敢，吾決不想這樣做。」

「好。下星期六，再要喝到三斤以上，就是阻止大隊出征。你到底要怎麼辦，可同你

腹中的蟲商量，好麼，明白麼。不是禿着頭，行一個禮，就算的。下去！還有什麼案子！特務曹長！

神色悄然的陸普，向後退走。大尉對李托耳說。

「充滿這種人的啤酒量，不過沒到脚背爲止，算不得什麼喝酒。剛纔是稍微威嚇他的。」

「這是最後的報告。」

特務曹長說。

「是麼，唔，又是馬慶二等卒來了。」

馬慶二等卒，黃色臉，赤髯下垂。

他把犯罪事實，朗讀過了說。

「這個星期六，又喝醉酒入練兵場。已是再犯了，你知道罷。」  
大尉問被告。

「沒有什麼說了麼？」

「沒有。」

大尉取被告的操行手帖，朗讀一過，隨用冷靜的聲氣說。

我要給你辦除隊的手續。（沒有一點像中隊的親父，極冷靜的，像你這樣的人，也要來入陸軍，吾真想不到這種道理。入隊以來，拚命的破壞規則。三星期中，倒泥醉了四回。不論什麼時候，總是不潔淨，不從順，只知道去虐待青年兵隊。我想你從前一定當過兵的。」

「沒有當過兵。」

「這是胡說。你不是同老兵很熟識麼。你大概是因為當不慣兵，纔逃走的。或是不守營規，被隊中革除的。怎麼樣，對罷。把你這樣壞人，留在隊裏，一定妨害大隊的出征。趕快回家！國王陛下陸軍的光榮，不能沾被到你這種壞蛋。兵隊同志，都想沒有你在隊中，方能乾淨。快滾出去！」

大尉拿他半文錢不值的罵倒了。

馬慶二等卒，從室中踉蹌走出。

蒲柳克大尉，因自己異常好辯，少覺疲勞，但仍拿得意的狀態，向李托耳少尉說。

「那是最卑怯最無志氣的東西，早該革除他，已經熬過三星期了。現在纔算拿這  
個貴族請出，我們中隊，也可以乾淨一點。阿，一同吃朝飯去。」

## 6 青年少尉

少尉新入隊後的生活，最初數日間，與學生初入學校時，大致相似。  
見了人只覺着羞澀，繼續過他的糊塗日子。

有憂慮自己所為，傷害聯隊的傳統精神及因襲，亦有認人做豪傑，自己反甘心退縮。  
到後來想想，覺得那種事固不算得一回事，那種人亦是無足重輕的。

舉個例來說，「練兵時該挂劍麼？」新來將校常要問的。「你該挂上，好不好自己

試試。」舊將校拿這種話對答，態度異常冷靜。

有一個新來少尉，挂一柄蘇格蘭大刀，到練兵場，周圍一看，連個拿手杖的人亦沒有。不覺大為吃驚，趕快竊歸營內，解去武裝。

食堂坐位，亦有問題。隊長坐了主席，左右佐官相陪，以下各人，按着身分，順次入坐。新來少尉，坐一等末席。這種坐法，總該沒有錯了，可是隊長有時破例，忽然插坐少尉中間，諸少尉所認為末席的，到此自然變成上席了。

士官入食堂，高叫拿食物來，屏風後面的人就拿食物送到。

新來少尉，亦用這種調子，高叫拿食物來麼，還是自己走上屏風後面，取自己愛吃的食物麼，還是老坐在那兒，就有人拿食物來麼，那就全沒有準兒了。

坐在第三案上試試，沒有人拿食物來。越過第二案，走向屏風背後，見了廚丁極惹人厭的樣子，更覺來得不合算。

問題真是不少，連敬禮亦有問題。但是古話說得好，「有疑問時，可用敬禮。」能夠

拿敬禮對人算來總沒有錯的

大佐喚中隊長，中隊長施行敬禮。大佐命令今朝繼續搬煤擦牀，中隊長再行敬禮後，歸到中隊。

中隊長各歸中隊，呼集少尉，少尉羣行敬禮。隨命令今朝繼續搬煤擦牀，十六個少尉行敬禮後，各歸小隊。

小隊長呼出分隊長，各軍曹施行敬禮。小隊長命令今朝繼續搬煤擦牀，分隊長行敬禮後，各歸分隊。

分隊長當即命令兵卒，今朝繼續搬煤擦牀。

兵卒無論怎麼樣想法，亦沒有傳達命令的地方。施敬禮後，只好服從命令，自去搬煤擦牀。

中間有四個少尉，議論這個問題。四人正當行軍休息，坐在爛泥堤上。

拿新聞照片說明要領的方法來說明各少尉坐位。計由左向右，一李托耳少尉，二

滑台兒少尉，三殼喀雷耳少尉，四史托拉扎士少尉，共四人。

李托耳是一個馴熟世情的男子。滑台兒出身法伊孚王國，戰術不甚見長，但根性頗強，尤富研究力。

殼喀雷耳，正式士官學校畢業，生徒時代，曾取得「天下事無一不知」的聲譽。

史托拉扎士比三人地位尤高。大學未成立將校養成隊以前，曾充過大學學生隊附屬將校。

彼為大學特待生，因為學習勤勉，所以能夠拿多數知識，同時裝入腦中。彼并能背誦一切科目便覽。

彼通曉軍事諸規定，一如多數人的通曉遊戲。但說到教練一層，不能算是好手。

「你要是率領小隊，中途遇見上官時，你怎麼辦？」

卜庇李托耳少尉問。

殼喀雷耳隨口答。

「誰亦給他行個敬禮。因為可以博得大家贊好。」

博議的史托拉札士說。

「誰亦不給他行禮的好。因為從軍中不用行禮的原故。」

李托耳又說。

「那麼倘有人對你行禮，你亦不答禮麼？前日吾從打靶場回來，遇見某大隊，——

像是米獨馬托夏大隊——吾剛想招呼彼等，對方已高叫立正！頭向右！」

「那個時候，你怎麼辦呢？」

史托拉札士問。

「吾微笑對他們說：『早。』」

「那就成，那就成。」

史托拉札士說，殼喀雷耳亦點頭。

「那種答禮，是不錯麼？」

李托耳追問一句，接着說。

「吾在那大隊過完時，聽得大隊一少尉，大聲對別一少尉說，我們真倒運，遇到這麼一個大傻瓜。」

「那是說你的人不好。」

殼略雷耳這樣說。

靜聽諸人會談的滑台兒，忽然發一疑問。

「推手推車時，遇見將校，兵隊該怎樣辦纔好？」

「誰推手推車，是將校，還是兵隊？」

好辯的史托拉札士反問過來。

滑台兒圓睜雙眼說。

「當然是兵隊，那個時候，他怎樣辦纔好呢，要行敬禮，車子就要翻倒。」

「兵隊當離開將校六步時，頭向將校，就成。」

史托拉札士明白答復了。

李托耳小聲再問。

「你遇見兵隊時，總是看着反對方面，這是什麼意味？」  
還有二人，亦同樣的問。

「唔，前日在道上，遇一兵同女人散步。我看了彼等，恐怕彼等要難爲情。所以特爲背過臉的。」

聽到「齊集」的笛聲了。

這個問題，未及解決，只好攔下，同上行軍大道。

滑台兒是遇一疑義，定要追問到底的。在行軍中，仍舊時常思索這件疑問。

對史托拉札士的智慧，與記憶力強的殼喀雷耳，彼皆不能十分信用。

滑台兒隨與李托耳商量，若拿這種問題，送與大隊滑稽家滑古士打夫大尉，定有  
趣味濃厚的答詞。

滑台兒湊到滑古士打夫耳邊，拿彼等問答的大意告訴他，請他答復。

滑古士打夫傾耳細聽，如感着異常興味，最後說了。

「這是非常重大的問題，滑台兒君，你拿這件事情告訴我，真妙極了。我當與陸軍禮式先生商談後，再用文書相答。」

「謝謝，請你就辦。」

滑古士打夫大尉，對滑台兒所問答詞，越日，即用打字機打成送來。

前項答詞，就張貼少尉休息室，時大佐剛出外吃飯。

#### 敬禮事項

（青年士官注意）士官率領武裝兵卒，中途有所遭遇，敬禮如左。

#### 1. 遇見乘汽車的上官。

正確的敬禮法——速步進行時，當改做徐步。吸煙捲，吃乾點，并撫劍命令各兵，「用橫線散開式，遮斷道路！」

2. 遇見喪葬時。

正確的敬禮法——口唱流行歌曲。眼看反對方面。

3. 遇見散步營庭的將校。

伏面橫臥地上，拿砂蓋頭臉。裝做不在此處的樣子。

特殊時候

1. 推手推車，頭上頂着殘剩飯桶，遇見閱兵將校時。

正確的敬禮法——兵卒從頭上顛覆飯桶，手招將校，請他來坐手推車。

正確的答禮法——將校拿雙足攔在離手推車重心一英寸地方，作為答禮。

2. 黃昏時候，攬婦人腰的兵卒，遇見將校時。

正確的敬禮法——兵卒舉空手向將校行禮。婦人拿手中洋傘尖，力擊將校

外衣最下鈕扣下面一英寸處所。

正確的答禮法——將校右手緊握洋傘尖，並命兵卒紹介該婦人。

3. 兵卒坐連轎車頂上，遇見將校站立路旁時。

正確的敬禮法——下士（無下士時，推最年長的兵卒）應命兵卒注意，兵卒當即由右邊起，順次吐痰將校頭上。

正確的答禮法——將校當急逃去。

4. 兵卒不稟明將校，私乘將校汽車，在田舍狹道上，遇見該將校時。

正確的敬禮法——一面用十二分力量，吹動汽車警笛。一面開車衝向將校，做出要擊殺他的形勢。

正確的答禮法——不用答禮。

注意，出征中，上記敬禮，一概不用。

不幸大佐出人意外，歸來甚早。遂看見這種惡戲文字，高貼在告示牌上。可是彼並不發怒，呵呵微笑地說。

「唔，這倒不錯。因為太過認真，未必能夠辦到。」

滑台兒少尉想，感覺冷酷，到滑古士打夫大尉那種程度，亦可稱絕世無雙，一時找不出第二個了。

## 7 死時頸飾

聯隊有支配各階級關係的傳統，因襲新來少尉，已漸漸習慣了。

英國到處需用扶助人。閨中幼女，要受男子誘惑，就拿有扶助人保護，互相誇耀。兵卒要向將校說話，中間須得軍曹做扶助人。馬克思克雷二等卒，在行軍中，拇指生瘡，就該先告最近的上等兵。上等兵轉告小隊軍曹。軍曹告小隊長。小隊長纔加以判斷，應否稟明中隊長，還是就歸小隊長處置。

皮各兵卒，因退伍許可休養時，尚須有人從中扶助。因為彼將有迷失路途或遺失靴帽等事。（一心以為要遺失，就什麼都能遺失，連步鎗都遺失了，亦不可知。）

叫二名兵卒，搬去一個灰堆時，下士就該整齊兵卒行列，口呼「立正！往前走！」領

他們同到棄灰場。

兵卒給假回家，就該齊集一處，釵釧完好否，頭髮整潔否，一一聽候檢查。連拭鼻涕刷牙垢等事，亦要受人干涉。

檢查完畢，再領他們到車站，買好車票，分給他們。還要寫一「陸軍同人會齊處」字條，貼在三等候客室，俾得見條會齊，不致分散。

像是這班給假回家的兵卒，到了自己家鄉，連到家裏去，都不知道的。種種招呼，親切到這步田地，非得到處派人跟着，是不能放心的了。

總說一句，兵卒要想做什麼，就得派人一一代為照料。這是英國兵隊相傳的老例。這種風氣，實在滅殺個人的自信力，消失個人進取的氣象，應該給新人物攻擊。

但結果完全相反。不獨養成兵卒捧自己一身獻與直屬上官的習性，並且培成絕對服從上官命令的氣風。此在礮彈飛來飛去的戰場，決非惡事。

而且規則命令的實行，亦隨此種理由擴張了。遇見缺乏服從心的馬克山普兵卒，

就該取一定徑路，層遞上去，報告隊長。

傳送命令，亦是取同一徑路，層遞下來，瞬息間犯人就捕。由最近同僚二人，帶往衛兵室。二人中的一人，必須與犯人同等。將校下士，斷然不許觸手。

毆打上官，處罰極重。有人犯了這種罪名，亦不許階級不同的人，捕縛解送。

馬克山普兵卒被護送時，打破托西卒鼻頭，蹴碎各西卒腿面，流出血來，皆不算什麼大事。要是毆打將校，科罰極慘，絲毫不許減輕。

還有一事要注意的，就是新入隊兵卒，不許在食桌上說及自己的職業。實因專門一藝，常常談及，足懈軍心，所以為兵隊所嫌忌。

在食桌時，不許談及軍營以外情事。晝食拿小隊中無關緊要的雜話，消磨時間。夕食各自誇各自的打靶的成績，相為笑樂。朝食就聚集多人在一起，朗讀手內的新聞。有人議論報紙所載的戰爭記事，有人批評德軍參謀長封克兒克，亦有人誇讚法軍司令官霞飛。

每日聯合軍，別無報告事項。所以俄軍在東部戰線，現做什麼事情，無人知道。

讀德國唯一運動家恩登艦長的記事，再看戰死戰傷人名表，大家默然不言。

英國人常說，「蘇格蘭兵，沒有一人，不是互相熟識的。」朝起讀新聞紙所載戰死戰傷人姓名，大半互相熟識，誠如英國人所言。亦有人說蘇格蘭人當戰爭時，無不互相援助，這種話亦是不錯的。

蘇格蘭人，見蘇格蘭戰死人姓名，沒有不知道這個人的。就使不知道這個人，亦知道這個人的家人。最少亦能知道這個人的家鄉。

英蘭人就給蘇格蘭人不同了。諾丈拔郎耳機關鎗步兵隊，全部戰沒。孔伏耳公輕步兵隊，多數損傷。在英蘭人聽到這種消息，不過歎惜死傷人數太多，並沒有知交的感受。

。殉國美名，說來固甚好聽。但終究是個空名。對他真正痛心，能有幾人？

說到蘇格蘭人，就無論那一個聯隊，受了損害，全蘇格蘭人無不痛心。因為蘇格蘭

是個小國，所以戰死的是什麼人，生長是在什麼地方，多能知道。就令戰死的人，住所是在佩立克州，出身是士喀伊州，住所出身不同，亦能立時查出他的底細。大英蘭的悲傷，是國民的，小蘇格蘭的悲傷，是個人的，同一悲傷，程度可大相差異了。

將校在戰線上，常用野戰通信紙，告知戰地模樣。

某日前進五十英里。某日被砲擊八個鐘頭，但仍占領某地點。某日元帥親來表示感謝。

能進行到這種地步，決非容易。當自兵隊共同奮勉得來。

大佐說了。

「戰線上有公事來，說要叫許多將校前去。真有必要，可向第三大隊請求。我們是不能答應，因為我們與人家同去，遇有失敗，就要嫁罪我們，吃虧太大，我們受不了。如一定要我們前去，俺只有拿辭職相迫脅。像俺這種塹壕專家，現在要算貴重品了。」  
青年少尉，常希望與德國皇帝，砲火相見。雖非專恃教練，然終不肯離開我堅強的

中隊。

這種中隊教育，非常費力。可是培植得宜，就能夠有收獲希望。資格深的少尉，身隸陸軍，已過十年。但因命運太拙，至今尙未知道戰爭滋味。彼等這樣說着，「吾等剛踏進陸軍，他人早向前進行。到底到什麼時候，吾等纔能夠身臨戰場呢？」

現在雖未拔隊，大約行期不遠。因爲今天已向大家，散給認識票了。

卜庇李托耳少尉，見了該票，甚覺希奇。一塊圓銅板，刻有三行文字，其式如下。

卜庇李托耳少尉  
高地第七大隊  
英國教會

「這個要牠何用？」

「掛在你的頸上。」

滑古士打夫大尉說。

李托耳同他的朋友，曾給大尉瞞過一次，所以不大信大尉的話。

「你這話不是欺我們麼？」

滑台兒用心深的問。

「這是什麼話，我爲什麼欺你們。」

「那麼爲什麼要挂在頸上？」

「是要牠證明身分的。因爲戰死時候，要一看就能認得出。所以隊中兵卒，亦是每一人有一個的。」

「何以并信仰的宗教，亦刻在上面呢？」

殼喀雷耳，像是不明白的樣子，細看那「英國教會」四字，發出上列的疑問。但是滑古士打夫，只答以一言。

「請你仔細想想，就該明白的。」

## 8 酒館記號

卜庇李托耳少尉，命軍曹一人，兵卒二人，扛抬一張彩色濃厚的繪畫，裝在兩腳搖動的木架上，——到營中土堤上擺好。

甲中隊的半個小隊，身浴秋光，坐在堤上，拿好奇的眼光，熟視左右搖動的繪畫。

彼等練習打靶，大約已有二星期。

有坐打跪打立打臥打等各種打法。目光一直線，透過照門照星，瞄準鎗靶的一點，屏住氣撥動扳機，發出鎗彈，身體不得前衝或後退。

裝彈要快，瞄準照門照星，等着後來的號令。

「有二婦人，從營庭左邊，走向右邊。」（恐是將校夫人，）

「五百碼。」（實在不滿十五碼，打靶時尙覺狼狽不堪，）

「放五鎗放！」

彼等撥動扳機，可是不見鎗彈從鎗口飛出。因為鎗中並未裝彈，所以只聽得扳機撥動的聲音。

打靶的豫行演習，到此總算完畢。

不會打靶的兵士，像德國兵學燒熨斗一樣，不早練習，不能加入戰爭。

彼等看着李托耳的繪畫，簡直都成了傻子。

這一張畫，比照鐵路局招徠旅客的理想廣告，有相像處，有不相像處，真是不易索解的東西。

「爲什麼拿這張畫給人家看？」

馬克倫卒問，背後有自命通人答了。

「這是德國風景畫。」

「呔，叫吾們看看德國戰場。但是德國何以沒有煙突？」

「大約是沒有罷。可是雖沒有煙突，倒有風車，那小丘上不是風車麼？」

「還有看去像煤礦口子的東西。」

又一個兵說了。

這張樸素的繪畫，倒叫彼等想起舊事來了。彼等中間有一個人，在兩個月前，是在煤礦做工的。

「小山上教會塔尖，不是有個自鳴鐘麼？」

「德國兵拿教會自鳴鐘做信號的。」

馬克美金格卒說了。彼本來是通信兵，心中竟自以為參謀官。

「那麼德國足球隊的足球飛來，或者可以鏗然命中。」

小隊中滑稽家馬克利亞卒，拿他富有空想的聲音說。

卜庇李托耳突然高叫。

「不許說廢話。」

兵隊就嘿然無言。

「這是拿風景來做記號的，所以名爲風景記號。」  
卜庇李托耳指着畫圖說。但這個畫圖，像是給許多兵隊，看得不好意思，驀然倒在  
地上了。

軍曹等趕快把牠扶起。

李托耳接着說。

「這個畫圖的目的，要叫人練習地面的特徵。大家可細看三分鐘。」

兵隊蹙額皺眉，細看了三分鐘。李托耳少尉，發了「分隊向右轉」的命令。

「奈士上等兵！你在畫圖前景中，看見些什麼？」

奈士上等兵，什麼亦沒有記得，前景是些什麼，更不知道。

「馬克倫二等卒！」

身體肥碩的馬克倫，亦沈默不開口，急得冷汗滿身。

「威米士二等卒！」

彼亦沒有回音。

「馬克美金格二等卒！」

馬克美金格微笑，什麼亦說不上來。

李托耳少尉焦燥地說。

「盤軋司軍曹！你在前景中，發見了些什麼沒有，可以說給大家聽。」

盤軋司軍曹，火速取立正的姿勢，拿出老兵馴熟的態度說。

「稟少尉，是天空。」

「天空？前景中沒有東西像天空吓。」

李托耳少尉側着首說了。隨後又發號令。

「向右轉！再過去看一遍！」

「在這畫圖上，不是看得見各種東西麼。前景看得見低山。左有風車。稍遠處有高煙突。右半邊有教會。教會在地圖上，是什麼形式，知道麼？」

誰亦沒有回答。

「噯，」李托耳想拿自己剛在兩三日前所得的知識，誇示給大家聽聽。「教會在地圖上，畫作十字架形。旁有四角塔，作四角形。有尖塔，作圓圍形。」

「自鳴鐘的記號呢？」（蘇格蘭語，）

全分隊叫。（但除去馬克美金格）

「稟少尉，他們是說自鳴鐘。」

軍曹低聲翻譯給少尉聽。

「自鳴鐘？並沒有說到自鳴鐘吓。吾說的是尖塔，你們還是聽不懂。遠景有煤礦，有曲折的河，河前有土岡，有住宅，看見麼？」

拿聽衆的表情來判斷，還是「誰亦沒有懂得」的樣子。

「在山脈接天的地方……」

李托耳少尉剛說到這兒，急發一「立正」的號令，全隊皆取不動的姿勢。

原來是滑古士打夫大尉來了。

李托耳少尉說，「現在正同他們說明書上的記號。」

「是麼，若是說明這個，吾亦來幫着說說。全隊休息！」

「奈士上等兵！煤礦在那兒，曉得麼？」

奈士上等兵，很機敏地，拿他的肥圓指頭，指着畫上煤礦。

「馬克倫二等卒河呢？」

馬克倫走進，指出曲折的河道。

「馬克利亞二等卒！在風車右邊一望就看見的，那是什麼，說給我聽。」

「那是個小兵。」（蘇格蘭語）

即刻答了。

李托耳想，不學些沒有規則的蘇格蘭語，簡直是不能教練蘇格蘭兵的。

「好！我要在你們中間，選出一個人，送到這個山水畫上去做斥候……但是斥候

是個什麼，你可以講給我聽麼？馬克倫二等卒！

大尉得意的問。

「出行的行列，稍微斷續點，那就叫斥候。」

「行列出去當斥候，還要排成行列麼？」

大尉大聲說。

「馬克美金格！什麼叫做斥候？」

「就是軍事偵探。」

很知道的樣子說。

「唔，你說得較為對一點。但是斥候與軍事偵探，有大不相同的地方，你知道麼？」

這真是一個不好答對的難題。

從前列直向左邊，挨次質問，沒有一人，能作一個滿意的答復。最後阿拔登出身名  
芒士的，承受了這個問題，解答如下。

「軍事偵探與斥候不同的地方，在多取金錢。」

「是吓，但亦沒有一定。就說他多取金錢，亦是從拚命工作得來的。」

大尉笑着說。

「什麼原故，能夠多取金錢呢？」

「因為捕到後要鎗斃。」

「唔，為什麼給人鎗斃？」

全隊嘿然。

大尉代為作答。

「這有什麼難答。因為他不穿軍服，所以不能受普通捕虜的待遇。照此看來，吾們亦決不能不脫睡衣，就出去當斥候，那是要鎗斃的。」

滑古士打夫接着說。

這一回，吾要說派你到這張畫圖中去做斥候。——在這平原的正當中，——若是

發見地下藏有機關鎗，你應該怎麼辦？」

「報告。」

馬克美金格卒答。

「怎樣說法呢？」

「說機關鎗現在那邊地下。」

「何處？」

「在那兒。」

「明白指出地點。」

「吾指頭所指的所在。」

滑古士打夫大尉笑着說。

「半哩以外眼不能見的物件，怎能夠拿手指指示。就是指出地點，  
沒有人能  
夠懂得。奈士上等兵，到底怎樣說纔對呢？」

沒有人能

奈士上等兵即時答。

「吾同將校一塊去。」

「唔……但是同去以後，能回來不能回來，是料不定的。還是拿敵人的機關鎗眼，都毀壞了，較爲好些。威米士二等卒，你看怎麼樣？」

「好是好。可是吾說藏在平原上住屋西邊。」

「西邊還有許多平原，連續不斷，不能單說西邊。但是正確的答案，越走越近，只差一點了。托姆松二等卒，你說在那兒？」

托姆松額上皺紋，像營旁塹壕一樣說了。

「吾說是藏在樹下。」

「你所指的，不知是那一顆樹，不成。欽格伍長你說給我聽。」

欽格能夠做到伍長，因爲體力強大，並非從用腦得來。所以要他口作答案，甚是煩難。伍長很勉強的說。

「對面濠旁小土牆上，有一像窟窿的處所，就是藏機關鎗的地方。」

「唔……諸位，在這張畫圖上，舉出一個大家看得見的地方，就該舉出那所住屋。可是在住屋中的何處呢？」

大家多顯出像是已經知道的臉色。

「那所住屋有自鳴鐘臺。臺的中央在何處？打十二點鐘時，牠的針又指向何處？」

「一直向上的。」

「好，九點鐘針向何處？」

「左首上邊。」

「好，那所住屋，到六點鐘時，時針便一直向下，你們要看那時針，你們的眼，不是也都要向下麼，你們要看下邊，不是要從大庭園左邊，走進門口麼。從許多風景當中，看出這麼一點，就拿來做藏鎗地方。你們都明白麼？」

「明白了。」

「好，那麼地上有摺疊紋時，屋頂時針正指着八點鐘。對罷？」  
全隊譴然，同感興味。

現在方向已經定規了。再說牠的距離。住屋左邊，八點鐘的時針方向，隔開兩個手指的地方，有些什麼呢？」

「那是菜園角上。」

「對，知道是菜園，纔能夠從中掘出機關鎗來。所以這道命令，該說菜園摺疊紋所在，八百碼，連放五鎗！」

「曉得了。」

「好，李托耳少尉，叫小隊練習發見記號的要領，可是不要叫他們十分深入，因為是無甚用處。所以不必用自鳴鐘同手指，但教以風車左邊，三角菜園，六百碼，趕快開鎗！亦可以的。」

大尉留了這幾句話，就往別的小隊去了。

李托耳少尉，拿奇妙的神色，目送滑古士打夫大尉背影，又是腹中正在那兒瞎叫着，「這些似通非通的話，不是拿人當傻子用麼？」

滑古士打夫大尉，走到滑台兒小隊前面，這兒亦擺了認識記號的山水畫圖。畫圖前有半打步鎗，放在照準臺上。

滑台兒發命令。

「四百碼，看清通過水道的道路！」  
六名兵士，對準六枝鎗所指的方向。

滑台兒少尉與滑古士打夫大尉，步過行列前面，檢視鎗上照星照門。五枝鎗的方向，多是很正。只有第六枝鎗，向着水道上的天空。

「喂，喂，」

大尉叫那個拿第六枝鎗的人。

無法對付的滑台兒，只好對大尉說明理由。

「這個人學習放鎗，已有第三回了，吾看他像是生來不辨黑白的。」

「眼有病麼？」

「本人亦是這樣說。」

「從前不曉得有病麼？」

滑台兒顯出爲難的顏色說。

「據軍曹說來，這個人是很奇怪的。」

「很奇怪！什麼很奇怪？」

「吾亦不懂得，正要想同大尉商量。」

正直的青年滑台兒，很困難的樣子說。

「帶他這兒來，因爲要細細檢查。」

就有一個兵士，引馬克威阿到大尉面前。

大尉放眼一瞥後，直命彼向軍醫處。叫軍醫簡單檢查雙眼，彼就給軍醫斷定是裝

病。不先研究近視亂視的必然徵狀，隨便叫是裝病，很不好。

彼對裝病二字，非常憤慨。彼當眼科試驗時，曾得有「各種記號皆能看見」的診斷書。書後并附有指定，說明倘尚有不能看見情事，可在休憩時間，向特殊教授，研究光學原理，講求救濟方法。這種診斷書并指定，早經送到小隊存案的，今安得誣稱是裝病。

在克梯拿阿第一軍中，根本就不應有裝病的兵士。

滑古士打夫大尉，又巡視別一小隊，路過卜庇李托耳部下。只見彼等正三五成羣，圍住記號風景畫，嗷嗷不休。

喔喀卒（不曾留神大尉走來，）對友人馬克利亞，效教官高呼號令的樣子，高聲大叫。

「記號，三個德國間諜，因為要去偷發無線電報，已潛入他人邸內，開鎗，五十發！馬克利亞卒，學大尉的口調說。」

「記號，酒館，七點鐘後，三個醉鬼，四個手指，趕快開鎗！」

## 9 人像鎗靶

步鎗隊，立正！做成四個排列！向右轉，各伍向左！

十月末，清早，天尙未明，兵隊二十五人，被二軍曹引出。

軍曹帽插鳥羽，胸前挂一墨水壺，這種文學的姿勢，要在打靶場，記錄中隊的成績。五點四十五分鐘，吃了早餐，睡眼朦朧的少尉，正指揮神氣不揚的行列，走向關中。半點鐘前，大隊整齊行列，合着樂隊，一同出發。（步鎗不夠用，革帶，背囊，外套，一切未備，身上僅結一空袋。）這種窮乏軍隊，尙有一班出色的蘇格蘭軍樂隊相伴，真是值得自豪的。樂隊中有吹風笛的，有打大鼓的，並有很有名的樂隊長。

走過四哩泥道後，時鐘正報八點，大家到第三號打靶場二百碼鎗靶前集合。打靶場很像衝破松林的汽車道，約有半哩路長。

稍遠處有砂堤，堤上有一列鎗靶。

鎗靶尙給他物蓋住，未能出現地上。

「喂，拿鎗靶出來。」老資格的丁大尉，神氣很旺地喊。

「殼喀雷耳，叫步鎗隊到這兒來。再給滑古士打夫大尉說，就拿鎗靶揚起。」

形似小豆的殼喀雷耳，急走向通信所。通信所電話僅有蓄音器大小設在粉牆小屋中。（這個電話，專是聯絡打靶場監靶壕的，所以只有二處能用。）

彼搖鈴甚快，由架上取下聽話筒。但這邊雖是連呼「喂」「喂」，對手方面，絕無聲浪傳到這邊來。

殼喀雷耳對丁大尉說。

「票大尉，電話不通。」

丁大尉一壁搖動電話機，一壁自言自語，「打靶場電話不通，真是怪事。」又說，「誰呀，有人拿電話開頑笑麼？亦許是什麼地方的電線，出了毛病。肯普伍長！你給殼喀雷

耳修好！」

肯普伍長，顏色同大理石相仿，很嚴肅地，跪在草地上，撬開鐵製小屏，露出一個可以插入銅線深約五寸的小孔。伍長拿電話線一端，插入孔中。解事的殼喀雷耳，目視小孔，滿面發赤，雙頰鼓起，像是受了人家侮辱。

打靶場與監靶壕中間，連絡告成了。

殼喀雷耳搖鈴，監靶壕亦搖鈴相答。但是這邊搖得過響時，對方反是沈寂無聲，甚或傳來一種不明瞭的音響。

「第一班開鎗準備，好了沒有？」

丁大尉大聲嚷地說。

「都已準備。」

這種聲音，步鎗隊全線都聽到了。

丁大尉走到電話室，拿出上官態度，向殼喀雷耳取過聽話筒。

丁大尉叫。

「喂，滑古士打夫大尉，請來說電話。」

「是，是，來了，來了。」

像怪物的聲音答應了。

「滑古士打夫大尉，趕快來。」

鈴響了，滑古士打夫到電話機前面了。

丁大尉問。

你是滑古士打夫君麼。喂，吾是管理實習第七表連續放鎗的。請你儘六秒鐘中間，給我拿鎗靶全數揚起來。明白麼？」

電話機鈴，繼續響了約十秒鐘，沒有人答應。

丁大尉還繼續的說。

「喂，滑古士打夫君，實習第七表……」

仍是沒有人接電話。

最初六秒鐘間，給我拿鎗靶全數揚起。每一枚，五秒鐘要揚起六回，阿呀，錯了。是六秒鐘要揚起五回，明白麼？喂，你是滑古士打夫君麼？是誰呀！

只聽電話機不明瞭的音響，沒有人來答話。

丁大尉神氣興奮地說。

「呀，這是什麼吓？……前頭的鎗靶放下來時，趕快拿結果告訴我。喂，阿呀，沒有懂麼？你在那兒說些什麼？」

他手中的聽話筒，放出像鑿開錫罐的聲響，方纔從耳邊取下，放在架上。

這個時候，彼纔不想再打電話，彼說。

「殼喀雷耳，你開快步到監靶壕，請滑古士打夫大尉來。」

「喂，吾在這兒。」

滑古士打夫大尉，以手加他肩上說。

「什麼時候到這兒來？」

「早就來了。」

丁大尉聽了，很不高興的樣子。

結局，兩人約定不說電話，但用搖鈴次數，作為通信暗號。

身材高大的滑古士打夫大尉，大踏步走過遍地矮樹的平原去了。

蓋在鎗靶上的紅旗，即刻取去。兵隊到了開鎗線了。

三十名兵隊，橫伏在油布地攤上。將校與下士，立在側邊。各向受指導的兵隊耳邊，為種種簡要的助言。舉個例來說，就是拿那「不可興奮」「定心」「看準」「靜氣」等數語，反復諄誠，力促彼等的注意。

突然間三十個鎗靶，出現打靶兵隊的前面。彼等吃驚，剛要大聲呼喊，可是沒有喊得上來。

這些鎗靶，並非普通圓圈，實是摹仿人體。下半綠色，上半白色，中央有灰色斑點，好

像新聞紙落在泥中的樣式。

這些人體式鎗靶，橫臥草上，要叫瞄準鎗靶的兵隊，都能現出首與肩。兵隊名這種鎗靶爲「乞丐」。一忽兒，鎗靶全數揚起，砰然一聲，有一個兵，鎗還沒有架到肩上，已經撥動扳機了。

呵叱兵隊的聲音，有如水漲時的水聲，「浦浦浦」連發不斷。

經過三四秒鐘後，諸鎗齊發。全線轟轟，如放禮砲。誠實的馬克倫，按照教官所教授，由鎗靶下邊到中央，徐舉鎗口，恰對乞丐的緊要處所。隨即息心靜氣，撥動扳機，「乞丐」就全部沈沒了。憤怒的鎗手，指向搭在扳機，未發出的鎗彈，亦尙留在鎗管中。

傷兵睡在病院，時間過去甚遲，好像昆蟲一樣，匍匐前行。在打靶場打靶時，時間過去極快，幾如飛隼奔驥，不易捉摸。

第一組的鎗靶放下了，第二組又已揚起。諸鎗一齊發射。只見空中「指點竿」如林，力搖黑白圓盤，爲「命中」的報告。赤旗翻飛，似在旁邊冷笑。馬克倫亦在此中。贏

得一點。

「命中指點竿」放下了，打靶方面，仍極緊張，注視下次的結果。

第三組的鎗靶又揚起了。鎗手又一齊放鎗了。放鎗的結果，馬克倫藝冠全隊，得了第一月桂冠。因為彼能夠拿鎗彈打入「乞丐」頸中。

鎗手退到五百碼的後面，電話器亦跟着搬走。

這個時候，又換了一組新鎗靶——現在是有星的鎗靶，搖動空中了。鎗手還在那兒打靶。

## 10 最後二人

監靶壕中，十分寬廣。但從打靶場看來，除了鎗靶揚起的時候，絕不覺得近處有什麼監靶壕。

監靶壕像玩具中的停車場。一半埋在土中，讓露臺的低屋頂，可以露出頭來。

停車場對面，亦有一個露臺，在砂堤上，排列着編號的木牌。

沿鐵道地盤，有狹長木槽，以代枕木沙石。狹槽中，排列着三十根鐵梗，以代列車。這些鐵梗，上下皆裝着鎗靶。

一個鎗靶揚起，一個鎗靶即落下，都要借重鐵梗，幫着斡旋。

監靶手像鐵道上搬運夫，排列在露臺上面。

一個鎗靶，有監靶手二人監守。背倚結實磚牆，立在打靶線前面。

二人中一人手拿漿糊。換下的鎗靶有破損時，用黑白紙片，隨時修補。

有一竹竿，一面貼着黑圓盤，一面貼着白圓盤。二人輪班拿着這根竹竿，不時把黑

白兩圓盤搖轉，尋找彈痕。這個時候，兩眼只好專看上邊，所以頭頸是永遠伸直的。

彼の視力非銳敏不可。常有僅見二十尺後處砂落下，此外並無別種現象，但是看鎗靶，已經打成一個窟窿。

彼の動作，又非迅疾不可。那是因爲開鎗方畢，不趕快用信號表明命中不命中，就

有人要打電話來詰責。——鈴聲震耳不絕，——並有人拿下列詞句，傳入耳中相譏笑。「我們是丙中隊，四十分鐘前第七號監靶手殉職的葬儀，除由我中隊贈送花圈與弔詞外，（即譏諷監靶手死了的意思，）應請從速任命後任。緣克梯拿阿，本是豫備戰爭三月或三年，但照現在看來，已是不能繼續到三年了。」

監靶士官聽了，即答以「丙中隊，吾曾儘你們來到鎗靶最近處所，兩回三回的變換打法，總可把你們的本事，全數顯出來了，還不是不能命中麼，你們還有什麼說。」

侮辱監靶手，是打靶兵士的通弊，即在齊耐普條約，對這一點亦守沈默。但若因此害了監靶手同監靶士官感情時，隨即會拿鎗靶放下，裝作毫無知覺的態度。管理打靶事務的將校，遇到這種情形，除由五百碼後方，趕來陪罪，請求再將鎗靶揚起外，別無他法。

滑古士打夫大尉，慣做這種懶事情，最爲有名，爲大衆所贊許。

彼實是極難對付的人。誰與彼有爭執時，彼即以你對彼的方法，照樣還敬與你。

若有人用鐵兜高壓式時，彼即扯起赤色標旗，（這是中止一切打靶的信號，）獨在壕中來回徐步。

但滑古士打夫大尉，實是極幹練的監靶士官。彼一度進了監靶壕，監靶手皆異常勤勉。——平常沒有這樣出力——

兵隊皆喜做監靶手。身在壕中，既可脫去軍服，又可以吃捲煙，說笑話，連新聞紙包來的糖果，亦能飽嘗滋味。

監靶士官是舒服差使。監靶下士，若是謙和的人，可以終日與隊兵行樂。兵營規律最嚴肅，唯有監靶壕，是一個快樂的天地。

有一種「扒梯」，「扒梯」的聲音，響到監靶手耳中。那是叫人心快樂的。快樂到了極處，就拿足去踢堤砂，差不多砂都要跳起。

彼等若在戰場，可以打碎敵人的頭或骨。現在僅打木板的鎗靶，不能得到勳章的。瓦格卒同霍格卒，管理第十三號鎗靶。彼等與第十四號監靶手殼西卒拓西卒，合

同賭賽，藉慰無聊。

賭賽約束極簡單。能就步鎗隊打靶中間，取得點數最多的鎗靶，對手即應給他金錢一辨士。

現今殼西卒拓西卒輸了，還負債一辨士。

可是這一回，財神跟着鎗彈來了。最初二鎗，穿過中心，即時取得八點。第三鎗中了內輪，第四鎗又中了紅心。

第五鎗是打在外輪上面，但拓西卒已發了命中的信號。

第十三號的鎗靶，遇不見對得過他們的成績。在場打靶的人，現在瞞着什麼地方呢？一彈一彈打出去，不是落在五十尺左近草地中，就是像要討土堤喜歡，打得堤砂紛飛如雨，落在鎗靶側面。到了這種地步，瓦格亦沒有法子，搖動圓盤，報告命中了。

「喂，吾這裏取得十五點了。」

拓西卒搖動圓盤，心內替未知名的恩人祝福，口內對競爭的人說。（這個打靶名

手是誰，拓西不知，只能知他的號數。）

十三號的瓦格，發狂似的，翻弄赤白旗，冷嘲熱諷的說。

「鎗靶與火磚相像的，你不要看錯了。」

「喂，監靶士官來了。」

霍格卒帶着警戒的意味說。滑古士打夫大尉，果然來了。

管理第十三號到第十六號鎗靶的少尉，視察了無傷痕的第十三號鎗靶後，隨即查看第十四號鎗靶，拿牠的點數記上監靶簿。

「四點，四點，四點，三點，三點。」

拓西卒很恭敬的說。

命中中心的，只有三鎗，以外皆僅中輪圈。

軍曹更加以說明。

少尉調查鎗靶，否定拓西所說最後三點，改爲一點。

「共計十六點！」

十三號瓦格卒說。

「爲什麼，總覺得有些奇怪。」

「你不用管，總比打不中的強。此後十三號鎗靶，反負我們二辨士了。」

拓西卒針鋒相對的說。

因監靶手紛紛的比較勝負，打靶手更不能不拚死練習了。

三星期打靶期間，將近完滿。

監靶簿分別整理好了。平均點數，亦經算好。那纔曉得甲丁兩中隊成績，已經凌駕

乙丙兩中隊。皆爲大隊中優秀中隊，一時分不出高下。

丁中隊的平均點，十五點弱。甲中隊的平均點，十四點強。（滿點二十點，）

實在兩中隊的平均點，均難深信。丁中隊的成績，亦非出自丁中隊自身的手腕。

中隊第一打靶名手彭法士登特務曹長，睜然大腹，伏在五百碼的放鎗線上，命中

頗多。到總算點數時，彼所得計十九點，去滿點只差一點。

少尉三人，伍長二人，立在彼的後面，疑視彼所得點數。

「特務曹長！中隊的成績怎麼樣？」

中隊長問。

「非常出色的。可是要除了兩三個人。」

特務曹長，手指一個身材瘦弱的兵說，這個兵正從放鎗線上走下來。

「那個兵的成績弄得很壞，還有一個兵，把鎗靶都打錯了。」

「打錯鎗靶，這是怎麼說？」

「是的確打錯的。」

打了鄰人的鎗靶，是鎗手自己的失策，很覺難乎爲情。拿極不正當的點數，給鄰人，

在打靶教範上，若是五發以上鎗彈，打在一個鎗靶上時，應作爲最惡的五發計算。

丁中隊的丁大尉想着，不覺雙眉緊蹙。

彭法士登特務曹長，很恭敬的，手取副手拿來的一組鎗彈，裝入鎗管。隨曲脚成鈍角，拿瞄準機對着第七號鎗靶。

隨即放第一鎗。在打靶場的人，大家口嚙涎唾，眼看着第七號鎗靶。但是不見什麼信號。

別號鎗靶方面，正是搖動圓盤。只有第七號鎗靶，毫無舉動。

丁大財冷笑的說。

「第七號鎗靶監視靶手，難道亦是摘頭髮去了。」

又有一個少尉跟着說。

「從今朝到現在，已是第三次了。」

特務曹長鼓着頰，綳着臉，強笑着說。

「吾是用不着信號的。鎗彈向何處打去，吾是知道的。下次非少須移向左邊打不可。現在是太偏向三點鐘方面（掛鐘的）了。」

彼又打一鎗，可是結果相同，亦無何等信號。

這回大家同情特務曹長了。

丁大尉說。

「就此中心罷。明松，給我呼滑古士打夫大尉說電話，」  
但特務曹長並不聽他們這些話。

「吾很知道的。」

一壁說，一壁作老翁笑。又放鎗了。

鎗靶仍無何等答復。大家亦仍是互相睨視。

觀場的人，皆不開口。大都搖肩擠目，相視微笑。

丁大尉想起今天早晨，已受過滑古士打夫大尉酷待了，就是在電話上，那種不睬不睬的情況。

特務曹長，已放完最後二鎗。但第七號鎗靶，最後兩次亦是照例沈默。

特務曹長起立，很明瞭的說。

「命中四鎗。最後一鎗，少微偏着一點，亦不可知。」

丁大尉還正在打電話，這回電話神氣很好。滑古士打夫大尉的聲音，即刻聽到了。

丁大尉問，

「你是滑古士打夫大尉麼？又費你的手，真對不起。第七號鎗靶監靶手，平常日子，早就應該起牀了。今天起來沒有，請你給我問一問。」

滑古士打夫大尉的聲音，聽得很清楚的說。

「監靶手前幾點鐘就起來了，現在正吃着飯。有什麼話，要同他說麼？」

「別的話亦沒有。就是彭法士登特務曹長打靶那件事，何以一個信號亦沒有給我們呢？」

「請等一等……喂，費松！」

「什麼事？」

「第七號鎗靶怎麼樣？」

費松就拿這件事情的結果，報告滑古士打夫大尉。大尉冷笑，轉告了大尉。

「喂，調查第七號鎗靶的結果，一個鎗彈亦沒有命中。倒是第八號鎗靶上，命中了十個鎗彈。此刻第七號鎗靶，還在那兒等着呢。叫他們下一次快給吾打。因為我疲倦已極，不能陪你多說話。再會。」

滑古士打夫大尉把電話挂了。

一會兒了中隊打靶完了。只贖了甲中隊最後的二人。

拿了監靶簿的少尉們，開始計算點數了。

李托耳少尉想，這兩個人，倘能各得十八點，甲中隊的全部平均點數，就增加到了十五點，可以打勝了中隊了。

手握運命絲的兩個兵卒，一名林獨西，一名拔奇。

林獨西淚眼漣漣，悲觀特甚。因此圍繞彼的空氣，搖動甚大。肥軀軍曹，鋪防水布在

彼側邊，橫臥布上，意態奮興，並常常與彼耳語。

李托耳少尉，立在彼的身後，心神不定，常想能夠照我所猜纔好。

費松大尉，以發顫的聲音說。

「阿，林獨西！定着心，好好的幹，五鎗多叫他打中。」

真叫人吃驚呀，林獨西竟照了費松大尉所約定，差不多五鎗多打中了。但實際還只打中四鎗，壞在軍曹熱心太過，當林獨西撥第三鎗扳機時，突拿一塊垢汙手巾，揩拭林獨西眼睛，弄得打偏一鎗，否則五鎗多能命中。可惜軍曹一片好心，反成缺憾了。

林獨西得十九點。這回要輪到拔奇，大家爭向拔奇方面來了。

羣衆視線，齊集在拔奇方面，非值得感謝的事情麼。輔佐拔奇的軍曹，不甚喜歡說話。他說現在既得八點，拔奇能再得九點，就可權操必勝了。

拔奇是非常的神經質。彼覺得有屏住氣息立在身後的人，就立刻撥動扳機了。

這一鎗打中鎗靶外輪，得了二點。

「莫非我神智昏迷了。」

彼時軍曹像要說明理由似的。

「凝神看清，好打中鎗靶中心！」

軍曹激厲彼の說。

拔奇覺得有點焦燥了。但彼立刻改過，仍舊息心靜氣，舉起鎗來。

對準掛鐘六點鐘的一點，撥動扳機第一段。光線亦甚合式，那麼再撥第二段。

不一瞬間，圓盤愉快的由地中湧出，遮住了鎗靶中心。

李托耳少尉所屬旅團中，有最優等步鎗大隊，大隊中有最優等步鎗中隊，中隊中有最優等步鎗分隊。這個分隊，就是李托耳一手練成的。所以羣稱李托耳做最優等步鎗分隊長。

## 11 將軍三人

場所——某村往來大道，絕少人影，

舞臺——三星期不住兩點，

喇叭響，

多數兵隊，不願意似的登場，

小孩出現，

女僕由樓窗竊視，

兵隊注目女僕，

兵隊吹口笛，

這是兵隊每日午前的舞臺。

兵隊來到此地，已有幾個星期，村人亦全與兵隊馴熟了。

當兵隊初來此村時，村人吃驚不小。

因為這個亨普夏荒村，雖不時有兵隊歸來。然全聯隊暫駐此間的事情，是沒有經

過的。

蘇格蘭兵身着敞衣，風吹破帽，口弄風笛，恰似凱旋兵隊，走進村來。

村人從來沒有見過這許多兵。

兵隊受非常歡迎，幾令全隊兵士，反覺踟躇不安。

練兵開場時，來觀的村人甚夥。因為請彼等稍微離開舞臺，不知要費去多少唇舌。

學童不往學校了。婦女亦不管家務了。

學童見了將校，肅然立定，表示敬禮。

許多的狗，到隊裏來了。彼等似拿定員以外的兵隊自命，特來歸附的。

教師率領小學校生徒，立在路旁，口唱愛國軍歌，手舞綢巾。除了練兵與勤務時間外，兵隊同村人，不分畛域，完全像朋友一樣。

村人說話，雖不易懂，但能以心傳心，自可將感情表出。就是只會拿手做勢，各種用項，亦不難代為辦到。

身著陸孟湖袴子的兩個勇士，在海士托里托的郵局附近，勸誘亨普夏村兩個村女，一同散步。目擊此事的語言學家，大為滿意。以為語言雖有不通，感情終是無異，無論如何，彼等總能說出彼等所要說的話，否則彼等不能合在一起的。

因為彼所說的話，雖難了解，然彼此的心電，仍是交相流通。所以四人一組，成一縱隊，能在黑如墨水的暗地裏，呼吸夜間空氣，共同消遣良宵。

步哨交班，每日在拔慶罡宮殿外面，羣衆環視，按着時刻交代。但是彼此交代辦法，大不相同。拔慶罡宮殿的步哨，祇須拊劍一次，便算完事。蘇格蘭兵隊，反復回環，不知要拊劍多少次。直至軍曹力竭聲啞，好像羅了咽喉炎症，方能住手。

馬克倫二等卒第一次拊劍時，有學童二人，木立呆視，直至午後步哨勤務完畢，方始歸校，可見彼拊劍次數的多。若在拔慶罡宮殿步哨，因為拊劍次數太少，從未見有這樣在旁久站的人。

因此彼等就與村人交好了。彼等在連綿陰雨中，每日仍工作不息。自彼等來此村



後，倏忽四月已過，事務亦漸臻熟練。應辦各事，竟是大致辦妥了。

行軍時候，開掘塹壕，散兵教練，密集教練，前衛演習，後衛演習，不問晴天雨天，就是餓着肚皮，亦得要幹。這是日日夜夜的課程表，非查照辦理不可的。

彼等是經過這種磋磨來的。可以不但練兵練得好，連困苦缺乏，亦復能夠忍受。但彼等每日的功課，好像野鳥鳴聲，始終沒有大變化。

朝上八點四十五分鐘，沿街各戶開門，武裝兵隊出現。

乙中隊的大部分，分住這條街上的。

每一小戶人家，住隊兵三人，受家庭的待遇。

彼等應在寓自炊。但遇不解自炊的兵隊，仍由居停女人代為料理。

中隊借住的地方，或是堆放器物室，或是貯藏柴炭室，位置甚惡，寢食就在地板上。

食事在野外炊事場料理。

陰雨綿綿，連燃火不着的日子，亦是有的。

丁中隊較爲好些。彼等占有街梢一所大空宅，宅中傢具等類，一切沒有，祇有壁爐。

（爐上有板）

煤炭供給甚豐，所以丁中隊寓舍，常是溫暖的。

三十個兵，共住一間會客室。若爲來賓所見，當然大吃一驚。地板上鋪有草席，有時還擺着燒肉盤，壁上滿貼着捲煙廣告畫。（捲煙廣告畫，村中兒童，常當作上好的名畫。）

屋前繫有晾物的繩，繩上晾着汗蒸如煙的兵服。（防寒用兔皮、耳套等類，亦晾着。）

丙中隊借住相離二里的村上，與他中隊輕易不能見面。

一忽兒雨止了，剛是練兵時間。兵隊手持鋤鏟，走出門外，整齊排列。

彼等想起今朝劇烈的塹壕作業。又想到今夜的野外演習，亦非出去不可。都是不

足爲奇的了。一二星期以前，塹壕作業，實爲兵隊所歡迎。因彼等半數，非農民即鑿丁。手持鋤鏟，毫不在意。不過常常惹起故鄉的感想。

開掘塹壕，是農民鑿丁出身的兵隊，顯出好身手的好機會。作業恰到好處，決非正式兵隊所能爭。

甲中隊的筋肉勞動，常被推爲出色的老手。

開掘塹壕，應與運煤擦牀等事分開，自是正式的作業。然英國兵卒，聽到「作業」二字，不啻向彼腦中，投一暗影。勤務爲軍人義務的一部，彼等甚是樂爲。一度改名勤務爲「作業」，卽不免發生懈怠的觀念。

彼等以爲軍人從事作業，自尊心卽被摧傷。

兵隊今亦懂得懈怠了。說到塹壕作業，就是取警戒的態度，叫彼等勤懇做工，不稍懈怠，漸漸達到成熟的日期。

拓西卒悄然自視兩腳，長歎一聲說。

「還要工作麼。今日泥水洗過雙膝了。」

蒲柳克大尉到作業場，資格老的少尉，報告人數。

兵隊相率走入泥中。

彼等近日身上，已有了幾件軍裝品。

彼等身上，已無挂在繩上的物件。革帶背囊多有了。具有外套形狀的物件，亦做得了。

外套到着後，總覺得軍人服裝的貴重。

一二兩月，是此地陰雨時節，陸軍軍需局，須將要着「外套」四字，記載被服簿上。某裁縫師，稱這種服裝為變式上衣。全隊兵卒，共呼為外套代用品。但在各服裝中，已為比較上等的服裝。身着這種服裝的人們，無不面目一新。

兵卒頭戴呢帽，足着呢襪，身穿絨領軍服，無一不沾污泥塊。尙且冒雨前行，很像從郊外賽馬場敗歸的騎手。這種兵隊，真是可憐。

但在軍服工場，已定做了一百萬碼軍服，并要發給正式外套與彼等。水筒，飯盒，營帳，亦將次辦好了。

二星期一回，兵卒着好軍裝，整齊排列。——大率爲敵兵來襲的演習，或是單純的軍裝檢查，——每回彼等皆如耶蘇聖誕節的民衆，裝束合宜，隨時排列標柱下面。

卜庇李托耳少尉，肩上爲背囊所壓，隆隆腫起。但細想此種裝束，對自己很有利益的。一，有背囊雖離開行李，僅有身上所帶物件，亦能自活。二，彼所豫想的壽命，就能夠照生命保險公司所說，增加十成亦行。因爲少尉服裝，與部下兵隊一樣，無從辨別。雖有熟練的德國鎗手，亦不能在羣衆中間找出，奪取彼等的寶貴生命。

兵隊今日工作的現場，——近第十四號地。此時彼等的教練，已到了精熟地步。不但營庭教練，早成過去，連野外實戰的行動，亦已將次畢業了。

未下令時，亦不必豫爲告戒及說明。但有命令，即能自由動作。

急口號令及做手勢吹叫子等各種記號，多能得心應手，如法活動。

乘彼等不在意時，施行實力試驗。

有人用達摩面壁坐法，端坐馬上，到街道轉角地方出現。蒲柳克大尉迎面一看，知道是美里芒將軍。

將軍本名並非美里芒，兵隊中人，常爲將軍所苦。將軍每在馬上，問中隊長們現做何事。中隊長們答辨時，率用小聲說些恭維話，藉博將軍的信用。

將軍共有三人。一稱美里芒，一稱哈台，一稱費而士。

彼等以命令兵隊亂走爲有趣。彼等有一相同的癖性，即皆喜歡浪費皮靴。（以外性格，多不相同。）

賢明的中隊長，因爲要博得各將軍歡心，皆有豫知將軍性格的必要。

美里芒將軍爲大活動家。彼喜令人像鼯鼠來回亂走。因此彼若出現地平線上，大隊皆須改爲疾趨。

哈台爲舊式軍人代表。凡百物事以及起居動作，皆以十分整頓爲是。彼連衣上鉤

扣，亦須磨擦生光。

彼嚴正的下命令，受命令人，就嚴正的向右轉走去，這是彼所深喜的。

彼對違背因襲的動作，自己創造的戰術，皆所深忌。

在不能隨意步行的地方，令人疾走，這是不對的，彼常喜歡主張此說。

中隊長見哈台將軍，就拿軍裝到將軍前，請將軍檢閱。將軍此時，就非常贊賞中隊長。

費而士將軍是淡泊人。不但別人所喜歡的「講評」「注意」「述所見」等事，一切不贊成，即刺人要害的長篇說教，彼亦不願摹仿的。

彼見青年士官甚厭倦時，常用懇切態度，與以慰安。

但費而士將軍，亦有缺點。這亦是人人所有的癖性，就是你能合我脾氣，我就十二分信用，不合我脾氣，就罵得你一文錢不值。費而士將軍亦是這樣，這亦是彼の未能免俗處。

將軍又有一癖。就是對着人的足同食物。當行軍時，彼從行列中呼出兵卒，令彼當着大衆面前，脫靴翹足。彼常說軍人行軍，恃足與胃。彼又從行列中呼出別的兵卒，問彼知道鹽肉排做法否，兵卒大抵對以不知道，彼就非常喜悅。因兵卒若答以知曉，將軍就沒有機會，教以做法了。

將軍拿很得意的態度，巡環詰問各兵卒，是否知道鹽肉排做法。

三位將軍的本色，大略如上所述。

芙里芒將軍現身兵隊前面時，蒲柳克大尉，即在將軍肩後，表示一個戰況給小隊長。

「這條道路，現正爲礮火所攻。」

十秒鐘後，這條路上全無人影。小隊分爲兩半，各向左右散去。

滑台兒小隊通過短籬時，別一小隊正從對面衝來。但小隊並不表示敬禮，仍舊猛烈向前疾趨。

「滑台兒，你早。」

蒲柳克大尉說了。

芙里芒將軍，以不懂得的神氣說。

「現在他們在那兒做什麼？」

「兵卒停在那兒，作為豫備隊。因為受這條路上礮火甚烈的影響。」

「照那個辦法，還有留置豫備隊的必要麼。吾想吾現時所有兵力，已經全數送往戰線了。」

這個時候，甲中隊早分四個小隊做八隊，向平原方面前進。每小隊左右相離三十碼，行動尤極敏活。

批評家想，我若不發一言，即未免自己怠棄自己職務。

世有所謂一言居士，遇到不用說話的事情，總是想要說話的。

蒲柳克大尉，就是這一類的人物。

「閣下！吾假定拿吾的中隊作成大隊的一部。並推定向有三個中隊，在吾中隊後面。」

「知道了。既是這樣，你可命令兩個分隊，退作援隊。」

蒲柳克大尉，見將軍無研究新操典的餘暇，遂斷定將軍所說分隊，就是小隊，因下令叫第二第四兩小隊向後！

三分鐘後，小隊回到大路上來了。彼等從手足上拔下荊棘，撫摩刺傷的創痛。

芙里芒將軍，飛馬離開蒲柳克中隊。

二分鐘後，滑古士打夫大尉，從後面馳來，報告哈台將軍，已經來到，相離止有二百碼。

蒲柳克大尉大聲高喊說。

「以立正的姿勢，開步走！帽子不許歪戴，肩上軍刀要擺得正。派遣斥候到高丘頂上，豫先張望費而士將軍。將軍要是來了，快快脫靴。無論有什麼情事，亦不准說知道。」

鹽肉排的做法。」

## 12 天來音樂

彼等數星期前開掘塹壕時，是選擇放鎗合式的地方開掘的。

「不能直視敵人的處所，雖復開掘塹壕，亦是無用。」這種格言，凡讀過舊戰術書的人，無不知道的。

所以彼等在高二千碼的廣闊丘野，能見敵人的處所，開掘塹壕。

現今尚有一事，要注意的。即須應用地上自然物件，隱藏彼等身體。例如家屋，樹木或鐵道的土堤等是。

一有敵人出現，立刻能夠向彼放鎗，那是要豫先定好一個記號。——這亦是從不甚分明的物件中假定，——到了緊急時候，怎樣能夠發見敵人，這種方法，亦早經演習精熟。

最近有一將校，纔從戰線歸來，談講實戰的狀況。講義中講得最多的，應當要推「作業」。但這個將校所說，不是這樣，「作業」亦不說，「勞動」亦不說，所說的單是「戰爭」。

從疲勞戰場的人口中，在短時間內，所學得的情事，比較讀該耳及泊而頓兩書店所出書籍，當然實在得多。

大戰經過的大體，說過了。我軍已從麻思退卻的情形，知道了。何故不能救登托滑普的急難，亦明瞭了。從前種種失敗的原因，尤為講得清楚。

舊約全書改訂版上，載有這樣的說話。

「無論什麼時候，不許向遠距離望得見敵人的地點，開掘塹壕。因為我能望見敵人，敵亦容易見我。到那時候，猝受攻擊，我就要從塹壕中，被敵人驅逐出來。」

「勿要怕敵人突擊。在二百碼的近距離，可從地上把敵人拭去。」

「無論什麼時候，不得向農家，樹木，堤防，及其他大規模容易記入地圖的各地點，

尋求遮蔽物。因為這種地點的距離、位置、地圖上測量極準，雖一碼亦不能差誤的。（最安全的場所，當在開闊的原野，耕作的土地中間。這種場所，敵人要測定命中距離，極爲困難。）

「步鎗射擊，當熟習近距離的急射。相離二百碼以上，絕少互相開鎗的情事。」據上各節，就覺得從前苦心所學得的，全然變成廢紙了。

所以彼等按照他人辛苦經驗所得的新方法，選擇塹壕的位置。彼等找尋適當的位置，然後從事工作。

塹壕放鎗線的位置，與敵反對，在低丘斜面二百碼內外的草地上。

這種工作告成時，表面所見，不過地上有些龜裂紋，全不露出像是塹壕的狀態，所以能夠不入競爭線內。

第一小隊，從事放鎗線工作。第二小隊從事的工作，似較此稍有優美意味——在鎗線前面，更作一偽塹壕。

偽塹壕工作，所以迷惑敵人的空中偵探，掘深一二英寸，上立土牆，務使敵機容易  
瞥見。

第三第四中隊，作豫備塹壕及交通壕。

放鎗線在彼等主要工場中，要算彼等的市街事務所。

豫備塹壕要算彼等的郊外住宅，凡勞動疲倦的人們，可到彼處，為星期的休息及  
飲食。

放鎗線塹壕，不像多數事務所，研究建築及裝飾。但在豫備塹壕，不妨為藝術的設  
備。

拍賣塹壕時，可用次列的廣告文字。

「上等住宅，建築白堊土上，寬三尺，深六尺，淘掘生活時代的式樣，由放鎗線動身，  
若用敏捷的匍匐或擔架，三十秒鐘，可以達到，並有煤氣的設備。」

在喔耳打旭脫附近早田中，馬克倫卒，曾一度拿鋤頭打碎這種住宅。

不裝水管的水道。——深可沒踵。——有電話及事務所。

電話係假裝線，可與前面偵察所通信。

除事務所以外，最切要的是病室。在塹壕背後洞穴中，用薄板土草作屋頂。

四個月中間，裝入假彈，練習打靶。赤手空拳，練習擊劍。舞防身盾，避飛而不來的破火。攻擊未經敵人占領的地點。微傷亦未曾受過，演習死傷人的自衛方法。並無電話，亦做打電接電等手勢。（拿一捲電線，為滑稽的電話通信，係滑台兒少尉想出的方法。）

彼等富有忍耐心，主張拿精力去戰勝物質。

工場為彼等工作極勤，晝夜不息。立契約人，到了某月某日，若不拿彼等定做的軍裝品，即徵至一個水筒上的木塞，一一照數交納，就要受克梯拿阿將軍的白眼。契約人決不敢這樣大膽，隨便撩撥，叫克梯拿阿生氣。

彼等熱心繼續工作，芙里芒哈台費而士等，亦多想常來看視的。

衣上鈕扣，時時失去光澤麼，可保不定。捧鎗有不合式的動作麼，可保不定。不能像在練兵場的樣子，成一直線的戰線麼，亦保不定。

但是實戰的塹壕，已經能夠開掘。僅就貪慕榮利的人生欲望來說，那是沒有人願意來做的。

素以世界古戰術滿足的彼等，今日剛纔知道有新戰術。就是「行軍」「掘壕」「一分鐘能開十五鎗」等，皆彼等新近學得的。

連環開鎗，亦練得十分出色。

行軍規則，亦甚練熟。

彼等一同拿着鋤頭，每日費八個鐘點以上，在地球腹上開穴。苟非尋得一個位置，在這個亨普夏州白堊丘上，彼等不但不能做勞工會會員，亦并不能做第一克梯拿阿十萬軍人中一個軍人。

霍克格說本來職業的話了。

「喂，抽斗，來了嗎！」

瓦格兩足立土上，拿他墨刻的手腕，拭去臉汗。一手把鋤，繼續做五分鐘的開掘。

「喂，你視爲性命的鐵鏟，亦攜來了罷！」

被人叫做「抽斗」的人，名叫瓦格，現在塹壕口上做工。喔格身體很小，頗像鄉村優伶化裝的中國皇帝。彼の武器是鐵鏟，入營前做搬煤夫，每日替人去船艙中裝煤，同機器人一樣，手拿鐵鏟，向艙口推進扯出，頃刻不停。

霍格因此叫彼做「抽斗」。因爲彼恰像抽斗，可以推進扯出。

瓦格從塹壕土中，選取白堊土，搬向後邊，建築新牆，作爲榴散彈後方破裂的牆壁。兵隊不能全數皆有鏟鋤。但馬克倫卒同非掘壕人們，並不說什麼閒話。塹壕非被等的菜圃，雖說拿鏟鋤分給彼等，但彼等不過用鏟置土鋤上，就算完事了。

但立在戰場面上一看，就看見彼等形同野獸，因奪取鋤鏟，遂至混戰不已。要知破彈碎片，確爲職業工作的媒介，彼等不能片刻安心的原故，就是爲此。

不拿鋤鏟的分數，整列在滑古士打夫大尉面前，大尉就發命令。

「汝等現被森林中鎗彈所打擊，趕快掘坑，潛入坑中。」

掘坑一事，係非常惹厭的作業。第一要拿出掘坑器具，此種器具，很像熊手，橫放在濕草上面，掘草土來築矮牆，隨埋頭新掘坑中。

這種姿勢，並不十分好看，好像鴛鴦埋頭土中一樣。

馬克倫卒，只要僵臥時雙目不盲，總想避開敵人破彈。身體甚是舒暢，毫不覺得疲倦。

滑古士打夫大尉，批評矮牆不耐鎗打，隨命繼續掘坑。

僵臥在地下掘坑，決非快樂的工作，狀態亦不好看。但因鎗彈飛來，為勢所迫，不趕快掘坑不成。

彼等勉強屈曲身體，從祇能藏頭的窟窿，次第掘成能藏一身的，并掘成一個可以掘靴的深溝。

身體亦次第進入坑中了，滑古士打夫大尉，立在彼等前面五千碼的地方，很滑稽的說，「除了馬克倫卒下腹曲線以外，什麼都看不見了。」

雨又回到這個野地來了，冬日本來很短，西邊天空，加以陰氣瀰滿，越發覺得容易昏黑了。

「向那樹下避雨。」

兵隊聽得這個命令後，喧囂雜沓，爭集無葉樹下，比較從前，沾濡更甚。

兵隊皺着眉仰視天空。

拿外套出來的命令，又下來了。

剛想拿出外套，齊集的笛聲又作。

檢查所帶土工器具，鋤不見了，正在搜索的時候，雨降不停，遂令木立相待的同伴，焦急欲狂。

最後命令的言語，又傳入大衆耳鼓了。全隊官兵，須運動沾泥苦重的雙足，排齊行

列，走四哩道歸去。

想到最近的未來，常能左右人心。

「現在」在彼等心中，可稱毫無一物。但當四個月前，彼等初入隊時，彼等眼前，實有兩件大事，——勝利呀，名譽的戰死呀，時常往來彼等腦海中。

活着回來嗎，不能知道，死在戰場嗎，亦不能知道。

生命尚繼續存在的，偉大的瞬間希望，總是如火燃着。

如火燃着的心，放在夢境與實現間的寂靜荒野，就是有天大的事情，亦一概忘卻了。

乘彼等正在中途，突入彼等胸中的愛國熱情，非復如入營當時，浮現在發狂的腦裏，已像有幾分安定的樣子了。

彼等的前途極遠。彼等夢見雄壯的未來，尚在遙遠彼岸。所以彼等的「現在」，正接着永遠的道路，慷慨長征。

今日行軍，亦不知走了多少哩路。

經過長時間的勞動，祇博得全身沾濕，算來已是一百日了。

彼等雖說歸來吃晚飯，但晚飯恐怕沒有做好。因為今日與昨日相同，都是在門外雨地裏，料裏炊事，實在處處礙手的。

待到拿飯來吃，鎗亦收拾完整了。

吃飯完畢，就在陳舊食物與沾濕人體的氣味中，感着難受的鐵板上面，作不安適的睡眠。

明朝快快起身了。今日亦是個雨天。再把老調的日課做一遍，又快要夜了，呵呀，又是一天混過去了。

彼等在雨地裏，無論要想做什麼，亦做不成。將校雖給彼等講求最善方策，亦是沒有想出名案來。

據彼等所聞，在戰線的兵卒，一回可繼續三日休憩。對着適意的浴盆，豐富的食物，

乾的牀，都可享受的。

演習中的兵隊們，亦是沐浴彈雨中，給穿揚箭逆襲的。

一月一日，就在數星期後了。暢飲高歌及時行樂的日子，落在這種荒野地方，什麼話亦無從說起。大約故鄉的親友們，到了元旦這一日，總要給出征部隊及後方部隊的青年，舉一次健康祝杯罷。

但這種祝杯，在全體兵隊們，到底有幾多利益呢。凡我國民，當此神聖行樂的日子，竟是毫無意趣。想彼等已爲行軍二字所吸引，所以連酒店亦沒有人問津了。

沿村中大道，搖擺身體，直向前走，只覺得雜糞菜香味，觸人鼻觀。——幸是厨司正燒着火，所以能夠聞到，——適逢副官乘馬來前，控住馬繮，站在中隊長側邊，高聲說。

大隊命令，「正裝，整齊行列，搜尋失去的鎗劍。」

傳完命令，副官去了，蒲柳克大尉，仍照每日的樣子，沿路呼集不許解散的兵隊，回到後方廣場中。——這是真正練兵場。

蒲柳克大尉到了此地，用莊重的口調對大家說。

「吾有事報告汝等，陛下（聽說又要親自來閱兵，好，什麼都成，若有變化，儘可幫忙，）因汝等奮勉努力，訓練甚有進步，聽了深表滿意！」又謹嚴的說，（這是吾們永遠不能忘的。）

「大隊各員，付與滿七日的休假。」

「阿………」

彼等覺得這些說話，甚為悅耳。亦有舍耳用目，視察聽衆顏色的。

「定爲每一中隊，輪班休假一回。第三中隊，正輪到第一班休假。」

「是第三中隊麼？」

「汝等的休假期間，是從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至一月三日止。」

蒲柳克大尉慢慢說來，竟像天來的音樂，十分好聽。

（自由的身體，元旦，歸省………）

但是如冰寒氣，忽又來襲彼等的心。（如何能回去呢？第一要盤費，故鄉的蘇格蘭，離此地已不知幾多哩了。）

大尉的音樂，可是還沒有奏完。

「各自先給一星期餉金。所有往來火車費，完全歸政府支付完了！」

除此以外，再沒有說的了。表示喜悅的身體，漸搖擺到倦足上來。

蒲柳克大尉，仍不改練兵中的態度說。

「汝等到今日為止，真是努力做工，舉鎗……警別！喂！」

兵隊沒有叫萬歲！（這種工課，還沒有教授過，）但當回到雜煮菜地方的時候，就是最頑固的朋友心中，亦在那裏靜唱國歌了。

“God save the King”……

### 13 美女的發見

冬月夜中四百人的大隊密集寒冰路上不說話不吹笛絕無一點音響快心樂意  
悉爲幻想所沈迷。

中隊先頭，有馬荆東大尉，香特大尉。這是第三第四中隊隊長，各自率領兵隊，向前  
出發。

先進大尉馬荆東，有時偶然夾雜職業上語句。

彼的同僚香特大尉，對彼這種語句，常低聲像叱罵的回答他。

這二位大尉，軍事上所持意見，完全不同，可稱爲兩方面的代表。（彼等部下少尉  
們，亦多知道。）

香特大尉說了。

「軍隊的實戰準備教育，非起首即用較近實際的演習，引導到實戰的準備，是不  
成的。例如構築塹壕的時候，須要嚴切警戒。爲防備敵人奇襲，鎗械不可須臾離身。夜  
間演習，爲不使敵人覺得我們的行動，必須嚴禁一切背誦談話。又因喫煙或致暴露

祕密，亦須注意。」

馬荆東大尉對香特大尉所說，常答以如次的語句。

「這當向教育完全畢業的軍隊要求。我等部下的教育，尙未及一半。現在是專門主張實戰教育的時代。君但知站立兵隊先頭，關中說一二句無意味的言語。不知克來蚌古打的船釘，不能想做精銳前哨兵的。所以今日非得向各兵耳提面命不可。」

香特大尉搖首歎息着說。

「聽你說來，直是一羣嬰孩。嬰孩能同人開戰麼……」

二人終日爭執，連續不絕，有時像一人獨語，有時像電話互談，妙語穿珠，時時傳入兵隊耳中。

馬荆東大尉又說了。

「阿，我們好派出斥候了。」

香特大尉微微頷首，用聽不出的聲音相答。

全隊停止，斥候出發。

與以簡短的命令，斥候遂由開中疾走出去。

第三第四中隊，俟斥候出發五分鐘後，再繼續行軍。

通過綠苔長滿的低堤，來到榆樹籬笆側邊。籬笆到處修剪齊整，但有一種花紋，形同怪物，隱約編在籬上。

籬笆對面，相離不遠，有四角喬治式建築物一所，高聳雲霄。上有燈光，照人顏色，如相招呼。

「吾是這麼想着。香特大尉！」

馬荆東大尉，是否因為到了演習場，還是有別的原因，挺直身體的說。

「吾想叫中隊各個人，從兩方面相攻擊。你的意思，怎麼樣？」

香特大尉，並不即時回答。彼像是搜尋敵兵陣地的樣子，向籬笆對面凝視。隨走到馬荆東大尉身旁，口唇湊向彼の左耳。馬荆東以為香特定是想着什麼名案，張開耳

孔，聽彼口中所出的聲響。

但香特大尉，仍是淡泊態度，微聲說。

「喂，有一種美麗的女子，住在對面屋子裏。」

## 14 森林中的惡戲

斥候兵批打唐辛卒，走入叢密森林中。有如打坐和尚，離去佛菩薩，毫無拘束的情狀。

彼屈身的時候，冷濕的棘刺，觸到面上，幾如拿銳爪撫彼雙頰。

不意彼的腳邊，忽有像機器皮帶停住的音響，實是躲藏草中的雄雉，因為受驚反抗，向森林中長鳴飛去。

彼受了驚慌，低聲喊叫。

第二驚慌又來了。這是踰躍蕨中的小兔，——安穩藏在蕨中，也就罷了。奈他輕率得

很，竟從批打腳邊，發狂似的走出。且趁着月光，沿路旁放出紫色光彩的列樹，繼續向前奔逃。

批打卒本係神經質的人，加以一再受驚，自然一再的大聲叫喚。

彼從前是在格拉士各街，賣夕刊報紙糊口的。

賣報紙人，嘿然不言，是做不成買賣的。若常是守着獨自習靜的態度，有誰來做你的對主呢。

批打是從來沒有沈默同孤獨兩種經驗的，所以進了森林，只有恐怖的觀念。

彼心中所欣賞的，是星期六夜間的亞奇兒街。彼認該地爲人生的光，與文化的息，相貫通的場所。不想今夜竟會匍匐在駭人動物刺人植物的森林中。批打卒此時腦子裏，真懊悔從前不該一念錯悞，情願來當斥候兵的。

彼並無真要做斥候的志願。彼不過覺得當了斥候，可以不開掘壘壕，可以逃去監督眼光，較在中隊所受束縛少得多，所以就願當斥候了。

彼到了今夜，又想着有監督的好處，以爲這個時候，倘能給人監督，就可以免去多少恐怖了。

夜間斥候疾趨前進時，西姆松中尉在黑暗的大田園中，發斥候停止的命令。隨又說了。

「敵人在高丘上占領陣地。（第一第二中隊，都是汝等敵人，）要拒絕我等前進。我軍當用強襲法，奪取敵人陣地。」

汝等當擾亂敵前哨線，把該線努力突破。

速去偵察前哨線的配置。

敵人的配置方法，大約是貫通陣地內二條道路的。但彼在森林中，亦應有斥候潛伏。可搜索彼等的斥候。萬萬不可爲彼等的捕虜。向前進！

斥候兵相視無言，散開前進。——爲欲突入各人的搜索範圍。——批打卒極願尋得一車跡，彼運甚惡，走徧兩道路間叢林的一部，毫無所見。彼睡夢中，亦沒有想到要做森

林的開拓人，彼本質是一都會人，與森林全不相習的。

彼苦心進了森林，儘力的分開叢草，踐踏樹根，驚起小鳥，設法前進。

此等前進方法，不啻通告敵人，聲明我軍攻擊，漸偏漸近。

在彼右首二百碼地，有一人如貓伺鼠，注意極深，採取彼の進路，是爲馬古士奈普卒。

馬古士奈普卒，真不愧斥候代表兵。當血腥氣的克梯拿阿第一軍未召集以前，彼爲有名某少年團中一員。

馬古士奈普卒，容姿端正，態度敬虔，動作敏捷，凡作一事，皆覺極有興味。

彼不管風勢強烈，能以二本火柴取火。他人陷身飢餓，彼獨能設法取得食物。能辨出樅木與榆木的區別。能觀察星的位置，認定方向。夜間大衆迷失道途，彼亦能立刻曉得自己的進路。

彼是正直人，他是忠實服從軍紀的人。彼係善人，他曾幫助一種愚鈍爲政家，盡力

煽動國民，防止軍國主義的侵入。

今夜馬古士奈普卒腦中，滿裝着兩種觀念。一，突破敵人前哨線。一，替我軍發見攻擊道路。彼未攜帶地圖，引導彼の，止有易變的月光。但因彼の記憶力極強，所以能把塹壕位置，全部明瞭，絕不模糊。

彼聞有批打唐辛隱約的足音，在彼左面。彼即隨他的足音前進，但足音又漸漸不聞，因為批打已去遠了。

批打卒因為避去林中不安的道路，所以不走直徑，轉身步向四圍。

彼所走的圓形路，恰通到直對敵人的大道。這條大道，正是越過高丘，直達塹壕的。到此方覺安心的批打，口吐一聲大氣，走過平原石路後，躡足徐登坂道前進。

但彼尙未能全然安心。因為覆在彼頭上的隧道式樹林，每走一步，即發出不愉快的聲響。

批打卒是一人住不慣的都會人。彼想到身在愉快的宿店，店中豫備好晚餐，待彼

回去受用。又想到日落後亦無獨自散步的場所。批打意中以為此地倘通電車，就使要拿彼靈魂交換，彼亦情願。但得乘車回到都會，度此寒宵，便好。

眼前愈加黑暗了。

與彼相近的森林中，像是有什麼動物走動。批打卒忽又覺得膚痛了，不意鼻鳥似啾笑的鳴了。寒氣直侵入彼の頭中。

不轉瞬間，一個黑影，從後邊走近來了。淡白光中照出的黑物，發一種很像機關沒有擦油的聲音，同時還夾雜着喘氣。

彼聽到這種聲音，頭髮根根直豎。

傾耳一聽，如以享普夏的聲調，吹入彼の左耳。

「今晚愈好！」

這種聲音，不要說不能鎮住彼の恐怖心，反叫彼の恐怖心，更要加強幾倍。批打卒跌倒似的坐在堤上，不住的用手撫額，顯出恐怖意思。

一輛自行車，徐徐登坂。射出如幻的燈光。

「止步！誰呀？」

有人叫了。

自行車並不回答，仍是緩緩的走上坂去。

忽有啞聲傳入彼耳。這是彼の至好友人馬克倫卒的聲音。

馬克倫卒，遇事好講順序。自始至終，一絲不紊。彼正從道路中央，邁步前進。忽遇自行車，因從車後加以詰問。但自行車竟沒有回答。

馬克倫據小哨長所教授，則對手人遇人詰問，應高聲答稱「斥候」或「傳令」纔是。

照此程序做去，以後應說的話，馬克倫亦早已豫備。奈對手人什麼亦不肯說，那就僵了。

彼又叫一回試試。

「止步！誰呀？」

「喂，老兄！是公事。是分送郵件的。」  
自行車上的人，這樣回答了。

郵件差登坂後，已不見了。

馬克倫正看着妄語人的後身，此時又聽到足音響。那是從郵件差走後，跟着登坂的人。

彼想這回還給你瞞過麼，嚴肅地說。

「止步！誰呀？」

「阿，是你麼？」

「又聽到你的啞聲了。」

這個亦是意料不到的回答。看彼要縮回原地方去了。馬克倫卒就照所教的成法進行。口中喊。

「向前走一步！說口令！」

批打卒走近彼說。

「喂，你有捲煙麼？」

「唔，有的。」

馬克倫拿友情壓住良心，這麼答。

「給我一支。」

「可以，但是立哨中吸捲煙，是不許的。」馬克倫嚴肅地說了後，又說，「好在巡察將校，還沒有來。」

「不管他，你拿我當捕虜罷，你讓我到壕裏休息一回。」

批打這樣的懇求他。

馬克倫沒有法想只好說，「好，你就做捕虜罷。」批打受了這種人味兒的招待，亦就很覺喜歡了。

他就攀登低牆，去做第三小哨第二步哨的捕虜。

## 15 一條粗繩

此時馬古士奈普卒，已到森林前面。隨即用目細測，由此地向敵線的距離。

月光全已隱去。但馬古士奈普，仍能看出馬克倫步哨的位置。

彼對右手的道路，可是不能看得這樣明瞭。

彼沿着森林，用心向右方行走，並時時駐足，側耳聽着，推定對面二條道路中間，確有步哨配置。因注意搜尋牠的位置，究竟在什麼地界。

這個時候，彼脚下忽踏折一小枝，發音很像開鎗。彼側邊的草上，驚起了睡鴉一羣，閃然離開牠的臥所。

馬克士奈普，怕這種失敗，就要成爲致命傷，悚然石立不動。

但步哨線內，並沒有聽得什麼警報。細察四周，一切仍歸靜默。

右邊二百碼地方，有咳嗽吐痰聲音，傳入馬克士奈普耳中。那個地方的確配置着一羣步哨。

二條道路中間，沒有配置步哨，已明瞭了。馬克士奈普，背着森林，小心前進。

他知道防禦軍方面，現歸滑古士打夫指揮。彼對有力量的將校，常抱尊敬意念。所以彼見戰線這樣寬廣，竟沒有一點警戒，就覺疑竇太多。

不一瞬間，解決疑竇的關鍵，就在彼の極近處所了。是用一根結實的粗繩，自右向左，一直線攔斷去路。馬古士奈普，差不多就要給牠絆倒。

粗繩張在地上，離地約有六英寸。彼稍加思索後，向右方匆匆前進。非常用心，務令不觸粗繩，能夠周視對面。

忽然見一黑影，浮出前面。那個地方，確是粗繩的終點，像是有人在彼工作。

彼俯伏地上，拿黑影擺在眼睛同天空中間，要認清牠是一件什麼東西。

馬克士奈普，旋在星光一閃中，看出黑影的輪廓，竟是一個人面。照那個面相看來，

確是第一中隊步哨卒白恩。

白恩像是靠着草叢，手握著粗繩一端。

馬克士奈普，身體微動，嘿然細想——這事該怎樣辦纔好呢。

他又匍匐着退出了。

進到五十碼時，向右邊望去，正走在白恩與塹壕中間。

事實竟同彼所推想一樣，白恩手中，還有一條粗繩，下通塹壕。這條粗繩宕在地上，

與另一條粗繩，成一直角。白恩手握粗繩的一端，還有一端，應歸塹壕內一人握住！

當是滑古士打夫大尉自身，或他身邊的另一人。——若敵人碰到粗繩時，白恩即扯動

粗繩一端，向防禦線上警告。

五分鐘後，馬克士奈普，已回到小隊，向冷松少尉，報告眼見的事實。

少尉直帶彼到馬刺東大尉處。大尉正想有所舉動。

香特大尉，因為要獨立攻擊右翼，正在率彼所領中隊前進。

斥候十二人同出，七人已歸。不知去向的批打唐辛，正在敵營休憩。

另外二人，亦是不知去向。還有二人，大約給敵人偵察隊捕去了。

歸來七人中間，四個人給粗繩絆倒。纔知道那種粗繩，是佈滿防禦線全線的。只有

馬克士奈普，能夠突破粗繩，向前進展。

據斥候所報告，知道敵人障地全部分，都警戒得滴水不漏。

「據你說，你看見那條粗繩，是從白恩手中接到塹壕，再由塹壕步哨，握住牠的另一端麼？」

馬荆東大尉問了。

「是，不錯。」

馬克士奈普，在關中立正着答。

「倘若我等從森林潛出，為彼所捕，我等在彼地點上的中隊攻擊，或者來一頓挫，亦不可知。但據你所說，離開白恩坐的地方二十碼內，有可以藏身的場所，是真的麼？」

「是，是真的。」

「直到中隊接近彼處，彼亦不會扯動粗繩麼？」

「吾想是不會扯動的。」

馬克士奈普，像是有把握的答。

「何以不會扯動呢？」

馬克士奈普，湊到大尉耳邊，說明不會扯動的原故。

大尉眼看着立在彼前面的小兵卒，一如彼所愛小犬的樣子，就說了。

「馬克士奈普，明日要荐你做上等兵。」

## 16 戰爭的所得

防禦軍壘壕完成，靜待第三第四中隊，前來攻擊。

負防禦責任的二中隊，修繕塹壕全部，空曠與必要材料，一切皆經補充。

「未見敵人以前，你所領部隊，一破亦不許空發的。」

蒲柳克大尉，對馬利東大尉說。

「那麼，叫你的部下，匍匐地上，香的部下，只要警戒就得了。」

滑古士打夫的警戒網，是後來纔想到的，並沒有告訴過防禦隊兵。

命令下了。兵隊可以安息半小時。因爲此半小時以內，攻擊尙不會十分發展。將校們亦在豫備塹壕背後，榴散彈堆中，共食袋中取出的食料。

「九時以前，大約不會開始攻擊罷。」

身體壯健的肯普少佐說。

「全在黑暗中間，無從知曉。」

滑古士打夫大尉，思慮深長的說。

「戰爭真是地獄。但是能將平時無聊事情，洗滌一空的，算來亦只有戰爭。就此一

點來說，戰爭又實在值得贊賞了。」

「這麼說，那女權擴張運動家及未來派一班人，都應在洗滌的數內了。」

「拔擎獨旭與霍耳開因，亦不能除外的。」

又一人說了。

「是呀。還有那唐國舞，政黨政治家，打球迷……等人們，到了戰爭的時候，拿生死的偉大事實，來實地試驗試驗，或能矯正彼等的各種惡習，亦不可知。」

「吾看戰爭這件事，實在是能夠刺激國民的。那終身考究脂粉服裝的婦女們，現已捨棄她的糊塗念頭，爭來從事看護事業了。」

李托耳少尉興奮的說。肯普少佐又發話了。

「哈哈，君等真是正直人。君等想年輕婦人，來做看護事業麼。」

「哈哈。」

笑聲交作。肯普繼續着說。

「吾非單說一個年輕婦人，不論這一個那一個，凡是年輕婦人，多說在內的。就是吾等，亦知道有一個年輕女子，不是這樣。但吾所說，是一般原則，並不說到例外去的。哈哈。」

卜庇少尉受此意外打擊，顏赤如火。幸在暗中，無人注意。

肯普又說，

「前在南亞，亦是這樣。一羣婦女，來給我們看護，結局，差一點把我們都害殺了。不瞬間，能夠做出天使來麼。戰爭時候，最好讓婦女們留在故鄉，這是第一等辦法。」

坐在暗處的青年士兵，膽怯似的，口呼美陸倫士奈欽亥兒的名字。

「唔，吾不是奈欽亥兒的事情。吾所欲考究的年輕女子們，是考究她有無看護觀念。有一種年輕女子，身材要裝得十分苗條，打扮像歌劇團女兒，照片要登載裁打托拉雜誌，方能取得天使的資格。這種女子，什麼地方的病院，她都要侵入的。她到院中，與身着睡衣的病人，恣情諧謔。或叫她代取洗面水，或叫她幫同替換襯衫，經她一睨，

就得受她的迷惑。吾是很知道這種女子的。這種事情，雖是不大，亦可稱為一種戰爭。平時這種女子，遇到雅來皇后生日及他種節日，便來到男子俱樂部，給男子插花，鈕孔，撥正領結，幾如古時賢母對她愛子的情狀，極為可哂。

肯普的尖薄廣長舌，剛剛說完，滑古士打夫，又來附加一言。

「失去理性的人，吾想不但年輕婦女。現在街上，所見的青年兵隊，還不是一樣的麼？說說彼等的醜態，真是一言難盡。令人聽得，祇覺惶恐萬分。彼等自就新職業以後，耳聽國歌，亦不知端正姿勢，無禮，下品，傲慢，自頂至踵，無一可以入目。彼等是應該交給李托耳，嚴重管教的。」

肯普又開口了。

「誠如公言。但彼等總算費力的了。還有費力的時候，就在目前。因為彼等縱然脫了軍服，亦不能洗足便行……我等還是說婦女們的事情罷。要是認她為惹惹天使，同她遊戲一二星期。就是負傷將校，亦要做她的俘虜，駕車同往戲院。總之，誘惑負傷

將校，是這種女子最後的流行病。負傷將校，到此地位，早已成爲這種女子愛玩的小  
犬了。

「照此說來，這女子二字，真是不可思議的了。」

第二小隊長歐林格，歎息說了。又接着說。

「拿我的私生活來說，我會當過某公共學校教員。」

「那一個學校？」

有五六個人問了。歐林格說出校名來，有二人說「吾亦是，」「吾亦是，」彼二人  
正是該學校畢業生。

「正是吾要投入本大隊，辭去學校教員的時候。校長收到某生徒的母親，寄來的  
一封信。信中說此生徒在戰爭期間，被任將校，想要退學。請將原來名額，代爲留下，待  
生徒戰勝回鄉，再來補上。特爾來問，能否辦到。諸君對她這封信，作何感想。」  
肯普又加一註釋。

「創造女人的時候，大小輕重等比較詞，大約尚未發明……現在有一問題，即個人身臨戰陣，所得果有幾何。滑古士打夫君，你看是怎麼樣？」

「身為次席副官，每月加給一夫陸林。」

滑古士打夫這樣答了。

「哀因士利，喂，醒醒。這一次戰爭，給了你些什麼，說來聽聽。自你出了交易所，來到本大隊以後。」

「一年以前的確是晝食苦不消化，夜眠苦不安貼。用盡種種方法，要想消食安眠，仍是無效。到現在入了軍營，晚飯吃些炙肉，罐菜同啤酒，吃完上牀一覺，直到明朝方醒。這就是戰爭的所得。所以吾無論對誰，絕無不平。但知口稱德意志皇帝萬歲。自己過自己的安樂日子。濮祿悌爾君，你怎麼樣？請你說來聽聽。」

濮祿悌爾，拿無愛想的聲氣答了。

「吾亦沒有什麼不平。吾未當軍人以前，是一個有望的候補議員。十數年來，拿律

師資格，向選舉區自爲廣告。每星期下鄉一次。並不演說，但懇請選民投票。選民當二十年前，即推選我的反對候補人，迄今仍以二千票的相差，力爲維持。五年以來，當選的老紳士，旁若無人，幾忘卻對手方尙有吾的存在了。」

滑古士打夫說了。

「這是可恨的。但政黨政治在今日，早捲入共同目的中。請看報紙，凡政治家，不是不問同黨敵黨，苟爲國家存立計，即當捐棄嫌隙，並肩作工麼。」

「不錯，說的是！」

肯普高聲叫。

濮陸佛爾，恬靜的接着說。

「吾的對手人，過去二十年間，常標榜軍國主義的恐怖，國民皆兵的瘋狂，英國統治的煩難。今彼身爲募兵獎勵會會長，夜以繼日，奔走國事。彼竟引證前言，說法甚爲鮮明。吾常打電報給彼，說明我對彼稱贊的意思。并對公衆作半公開的陳述。彼此時

正在演說場上，朗讀吾的電報。」

「電報上說些什麼話？」

有覺得興味甚深的人質問。

「請你分送青年。因為克梯拿阿卿說，此地是沒有投票權的。——你還說濮陸佛爾麼？」你可以開盛會慶祝。吾不在家，儘你單獨進行。你還管濮陸佛爾麼？」這樣的廢話，吾亦都說過了。可是就事論事……」

濮陸佛爾，冥想一回，轉眼去看手錶。

「阿，已是八點五分了。吾想這個時候，老紳士正在朗讀電報，亦不可知。」  
這個有希望的候補人，歎一口愉樂的氣，靠在濕氣瀰漫的壁上問了。

「歐林格君，你在此次戰爭，所得的是些什麼呢？」

「變化。」

歐林格簡單的答。

「好變化呢，惡變化呢？」

有人問了。

「你七年間在公共學校，以同一教材，同一時刻，幾個星期連續的，教那同一種類的生徒，可謂無變化極了。究竟那一樣變化，是你最歡迎的呢？」

「死。」

對面的人代答了。

歐林格說。

「倘使你真能這樣，倒是一種偉大生涯。但是規則的時間生活，將來的絕對安全，雖不免令人腐化。然在現世的人們，非甘心做些無聊，不快的事，是不成的。不過這是進化的，並非循環的。此中又是很有趣味。前一秒鐘，不曉得後一秒鐘，眼前就有數不盡的祝福，亦難說的。你看怎麼樣。思開企來！」

於是有一肥大的聲音答復了。

「戰爭是特別脂肪豫備兵的利益獨多。吾自十月以來，腰圍已減四寸。這就算戰爭的所得。還有誰要說話麼？」

這種不相干的話。儘着說個不歇。北國大地主的公子陸霍其亞，正直的發言了。

「吾因拭吾額汗，減吾鞋底，掙得的日俸八先令六辨士，比蜂蜜的味還要甜。最近在哈雷街挂牌營業的哈托力克，據他說，連生活薪工，都賺不出。就此推想，不能不誇讚現在的戰役了。滑台兒少尉，亦曾說這戰爭一事，是優柔不斷的人們的對症良藥。」

只有李托耳少尉，始終未發一言。

這樣溫和談話的中間，仍是繼續着厭倦無變化的行路。不但無刺激人心的名句，連全體聽了無不同意這句話，亦不能說。誰是因此次戰爭，受到名譽與光榮的，恐怕一個人亦找不出。所以亦沒有說這種夢話的人。

李托耳少尉，與他人截然不同。他人儘着說他們的廢話，李托耳總是嘿坐在旁，始

終不掩入一語。

有一個高大的黑影，顯出在星光的下邊。

在顛壕的滑古士打夫大尉，倉猝向肯普少佐說。

「少佐，吾想大家速到主管地方去纔好。因為有一個壞胚子，已經切斷警戒網了。」

## 17 擬戰

五分鐘前，白恩因夜間沈寂，仿效哲學家省察方法，閉目嘿坐。旋即開眼看看自己身旁，已被穿外套的四人所包圍。

白恩心中雖吃一驚，然外貌仍安堵的一手引着警戒網。但不久粗繩一端，已從手中給人取去。

白恩做了捕虜了。

白恩潛伏的步哨線位置，變做了攻擊軍散兵線地點，供彼利用了。

馬荆東大尉，耳語西姆松大尉。

「吾等沿着此線，向右展開。不能只管等着香特的中隊。彼難保不迷失道路。防禦軍步哨，已皆在吾等後方了。請你給我低聲傳令，叫彼等直向前進。務必背要屈的低……不聽到吾的口笛或礮聲，不許開打。」

從小孔中傳來幽蟲泣聲的命令——就是馬荆東大尉，亦與香特大尉一樣，到了一定的時候，不能不承認用低聲來傳命令——又如同夢中的傳徧全線。大眾遂像芋蟲一般，暗中匍匐前進。雖是常常停步，常常退後。然全體的線是前進的。

不意中途呼聲忽起。是一位蹲在田中的神經質青年。彼仰視明星的天空，忽見一個像是人面的東西。仔細觀察，方知是裝着蘿蔔頭的草人。然已來不及了。口中已經高叫了。

散兵線最右翼，無意中撞着鐵條網了。若要除去此網，非得暫停進行不可。

散兵線仍舊前進。何處有塹壕，雖不知道，但確知牠已在近處。

塹壕全線，或因此一齊開鎗，亦不可知。脈搏早躍得很高了。

塹壕當中，亦皆睜目傾耳。明知道近處有人，明知道這些人已爬到近處。然一個人亦看不見聽不聞，真正令人心癢難撓。

對面是墨黑的。月已入了癡牀，星亦戴上大而罩。

不知不覺的，拿黑暗當迷霧看待，常常想用手拂去。

斷斷續續，見前邊地面上，有墨黑的森林。那種地方，一定藏有兵隊。

極南首有一發光的穗尖，直穿透墨黑的天空。這是停泊英法海峽中，英國巡洋艦上的探海燈。

倘沒有軍艦在那裏，誰亦不能這樣的心中泰然。

在暗黑中，剛能看清有角的德國兜盔。塹壕亦像是看得清的。

李托耳少尉，伫立深思。彼部下的小隊，排列彼の兩側。

有兩眼張得如血的，亦有睡眼朦朧睜不開的。但皆嘿然不發一言。

極遠的森林中間，有一透光的地方，——有一空隙。從那空隙，看見一點兩點的星光。就拿視線，投向空隙的對直去看。

沿塹壕二三碼，像是有物動着。眼與地面，已成水平線了。誰知還在給叢草遮隔着十五碼的前邊。

又爬出來了。

不意一瞬間，在微光的地平線上，發見身着蘇格蘭袴的人，匍匐前進。

「第一小隊，前面有敵，急打！」（李托耳少尉喊。）

剛剛趕上，正是時候。

塹壕全線，一齊開鎗。轟擊聲音，直達此處。

同時隔五十碼的地方，有排立如牆的兵隊。鎗聲震動，捲起鯨波，齊向塹壕突擊。實戰擬戰，真假固有不同。但是刺激力量，彼此初無少異。

不多一回，大家歸營安眠了。

馬克士奈普，真個升了上等兵。

批打唐辛，失去斥候資格，改向中隊服務。

## 18 喔林怕士

合命令軍隊行動的天體來看看，大體可分三個。

1 陸軍部。

2 陸軍軍需局。

3 師團司令部。

此外不可分的各種直接機關，爲數尤多，無從悉數。

支配克梯拿阿軍第一聯隊連命的喔林怕士，與古代希臘的喔林怕士不同。但是天上的住民與天的原體，至少亦有兩個共通點。

其一、甲已經定規的事情，乙每喜從旁橫刺一槍。（即打歪子的意思）

其二、管待下界人類，常帶幾分談諧意味。

再就喔林怕士，研究分類方法，大約可分三部。

一、桌上游戲部，

這一部又當分三科，一問題索引科，二正副本分類科，三一般公用文書科，

二、母部——又可以叫作慈善部，

三、姑部——又可以叫作監督部，

第一部的特徵，有收集小小報告的痼癖。此部中人常說，「不論什麼，總歸打敗完結。」

桌上游戲規則，大致如下。

假使你想出要用的物品，例如要配機關鎗藥室所用的洗矢時，應當先拿正式用紙，寫成呈請書三份。必要事項，亦應詳細載明。例如鎗——機關鎗——輕費喀式——藥室

用洗矢一支，皆須一一寫上。

此是軍需局的式樣。軍需局將校，亦稱為妻的母，似僅指母——妻的——一人。以前的洗矢，係在何月何日何處遺失，因何故以致遺失的，皆非詳載不可。

他若機關鎗的歷史，製造年月日，製造場所，發彈次數，（有一種機關鎗，每一分鐘可打五百發，）駁機關鎗馬名，皆應一一附記。

呈請書寫好，隨即呈送直屬事務所，待牠批答。

遊戲從此開始了。呈請書依照順序，層層遞上。若有不完備處，不管回數多少，皆可從中途退還。

若沒有經過五回以上退還，則洗矢可從呈請日算起，三個月以內交付。這項遊戲，就算得勝了。

若因呈請的物品，誤書洗面器百個，飛行機一臺，致被駁回時，遊戲亦當跟同退轉。喔林怕士，若發見極細微的瑕疵，為你所想不到的。——例如漏寫洗矢的形式大小

時即可失去遊戲的資格。

第二，駭機關鎗的馬名，不用普通斜體字，反寫花文字在紅墨水畫線地方時，即應駁回。第三，呈請日子，不寫阿拉伯字寫羅馬字時，亦應駁回。駁回即是失敗，所以遊戲亦跟同失敗了。就使第一第二微幸無瑕可摘，第三亦難保無失敗情事，說到這種地方，真是令人短氣。

查照規則所載的一定用語一定式樣，作成呈請書。隨即經由喔林怕士各局科，送到長官室中，仰候裁決。

這種形式，係準據英國古風食桌上交換酒杯的原則。假如你要送一杯葡萄酒給坐右首的鄰人時，照規則，應先拿酒交左坐鄰人，順次向右，巡桌一周，最後方能送交目的人。這個時候，杯中酒已至空，亦不可知。

拿呈請洗矢來說，你的右坐鄰人，即係軍需局的洗矢科。直接向科中取來，豈不甚好。然決不許用這樣簡捷辦法。定要經過別的客人，轉一大圈，纔能交到本人，可謂滑

稽已極。

前節所說別的客人，係指喔林怕士各局科的官吏。若當經過各局科時，呈請書去向不明，你的遊戲又失敗了。此係第三度的失敗，一切呈請，當然跟同無效。

但當洗矢准予交付時，交換酒杯規則，即被放棄，變順行為逆轉。——即與自鳴鐘時針反對的方向。洗矢當可交付了。

經過這種煩難順序，方許交付，洗矢就能確實到手麼，還不能說。最後領取洗矢時，必先署名領取證書，方能領取現品到手。

喔林怕士，未拿到領取證書時，決不肯拿出洗矢。假如領取證書，已經收到，表面上喔林怕士，已拿出洗矢，呈請人亦已準備領取，然事實上，有現品不知去向的時候。於是勝利又歸喔林怕士了。呈請人的領取證書，早經拿到，正不怕呈請人來麻煩。呈請人既領不到洗矢，遊戲即終歸失敗了。

常有使用領取證書，可以領取物品，結局為喔林怕士所欺，無論怎樣想法，領不

到物品的。此與用灌鉛骰子，欺瞞賭友，攫取金錢，又有何異。

因為這個原故，頂好方法，是乘人不備，竊取鎗上洗矢，可以省卻無數麻煩。

馬克思普來卒，一足扁平，一足背高，軍事上甚不便利。現成的定式靴子，率與彼の雙足不合。因此足上常有傷痕。

彼每日為數英里的行軍，非穿靴子不可。靴不合足的結果，彼の脚跟上挖孔，指甲上裂縫，拇指上並潰爛成瘡了。

彼因此就投一票給遊戲部，請給病——足痛假。若有人假裝有病，一經軍醫尖銳如針的眼光，無論何等刁頑，亦將露出真實。軍醫睨視馬克思普來的雙足後，即命他用石鹼水擦洗。

彼說完去了。但過了二三日，彼到病人行列中去了。傷亦的確加重了。適值軍醫閒暇，給馬克思普來卒，雙足纏上繃帶。並說明須趕快給彼換靴。

若馬克思普來，是聯隊外交科新來科員，即可面陳小隊附屬軍曹。請彼添說一句，

要求速給靴子。

若是老資格，可以避免明日的練兵。

明朝，不請假，不出席，經衛兵帶到中隊長面前。彼辨明本人不出席，係因不能起牀。隨命脫靴，露足，作為證據。終以未經法定順序為由，處罰三日苦役。於是馬克思普來靴不合足問題，遂宣告不成立了。

彼到了三日以後，由長途行軍落伍了。經上等兵，在半虛脫狀態中，領着這個跛足歸營。

這一回，軍醫對中隊長說了。你不支給馬克思普來適合雙足的靴子，但知責他勤務，實有未當。

「被服科倉庫中，沒有靴子麼？」

中隊長說「靴子儘有，照現在桌上游戲規則，無論何人，皆沒有取出靴子來的權限。」

（遊戲部設有不甚容易辦到的規則。）

無論如何的聯隊將校，亦不能任彼自由取靴。連聯隊長自身，亦不能近到聯隊的靴倉庫。假若彼可隨意取出一對靴子，彼儘可不給馬克士普來卒，給自己穿。或給自己的孩子，或竟送與少年團。皆不可不悉聽尊便了。喔林伯士，深曉得這種弊端。不但如此，喔林伯士，且以爲不置誘惑物在俸薄將校的通路，正是保全將校。所以將靴倉庫封固的。

爲馬克思普來計。若能忍耐得住，等到開委員會再說，亦無不可。可是開會日子，沒有一定，與鐵道事故，月蝕等，早晚能夠起來的，無大差別。倘使馬克思普來的中隊長，能夠當了委員長，討論到靴子問題，自然能將被服倉庫門，開放數分鐘，飛出一對新的好靴子來的。

馬克思普來病好時，彼以病中，誰亦不去管到與己無干的靴子。所以彼所穿的，仍與舊靴一樣，依然到處受有傷痕。

「母」部對兵隊甚親切，常給兵隊以意料不到的好處。該部在喔林伯士山上，一個極小的局子。左手所做的事，不給右手知道，完全與慈善事業一樣的。但常為「姑」部所妨害，雖有十分好意，為她減色不少。

「姑」部為監督部，有干涉喔林伯士一切事務的權利。例如當大戰勃發時，徵集乞假歸朝的印度駐屯軍將校，令彼等服務歐洲遠征軍，應照印度俸給法，支給月俸，固為「母」部所承認。（印度俸給，較內地增加甚多。）誰知「姑」部不以為然，忽下減俸的命令，直向受俸人按日扣除宿舍費，馬匹費，馬糧費等若干金額。

此等人中，有由比利時塹壕，出外一星期的。「姑」部即以住宿費名義，令彼支付塹壕住宿費每夜二先令六辨士。

但「母」亦非常受「姑」拘束的。有時徑以「被服追加費」名義，暗中撥金二十鎊，給兵隊的銀行存摺，增加兵隊的儲金。銀行方面，亦常為她應援，祕密助成她的好意。兵隊見此項存摺上，忽添一筆意外收入，往往驚喜不知所措。

「母」有玉成細事的本能。兵隊寢室電燈有障礙時，不能關中寂坐，非買蠟燭不可。目光四照的天使，看見了這種事實，遂以少數的郵局匯款，由囉林怕士，作為燈火費，分寄各個隊兵。卜庇李托耳，曾收到一先令五辨士的無名匯款，彼向各方打聽，方纔知道匯款的來歷。

將校在野外時，每日可領取若干金錢，作為野外準備金。但在營內，就沒有這種名目。李托耳曾與新入營無住房的少尉，同居一室兩三夜。此兩三夜中，李托耳僅占有住房的半分。換一句話說，即彼僅半身住在營內，餘外半身，即與住在野外無異。因此李托耳就發生了領取野外準備金的權利。計每夜一先令六辨士。

囉林怕士，遇事無不注意，亦不免有熱視無觀的。

最後來說說「姑」部。「姑」部實佔囉林怕士的半面——黑暗的半面。

「姑」常用取消命令的形式，即以「減」的形式，來消去「加」的形式。例如歐林格在公共學校教師時代，為將校養成部的一單位，曾受組織生徒隊命令。因彼の

精氣足，材幹好，所以僅僅暑假四星期，能在噶耳打旭托兵營，與正式兵共習練兵課程。當時歐林格極有中隊長希望，遂獎彼以學習大尉，優彼以大尉俸給。

經過三個月後，以彼超人的努力結果，彼所教練的多數青年，大率課程嫻熟，進步甚佳。遂正式確定彼の官位，官報上發表彼爲少尉。

爲此就發生一問題，即歐林格在噶耳打旭托兵營，所領一個月的大尉俸額，較少尉俸額爲多。應由「姑」部命令歐林格，將多領額數，照章繳還「姑」部。

但當此拚命繼續練兵的時候，這種官署，因爲只能拿全數十萬人做對手，就沒有拿個人做對手，向彼吹毛求疵的工夫了。

因爲這個原因，現在噶林怕士的遊戲部，就拿英國來做將棋盤，拿克梯拿阿各聯隊來做駒，將棋指揮人，務必就所與時間內，在棋盤格上，驅使多數的駒，四出活動。但尙附有條件，即進行中，非將他駒逐出，無論怎樣活動，都不能算入數內。例如甲師團的乙旅團，由子的宿營地，開拔到丑的兵營，與丙師團的丁旅團，互相交替。丁旅團營

內的污穢掃除——像希臘神話所稱歐強威中，養牛三千頭，閱三十年，未嘗掃除一次的污穢掃除。將校們想與鄉鎮上官府指定商人，訂立食事，室內裝修，洗滌衣服等契約，「姑」部出面阻止，暗中主張在實地準備支搭篷帳，令官兵作營帳生活。這是何等亂暴的命令吓。但是無法抵抗，有家族的將校，祇得派遣家族，在殺風景的新宿營地，找尋小客棧及餘屋分租，暫時安頓眷屬。

多做做這種不樂意事情，年輕人就要變成老年人了。

炊事主任與惡練的廚司，結成背德的關係，遂弄出這種怪現象。

「姑」部當移轉前一日，驅使乙旅團全體官兵，遷入測量部地圖一端實地未完工的小屋中。直似投彼等泥海中，游泳沈沒，一切取旁觀態度，恕置不管。

游戲取得點數，全在將棋盤上的格，點數亦因格不同。

入喔耳打旭托近代式兵營，家具完全，堪蔽風雨，實是理想中的住宅。然「姑」部僅算作一點。戰爭以前，軍營為危險，不衛生的兵營，到了今日，尚有三點的價值。有嚴

的拔拉苦，五點，將棋的駒，轉入羌浦十點。此外沒有豫告，善能移動，亦與以二點的卜拿士。

## 19 天竺浪人

彼等今爲羌浦生活。因爲命彼等移轉到此處，姑部得了含有卜拿士的滿點。

彼等並非蔑視現狀。羌浦正照着莊嚴的圖樣與設備，作軍事上最必要的生活。

現在合完工的未完工的，一併計算，約三百戶的木造小屋，散在二十歐喀的高廣荒地中。小屋皆有暖房火爐，冬天不怕寒冷。雖間有需點蠟燭的地方，然總數不過百尺房屋，此外已滿裝電燈。

有附屬建築物，如洗濯衣服場，——水道設備如能完工，尤覺適用。掃除臥牀時，每五十人，用一人管理洗臉盆，非等此人到來，不能使水。

有廣大的食堂。屋頂若能告成，後繼人絡繹不絕，定能使此食堂發達。現在想要同

時開飯，除列坐地板外，更有不堪的地方——屋外泥中，亦可供用。

馬廐房頂頗高，換氣設備亦不惡。大眾以為非得如此不可。待廐完成的驢馬，方繫在沼邊樹上，顧影長嘶呢。

馬祇有六十頭。多數身上披着粗毛防寒具。

羌浦建築物內部，還有一惹人注目的消毒所。兵隊到着以來，無分晝夜，運轉不停。並非為殺盡飲料水牛乳中毒菌，不過拿毛毯來消毒的。排列羌浦門口的兵隊，手中各持一寢具。

毛毯由甲聯隊交乙聯隊，再由乙聯隊遞交別的聯隊，不知經過了幾多月，幾多人，終沒有洗溜的機會，以致蚤虱叢生。

毛毯塞入消毒機的一端，轉着機輪以待。毛毯經相當的徑路，再從機器的一端出來。俟牠蒸乾，毒菌始能全殺。

喔格卒與霍格卒，在機器前談話。

喔格卒（察視毛毯）說。「還活在這兒呢。」

樂天家的靈格本答。「唔，雖沒有死，吾想這個蟲總該大吃一驚了。」

羌浦的特色是泥。既是這樣，羌浦何以能得十點呢，這是有個理由的。當此地未建羌浦以前，本來沒有這種泥。只有生芝草的土與香濃的海札。但「姑」部是知道的。他知道「連接蓋造許多家屋，不先闢道路，浚水溝，一到雨天，驅軍隊入屋中，屋中定當變成泥淖。」這種情形，她是能豫先料定的。現在她的豫料，竟料中了。屋中泥淖，常是二三寸至一尺。至屋旁的馬道，門前的通路，泥深幾至沒膝。

將校穿橡皮鞋，兵隊漸漸習慣了。克梯拿阿軍第一聯隊，不論什麼困難，都能習慣，就從這種訓練來的。

衛兵所，酒排間，值日室的四周，有向上走的鴨道。人到此處，須學鴨步，方能前行，所以名為鴨道。兵隊須沿鴨道，拾級上升。

將校路過手提廚房塵穢袋的隊兵時，只好走入泥中，讓彼走過。

有架板泥上的地方。板埋泥中，深二三寸，能尋出來，皆大歡喜。兩天板浮泥上，可從這一塊板，跳到那一塊板。雪地就該用脚找板。若能找到，一滑便過。不能找到，只好學意大利那玻里走冰式——上冰下泥，走歸宿舍的了。

彼等的練兵場，在小屋前泥田中。每朝須到場上，站立一次。若因身量太重往下陷時，即發「移立他處」的命令。此時兵隊大為混雜，爭從泥中拔出脚來，趕赴他方演習。

司令官當清晨集會，遲二十分鐘到練兵場時，要看見何等情狀呢？但見戴蘇格蘭帽的大衆，只有一個頭，露出泥上。在左前列的那一邊，全給泡沫包圍的，是音樂隊。甲中隊的小隊中，有一空穴像噴火口，那是馬克倫卒。

今朝「姑」部還夠得上十點。

剛巧這個時候，來一命令。明日順從此處，移到百碼外相似的木造小屋。彼等是喔林怕士的滑稽俳優。

杜皮卒本是五金匠好手。但因足短氣急，只好做個兵器匠。

又有兵卒名美里來。中隊中人，爭呼彼為俳優。但彼除故鄉宕奈以外，實在未出門一步。彼在故鄉做電影技師。初入營時，彼の後列兵，呼彼為青年紳士，引起小隊的注意。兵隊中間，雖從未聽過這種客氣稱呼，然彼の行動品格，實在不愧這種稱呼的。

在中隊中，誰亦不肯呼人為傑克或齊迷的。有一日，彼向喔格卒說，「喔格君，請你叫我做西里耳。」

沈着的態度同西里耳相像的，只有彼一人。彼不久就做從卒了。

彼給滑古士打夫大尉洗韜。人情研究家的大尉，見了彼那樣穩練的人，很對勁的。倔強，沈默，可是不愧熱情家的標本——馬殼士托里梯，不與人交際。亦不嬉笑。彼雖是新來兵，然從最初一日起，行動即像舊來兵。

彼對上官命令，嚴肅的徹底服從。彼不飲酒，不罵人。彼所最喜歡去的是教堂。當彼歌讚美歌時，一唱三歎，精神貫注，幾乎認他就是這個作歌人作曲家。

彼の齒像是豁的，聽他口音，既非蘇格蘭人亦並無克雷脫賽脫（格拉士各的造船所）風味。

事實上彼非蘇格蘭人，兵隊六人中，有五人說他是蘇格蘭人，然彼原籍決非蘇格蘭。

丁中隊的拔苦卒，是陽氣的男子。曾向煽動分子，勸彼等結合對英帝國的眞摯心，彼蓋持有完全愛爾蘭式頭腦的人。

有一日，他曾與阿耳士打義勇兵，對首領爲不謹慎，輕蔑的批評。

坐在舍隅寢具上的馬殼士托里梯，正在旁聽，聽完立起，走了三步，默不一言，忽然回過來，打倒這個諧謔家。

有百藝，無一能，唐辛卒就是這樣，彼の職業，前已說過，是街上賣報紙的。彼の心與文人同，可叫做「天竺浪人」。彼對每日所做的事情，只覺生厭。教練亦不樂爲。命彼做什麼時，彼終是神不守舍。兵營生活，經過二個月後，他就願做斥候。彼欲避去在中

隊做事，彼欲離開長官的監視，所以願做斥候的。自在黑暗森林中，過了一夜，彼覺得斥候做不得。又在那裏候機會，想做極好的事情了。炊事值日一職，性質上，不要演習，不要到練兵場，又不要取嚴肅態度。只要拿炊事場收拾乾淨，各種勤務，皆可免去。彼抱有這種思想，所以願去充當炊事值日了。

彼の襯衣，袴，布靴，從此都給油點澆滿，意興甚佳。不料可悲的事情，就在目前。一日，掃除煙突後，正拿墨黑雙手，浸入石鹼水桶洗濯。當場給監督長官看見，這個多藝英雄，即刻又被闕出，不得不另找相當的事情了。

唐辛同小隊隊兵們，鑽日無聊無變化的，混過了兩星期。他又願進步兵礮隊了。這是彼聽人說，礮兵穩坐前車，不用脚走，所以彼願進去。但事實全然不對。車上載的是步兵礮，隊中礮手，是不走不成的。還有時候，要拿礮同附屬品，擔在肩上走呢。

第一日，彼將豫備做彈藥箱的二塊大石，由礮車卸下，抱在懷內，要急急行過歐扎叢生的地方，計程約有半里。

彼走到不看見礮車長影子的地方，就拿石塊放在地上。待將近目的地時，就在當地拾起二塊大石，假裝是奉命送來的。

這種事情，決非彼所能堪。所以明日演習時，不告假，亦不出席了。

他又從步兵礮隊，退回中隊了。

後又願做通信兵，亦不成功。彼以聯隊搬運行李兵爲美缺，就設法前去候補。不知運搬行李兵，非但不能並座馬夫臺，不要在馬車後面步行。有必要時，尙須扛擡勃來克。

候補的第二日，可怕的伍長，命彼掃除馬廄。第三日，命彼學習梳爬馬膚。第四日，命彼獨自梳爬馬。因爬梳不得法，受了極度刺戟，蹴傷彼の胃腑。」

第五日，又回到中隊了。

但墨喀（巡禮的目的地）已在就近了。

剛是那個朝上，唐辛的中隊長，由本部來了一道命令。文句如下。

「明朝九點鐘前，可申送懂得療治脚泡人一名，到值日室。」  
肯普少佐，看了有些頭眩。以手抓鼻，隔着眼鏡，睨視特務曹長。

「此後還不知道有什麼花樣來呢。我們中隊中間，亦許有這種寶貨在內，亦不可知。喂，老雷！」

雷特務曹長，打開中隊花名簿看了。

「少佐！做這種職業的人，一個亦沒有……但是（樂觀的）有機器匠一人，吹玻璃匠一人。就彼等二人中，送一人去試試，好不好？」

「先募集志願兵試試，看有人來應募沒有。」

肯普少佐，像是想到什麼方法的樣子說了。

午後小隊整列時，小隊長用魔法的搜索，像要嗅出什麼似的，發出命令，問有人懂得治療脚泡麼？並無一人接口。斯時唐辛在第二小隊，手摩小腹，聞得募集，急急走出，站在長官面前。

「你亦像幹過別的職業的，亦要來幹治療腳泡的職業麼？」  
歐林格少尉問了。

「是的。」

唐辛很恭敬的答。

「你曾經幹過治療腳泡的職業麼？」

「沒有幹過……」

「曾經幹過試試麼？」

「是。」

「那麼你總幹的不錯罷？」

「怎麼樣好亦不見得……」

「有這種事情來，你想幹麼？」

「想幹。」

「很熱心的願意幹麼？」

「是。」

「所說治療腳泡，是做些什麼事情，你知道麼？」

「不知道。」

唐辛意氣自若的答。

試就這段事情，加以公平判斷。彼既看中了將來的職業，彼就是去幹了，亦不至影響到他人。

每星期六午前，兵隊立在寢臺側邊，腳部受檢查時，可以發見一個堂堂相貌，跟在軍醫後面，手拿檢查時應用器具的人，那就是唐辛了。

唐辛總算找到相當的職業了。

## 20 可哀的最後一期

「儀仗兵鎗頭向下！」

小隊附屬軍曹，心有不安的發命令。

兵隊至今沒有曉得鎗頭向下。是怎麼一回事。二三分鐘以前，剛纔練習起來的，現在是二月底星期日午後。

苦寒的冬日過去了。單調練兵的幾個月，亦無事告終了。

分子的偶然集合，漸次繁多，已成了戰鬥員的密集單位。

春將來訪。彼等的血亦活躍，出征的日子，迫在目前了。「未來」舉了兩手，招呼彼等，叫彼等投身世界唯一競技場中心，一試彼等的運命。

彼等全體，皆受同一運命的支配。只要除去了一人……

從小小的屍體室，直到登丘的道上，武裝的中隊，取不動的姿勢，如牆直立。

坂路下面，二頭大馬駕一礮車，近衛礮兵隊一兵卒，拉了纜繩。這個兵在穿短袴的集團中，是一種毫不假借的倫敦風。

從礮車到墓地門口的小路上，竝立着許多儀仗兵。

從軍曹的命令，鎗頭向下。可是要深加注意，務令鎗口，對在右靴上面。——因為鎗口沾泥，便失了厚禮死者的意思，——並須手扶鎗底，低垂鎗頭。

擡棺材的人們，從屍體室的道路徐徐下來，送上礮車。彼等對一個礮兵，表示敬意，亦與對着元帥杖，禮帽，無少差異。因為彼雖不過是一個窮兵，然實在是為國捨命的人的「紀念物」，所以極可寶貴的。

丘上高聳着陸軍病院的四角自鳴鐘。——列傷勢經的傷兵，在青色病院服上，圍以白領紅結，憑攔排立。中有捆着細帶的，亦有吊着手的。

彼等以稱讚的批評眼光，目送葬列。彼等中間，不久將為埋葬式的中心人物的，算來不止一人。彼等見此嚴肅的葬儀，深覺此種情事，漸漸迫到自己身上。就彼等的顏色，可以看得出來的。

「棄青春少年的場所。」短了一隻手腕的人說。

「這是要葬善良少年的。」手撐松葉杖的人說。

斯時儀仗兵儼然立正，雙手捧鎗。撐松葉杖的又說了。

「鱈魚脚的礦夫們，倒不像自由工人那麼沒有用。」

頭捆綳帶曉世事的兵跟着說。

「在克梯拿阿軍第一聯隊中，他們那一起人，要算出征中的頂好角兒，亦可稱做成辣味的上等芥子。」

號令傳到路上的音樂隊了。在行列前頭等着號令的音樂隊，就拿喇叭來奏哀曲。

伍長們送四個花圈到棺材上。

各隊中，每一人送一辨士，作為代買花圈的費用。在星期俸支付日的前一日星期五，那銀貨還是與彼等無緣的。英國兵的俸錢，全部分或大部分，多是化費在啤酒上。此種習氣，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是自己飲一杯啤酒要錢，買花圈送人亦要錢，試問彼這兩筆錢，到底先付那一筆，彼等十分中九分九釐，是情願割愛啤酒先送花圈的。

認真與惹厭混在一個臉上的馬夫，一手振動繩，馬即睜開雙眼，扯動破車，徐向會葬的道上走去。

路上排立如籬的人們，跟着死的兵卒前進，挨次連接在破車後面，成了四列縱隊。棺車登岸直向國軍墓地。

喇叭表出人們悲哀的心。大鼓的調子，極與徐徐落步的聲響相合。大鼓當足要落地時，能夠叫人聽了鼓聲，如見人人雙足踏下去的樣子，那就慢慢的登丘了。

行列的最後一行，纔看見中隊長與三位少尉。彼等在此處，既不下命令，亦不受敬禮。換句話說，因為不是彼等的葬式。

緊跟破車後面，有一着平民服的人，獨自前進。那簡直是長老會會員漆黑的工人。驟然一看，以為不應加入這個行列，像是很不調和乘隙混入的一人。但無論何人，亦不能與彼爭奪列的權利。彼緊隨棺後強健的人，名叫阿當，加美蓋耳，彼由廣拔東坐夜車來這兒，參列他兒子的葬式。

批打加美蓋耳，在此聯隊中，爲第一回入營的一人。但在中隊中，先有一人名加美蓋耳，所以點名時候，呼這個加美蓋耳，作二千二百五十四號加美蓋耳。因此號數，係彼の徵集號數。

據彼の壯丁檢查書，彼年十九歲，住所大約是夫路烏牙，職業稍覺有點聽不真，像說是喔獨弄。卜庇李托耳少尉，聽迷惑了，令彼將喔獨弄字義，細細說明，纔曉得是誤讀霍台兒翁，作喔獨弄。結局，知道彼曾與造船業有關係，是一打船釘的工匠。

小隊長在練兵場，教導加美蓋耳時，很費了許多心力。連「做成四個排列」「舉鎗」等簡單演習，亦是用如火的熱心，詳細指導的。無奈彼的手足，不大便利，雖有願學的意思，到實行時，就趕人不上。加美蓋耳，身軀小瘦，不夠當兵材料。卜庇李托耳同他的二三戰友，皆以彼爲利用左手的人。隔了許久，始發見彼兩手相等，皆是不堪一用。彼拔劍捧鎗，皆要比人多費時間，彼殆爲天給恩惠時所遺漏的。彼胸圍三十三寸，身長五尺四寸，體重確有九士東。彼臉白如紙，據滑古士打夫大尉所說，彼全身骨頭，

無一根不可帶上帽子。彼の視力，不及規則所要求的。所以短距離的打靶，亦皆失敗。彼亦常以此爲苦。不知替彼驗身體的醫生，怎樣就會認彼爲合格，這真是奇怪萬分的。

但彼實具備做軍人的最大資格。彼大膽，彼銳敏，彼對長官命令，有強烈的服從心，并要即刻實行。

彼如發狂的希望做軍人，但彼の母親，不肯放彼離手。因爲彼身體過小，年齡亦太輕。

彼の鎗，靴，鈕釦，皆能修補齊整。

彼有愉快的心。有任到何處皆可通用的玲瓏腦筋。

彼在朝食喇叭後，過五分鐘，即聽到練兵的集合喇叭，彼亦沒有厭煩的顏色。

彼迅速服從命令，嚴格敬禮將校。這種屈辱的行動，屢屢傷害彼同僚的神經。因爲彼的同僚，除了彼等自身及工會會員外，絕不肯加以尊敬的原故。彼行軍亦甚敏捷，

立在前頭，首先唱歌。

彼漸漸被衆人公認爲中隊的綠起人。

彼不過身體瘦小，不夠材料。此外無論幹什麼，總是出類超羣的。

搗了如鉛重的鎗，穿了百兩重的靴，七跌八撞的回答，晚餐亦不入口，鑽進被服，

睡一如死人，這種人營中是很多的。但彼不肯學這種類似病人的樣子。

過了些時，加美蓋耳的七個友人，皆已升爲上等兵，彼的位置如故。

彼成了「去了角」的兵隊，新兵教練告竣了。彼在前衛與前哨的勤務，確能出人

一頭地。

彼做上等兵，身體大弱，彼自己亦想到的。彼目前對「上等兵」止能看看，不能到手的。

彼身體能稍肥滿，咳嗽能全消滅，彼昇進的時候就快來了。

冬又近了。氣候很惡。不平家當雪天野外演習，常唱怨言幾百萬遍。但是加美蓋耳，

卻以冬寒爲樂。下雪亦不在意。力說「吾是軍人應當不怕寒冷。」

一日，彼當衛兵，非常歡喜。衛兵勤務，兵隊所最嫌忌。因爲須身穿武裝，在衛兵所，站立二十四點鐘。只隨時時替換運動，前後各走數步，甚爲勞苦。

加美蓋耳，做步哨站崗時，既須在泥路上走，又須立步哨小廬門前。

（大隊當時是在野外搭營帳的。）

彼像孔雀似的，對將校恭行敬禮。對走近營房的人民，嚴重調查。雖遇細微刺戟，亦須喚起衛兵，尋究來歷。

彼的外套沾濕時，適值星期值日士官前來巡察。加美蓋耳，即呼起同僚，整齊行列，受士官的檢閱。

加美蓋耳勤務步哨時，曾受士官的試驗。這個時候，加美蓋耳，像一個離水的魚，張開大口，不會發言。

軍曹覺得他很委屈，從旁幫助着說。

「星期值日士官！這個兵是經過將校口試，升上來的。」

然後再向加美蓋耳，像誘導彼開言的說。

「齊迷遭火的時候，你做些什麼事情，可以說給星期值日士官聽聽。」

「捧鎗。」第一點焦燥氣味，加美蓋耳高聲叫了。隨時淚流滿面的說，「自己想不到。一徑是記好的吓。現今從吾的腦筋裏逃走了。」

星期值日士官，對加美蓋耳又說。

「步哨！背誦你應守的規則。」

加美蓋耳施一敬禮，吸一長息，閉眼疾口，背誦如下。

「對着由本衛兵所能夠看見的一切官有物，當以責任監視。武裝軍隊來時，速令衛兵整齊排列。對諸將校，皆應敬禮。查問近此地點的人。」

彼の背誦，忽因咳嗽中絕。

士官焦躁的樣子說，「這就行了，再會。」

加美蓋耳想，彼說「再會，」還是答的好呢，不答的好呢，既是全不懂得，只好嘿然不言，施一敬禮。禮畢，旋又咳嗽。

士官又回頭說。

「喂，吾看你傷風很重哪。」

「不……謝謝……沒有傷風。」

雖則還是咳嗽，答詞仍極恭敬。

士官說「叫軍曹。」

一個肥滿的軍曹，手扣鈕扣，從衛兵所出來。

「是，來了。」

「這個兵可停做步哨，叫他去值衛官所火爐。」

「是，遵命。」

這種答了，但軍曹又拿同慈父一樣的口吻說。

「星期值日士官！這個步哨，本來不用立在此地的。命值班衛兵的時候，彼就可以請給病假。但彼不肯承認有病。實是一個忠實的衛兵。」

士官向加美蓋耳說。

「這種兵真是可愛。吾亦要一個像你這種兵呢。」

小男子加美蓋耳臉發紅了。彼力止彼の齒響，心臟可還是鼓起。彼の全身滾熱，渾如火燒一般。

軍曹仍用慈父的態度，以手撫加美蓋耳肩頭，親切的說。

「加美蓋耳，你在衛兵所內，可以隨便休息。喂，唐辛，你該上班。喂，加美蓋耳，你可是要到火爐旁邊去的吓，你若不去，一定送你到肯勃里奇病院。」

加美蓋耳對這種情形，頓起屈辱的感想。目視士官，表示尚有話說的意思。

「叫你進屋去！」

加美蓋耳噙然從命。彼對士官激起反抗心，一生只有此時一度。

一個月後，旅團演習開始了。中隊將校的事務，非常重要。彼等攜帶部下，到森林深處，要能夠經過許多時間，不給對面敵人看見。其實不過藏躲起來，能夠不給參謀旅團看見，就算完事了。

雨勢一停，就有裂厲的東風，代為支配演習場。

某日，要實行可注意的夜間演習了。四個大隊，集合在離美浦五里的地點，要組隊進行，直到地圖上用「星」表示的一點。再從這一點展開出去，開掘塹壕。

命令雖是簡單，然要叫四千人的軍隊，——作算是十分受過訓練的軍隊，——在黑暗地裏，走絕無人跡的村道三里，當然有人要迷失路途，那是保得定的。果然有一大隊全部，並非走得遲慢，竟是迷失路途。三大隊足足等了三小時。正在燭首頓足的時候，熱心的參謀們，已分途奔上村道，搜尋漂泊的兵隊。漸漸發見彼等係記錯集合地點，駐在與他大隊相離三里四分一的地方，守候別的軍隊。

手寫這張演習命令的厚面皮戰術家，所寫該團集合地如下。

「摩哀令東森林西南的旱田，享格芒士森林的正南，札士脫利，泊托姆（Ghostly Bottom）的第一〇字的下邊。」

第一〇字下，忘記畫一紅線。結果，三個大隊，集合 Ghostly 的〇字。第四大隊，誤認名詞的泊托姆，當較形容詞的札士脫利為尊重，就集合 Bottom 的第一〇字了。

這項演習，到豫定午後十一時完畢。但等到四個大隊，全數集合指定地點（Ghostly 的〇點）時，已是十點鐘光景，天亦已經下雨了。

兵隊演習完畢，肌膚全部濕透。待到歸營就寢，已是午前三點鐘了。

翌日，旅團又發命令。據命令所稱，各隊當由夕刻起程，占據塹壕，續行夜襲。前面高丘，夜襲所占地點，應即構築塹壕。

這道命令傳出來，甲中隊腦筋敏捷的人們，十四人連袂向軍醫，聲稱腹痛。還有七人，以足上擦傷為由，學東洋托鉢僧的樣子，跣足來乞診察。

有一個卑怯的人，謊稱有病，被軍醫面叱不准。規避希望，完全斷絕。旋因謾罵職友，

致被引入衛兵所。（看他顏色，很喜歡似的。）

小男子加美蓋耳，當前夜演習時，曾墜入滿貯冷水的古甌壕內，體溫現已達華氏百二度了。但因請病假的人過多，中隊名譽攸關，遂不肯輕易說出，仍舊扶病出行。但是延至明日，彼遂進肯勃里奇病院了。

彼在未死以前，請對彼親切的將校來院，修正壯丁檢查書中，所記述彼的內容。

彼の住所是唐拔東，不是夫路烏牙。

彼做打釘匠，亦沒有正式畢業，不過從旁看着學習。——見習——

彼の父在唐拔東街，有相當的名望，現充某大造船所主任技師。

批打加美蓋耳入軍隊後，努力奮鬥，無所不用其極。但彼志雖甚大，無奈體質太弱。說到船的事情，彼併連絡批士東與克郎克的槓桿，亦扳不動，遂發生蒸汽費得太多的結果。

三日後，甲中隊二千七百五十四號的批打加美蓋耳的靈魂，已升了上等兵，又徐

步別一個中隊——極樂淨土了。

「弔鎗隊!實彈!」

鎗管內聽到實彈的聲音。一忽兒十二支槍，齊向天空。

中隊全員，如捧直立。喇叭卒開始動指。

「開鎗!」

「通!」一齊開鎗的聲音，響徹半空。

喇叭發出啜泣的聲音。

牧師翻開聖書。

下邊行道的人們，亦仰首以表示敬意。

推乳孩車的婦人，急急趕來草廬，睜開驚駭的雙眼，並抱起乳孩，告以不要啼哭，等着看那壯麗的葬式。

第二回鐘又響過了。喇叭亦罷奏了。一切仍歸靜寂。

喇叭長命八名喇叭卒，取豫備的姿勢。拉士脫，泊士脫——皇家軍隊兵士死後葬時所奏的曲——的聲音，這聲音的奏起來了。喇叭的聲音，直向松林中消去。

牧師閉了聖書，摘了眼鏡，立時起去。

老加美蓋耳，滿面洗淚，觀察兒子的墓穴。隔了一回，以喪章纏在自己膝蓋。

蕭柳克大尉，正在那兒等着老加美蓋耳。他握了老人的手說。

「令郎得了這種壯烈的軍服葬式。彼の母親聽了，一定喜歡。」

老人與小隊附屬軍曹及加美蓋耳的二三親友，行握手禮。彼對軍曹所說一同吃飯的話，婉辭謝卻。

「苦國噴朝新船下水，要去給他們裝轉機器。非得現身動身不可。諸位，大家保重。再會。」

老人說畢，走向車站去了。

中隊全員皆歸營舍。只剩小男子批打加美蓋耳有光榮的遺骸，留在亭普夏松林。

的下面。

## 21 最後的職業

現今彼等說話時，有二問題。一是幾時出發，一是向何處出發。

二問題皆包在極神祕的裏面，一任彼等去如何想像。

士官食堂，不說這種話的。

問他的官不過少尉，可是宮中有友人，外務部有從兄，情報部有叔母。彼在每星期日，從這等人處，得來的軍事上材料，與兵隊間相傳風說，全然不同。

殼喀雷耳說，彼從近衛騎兵隊，得來消息。「我等下星期，當以獨立部隊出發，到弗郎大士，再與二個聯隊合成旅團。」此說亦像頗有根據。

滑台兒從故鄉宕梯銷數很多的夕刊新聞副主筆處，得來消息。據稱此前線十萬人，在前線五十萬人未滿以前，只好住在此地吃麵包。此不但宕梯新聞記者知道，蘇

於通國皆知。卽我英須以大軍圍，破敵防禦線，席捲德意志帝國，如捲絨毯，然後投軸到歐洲大陸無名的一隅，方始罷手。

天分中抱想入非非的空想獨多，當推卜庇李托耳。彼作出一種軍事用旅行地圖。據這地圖，自奪取君士但丁府起手，溯多騰河，下來因河，因每星期一回的對據戰，每月一回的攻擊，終局向柏子岩，爲「巡業的」入城。

滑古士打夫，憂鬱的說，我看要定做一黑兜纜好。大家到了此刻，亦就不信滑古士打夫的說話。因爲彼滑稽太過的緣故。

兵隊們所想像的，偏重確實。空想理想，全用不著，只注重實利一點的判斷。彼等中半數入兵隊時，率抱如下的確信。

「彼等可以隨時給與鎗及彈藥，可以派到隨便稱爲戰線的地方，就在那個地方，瞄準德意志皇帝，如打傀儡的打倒他。」

到此已是八個月了。過年至今，又交四月。但彼等還是像拿鐵線縛牢在此地，每日

繼續着，爲同樣的演習。

這班腦筋單純的人們，懷疑的說，「照此看來，難道已經不用出征麼？」此話雖近瞎猜，亦屬難怪。

馬克思拉他里卒，說出這樣的意見。

「我等並非要去戰爭。爲的是叫我等住在此地，看看中國公使同異教團體的。」

彼這樣的隨便胡說，亦是有一點理由的。

彼等當北風甚厲的時候，曾被呼出，站立寒光凜冽中幾兩點鐘，實因恭送中國公使啓程回國的原故。

在蘇格蘭職工們，對着米宜士打，是沒有一點意味的。所以對公使教師，亦是用這樣看法。上文所引馬克思拉他里的隱語，實由宗教的偏見生來，並非出自民族的偏見。

兵隊們的最終目的地，究竟是什麼？不可動的事實來說，彼等受了七個

月的嚴格教育，戰國兵的資格，早已十分完備了。

臨到宣戰怎麼樣，或不免有大不相同的地方，但彼等所受的基礎教育，程度足夠十二分。

兵隊們遇到落雨落雪，都是能夠忍受的，彼等既耐得嚴格的行軍，亦掘得正式的營壘，並懂得打靶的原理。

照展開的馬賊，被圍進行，既不會失去連絡，亦不會亂離無章。

不以命令為侮辱，不以服從為屈辱。

躺下去，不論何處，都能睡着。

以上所說各端，就作軍論，亦復關係極大，但軍事上的學問，亦有必須親臨前敵，方能領略得來的。例如毒氣噴霧來時，編造毒帶上防護氣面具，練習時的空襲警報，代以戰爭時的實際警報，這些特點，色不勝舉。此等皆非身臨戰陣，無從說起。

兵隊們對着拿鐵條網圍住房屋四周，牆外門前懸一「兵隊莫入」牌子的偉人

或資產階級，固不必表示尊敬。但是自此以前，兵隊們曾經身着破袴，脚肉露出，忍痛匍匐鐵條網中間，或迂回遠道以避過鐵條網的。

屋外滿張鐵條網的人們，能與兵隊同行，亦是好的。因為要拿戰爭最前線的名譽位置，給與彼等的原故。

彼等兵隊們，今日要行師團演習了。幾千軍隊的行動，不免妨害地方交通。

師團演習，實是雄偉可喜。軍隊整列時空下面，斥候、兵通信員奉令先走，機關鎗隊，護大行李向前進軍，軍隊分爲前方三千後方二千，這些多是臨時編成，蜿蜒前進，但聞足音。兵隊們覺得心地舒暢，又覺得毛骨悚然。已非行軍中的一大隊，所可比擬的了。

彼等係樺色軍的一部。豫定從朴子馬士上陸，昨夜在離此地十里的格雷脫士臘亨，露宿一夜。

只爲要想粉碎紅色軍，現方向前推進。

這個時候，司令部弄了一件不容易解決的情事。兩軍司令官對會戰地彼此意見不同，因此數千軍隊，要想會面就難了。

結局，兩軍就在一個地方衝突。到了歸營時候，也就在那個地方交戰。

因為接近敵人，第一線部隊，取散開隊形前進。匆匆似的，越山越谷，一同迎上走近前來的敵人。

當兩軍未吹「止戰」的喇叭時，在五碼距離的地方，兩軍對面互放空鎗。

有作為豫備隊的時候，戰鬪未發展到一二階段，豫備隊準備而不用——好機會來了，就帶劍前進，去刺戟那第一線。豫備隊無論什麼時候，應該從森林及貯藏室的暗處，飛躍向前，沿通信兵所挂電話線，度丘越澗，出敵不意，攻擊敵人側面，令敵敗退。師團總豫備隊，應準備着高坐山腹，從背囊取出食物，徐徐分食，過那非常平和（非常無聊）的日子。

擬戰有較勝實戰的一點。因為除非夜戰，五點鐘要回營吃飯的。

師團長叫第一線局部的豫備隊，開始與敵接觸時，大約歸營的時刻，已逼近了。所以三點鐘的喇叭一響，兵隊們集合在應得展開的場所，做成密集隊形，那些受不慣寒威臉青淚淋的師團豫備隊，亦來此參加戰爭了。等到參戰完畢，作成長行的行軍隊形，由少尉們率領，走上歸營的路程。

老資格的將校們，就走馬直到講評場。到場後，以極謙遜的態度，讚美自己戰術的處置，順便譏訕敵方幾句，這是他們得意的筆法。將軍對此，亦要自己述述他自己所見。至此一日的事務，纔算告終。

凜然的騎兵隊砲兵隊，加入到頑強的步兵部隊裏，載牠生動的資本，即所謂堂堂輸送列車的唯一力量，就朦朧回想着七個月以前的光景。

「那個時候，正是九月裏又熱又長的天氣。每日裏在那塵埃蓬勃的營庭，聚集許多始末不知道的野蠻人，組成幾個分隊，渾身流汗，合在一起。這羣野蠻人，嘗有禁人吐痰拖曳人足的情事。誰料現在等在這兒的人們就是當日那一羣野蠻人呢。」

就一個人一個人說起來，當然還有許多事情，可以寫給大家看的，但要合在一起寫出來，初非易事。

有像馬克拉克里同霍格那樣可愛的急性人，亦有像馬克倫同拔奇那樣真實的遲鈍人。還有那種沈醉不中用的人。人名可不說了，——還有像批打加美蓋耳那樣心地純潔的人。

這羣人，拿能夠做到兵隊算樂事。竭盡心力，過那乾燥無味的日子，做那辛苦不堪的事務。

有精通勞動節約（還有勤務回避）方法的刁徒。亦有愚蠢無氣力一事不可為的庸奴。還有一人，能夠顛倒背誦陣中勤務令，精練戰術上的計畫，實在賽得過積有經驗的將校。但是彼雖有這種本領，連一個步哨都跳不出，仍舊埋沒在雜叢中間，真令人代為不平呢。

有一種人，頗富進取氣象，可是缺乏忍耐力。有一種人，頗富忍耐力，又缺乏進取氣

象。

有一種人，雖然缺乏融會貫通的思考力，可是能夠熟練器械體操，管理機器尤稱能手。

彼等是各種雜湊成的有機體。

但彼等所投入的篩子，拿彼等篩來篩去，漸漸篩到希望的目的地來了。

敏捷的，充斥候同通信兵。

有手腕的，辦運送部事務，當機關鎗兵。

馴熟雜業的，做廚司，做裁縫手，做將校的從卒。

不中用的，刈草，汲水，掃除廚房垃圾。

沒有偉大特徵的多數派，一概充當隊兵。

總說一句，沒有一個人，不得其所，不盡其長。

多數派中，有滑索市民出身，名叫瓊馬克龍。論彼の學問，論彼の天才，足夠做一兵

卒。但彼竟為克梯拿阿第一聯隊所擯棄。又有人名奇里克，原先曾充某公爵汽車夫。現今做機關槍隊軍曹，沒有一人，不爭稱他是好人。

## 22 成就的人才

借聯隊長的話來說，普通中少尉，費三年工夫學得的工課，隊中下級將校們，六個月就畢業了。青年將校，起初聽從小隊軍曹。因為軍曹拿正式號令的讀法，中隊的種種習慣，教導彼等的原故。到了現今，形勢全然相反，小隊軍曹反過來，請教下級將校的事情很多。

長期間——極費力的冬天練兵期間，將校與兵隊們，雖完全是初出茅廬，所學事情，亦全屬新奇，但能約束彼等，令彼等都抱為國盡忠的信念，是真可用特筆寫出來的。綜合練兵的結果，能使各將校皆有凜凜的士氣與殉國魂。這造成生龍活虎的聯隊了。

但彼等尙未知道真的長處，真的短處。彼等在塞住水們的滑流上，試爲輪機的運轉。繼續試驗，等到遇見搖動世界基礎的暴風，亦能夠平穩駛船，纔見到所要見的本領。今就意氣軒昂的人——氣力上，能力上——來看，總覺得心身還欠忍耐。反此迄今視爲平凡的人，將自驚真價的偉大，實出吾人意外。戰爭必要的本質，僅戰爭時，纔能發見，決非吾人腦筋所及知。但彼等具有英吉利人頑固的氣質，啃住，啃住，啃住，遂能達到目的的，啃住氣質，幾無一人不具備。可以嘿不一言，各能有所成就。要非僥倖圖功的人，所可比方的。

彼等組成的克梯拿阿軍第一聯隊，在過去六個月間不過從海國的這邊到那邊，次第捲上大浪中的一小滴。現今這個聯隊，竟有粉碎敵陣的氣勢，到底是那一種人組成的呢。

彼入隊時，彼の顯著特徵，是無愛想的不羈獨立家。有因彼無愛想，遂慮彼損害獨立心的。但彼今爲自由獨立的市民，實是英國有選舉權團體的中堅。

彼既非奴隸出身的下士。亦非鞭笞將校的資本家。

彼不飲酒，彼做出像是飲酒的樣子，叫人看見。是因為晚餐沒有馬鈴薯的原故。兵舍屋頂漏雨，經一星期，沒有人給彼修理。妻的別居費用，無人料理。口不肯說，假裝酩酊，是叫有權力的人，知道不平事實的簡單有效方法。從前酩酊的人，可以表示俸給支付的遠近，現今在聯隊中，又可認為最可信用的一種尺度。倘疑人有何不平，一見彼裝着醉態，便可明白內中情形的。

彼看不出是俄頃練成的兵隊。彼具有正式軍的特徵甚多。——正式軍的惡習，彼可是一點沒有，却作成正式軍模樣的兵隊。彼感着不平很快，慰安不平亦快。彼的將校，為彼注入全身的愛。想起將校同兵隊，彼此皆是最高權力的股肱時，彼雖身在不愉快境遇，亦陡然精神壯快了。

彼并注意彼の風采。彼覺得服裝，靴，鎗，以及身體的健康，皆非特別加以注意，不能持久。

彼善感傷的。聽彼黃昏時唱的歌，可以窺見彼の隱秘。

蘇格蘭出身的軍曹，無一人像稱爲青年英國紳士的倫敦兒二等卒，那樣甘心卑屈。兵隊中，亦沒有爲點火吸烟，一手擦火柴，一手向將校行禮的情事。

克梯拿阿第一聯隊，騎馬既佳，掘壕亦不惡。彼比倫敦兒，並無遜色。

有失意的時候，亦有得意的時候。成就出色的兵隊，誰亦信用這一句話。

彼豪俠頑強，履正不畏，見義勇爲。所以彼對着生長聚族的國土，願捧一命以相酬。

## 第二卷 外征篇

### 1 等十分鐘

這兩三日中間，我要研究參謀將校性格的好機會來了。

研究參謀性格，不必定以戴紅盆捲邊帽的真本參謀爲限。有時亦有身肥足跛，從塹壕升上來的參謀。亦有帽子極大，——大頭顱青年的參謀。亦有足齒數的人做參謀的。

但是無論那一種類的人，亦不必問那人的年齡多少，階級若何，要皆有一共通點。因爲人有善惡，區別甚易，斷無中立的性格。

某部隊赴戰地旅行中，途中遇到這班人，有引以爲大幸的？

千人的兵隊，由兵營上火車，由火車上輪船，再由輪船上火車，由火車上戰線。這種祕密迅速的輸送，須有最巧妙的組織，最熟練的管理手腕。

說起這回的兵隊旅行，是先在喔林伯士立案，由喔林伯士辦理一切手續。查閱印好的規則及中隊手帳，就曉得乘船乘車時應守的規則，的確費了喔伯林士不少的勞力。結果，兵隊們對複雜巡禮的方針，完全明瞭，驟遇突發事項，亦能有所準備了。

彼等不論軍裝品與私有物，一一明細寫入用紙。這是「桌上」遊戲的事務。彼等分成三隊。區分甚細，很像「遊戲」部的組織。

「姑」部豫備了一種規則。這個規則，與全然由遊戲部所做的不同，是交付乘船乘車各監督將校的。

尙有記憶着的滑稽將校二人。一人是喜歡鬧脾氣的，當火車要到露臺的時候，亂發沒有道理的命令。隨又次第巡看各部隊，（這些部隊，各歸該管軍曹指揮，盡力工作。）一忽兒叫兵隊往這兒，往那兒，一忽兒又叫兵隊這樣做，那樣做。軍曹所做的事務，是統一的。彼偏要叫他去做別事。軍曹說這是奉中隊長命令做的。彼直將軍曹捕去。非等到與彼旗鼓相當的將校，到來解圍，軍曹是什麼事不能做的。

第二件事是技巧的，彼等的火車到站時，該管將校（蒲柳克大尉卜庇李托耳少尉）飛奔出來，向肥碩的大佐，施行敬禮，呈上文書。

「大佐！這是輸送券。這兒下車與罷。部隊都已豫備下車。」

這個偉人，拿文書，隨手握着說。

「這種東西，給我拿着走。」

蒲柳克曉得遇着鬧脾氣專家了。

「這種文書，給我燒了就得。你能聽我的話就與。立刻給我叫一名將校七十名兵卒，到這兒來。」

「大佐！吾已對部隊，發過必要的命令。」

「叫你聽着吾的話！」

大佐像獅吼的樣子說。

彼大踏步走向露臺。時蒲柳克大尉的部隊，正整列在露臺上面。

「走出七十個兵來，跟隨將校一名，走向對面去站着！再叫彼等曳出騾馬，即刻裝入輪船。所有餘剩的兵，准坐下次船走。好麼？」

「是。」

「吾的命令，你懂了麼？」

大佐拿咆哮聲怒號着。

「懂得了。可是，」蒲柳克大尉很恭敬的說。

「什麼可是不可是，即刻給我辦！」

蒲柳克大尉，對大佐施以敬禮說。

「是，知道了。……李托耳君，同我一塊來。」

彼「向右轉」後，急轉過建築物角上就看不見大佐了。李托耳少尉，顯着迷惑不解的臉色，跟隨他的後邊。

走到大佐看不見的地方，蒲柳克大尉站住，倚柱吸着煙捲說。

「喂，李托耳君，你想那個話怎麼辦？」

李托耳說，「真是很怪氣的老頭兒。」

「一點不錯……是但李托耳君，吾要教你對付戴鐵兜的——實戰家，令彼受我們籠絡的方法，勿用說，照老頭兒所說來辦一辦，那麼由炊事兵備號兵機關鎗兵，帶了七十匹馬，亂七八糟，叫馬夫車夫，同自轉車，機關鎗，炊具，一起同走。這種愚痴的事情，能夠辦麼。可是我們且拿理論丟開，只要有照安全律，大家安全就得。戴鐵兜的老頭兒，若發下實行不可能的命令，當格外加以敬禮，「向右轉」到角上，等他五分鐘。等到監視的老頭兒去後，然後着手實行。來吓，老頭兒已走遠了。給他掉換這二個部隊，是不成的。」

遇到這種老頭兒，真是難得的。大率多是好手腕，很和氣的人。

「李托耳君，這種文書，怎麼都成。你拿名字同人數，說給我聽。唔唔就是這樣罷好，一兩個鐘頭內，你要給我收拾完整。熱茶拿出來沒有，去看看來。因為你們的列車，今

夜七點十五分不是，法國是要說十九點十五分——出發不在一個鐘頭就是十八點十五分——以前來停車場，是不成的，我派一個指導人給你。你的部隊，盡是極出色的年輕人。經過這些時候，在露臺上所見的兵隊當中，要推你的兵隊，最為出色了。阿，同我到這兒來，坐這麼十分鐘一塊兒吃朝飯罷。

這個戴鐵兜的齊企兒，是出色的將校，亦是出色的紳士。此次戰爭，能夠有這許多的齊企兒，實為英國陸軍永遠的名譽。

吾來說說齊企兒君頭腦的清晰。齊企兒領的主部隊，走一條道，騎兵及其他部隊，走的又是一條道。主部隊按照豫定時間上陸，達到集合地，即法國某鐵路交叉點。就在此地，等着載運他部隊的列車。他部隊在豫定時間前數點鐘，就離英國，弄錯了乘船的港口，此後到底怎麼樣，無人知道。直在交叉點，等了十分鐘，纔看見彼等，慢慢的到來了。

## 2 國際禮儀

法國鐵路使用的無窗貨車上，寫着不可解的文字，大略如左。

人，四十，

馬，八，

有人設想着，若是置身這四十人中間，應當發生麼怎樣的感想呢。現在時候已到了。

彼等上陸後，就裝入五十輛貨車的列車中。儘一日一夜的工夫，用偉大的汽罐車，橫行法蘭西大陸。每隔六點鐘，開一次飯。列車開入避車線——等車線時，有手帶臂章的將校，歡迎彼等，款待熱茶，並指點備有沸湯的場所。

兵隊因爲帶了二日分的糧食，隨意吃喝，好像大規模的郊遊筵宴。

從裝馬的貨車中，現出手拿木桶的壯漢。

在一點鐘走二十里速度的火車中，與八匹鬆了繮繩的馬，一同密閉室內，過了一夜。要從供給汽罐的鐵管，取出水來，實在費力不少。

小孩們走過來，口喊給點「土產」——餅乾——吃。兵隊毫不吝惜的給他們了。偶有小孩強索，性氣好的兵隊，就拿出所帶神怪的非常糧食，分給這等貪得無厭的孩子。食事既畢，就到車站遊覽。注目的中心，是監視水櫃的法國兵。

這個步哨，謹守着「與偶然會見的聯合軍人，勿逸去結最親密交際的機會」的訓示。並指給熱心的馬克倫，請看壁上所寫文字。

馬克倫同這個步哨，（現正同受訓示。）慢慢走到一塊，相視微笑，好像剛經守孩子人介紹的兩個孩子。

步哨如着了魔的樣子，拔劍送馬克倫，請彼閱看。

馬克倫嚴肅申謝，以手觸刃，試試利鈍。隨拔自己的劍，互相比較。——在緊張沈悶的狀態中，——嗣後馬克倫俊贊美似的，用英語說，「你的劍非常好。」但馬克倫自己尋思，恰如用法國話說的神氣。步哨亦用「你的劍亦好」相答。以示國際禮儀，彼此不肯示弱的意味。

彼此正要繼續協商，鞏固雙方情誼。不幸汽笛嗚嗚叫了。

馬克倫等，只能趕快跳上火車。

R. T. O亦只能振手，表示祝禱的意思。

聯隊如曬乾鮓魚，塞滿船內。然仍高唱軍歌，神氣很旺，向彼等目的地前進。

### 3 第一線近了

到此地已一星期了。

敵人雖未見面，然彼等決不肯空費時間。爲要補足從前教育的不備，課程頗覺繁忙。不用說，就事論事，亦有不用補習的。例如竭力作工，與不規則的食事，早已成爲習慣，何用再事訓練。現今所視爲不熟練不成的，只有「應急處置」一端。要想搬一宿營地方，就能在半點鐘以內，收兵退出，行李亦都能齊好，是即彼等能力上，近來偉大的進步。

請看搬進農園來的小隊。彼等疲勞已極，貯藏室堆滿的枯草，就是彼等奢華的被褥。彼等什麼地方都能睡，一轉瞬間，便能睡着。

過了一兩個鐘點，彼忽醒了——是，被人驚醒，彼出現不願意的臉色。彼等身體硬直，殊覺痛楚。雙足亦屈伸不便。於是羣集水道口上，亦有區分此園為無數溝河，就中選擇一溝，拿彼等擦傷的雙足，浸入溝中的。更有極冒險的人，直入人家屋內，招尋女主人的。（兵隊招尋男主人，久已成爲昔日的事情。這個農園，亦可說法國全面積無論那一個農園，已沒有男主人住在園中了。所有男子都給德國人逼了出去，轉入動物界了。除有時遇到少數病人或殘廢人外，自到此地以來，絕未見有身穿軍服的青年或中年人。

那女主人就微笑着，來到門口了。這個婦人只有這一忽兒，能夠有微笑的餘暇。因爲從前來的客人，都是德國人。見面的時候，但覺心中驚擾，還能笑臉相迎麼。

拓西卒用輕聲的法國話，說「早安，」（兩字。）隨伸出滿擦胰子的手，彼即拿出

盛水的洗面器來。有時還給拿沸水。還有小隊中唯一講學家各西卒手拿兩個辨士說，「懂我的意思麼。」他就給了一盃牛奶。這個辦法，比到那種沒有融通性的戰友，只會拿路旁小河泛青泡的水，來潤潤咽喉的，巧拙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

彼等對戰地空氣，亦甚馴服。不但是小隊中人，所有到前敵的人們，凡遇找尋睡的场所，從車上取下毛毯，以及步槍的整理，僅費半個鐘頭，便能完全辦到的。

彼等到這個星期，已走了不少的路。可是別墅，尼寺，農家，青色天井裏，無一處不能睡眠的。

別墅大都是空着的。由年老的僕人看守。即以主人何在，彼就說「伯爵現在巴黎少爺上法國邊地去了。最小的少爺在醫院中。太太同小姐，都在院中看護病人。」

別墅中塵灰佈滿，彫刻精緻的木床，現已鋪上寢具了。

四位將校，二位在地板上，鋪好稻草蒲團。二位睡在床上。

別墅由高尙的意匠構成，並備有各種家具。

前項辦法，在尼寺亦能應用。尼寺同別墅，却沒有排水溝。但尼寺並沒有家具。天氣晴和時候，最好的旅館，自然是青色天井了。在這個天井裏面，黃金虫展翅扇客，青蛙合奏娛客，都能叫倦客安眠的。

滑台兒少尉，有一晚，在青草如茵的牧場上，小河旁邊，鋪好寢具。這種光景，是小說的冥想的人們，饒有詩意的安息場所。但是「你要拿你合意的場所，祕密着一個人享用，那是辦不到的。」這又是大河鼠的意見。所以滑台兒晚餐歸來，就看見一隻河鼠，坐在彼的空氣枕上。這隻河鼠，雖亦是產生法國河裏，可是一點沒有給英國人講友誼的意思。他就拿嘲笑的態度，對着英國人，並攜帶一片餅乾逃走了。

說到農家，好拿「亂雜」一語說盡他的。有一日，將校十二人，兵卒二百人，派到農家去了。這個農家的農園，全與法國別的農園相同。像是伽藍堂樣子的四角建築物。——住宅，儲物室，豬圈，馬廄，及肥料堆等，占了大部分，四圍通路頗狹，中央一片地，實為無數雞豚的極樂境界。

兵卒睡在儲物室。老資格將校，睡在鋪石板的婦人室。下級將校，到處睡滿。終日竭力行軍的疲勞，與稻把麥稈相結合，就覺得心地舒暢，好像服了安眠藥似的。

在一二里外放大砲，家中便得搖動。明日將校選拔隊，要出去訪問第一線的塹壕。訪問明確後，兵隊全數，即行正式前進。

戰爭漸與兵隊，合在一起了。

今朝飛艇高飛地平線上，砲彈追擊他的後邊。飛艇隨即降下。據風說，是落在英國防禦線內的。

今日的風說，單說一個戰時通信。這兒出去的新聞很多，所以我們的鄉里，對戰況都能明瞭的。

但戰爭殘酷的實相，直逼到兵隊們眼前了。

這個農園外有棵大樹。不多幾個月以前，一隊德國兵，帶來一個負傷的英國俘虜，

聽說就在這棵樹上斃死的。當彼氣管未斷時，立在彼の四周，看彼受這種極刑的人們，爲數甚夥。

彼自受刑到斷氣，所費時間很多。

這樣的話，傳入兵隊耳中去了。從來未曾聽說德國兵情形的人們，爲將來要同他做敵手起見，就翻根倒底的，拿當時殘暴狀況，盡情的說給彼等聽了。

#### 4 塹壕小屋

這條街是砲火常常光顧的。

這是每日相同的，已經繼續數個月了。

有時只來一發。有時來五六發。有時全砲兵陣地的砲彈，一總向這兒發射。

生活故國的人們，這種砲火常常光顧的市街生活，不但想像不來，連做夢亦夢想不到的。

遠遠聽得「同」的聲響，頭上已經「碰」的來了。那就聽到哭聲震耳，女人同孩子的——這個時候，彼等好像發狂似的，趕來趕去，要想看看爆發的場所。

大家鬧着說，總要檢他一個砲彈。但有時到處找遍，連砲彈的一片，亦檢不到。

兵隊們一刻亦不能休息。所有的只是恐怖。

步行道上的兵隊，常給搗亂的人們包圍，弄到突然逃去。近日就有一位大佐，因為一羣兒童，在狹路上新穴旁邊，（被砲彈打得陷落的，）跳來跳去。只好繞着遠道，避去這些兒童騷擾的麻煩了。

走到咖啡館同小酒店，就有素不相識的人，聚攏在一個桌子上，拿出砲彈破片來看，大家看着，興奮地說，這個砲彈破裂的地方，倘若我們有人在場，定要被牠殺死。

「不會給牠打着，就是微幸的了……但是因為要求和平，走向他處，亦不能得到和平的。」有人這樣說了。

砲彈破裂力，雖甚可怕，只要能夠放慣，就是隨便施放，亦可命中，真是奇妙的東西。

市街在墜壕的緊後邊，終日只聽得大砲連響。到了東天發光時，市人都給砲彈驚醒。機關槍放出裂帛的聲音，每一星期，定來訪問一次的。

砲彈在頭上破裂了。（近代的砲兵，只要有了地圖與孔怕士，就是沒有一發的索子，亦能射擊。）

德國兵像是這麼說，「今天天氣很好，墜壕裏面，亦沒有什麼事情，我們的砲彈，堆積如山，拿牠來打向市街去罷。」

但彼の砲彈及機關槍，在彼打着頑頑的時候，死傷的人，已經出了不少。路上開了一些窟窿，人家牆壁，亦被打穿了。

多數市民，習慣了反覺有趣。真是打得凶些，就好逃入地窖裏邊。房屋出進的地方，多是土囊滿堆着。

與鄰居分界的地界標，亦有突然移動的可能性。屋基或將擴出一些，亦不可知。在營舍地吃朝飯的一個將校，忽然放下刀叉，眼看窗上的說。

「阿，這是一個不發彈！這倒好頑兒的，這種調子，一定可以打倒維兒。（德皇維利阿姆的略名。）

像放烟火的光景，雖破裂仍打不着時，神經質的忠實德國兵，亦不免看着喪膽。司令部特派員，就了巡視塹壕的差事。

行過郊外朴普拉大道，轉入旱田中間，放開眼光，一望平坦，很像英國巧鵲州，低地銜接，池沼亦多。

領路的將校，叫大家注意。隨又說，「緊靠籬邊纔好。因為對面田中，藏着八十門大砲。現在雖給烟霧遮住，可是離此只有一碼光景了。」

一行人緊靠着籬邊走。

不多一會兒，一行人走上了膠糊似的粘土坡路了。就看見一塊告示牌。

「肯脫舊道。」

是一條下坡的道路。彼等為是下坡，就從兩側粘土壁比地平線較低的地方走。

頭上沒有什麼東西遮蔽着。只有青天同雲雀，與戰爭無關係的叫着。

「這是交通壕。」

領路人說明了。

彼等走進陷落在地下的道路已近一哩了。

這條路非常曲折。每百碼有土囊露出。論牠的闊，可以四人並行。

通過森林時，林檎花落到臉上。纔曉得剛走在果樹園中。若在秋天，紅果纍纍，定博得通過兵隊的喜歡。不過從現在着想，到那時候，還有幾人存在呢？

這蒼色的土，是一千萬武裝的人們，因為開掘戰壕掘出的。林檎即在這種土上，植根結實，供人收穫。

走過橫切塹壕成直角的小河。河上架有厚板，渡人往來。命名叫作倫敦橋。

沿小河有一橫街，名叫傑克喜。聽說命名的意義，是因為牠是蘇格蘭山地出身兵，受主教洗禮的所在。

走到皮喀台里，沙喀士了。這是地中的泥洞，由此地分出五六條路。

這些路的命名，不能如倫敦地理，那麼適當。有海馬開脫，亦有皮喀台里。但是阿企來里倫那種地方，是不能有的。在克來太里翁座的地下，有一洞穴。兵卒三人，正酣睡穴中。此處挂出「自轉車休憩所」的牌子。

轉到駭夫培里，阿否牛路了。（記錯了，亦不可知。）過了脫拉法兒札士，奎阿，一縱六尺，橫八尺，一直達砲兵塹壕。

這個塹壕，意外寬闊。地中有幅二尺的裂縫，據說是費了一冬天的工夫做成的。這種寬闊的去處，一行人竟往還了一周。因為路的兩旁，附有像玩具的房屋，引人入勝的原故。

像玩具的房屋，是剝地作成，外釘木板。塗漆的家具一套，亦很整齊。

說起此處的塹壕，實是塹壕的根本建築。六個多月，全是占據這個塹壕的。試看左邊的住宅，令人頓時感着快樂。

有一個小入口。——近六尺高，——裝着玻璃窗。窗上還掛着窗簾。

中有長六尺的臥床，亦有輕便折疊式有似水兵用的洗面臺抽斗機。壁上的淡綠色，多是從才士克企雜誌，拉肥拔里強雜誌，拔尤剪下，所裝成的。屋外側面，用繪具寫別墅的名字。用惠耳士語，寫盎格魯齊的有名長驛，係由三十三音拼成，從屋的前面這邊，一直寫到那邊。另外貼着小條，寫明賣東西人，彈手風琴的乞丐同街頭叫賣人，皆不許闖入墅內。

立在側邊的機關槍隊將校，加以說明。

「這是吾的小屋。這是惠耳士的步槍兵給我蓋的。嗣後他就到前綫去了。彼冬天在此地的。連洗面臺亦是彼一人造成。大約彼是懂土木工程。——吾並非一徑住在這裏。六日間整壕勤務，六日間壕外勤務。吾現在要交代給米特朗特抹特克辣西中隊了。請進來罷。請進來喝一盃茶。」

現在是午前十點鐘，即刻拿出攪入牛乳的香茶還有一塊餅乾。一行人一併吃了。

神氣很旺的，又繼續着巡回去了。

塹壕中人滿爲患。可是正在好睡。因爲夜不成眠的原故。

彼等睡在穹窿式低屋頂的洞穴中。恰似王瓜的內部兩側，左右釘着厚板，上下撐着支柱。洞穴原來的形狀，與王瓜剖成兩半的形狀相似。本是工兵隊所作。作成後就拿戰壕，嵌入洞穴當中。

洞穴須三個人一班，輪班進去。兵隊在小廳中，像三隻狗似的，並頭酣臥。

臥時頭要向外。因爲管理叫「起」職事的兵隊，可以拿手把彼推醒的原故。

有管理炊事的，亦有職司磨槍的。

牝貓是監視這些兵的。有時藏在破壁縫中，有時坐在神龕上面。

氣味好的學習伍長說明了。「這隻貓，是無論什麼時候，都坐在胸牆頂上的。狙擊兵與近衛兵，掉錯熊皮帽子時，貓就拿狙擊兵爪傷了。古里士培耳！拿你的背給將校們看看。」

一行人檢查了貓爪創痕，又到別的地方去了。

繞過背牆，向前直進，就飛入喔格卒與霍克卒中間。

我與司令部特派員，一起同行的必要，已經沒有了。因為還有半哩長的塹壕。是我戰友所住的地方。

「克梯拿阿軍第一聯隊與德國兵，慢慢要面對面正式衝突了。吾等在塹壕中，纔看見被亞魔迷住的光景。」

「哈，這種寬闊的塹壕，快把小房入口開着，（旁軋陸的窗，是拿盆栽裝飾的，）這小房名叫『朴達姆維夫。』哈，請圍着這桌子坐罷。」

肯普少佐問滑古士打夫大尉，「你的兵隊，昨夜是怎麼樣的情形？」

「沒有什麼變動。原來在塹壕裏的人們，都對我說，彼等都像同吾們舊相知的聯隊一樣。只是人情的噱兒太多了。哈哈。」

「是舊聯隊的那班人麼？」

「是的。晚飯以後，舊聯隊的那班人，拖了吾們的兵隊，帶上繩梯去了。」  
滑古士打夫大尉，不願意的樣子說。

有人說兵隊在黑暗中，用頭的地方很多……」

卜庇李托耳少尉，對恩普少佐說。

恩普少佐答，「有一瞭望臺，比較胸牆少高，兵隊拿自己的頭及肩，靠在臺上。機關槍什麼時候光顧，是無從豫知的。所以每一點鐘，繼續派人，仿照前項式樣，令各人叫各人的頭，回轉瞭望，以便有所趨避。真是一種重要職司。」

「李托耳君，你是怎樣教導兵隊的呢？」

「吾自己爬到胸牆上面，小坐片時。兵隊就覺得安心些。」

「歐林格！你那邊沒有什麼變動罷。不是說有兩個死傷人麼？」

「是有的。當時是四人充當斥候，同到塹壕前面，偵察敵情。」

「誰同去的？」

「吾一人，兵一人，還有喀夫來軍曹同……」

「喀夫來！」滑古士打夫笑着說「那是頂喜歡鬧事的人。吾在怕台培耳格認識他。這個傢伙，吾又在德國塹壕見過。你們能夠活着回來，就是運氣。以後呢。」

「就一同出去偵察……」

「怎麼樣偵察的呢？」

「吾對偵察的意味，是不能十分了解的。但聽喀夫來說，吾們當到敵人塹壕，偷看壕中情形。」

「那個人是這樣的。」

滑古士打夫有趣味的說。肯普少佐莞爾微笑。

「吾們正站在鐵條網旁邊，議論偵察方法。敵人中的大膽東西，就批，批，批的……」

……

「一定是對準你們打的。」

「是吓，吃了虧了。敵人是對着長大漢子，批批打來的。」

「那麼，你們都立在槍彈底下麼？」

「不錯，是這樣。」

「你在那個時候做些什麼？」

「吾同喀夫來，即刻伏在地下，同時並高聲叫兩個兵伏下。」

「兩個兵都伏下沒有？」

「阿呀，彼等要想逃回塹壕的。敵人就拿六枝小槍，直對彼等，一齊打來。」

「打着了沒有？」

「打着了。可是沒有什麼大傷。槍彈像是向高處飛去的。普來士通，肘上受了些傷。」

拔克是帽子同帽帶中了一槍。彼等二人，像兔子似的滾入塹壕。我同喀夫來，亦跟在彼等後邊，爬回來的。

這個時候有一大漢子，立在小房的入口處，他是曹長，附屬肯普少佐的。

「一隊德國兵，從塹壕出來了。要開鎗打彼等麼？」

「喂，諸位，請給我去看來，因為我要寫完這封信。」

滑古士打夫同卜庇李托耳，沿塹壕直向前進，走到麻克辛別墅的低孔口上，進入半圓形的壁厨中。

壁厨是沒有地板的土地，上面擺着機關鎗。壁厨的屋頂，是用鐵板裝成，板上載有土囊，藉以防備意外。因為這機關鎗陣地，常常要做曲射砲靶子的原故。

左右兩方，皆有偷看敵人的小孔，前方可是沒有的。這是因為致命的武器，非應當斜打即應當縱打的原故。向前面的打擊，是沒有什麼大効的。

離這兒一百五十碼的地方，是日光照耀的一片原野。這個時候，約有五十名的鼠色人影，橫過那片原野前來。但是尚在敵人塹壕近邊，一見像是一羣牧羊人。

「正在那兒刈草麼。那兒若是不刈過來，我們可是要從這兒刈過去了。我可不想讓那些手榴彈兵，到這原上來爬一周。化點工夫，殺他一顆圓頭試試。李托耳，你給我

塹壕去走一轉，告訴那種容易興奮的人們要對準敵人放鎗，不許隨便亂打。」

李托耳少尉，照彼所說的做了。平和像似睡着的，遮住塹壕上面，驚破夏天靜寂的空氣，就是狙擊鎗拔梯拔梯的聲音。今日這種非值日的日子，能叫彼等想起正在戰場當中，只有這個狙擊鎗了。

彼隱在特殊的巢窟當中，不斷的拿眼睛對着附帶望遠鏡的照門，監視敵人塹壕內凹凸的輪廓。看見有一顆頭或像頭的東西出來，他就開鎗射擊。若無彼在旁邊，敵人與自己人，就要罩著一件襯衫，坐在胸牆上面，拿着好奇心的眼光，互相眺望的好。在有這個鎗眼干涉他們，這種怪樣子就做不來了。

不意自己的後方，從遠處來的砲聲，一聲又一聲的，絡繹不絕。滑古士打夫嘆息着說。

「爲什麼要做打蛇驚草的事情呢。難道有打不成的理由麼？」

「大約是師團砲兵，正在演習放砲罷。」

蒲柳克大尉這麼說了，又拿着望遠鏡向後方看。

「彼等正在打着德國兵第二線塹壕後面的農園。但是這種舉動，一定要招德意志老兄的嫌惡。因為我們午後這個時候，平日是不放砲的。刈草的朋友們，亦大都應該歸來，再過半點鐘，要鬧成一大騷亂的。請你告訴大家，趕快各歸塹壕。」

這個警告，並不是發得過早。五分鐘後，盛怒的德軍，以午睡被人妨害的意趣，鎗彈密如雨點，爭向塹壕這邊打來。榴散彈在頭上破裂，聲蓬蓬然，曲射彈從胸牆四周紛紛落下。一個砲彈打入塹壕，立刻就破裂了。卜庇李托耳少尉，後來發見了這個砲彈的頭。彼以為是實戰最初所發見，因送歸鄉里，永遠作為紀念品。

這邊塹壕，視若無睹。不但沒有何等應戰的舉動，並認為沒有應戰的必要。

這一回敵人的砲擊，並非是何等大規模攻擊的前非，不過借作威脅的表現，要拿他來恐嚇神經過敏的英國人罷了。

這兒都緊靠着塹壕，煎茶分飲。只有監視的人們，坐在潛望鏡後面，監視敵人的舉

動。

風似不肯幫毒氣砲的忙。毒氣多不吹到塹壕中來。但兵隊是都帶面罩的。甲中隊樂觀家麻克里阿本，帶上面罩，假裝做吃茶的樣子。

彼是不怕砲彈不怕毒氣的信天居士。

砲擊突然中止，復歸原來的寂靜了。只有塹壕白砲，——像樂隊奏樂似的，關了半個鐘頭。——獨自朴通朴通打過來。

蒲柳克少尉，從朴達姆維夫（塹壕小屋名見前）出來陽氣的說。

「那是不過那樣的了。德軍這班傢伙，直是無罪的小孩子們。給人吵醒了，就給人鬧一下。阿，回家罷。再過三十分鐘，天就黑了。小隊長，給我叫兵隊們豫備起來！」

這個時候，彼等並不是六日間的勤務期間。彼等來此的意思，不過要給較彼等年長的老戰友，做一個幫助人。試試二十四點鐘教育的手腕。

卜庇李托耳，拿必要的命令，傳給軍曹後，就進了脫拉法兒札士奎阿。彼在此地，等

待彼部下小隊的集合。

伍長帶同兵隊二人，擡一擔架，走過李托耳面前。擔架上橫臥一人，覆以毛布一簍軍用靴，挺直的露出在另一端。

卜庇李托耳，氣息都窒住了。路上遇見死人，這還是第一次。

「誰吓。」

彼惶恐的問。

伍長施行敬禮後說。

「少尉，是麻克里阿卒。給最後一個整壕白砲打中的。是從橫裏面打過來。麻克里阿，坐在小屋的靠邊上，正吃着茶。擔架，往前進！」

行列動了。在駭夫塔里阿否牛角上，就看不見了。

這種非值日的日子，亦過去了。

## 5 通宵達旦

彼等腦中因第一回塹壕訪問的經驗，想出種種方法。驀地棄去了鄉間的兵營，投身戰爭漩渦中，整裝出發，絕不遲疑，這是前星期的事情。

出征三星期中間，得了兩種教訓。一，一瞬間亦要鎮靜。二，周身的物件，要縮成極小的攜帶品。

兵卒周身的物件，悉由長上所給與。軍裝品有鎗，劍，及百二十發彈丸。左右兩脇，一脇掛一盛水三合的水筒。別一脇掛一裝罐頭菜及餅乾的雜物囊。食糧若無將校命令，無論遇到什麼事情，不許開封，是為非常用的食糧。此外尚帶有烟嘴，自來火及神祕不可思議的好東西。

背負背囊。貯有外套，防水布，及由政府發給的替換衣服。囊中尚有手巾，針箱，小刀。（襪中常有藏著湯勺的。）胸有隱囊，中藏面罩。這是東風同德意志毒氣砲隊，二重災難襲來時，罩在面部的。還帶了一瓶浸面罩用的液體。衣襟縫有野外綑帶。衣服裏面，掘壕器具，累累垂下。

身上空處，除「非軍人用的東西」外，只要喜歡的東西，什麼都可攜帶。但如插一面小小的法國旗，雖是對着勇敢的聯盟國，能夠表示一種敬意。但因從前蘇格蘭，曾經聯合法蘭西，侵害英國。所以這種情形，拿相互的歷史來看，是說不過去的。

身上掛了這些東西，分量雖不免過重，然並無所謂不自由。因為看着行李堆積的毛毯，纔曉得彼的身體，就是彼自身的工廠，衣箱，食品室。

將校帶些什麼呢實在想不出來。彼非全給女性犧牲不可。這兒所說的女性，就使面上帶着「軍人用的面罩」，那些女人，仍舊會拿多少東西送來，真叫人沒有話說的。若說丟了不要，亦是不成的。

「出征軍人所用熨斗，能夠熨平褲子上皺紋的，你們看見過沒有？」

四月杪，卜庇李托耳，因為要從速殲滅敵人，搜集物件如左。

木才兒自動鎗彈二千發。

標準軍用鎗。

傑克輕便牀。

傑克輕便桌子。

傑克椅子。

空氣墊子，（這是用口吹着，纔能鼓起來，李托耳費了大半日的工夫，用自己貴重  
的氣息，去吹墊子。若是怕肺脹破，改用自轉車的打氣筒，又怕墊子的底，就要脫落下  
來。）

枕。

攜帶浴盆。

攜帶洗面器。

化粧品。

上等火爐。

書箱。

出征軍人用企潑林格詩集。(四十卷)

襪子同襯衫，無數。

胰子一箱。

自來火箱五十。

藥品一小匣。

一匣皮帶，紙捲煙無數，(李托耳的叔母想捲煙雖不背禁慾的旨趣，可是多吸了要成病的。)

餅餌一尺立方，(各種混和)

無數的壓搾食物及飲料。

出征軍人用炊事器。

電燈。

雙眼鏡及望遠鏡。

菱形羅盤針。

吸水管。

銅鐵絲餃子。

看着這許多蒐集品的滑古士打夫說，「不忘了一件。」

「什麼？」

「拍賣店。」

「哈哈的確。」

「一個將校，除隨身帶的物件外，還好帶多少重的物件呢？」

「三十五磅。」

「是的。」

「如其是三十五磅，這個怕就太多了。」

「吾想不能這麼多。」

「可是多這麼一磅兩磅，亦未必就能說什麼罷。」

滑古士打夫，指着兵隊羣居小屋內的皮包說。

「吾等出發後，這個中間藏着軍事博物院的皮包就要點交給主計的。這個主計，是個畫一不二的人物。不論什麼事情，一定按照規則辦理，不能通融。要拿這個半噸多重的皮包，請彼認爲三十五磅的一件行李，是決然不能通過的。」

滑古士打夫又接着說。

「吾有個想頭，與其去同主計麻煩，還是歸司令長官管轄的好。這些東西，請你給吾全數送回家，不但平時演習，可以使用……：只要不拿車槓折斷，吾總得拿他載上，另做個積載品表就好了。」

卜庇李托耳，爲要記下滑古士打夫所說的話，拿出手帳，擺在桌上。

「你不是時常要揩拭身體麼。那麼傑克木桶同石炭酸胰子，要多帶些纜好。還有牙粉牙刷，是斷不可少的。你不是要剃鬚麼？」

「一星期要剃兩回。」

李托耳咬牙的答。

「狠好，照此說來，安全剃刀，是必要的了。有了牠，纔能剃得乾淨。現在說到衣服了。替換衣服，帶一身夠了。襪子要帶得多。襯衫三件，卷在外套裏面。靴子帶兩雙就得。那麼再說睡眠的事情。毛毯三條，裝入皮包，你與同牀睡的朋友，就可以像燒麵包那樣，大家熱烘烘的了。因為有不拿手提皮包的時候，所以包袱應置在背囊中。這麼辦慣了，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有一瞬間的工夫，食事，睡眠，定規都能辦到。若是想吃美味東西，不可忘了「兵隊們的屈司」那本書。還有水筒亦是要緊的。此外各物，一切不必攜帶。彈囊當中，擺入些夾肉點心與餅乾，遇到脫了朝飯時，可得一飽。要曉得肚中飢餓，是不能打仗的。」

「這個手鎗怎麼辦呢？」

李托耳指小工廠給滑古士打夫看，帶點興奮的樣子說。

「倘若德國兵取了這個木才兒鎗，定拿你打着了。還是費物來鎗好些。因為軍用彈藥，隨時皆可使用。紙捲烟壓，烟嘴烟袋，快給我多帶走。烟絲與紙烟，勉強可嘆的，那個地方還買得出來。懷中電燈要帶走的。不用說，雙眼鏡，地圖，銅鐵絲，鉸子，俱不可少。寫信就用通信紙，毋庸自帶。你的磁石可用麼。有一雙傑克靴，就很好。空氣枕，蠟燭，頭油一罐，絲一卷，有這些亦就夠用了。倘若還能多餘一磅，就再帶一二冊書亦好。」

卜庇李托耳，就照滑古士打夫所說辦了。死心眼的主計，看見李托耳拿出皮包時，莞爾微笑，大有「讓你拿去」的顏色。同役將校，查驗行李，甚為嚴重。必要品與奢侈品，非盡力區別，絲毫不許假借不可。

兵隊們各自豫備起程，當前星期同赴塹壕時，已不愧為出色的天然浪人了。彼等在二三日間，曾受過英軍司令官撤喬其弗倫企的檢閱。

## 6 哲學少尉

彼等直向阿耳門卡來行軍。該地正繼續的受着砲擊。彼等晚上起程，朝飯時已到該地，當日晚上，命二中隊與機關鎗的一分隊，拿了鋤鏟，整齊行列。過了一個鐘頭，彼等就望懸壕後面狼黑關的道路，邁邁前進。

大砲雖暫時沈默，但狙擊砲仍雙方互打不絕。德國軍的探照燈，投光天空，如同梭織，光彈連續，照耀大地。

「大尉！吾們今晚要做些什麼事情呢。」

卜庇李托耳正值木才兒鎗彈，在頭上不斷飛來，但仍是昂頭不懼的樣子，向蒲柳克大尉說。

「我們到這個懸壕後面，要去開掘角面堡。我豫定在此地，同工兵將校會面。彼就要拿最惡的方法，教給我們。這兒是很近敵人的角面堡。你給我告訴兵卒們務必靠近路旁，屈身前進。阿，我的冒險家，你在這兒麼。晚安！」

冒險家是誰？就是工兵隊的少尉，忽從暗處中出現了。

彼從口中拿去紙烟，施行敬禮。隨即對蒲柳克大尉說。

「大尉！晚安！請到這兒來。吾所要掘的地方，已經拿白粉做了記號。所以掘起來並不煩難。機關鎗隊的將校，給你一塊來了沒有？」

機關鎗隊將校歐林格，給喚來了。

工兵少尉，說明給這個將校聽。

「吾想掘一個擺鎗坐的四角臺。臺上要載得起四管機關鎗。吾對機關鎗一道，不甚明白……你同吾一塊走一會，定能找出一個好的鎗坐。」

「知道了。」

「吾想先叫步兵來動工。請你上這兒來。」

「一路走向林中四角空地。」這個樹林，大體沿着角面堡的四周。」工兵少尉說明了。  
「塹壕已經有了一半工程。昨夜西福士隊，給我做了一部分。我現在要請你的部

下，給我續做彼等未完工作。主要工程是拿土囊擺在胸牆上面。」

工兵少尉，手指林中堆積着的東西說。

「那兒有五萬袋，不要時，你就讓他擺在那兒好了。」

蒲柳克問了。

「土囊裏面裝的土，是從那兒拿來的，從整壕來的呢，還是從角面堡中來的呢？」

「那兒拿來多成。只要分付兵隊，不要挖得太深。」

在暗中說了這些話。工兵少尉，就同了歐林格，檢查機關鎗坐的位置。

「吾先領你沿着道路看看。看了後，再從角面堡角上，到平原去。那就可以從角面

堡外側，看見對面的形勢了。」

歐林格謝彼の說明，同彼往高處走。

小鎗彈落在彼の腳邊。

「死傷的人，像是不多。德意志狙擊兵，雖然終夜開鎗，可是打中的很少。敵人拿機

關鎗，向這個方面打來。准是隔一晚一回。一點兒不會錯的。真不愧方正人的稱呼。」

工兵少尉接着說。

「昨晚打了沒有。」

「沒有，今晚纔是開鎗的晚上。你可會找到鎗坐的位置？」

「找到了。」

那麼，到第二個角上去。那個地方，吾想開鎗是狠合式的。」

「是的麼？」

第二個地點，亦查完了。光彈像餘興似的，恰正在頭上破裂了，這一刻兒，還是向地

下躺一躺的好。」

工兵少尉說了。

歐林格亦是這樣想，話言未了，兩人已像木板的樣子，緊貼伏在地面上了。

「像晚間到了水晶宮的樣子。」

工兵少尉，當白光照在對面，像是電燈廣告的時候，拿賞贊的口吻說了。

「只一回，你所說鎗坐位置，完全看清了。從這一面可以側射。若塹壕被敵襲擊，要縱射時，亦能辦到。」

「吾明白了。」

歐林格一面這麼說，一面測量鎗坐的位置。彼選定自己有關係的鎗坐，像是很樂意的。

從九個月乏味的的生活看來，確是一個大變化了。大敵當前，能夠安然選擇自己陣地。想到這兒，不覺興味異常，有如潮湧。

等到德國光彈燒完時，彼等穿過橫道，走向角面堡的後邊。就把兩個鎗坐位置，做好記號，以便動工。現在是比較的安全了。

「這兒沒有什麼缺點麼？」歐林格一面測量第二地點，一面這樣說。

「那森林側邊的房屋，要阻礙我們開鎗的。」

工兵少尉，取出一本小手帳。趁光彈的餘光，繼續書入手帳上說。

「好，限明天晚上，拿那些房屋全數拆光。此外還有什麼要豫備的麼？」

歐林格因為顯出自己手腕的時候，已經來到，頗覺得興會淋漓。

同是實戰的機關鎗戰，然在演習時，極力苦心，務使不傷及個人財產，比到現在的舉動，能令破壞本能十分滿足，殊覺奢侈太過了。

「謝謝你，那個乾草的山，請你亦給我扯平。」

彼等回營的時候，以外的人們，正在忙着做事。蒲柳克大尉，立在角面堡中指揮一切。

「忽兒，工兵少尉，坐到大尉身旁了。大尉面現苦澁的顏色說。

「吾想這兒大約是埋藏屍體的。你看，小的木十字架，不是到處插滿麼？」

「吓，這多是德國兵。」

阿撒里工兵少尉說。

「你是什麼時候住在這兒的？」

「十月就住在這兒了。」

「呀，是十月。」

「十字架底下，不必一定有屍體。請你掘着試試看。請你掘到毛毯爲度。大抵一枚毛毯，包着二三個人。見到毛毯後，請你就拿土蓋上。再掘別的場所。」

「你住在這兒很久麼？」

卜庇李托耳，從對面路上走來，攙進來說。

「真有些時候了。可是並不常在這兒勤務。我們兩人一組。明兒就輪到另一個人該班了。」

工兵少尉這樣說了，就立起來看看挂鐘，繼續着說。

「大尉，你到一點半鐘，非得離開這兒不可。因爲那個時候，天光稍爲亮一些了。德國兵的挂鐘，剛是二點十五分鐘，一定要到對面十字路口，連放三砲的。」

「謝謝你的忠告。現在是十一點半鐘。喂，卜庇李托耳，你去看看歐林格，在那兒做什麼。」

此後幾個鐘點，大家繼續着沈默的生活。

說話雖是不能，可是時間過長了，仍舊許吸烟遣悶的。

定期的光彈，在頭上破裂了。工作的人們，隱藏在胸牆後面。來不及隱藏的，像木頭一樣，直立不動。狙擊兵看不甚清，亦就不易命中了。

這個時候，最忌是動。只要動一動，就給打中，性命亦就沒有了。

德國狙擊兵，多是精選的好手。可是誰都沒有給他打中，真是不可思議。

光彈眩了他們的眼睛麼，還是下文所傳的風說，是真的麼，那就不可知了。有人說守備這一部分戰線的人，是撒克遜人，與英人素有好感。放鎗的時候，故意把光彈掠過托麻士阿托慶士（英兵）頭上，所以多不命中。此說是真是假，傳至今日，仍是疑莫能明的。

一點十五分鐘，低聲傳出的命令，傳遍塹壕中了。兵卒集合開墾地避難。放下手中的鋤鏟，換上步鎗。

部隊毫無響聲，悄悄向十字路上走去。

到了二點十五分鐘，三個砲彈飛來了。

剛把砲彈送過，已到英國人休息的時候。這些嚴守時間的英國人，就爭向宿舍與臥牀去了。

天將曉了。天光從彼等背後，漸漸發亮。雲雀在彼等頭上，開始唱歌。德軍墳墓的臭味，帶着朝露，觸人鼻觀。大約是由德軍屍體的肺中，吐出來的。

那個哲學家工兵少尉，正口銜紙捲烟坐着，靜待交班的對手人。

## 7 爆彈長官

開戰後一兩個月中間，全是混亂狀態。

比利時並法蘭西，恰像一個大圾垃圾桶式的戰場。塵污狼藉，幾乎連敵人自己人都分辨不出。又像星期六午後公園中的某場所，開演亂調子足球似的，敵人自己人混在一起，連三角形的方角，亦不能正確了。

夜間轉入某村，此村現歸蘇格蘭山地聯隊與德意志騎兵所佔領。迨天明時，看看比肩並立的軍隊，纔知道實在是德意志軍隊。

走近一點，因為要趕快開掘塹壕。忽遇一個小隊，以為定是德軍了，誰知仔細一看，却又是我旅團的一部。不是前軍，不是後軍。方角亦不成問題。是因為前方部隊前進太快麼，還是因為後方部隊退却太過麼，但是剩在中間的部隊，已弄得雜亂無章了。散在各處的部隊，想要同本隊相合。傳騎正逍遙自在的，搜索師團司令部。狙擊兵不問敵人自己人，正在公平的分投打擊。當時雜亂情形，即此可見大概了。

這一回輪到塹壕戰，兩軍就從此分開了。塹壕由北海起，直走福士亥土山，作成一條從地圖割下來不規則的長線。兩邊兵隊，區分周到，沒有一人遺漏的。這一邊是本

國人，對面就是德意志人。（滑古士打夫大尉說，簡直是像一個動物園。）再要比這個時候，分得清楚些，可是不能的了。「你在那兒，吾在這兒，真是俗語說的，要親近亦親近不了的老朋友。」

結果怎麼樣呢？鬧成了戰爭與平和的混合線。這一星期，吾們的大隊，離開砲擊線最猛烈的地方，約有兩三哩路光景，雖不能說是休養，第一線事務，可就不要做了。（前一星期，可是接連做了很辛苦的事務。）早晨洗衣服，演習了兩三種輕鬆的教練，午後着了常服，到果樹園去午睡，傍晚踢足球，去運河游泳，仰臥草上，數數給德軍榴散彈所追逐，垂翅歸來的自家飛行機。

去年秋天，沒有這種樂意的事情。現在倒要謝謝塹壕戰，不過離開戰綫一二哩，就能同阿札衣耳夏荒原，惠士脫背辛通，一樣的安全，真是意想不到的。

但是世間的事情，不能盡是好的。事實上，塹壕是人工造工程中，最沒有意思的東西。拿他來做住宅，那是不能滿足的，就是最奢華的塹壕小屋，屋中最藝術的小窗，還比

不上偏見的獨斷的耐脫勃立企（倫敦吼特拔克南的街名）的出租住宅。

吾們離開敵人的攻擊，能夠拿身體擺到安全的避難所裏，敵人亦就離開吾們的攻擊，得以安然避去危難，兩面算來，還是一樣的折扣。換一句話來說，塹壕戰爭，可以說是「彼此都沒有前進。」可是吾們對這個戰場，多抱着一個「快點收拾乾淨」的願望。到那時候，大家很有光榮的，回到鄉里，享用那溫水的浴室，準時的食事，那就是天大幸福了。

不料兩三日前來了一道正式命令，把塹壕生活，斷然中止，大家要拚命前去，打倒前面的動物。奉到這種命令的人們，無不大為吃驚。

這個決心，幾個月前就定了。只是實行困難。敵人多數，我們反是少數。在德意志的惡魔鍛冶場，是晝夜製造不息的。但英國實情，就與德國不異，不過勞動合作社社員，常脫去常服，未着軍服以前，努力調節愛國心與社員的面目，並非真正願意當兵。所以英軍的進步，總是比不上德軍。自英軍從麻奴河被德軍追至歐奴河以來，（故國

的人，起程過遲，遂致勝敗不能相抵，有人要向軍隊追問責任，那是錯的。因為這種責任，並非軍隊所能獨任的原故。

幾時能夠戰勝，那大部分的名譽，就歸到最終戰勝的人們。但我們希望名譽審判官，所有歷次堂堂作戰的人名，萬萬不可忘却的。

今日渡過英法海峽的新軍隊，到了戰場，一定能得最後的勝利，這是沒有錯的。可是到那時候，對着初開戰時戰死軍隊——十人僅剩一人生還，或竟一人不剩，全軍覆沒的不屈不撓的靈魂，非表示極度敬重不可。

今雖能突破正面，——一定能夠突破，——但要保持位置，是困難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要起村落內的戰鬥。這兒是同肯勃立企夏，一樣平坦，沒有一寸地，沒有人來耕作。所以農家散在各處。每一十字路，定有一羣農民住家及咖啡店。英軍大侵略線前進，這等建築物，就要變做敵人目的地，一間不剩，都給占領，藉作逆襲時的臺階。英軍的攻擊，到底怎麼樣進行呢。

非軍事上秘密的時候，就要來了，可是今日還不能說出口外。這個啞謎，只好等炸彈來解決他。

炸彈爲攻擊的最後喊聲。手鎗與劍，同弓矢一樣的東西。最新式的李恩，非耳特鎗。木才兒鎗，從發明方面看來，拿他算最貴重的攻擊武器，亦自無愧。但這等武器，除了兩軍對陣，距離適當，又恰好站在一條直線，爲本等的紳士戰爭時，沒有什麼大用處的。今日戰爭，既拿殺人術三字著名，這種個人所用的小鎗，早已變成過去流行品了。長距離以機關鎗爲必要，短距離使用炸彈手榴彈。常門放一小鎗，雖能夠拿門裏的農民，全數嚇跑，——亦有拔劍一揮，拿室內防禦的二十名德兵，完全壓殺的事情，——可是拿炸藥同鐵屑，裝入牛油罐內，就可以做成上面所說兩種武器。所以現在使用的人，就狠多了。

因此炸彈就成爲必要品了。戰術上，編制上，亦就跟着他發生大變化。

小隊教練，太不高明，倒過來再學投炸彈，亦曾有過這種時代。但由輕視投炸彈的

時代看來，覺得他陡然升上叫人刮目的重要位置了。從無名小輩，一躍就變做明星。彼成了莫與比並的暴發戶，——要同機關鎗將校爭優劣了。現在一個炸彈手，不但可同聯隊兵做腹心朋友，就是旅團長，亦不妨略分言情，互相交往了。

一個炸彈手，亦鼻子隆起了，做出要打大戰爭壓軸的面孔。但是說起炸彈來，什麼炸管吓，雷管吓，信管吓，盡是殺風景的話頭。本來叫他同「無政府主義」做伴侶，現在倒教兵隊們，集合他的四周，傾聽他的吟慘講話。這是什麼原故呢，因為弄到後來，定要鬧成各人身邊，藏一兩個炸彈的世界。

這種可怕的炸彈，藏在自己袋裏，要他不致破裂，就炸彈將校一面說來，未免有貪生怕死的嫌疑，固所不取。但炸彈的構造，是怎麼樣，必須求得詳細的知識，這是關係重要的，應該拿牠的大概來說說。

據吾所知，炸彈的祕傳，現在英德兩國兵隊中所豫備的，約有四種。

### 1 髮刷式

2 圓球式

3 巡警木刀式

4 糖醬罐式

髮刷式炸彈，與頭髮刷子不同的地方，就是髮刷用毛填滿，炸彈改用高性速度爆發性火藥，餘外完全相同。

巡警木刀式炸彈，柄上綴有像是花蕊的東西，炸時前頭的花蕊先落。

以上兩種炸彈，非因衝突不能爆炸。所以投出的時候，給什麼東西擋住，就有不能爆發的憂慮，譬如塹壕後壁等類。

圓球式全靠信管爆發有一定時間。處理方法，極為簡單。拔了栓子，鬆了彈管，隨即燃火信管內的引火藥線，五分鐘以內爆發了。右手持炸彈，拔去栓子，發狂似的投出去。

糖醬罐式，最為獵人所中意，燃火十秒鐘，就要爆發。

這兩種炸彈，不可投出過早。早投出去，沒有破裂以前，怕給敵人拿去，反投過來。又不可久拿手中，拿着太久，有自己炸死自己的憂慮。信管的作法極細緻，僅費些少時間，便能爆發，全靠信管幫忙。

戰爭機關，因有炸彈出現，遂來極大的革命。聯隊中隊等各編制，亦無不大受影響。請聽肯普少佐的談話。

「吾在一兩個月前，曾做過一個中隊長。這個中隊，是由二百五十名訓練極精的軍人組成的。到了現在，名義上雖然還是個中隊長，可是這個中隊當中，有通信手，有機關鎗手，全是一班專門家。假使我命令一個將校做事，彼等就自稱我是炸彈專家，我是土囊教授，我是裝甲拳鬪家，我是手溜彈長官，那些愚陋無識的小隊，不能給我來做對手的。不但將校是這樣，一個兵卒，亦復滿面含笑，露出不願來做中隊事務的樣子。因為大家多是專門家，所以一切作業及中隊的勤務，就都停頓了。歐林格到我部下來，挑選上等好手十五名，去做那惹厭的機關鎗手。今日中隊亦退化了，變成

一種駁雜的藝術家協會了。我能夠同中隊全體會面的唯一機會，每月亦只有發月薪的一日了。」

## 8 戰線的戰線

極靜肅的命令，一點騷擾沒有，就發表了。彼等接到離去現在宿營地，明朝五點鐘出發的命令。

總攻擊的時期，大約就在目前了。

聽去好像雷響的大砲聲音，已經兩晝夜了。可是還沒有奉到攻擊命令。

蒲柳克大尉，看見卜庇李托耳焦躁的樣子，就這麼說了。

「時間還很多呢。我軍因為要把敵人分成幾部，所以命令砲兵繼續打了四十八個鐘頭。等到砲打中止，第一線就要突擊德軍壘壕。突擊得手，就要突入敵人第二線第三線。倘能達到這個目的，就要捕擊彼等，來做俘虜。終局，是步兵從砲兵所開窟窿，

向前突擊，突擊，突擊，踐踏德軍，蹂躪德軍，追擊又追擊，就走到我等所要走到的地方。

今晚或是明日，攻擊命令，若是能夠發出，那麼前線狀況，一定是進展的了。倘若沒有命令，那砲擊就不免失敗。據我想來，大約還可以進行無阻，只怕所取得的地盤，不易保守。那些逆襲敵人的青年，反被敵人虐殺，亦未可知。

到了明朝了。

彼等已有了無用出戰的通知。

友軍方面的攻擊，照豫定計劃進行了，像是收到豫定以上的成功。

據通報，德軍戰線，被我友軍突破，趁了這個空隙，四個師團突入，奪了第二防禦線，取了第三線，已露深入敵軍背後了。

這個時候，大砲從前面側面打來，敵人的砲兵同機關鎗，都受到砲火了。這個地方，甚是顯露。「分離」射擊，可見是未能十分奏效。

能從破滅中除去友軍的災禍，能從失敗中助成友軍的計畫，只有砲擊一道。并且除了砲擊以外，亦並無別法，是砲擊實為救方軍的唯一手段。

優勢的砲擊，能使敵人的榴散彈與步鎗彈的旋風，同時沈默。

但是大砲不能像你希望那麼豐富。

彼等開戰以來，尙未經過十個月，故國的人們，明知彼等的形勢，未必有利。彼等在出征地中，選定此地，立一供給軍需品的系統，甚費時間，國人亦是知道的。當總動員時，既不害主張平和論人物的感情，并未會廢止一日的休息一杯的啤酒，又雖叫不屬同一產業種類的甲乙人等，一起做工，亦沒有弄到正直勞動人發怒的情事，至如各政治家在議會的地位，亦沒有因為開戰，弄到屢瀕危險的憂慮，所以一年間的大砲同軍需品，都能盡力供給，源源不絕。

兩三日間，彼等擔當了一個塹壕。

德軍雖此地只有二百碼，那麼真是到了戰線的戰線了。

克梯拿阿說這個戰爭，三個月麼，三年麼，總得完結的，現在投入了無盡無休回環往復的塹壕戰，還能夠說得定幾時完結麼。

彼等的塹壕戰，是從梯子最下一層，爬上去的。

塹壕的位置既壞，建造工程亦不行。

油光閃閃的青蠅很多。蠅當黑暗時間——那種時間很短——栖在塹壕小屋頂上，一晝夜二十四點鐘，倒有二十點鐘，飛來飛去，甚是匆忙。

走過來看看散在各處的屍體——對面看去，好像黑山——同糧食。坐到五分鐘光景，像似有一根針，戳來臂上，臉手與膝，都覺得承受不住，起了瘡癩，蠅就怒號飛去，嗣見犧牲者仍歸沈靜，又飛過來。到了這種時候，砲彈的爆發，反變做助人的補丸了。塹壕像是阿耳敏定的塹壕，並非田園都市。

此地是二星期未滿以前，用炸彈同劍的力量，向德國兵手裏奪來的二百碼法國領土，因為定要保守此地，所以連夜開掘塹壕。占領的塹壕，今已在彼等的後方，可

以作爲彼等的第二線了，壕中泥頗深，——最深處是陷下去可至三尺，——還有一邊是凹下去的，所以易給人縱射。胸牆有幾處過低，若牆上高積土囊，恐怕敵人取作目標。倘再拿塹壕挖深，又將有瀦水成川的隱患。

長腳將校，很羨慕身矮的李托耳，因爲非四肢匍匐，不能爬過危險場所。不如矮子，可以低頭走過。

再過去一點，住有敵人的札開伊阿士。（聖德約翰的父親——怪人）因爲栖身高樹上邊，所以有這種稱呼。相離百五十碼，有與戰線並行，沿着大路，伐去高枝的兩行柳樹。札開伊阿士，即栖此樹上。

彼の姿態，雖沒有人見過，可是的確住在樹上。

要是從胸牆露出頭去看看，撲通一聲，彈丸就要穿過腦袋，所以不敢窺探的。但是這個人的確住在樹上，是沒有錯兒的。

到底住在那一棵樹上，那可不知道。

柳樹共有九棵。每朝拿機關鎗去梳他的，可是絕無效果。因為札開伊阿士，早經爬入樹後，玉蜀黍田中，靜等遠處的射擊告終。

射擊終時，回到樹上，再開鎗過來，還打開機關鎗打他的將校。

總算未曾給彼打中，但這個札開伊阿士，終是頑強到底，咬住不放。彼の復仇心甚熾，忍耐力極強。

有名叫溫胎兒臺耳林滕的，是有名的一條大街，是舊交通壕。這條壕，半已毀壞，從彼等後面的舊德軍塹壕，直貫彼等現佔的塹壕，再通到現在的德軍塹壕。

與英法海峽的險道相同，都不過是欺騙孩子的勾當，可是兩端有敵友兩方，互起猜疑，他端的敵人計畫，到底怎麼樣，亦務必要偵探明白的。

敵友兩方的砲兵，亦為應分的餽贈。德軍的塹壕後方，遙隔不愉快的呻吟聲，即頭上就聽到啾啾聲了。隨後相離一哩的後方，又聽到動搖大地的轟轟大響。回頭一看，拿夕靄中日光做背景，長滿綠葉的樹影，正是分明浮出。再過一回，連樹影亦歸到

無何有鄉，不知去向了。

「黑烟彈落下來了。」托西卒說了。

我砲兵立刻應戰。塹壕中兵隊們，都縮在一旁，靜看雙方砲兵的決鬪。敵人的砲兵，不來搜索我砲兵陣地，反來搜索我等的塹壕。但塹壕並非砲兵的頑藝場所，我等看見砲來，只好想法逃入小屋，叫砲彈不能飛進，就是萬幸了。

但是敵人的大砲，並無一定時間。很像熱心的老虔婆，想到那裏，就要說到那裏，絲毫沒有準兒的。

英軍塹壕的兵隊們，所最感着興味的，是住在柳樹上的札開伊阿士，及溫胎兒臺耳林膝。

兩三日，天未明時，占領了這些塹壕。在普通的時候，交代部隊，走到射線後方半哩地的豫備塹壕，即當利用黑夜，往後退却，回到所命令的地點。但是現在德國砲兵，正在拿着黑烟彈，望後方營舍所在地打來，因此彼等要回到彼等的新住宅，恐非走

比較安全的道路不可，那麼只好取道地下回去了。

現在走着的塹壕，是要走兩個鐘頭以上，纔能通過一個武裝兵的塹壕。有時因為避去狙擊兵的砲彈，頭要俯到地上。有時還要走過深沒膝蓋的汗泥。

現擔着二百五十架機關鎗七千發機關鎗彈責任的機關鎗隊長歐林格，拿手揩拭着額上汗漿，詢問那指導人。「還有多少路，是一定要走的呢。」

「大約還有二哩。」指導人是個青年，像是給大家擔憂的答。

指導道路的青年，是一個倫敦兒。

彼細看大家的態度，與其走安全的迂路，多費時間，還是指導彼等直向目的地，——就使有砲彈打下來，——較為痛快。

擔着四十八磅重機關鎗三腳架的一號兵，聽說還有二哩路，就發出很悲苦的聲音，呻吟着說。

「我只要走我所要走的道，就得。」

指導人覺得自己所說的話，效力已及到聽話的人，就得意的說。

「現在就要走到對面了。」

「當真依着你所說的道路走，（歐林格很粗暴的，遮住青年的話頭，）現在快要走到那一個世上去了。給我趕快往前走！」

歐林格給那個不樂意的兵一樣，聽了指導人的話，心上很不自在。

倫敦兒裝着很難受的態度，往前行走。那陰氣充滿的行列，亦就緊跟着他。前進的十分鐘，遇到了幾條路的交叉點。

「稟少尉！從這兒走進，就是豫備壘壕。能夠照我想走的路走，那是一定很好走的。」

「不許多說，往前走。」

歐林格呼叱他了汗淋漉漉的兵卒們，亦半威嚇的囑囑着。

指導人認為已到了他的世界，他就揀那汗泥頂深的處所，聳身飛入，約有二百碼

光景，像是陪着鄉間初來的兄弟，同逛都市的態度，很高興的往前進行。

曲曲折折的前走。有一兩次，像是迷失路途，躊躇不決的樣子，站着不走。

接着很走了一回，他又站住了。再開始從壘壕爬上去。

「做什麼？」

歐林格不明白似的問。

「不從這兒橫過平地不行。因為壘壕到這裏已完，請大家務必拿身體多俯下一點。」

絕望了，不用多說了，這些疲倦的趕路人，揹着自己的身體同許多的物件，走着那樣膠粘難行的路，只好分開長草，排成一列，跟着指導人前進。

對着慢慢發出白光的天空，覺得自己的身體，也就要看得清楚了。

這個時候，又看見一道壘壕，那就再降下去走。——拿三腳架的兵，亦趕快向壘壕走下。陰氣的進行，到此又繼續了。像是遇見什麼不吉祥事情似的，大家相顧無言，囁

然前進。

指導人像是沒有決心，又站住不走了。

「喂，怪了，你曉得你現在站的地方麼，這兒是什麼地方。」

歐林格不平似的問。

「吾要取吾所想走的路……」

指導人躊躇着答。

歐林格嘆了一口長氣。覺得有可怕的敵人，就在近處，正要使用上官對下屬的詞句，恰好見一着短袴的人，直立暗中。

「喂，誰吓？」

歐林格發聲了。

「這是喀美陸西士塹壕。」

惠士脫海朗特兵，誠敬的答。

「你要找尋那一個塹壕呢？」

歐林格是要問彼的行踪，倒得了一個意外的答復。

「稟少尉，這兒是在儘後面了。」

「後面？」

「吾現今正在這兒，想要告訴少尉。」

指導人努力維持自己的威信，這麼說了。

「傻子！向右轉！」

興奮的歐林格發號令了。

從有友情的喀美陸西士，細問了經過路程，他就從塹壕爬出，領隊先行。

像是哀懇的聲音，從少尉的後面追着說。

「請示少尉，這回吾上那兒？」

歐林格很明白的答：「跟着來。」

指導人漲紅了臉，跟着部隊後邊走。

「我爲什麼來在這兒，連吾自己亦不知道。」

「擔着這個！」

擔機關鎗三腳架的兵，回顧着他說。

「噢，就擔着這個。」

## 9 氣體隄防

塹壕作業，從前夜九點鐘開始。

正是黃昏時候，各部隊從胸牆爬出，竊入「無人地帶。」No man's land（即兩軍的中間地帶）

這兒要做的事很多。給破彈打斷的鐵條網，非修繕好了不可，鐵條網前，有暗中爬來的敵人，非驅逐他走不可。

各處穀物，長得太高，妨害鎗砲的打擊，應當命令作業隊，前去刈除。

這在農業記錄中，是一種最奇妙的收穫。

在右方的兵隊，拿着鋤鏟，輕聲的對壕開掘。

無疑結性別名「夜鳥」的工隊兵，現在正給機關鎗築造障地。

工兵隊待時機成熟，拿彼等自誇的武器，運到前進的極點，向壘壕中空氣方面，

「安放一聯或二聯。」近來敵人壘壕，常有神秘的掘土音響與切切的私語聲，現經

坐在鐵條網前傾聽柱旁的將校，借着擴音器的能力，拿敵人的祕密，從大地腹內找

出來，完全洩漏了。

在射擊壘壕的後方，有極偉大的活動。正在修理砲彈打壞的胸牆。砲坐鎗坐，亦不

斷的更換位置。交通壕更加擴大，改用極堅固的工程。

作業隊另組隊伍，在一哩外後方森林底下，從車上卸下糧食，水，彈藥。

受傷甚重，忍耐性極強，睡在壕壘壘的負傷兵，是救護隊所救出，收容在壕中的。

彼等大約在二十四點鐘以內，就要送往倫敦病院，讓他安臥。

亦有乘黑夜悄無人見的時候，在外套下，安葬戰死人。

同時中隊長從窒住氣息的塹壕小屋爬上來，口授戰線的報告，命人筆記。（到了現在，那種桌上頑意兒，還是不能不辦。）

死傷報告來了。敵人情況報告來了。友軍狀況報告來了。風的方向，以及什麼什麼的各種報告，亦陸續不絕地來了。

微明的蠟燭光底下，拿硬鉛筆向通信紙上，寫入彈藥，土囊，及膠漆材料等，豫備添補。

一切文書，儘午前一點鐘，非派傳令官送去，就要拿電話報告。本部接到這種報告，加以整理，轉送旅團，旅團再經過與前同樣的手續，層遞送上，大概到午前八點鐘，應與廚司所送朝食，一起擺在師團司令部食桌上，（師團離中隊塹壕五哩，師團長與幕僚，八點鐘用朝食。）

一切夜間作業，在極黑暗中施行，數目甚多，可以說是沒有限制。但是實際上完全反對。

電光燈互相照映。光彈，鎂光燈，探照燈，閃光眩眼。好像拿着燈光，彼此交換禮節。不料射擊塹壕前後的部隊，正在借此餘光，施行夜間作業。——親切的友人，在對面供給燈光，以致這邊的工場，能夠不誤工作，但是這邊對那邊，亦正照樣還禮，真有投桃報李遺風。

夜間作業時候，所最覺得不思議不可解的，就是砲擊完全停止的一事。這個極短的時刻內，能從好生主義，演成略式的休戰。要拿機關鎗來，掃盞沿鐵條網作業的部隊，那是極容易的事情。敵人在塹壕後邊路上，成羣結隊，運糧食，取飲用水，對方亦都明瞭。要是潛加砲擊，何難粉碎虛空。但是彼此竟像沒有看見，雖說辦理軍事，簡直有類兒戲了。

純粹是守勢的療養的事務，雙方皆互相諒解，絕不稍加干涉。只有札開伊阿士，仍

是不斷的勞動。看見有些偵察兵，做那種忒煞大膽的工作時，就用機關鎗，被毀他所做工作。

塹壕靜寂，因為全體出隊的原故。

我若妨礙敵人糧食車，不讓他拉入塹壕時，敵人對策，極為簡單，亦阻礙我的糧食車，同樣的不許拉入塹壕。

這樣一來，兩軍都要枵腹作戰。從此兩軍對一切戰術，皆不能運籌決策。那就無從分出優劣了。

所以除了實行重要的攻擊計畫以外，拿夜間來比日間總覺較為平和。

不意第一塹壕內，忽然起了騷擾了。這是怎麼回事呢？英軍的小鎗隊，給人家一發二發三發，連發三破了。因此引動全線，四面八方，一齊響起，向敵射擊。

隔道不眠的兵隊，忽然羣起應戰。僅僅三分鐘的暴風，可是已極盡狂暴能事。

前方作業的部隊，伏臉地上，一面極力忍耐，一面連發小鎗，藉示做戒。

不意暴風忽又停止，眼見對方，完全給靜穆支配了。

這次騷擾，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是哨兵誤傳的警報。但是是否受了夜風的欺瞞，錯認風聲做敵人說秘密話，還是神經過敏，幻想敵人大軍，正在黑暗中進軍，以致胡亂開砲，挑起覺端，就弄成這場騷擾了。

不惜整壕作業的軍隊，這種事情是常常有的，不足為奇的。

聯隊要在整壕，互相交代，因為已到了交代時候。

出行的聯隊，非將作業完全交代新來軍隊，不許擅離自己的位置。

照上所說，僅容一千人的整壕，結果要硬填二千人了。所費時間雖短，亦甚勉強。

健康的兵，亦不免透不過氣來。只有打慣足球的人們，你曉得小會戰的祕訣，到此纔覺着遊戲亦有危險，應當對他表示謝意的。

儘說組織得極好，可是這兒塞一塞，那兒填一填，就覺得亂雜無章，沒有辦法了。彼時混合在黑暗中，身體擠住，絲毫不能活動的時候，對面德軍戰線，撒克遜兵同普魯

士兵，亦是擠在一條狹窄的交通壕內，絲毫不能活動。我馬克倫卒，與來受彼交代的對手兵，先用乾枯聲音相罵，繼用小聲互相叫喚，互相勉勵，謂彼此皆能渡過永遠的滅亡。這種說話，雖是杳渺難憑，但亦可以得到幾分慰藉的。

這種交代，每隔四五日辦一回。不必定是先來部隊，既告疲勞，亦有因交代聯隊已來，隨便交代的時代。

這種短時日就辦交代，並非甚古的事情。彼等的大隊，曾經住在一條塹壕內五星期又三日共過了三十八日，纔得交代給後來的大隊。

此三十八日中，彼等受了德軍非常急迫的待遇，差一點被德軍趕走，可是結果來，連一碼塹壕，亦沒有失去。

據本部發出的情報，爲欲叫彼等交代，特地割一聯隊前來，遂致別的重要部分頓形單薄。總之，我等兵隊，若能忍着在塹壕多住一日，軍司令官，即高唱一聲「感謝不能措」，亦可見這個塹壕的少人間津了。

因為我等是什麼都講究忍耐的。到了今日，果然得到長官的褒美。

彼等遂爬出壘壕，踉蹌回到營舍。彼等的舊營舍，因彼等久不回來，自然給別的軍隊使用。要叫他回復原來樣子，決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

大隊長作交代報告時，面告幫助他的一個參謀將校說，「拿我等留在壘壕，無論經過多少星期，多不要緊。寢具就是丟失，無論什麼地方，亦能睡着。但是接住我等營舍的野蠻東西，臨走時攔我最後一箱紙捲烟，我是不能不提出異議的。」

參謀對大隊長說，「這件事真正對你不起，可是總要請你寬恕他。」大隊長就一笑丟開了。

大隊長自到壘壕後，沒有一夜，能夠十分休息，總是不敢喘氣的，警戒部下。到了今晚，纔得鑽入被服與毛毯中，安心穩臥。

不多一回，聽了不吉的聲音，又睜開雙眼了。

「司令部來的傳令官，說要面見大隊長。」

大隊長嚴格的從床上下來，命傳令官進見。

傳令官入室了。手裏拿着東西，並不是司令部公文書，是一個包，送來作為敬禮的。

「司令官問你的好。」

這個包裹，是一箱紙捲烟。

夜色是慢慢過去了。現在是一點半鐘，塹壕方面，亦到停止做工的時候了。

由領取糧食開掘對壕歸來的兵隊，就是站立的所在，像死人的樣子，倒身睡着。

只有步哨，架肘胸牆，繼續為不眠的監視。

從敵線後方，傳來有底力的聲響，一發一發，送入耳來。

大砲又把人驚醒了。我軍的空糧食車，狼狽逃歸。過一天，砲擊又復開始。

彼等儘着砲打我等陣線，只要不妨害我等短時間寶貴的睡眠，此外隨便你去開砲罷。

雖是在砲擊中，糧食隊還是十分的幫忙……

「那個楊梅糖醬的混合品，看來沒有受到榴散彈的害。」

托西卒滾進塹壕小廬後，哭喪着臉說。

所說楊梅糖醬，就是關涉厨司分配的事情。

桃，蘋果，楊梅，混在一起的糖醬，不知接連着吃了多少日子。塹壕的兵隊心中，私自懷疑野戰糧食班的分配主任，有些分配不公。

天快亮了。照例的細語命令，又傳徧軒聲如雷的塹壕內。

「拿鎗！」

胸牆裏面，全圍着武裝兵。防夜露的防水布，已從機關鎗上揭下。彼等隨由明處走入暗中，張目監視。

現在是攻擊最好的時候。大礮時來打擊我的胸牆，身穿灰色軍服的人們，從相離不滿百碼的麥田出現，那個礮彈，難保不要落到我等頭上。

彼此兩邊，都是豫備好的。

恰是拿他做一種信號似的，小鎗連發數下，機關鎗五六發，打入麥中。但今朝是明知道麥中並沒有人。天亦漸漸明了，德軍方面，毫不見有何種行動。

遮在敵人塹壕的淡霧，是什麼呢。像是一片薄紗，用手相觸，毫不覺得什麼，像是慢慢飄過這邊來。

到底是什麼呢？

不一轉瞬，兵隊急取空氣而罩，套在面上。

這個時候，滑台兒少尉，向目的在報告這種事情的警鐘，發狂似的亂打——插入塹壕後壁的劍上，掛有十八斤重的礮彈殼，那麼就算警鐘。

這種聲音，能夠傳徧塹壕全線的。

二分鐘後，各兵帶好面罩，各就自己位置，很像宗教法院的法官，豫備火炙異教徒的態度，頭頂黑頭巾，眼戴寒母眼鏡，目光爛爛，看着推過來的「氣體隄防。」

「氣體隄防，」只看見他極靜的推近來，可是事實上是發生噴擾的。一忽兒，朝日

切斷黑色地平線，升到天空，隄防纔開始消化。

半點鐘後，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兵隊們脫去面罩，半信半疑的，吸着朝上的空氣。但彼等聞到的氣味，實是給原先同樣的一種混合臭氣——屍與石灰的鹽化物混合臭氣。

這件事情，肯普少佐，曾紀錄常日日記中，原文如下。

「四月七日午前，有毒氣襲來的虛報，吾疑心牠是朝霧，亦有人說，是敵人見風力太軟，毒氣功力，不能十分發揮，因中止這種計畫的。究竟如何，就不敢妄下斷語了。」

彼等黃白色印度花樣的手巾，撫摩禿頭說：「鹽化物同臭化物，到吾們塹壕內來吹一吹，是否有什麼大關係，那是吾不敢說。要緩和死體的臭氣，能夠給我們來拿可怕的蒼蠅掃淨，那是我們最歡迎的。滑台兒，吾給你一個先令銀幣，你拿向德軍塹壕，給我對他們說，要放在空氣計器中。」

文學的滑台兒答了。

「吾想英國銀幣，未必能到德國空氣計器中去的，大約是要德國的面罩罷。可是法國佛郎等類，我又一個沒有帶得……」

「七點三十分，要施外科手術。」

肯普少佐，對當時走入塹壕小屋的軍醫說。

你給吾住在這兒的友人……西篤倪士米士的藥方朝飯吃過麼？」

## 10 米尼女史

朝九點鐘，「早起開好」的大砲，打過來了。從沿着豫備塹壕榴散陣的面前起，

——正在剃着鬚鬚，憑空搗亂，非常叫人不愉快，——向森林背後，瞎找一陣。敵人所屬目的捕獲品，實在是機關鎗的鎗坐，但是事有湊巧，數點鐘前，早從這兒搬出去了。過了一回，用科學的方法，打到第二線來。這兒正在燃火做朝餐，那火的烟，就輕率的做了廣告，拿牠的位置同射擊距離告訴了敵人了。

又歇了一回，對着距離不遠的地方，落下了六個大礮彈，追加着早起問好，再找補些零頭兒，那麼這項禮節，纔算告成。

嗣後就全歸沈默了。

彼等在這個酷暑的塹壕中，受着如雲如霧無量數青蠅的聲援，繼續每日應做的工作。

說起工作，就只做掘土一件事。因為胸牆太不結實。有一堵牆，接連三日，都給礮火打毀。

交通壕亦覺少狹。塹壕小屋，亦不十分夠用。

昨日三個人負傷了。有些場所太狹，連擔了傷人物擔架，亦通不過，只好用包袱包着，纔得過去。有被壕的突角打腫的，有拿壕的銳角碰回的，還有許多地方，無論怎麼樣想法，總不能拿自己的身體，逃過敵人的目光。

兵隊們拚命做工。兩三個鐘頭以後，情形怎樣，現在且不用說，一分鐘後，恐怕自己

就自己的恩人，這是大家所承認的。彼等不像夜間，暴露着身體。做做事鏡像蝸牛角的意思，利用光學法則，（此段說明頗難）在劍尖上做一彈機，就拿鏡子裝在彈機上。

十二點半鐘，送晝飯來。是罐頭牛肉，麪包，糖醬。

飯後疲勞的人，在塹壕中，或打着盹，或匍匐着，皆已深入睡鄉了。

從午後兩點鐘起五點鐘止，在二十四點鐘內，要算最平穩最空閒的時刻。就拿這個時刻，填補彼等欠缺的睡眠。

今日午後，亦像甚是平和的。

三點半鐘時候，在清涼樹蔭底下，結歡喜夢的卜庇李托耳少尉——正在與戀人說樂意的情話的李托耳，不意因……烏普的聲音，就驚破了好夢。

同時塹壕小屋屋頂上，大土小石，如雨點般錯雜落下。

「咳！好憐。」

彼看看報時鐘，就從小屋伸出頭去。

「正是好睡！倒又來了。有死傷的人沒有？」

李托耳正給兵隊說話的當口，第二個榴散彈，又破裂了。

那是在離胸牆二三碼地方破裂的，所以散彈和碎片，如急雨般，落在塹壕上面。

第二個第三個榴散彈，又破裂了。

忽聞呼擔架卒的聲音。

無意中演出可怕的場面了。

費了五分鐘工夫，送負傷兵到繃帶所後，卜庇李托耳，急走入蒲柳克大尉的小屋。

「兵隊已經負傷了。」

「共有幾名？」

「六名。其中二名，吾想不必定要送到後方。」

蒲柳克大尉皺着眉頭說。

「噫……」

「再想叫砲兵來的好。那些砲彈，是從那兒飛來的呢？」

「大約是從左邊森林中來的。」

「那是 P27 號，電話手在這裏麼？」

「一個人走到門口來了。」

「有什麼事情？」

「噯，加美拿少佐聽電話，你給我同他說，現在 P21 被 P27 砲擊，趕快些放砲復讎。」

「呀，曉得。」

電話手的人影不見了。五分鐘後，又復出來。

「加美拿少佐說照辦。因為要從新據觀測敵砲來路，現已親自來此了。」

「是一個不會辦事的奴才……阿卜庇李托耳，射擊又看得見了！」

加美拿少佐來了。跟着來的傳令官，抽出了電話線，跟他來的。

少佐調節鐵臺鏡時，傳令官拿金屬棒插地中，受話器擺在棒頭上。

一面從眼鏡看進去，一面按節低喚。

「第一砲車，三千五百，（距離）第四火藥！」

神祕的話頭，用自信的低聲，說給般古倪傳令官，由傳令官向電話複述一遍。

「放砲準備完成時，請報告我！」

少佐這種說了。

「放砲準備完成時，請報告我！」

傳令官照樣複述了。

「少佐！第一砲車準備完成！」

「打！」

「打……第一砲車已開砲了。」

少佐用力拿住眼鏡。

卜庇李托耳不聽見破聲，覺得奇怪，自己猜想，現在到底在那兒開破麼？至如一秒鐘千尺以上不傳音響，大破尙在相離一哩半路的後方，兩種極明白的事實，彼可完全忘却了。

遠遠聽到破聲了，同時并覺得榴彈在頭上掠過。

卜庇李托耳，手中沒有眼鏡，不能看見破彈的結果，只好作為神靈保證，冒險出頭胸牆上面，觀察究竟。（札開伊阿士，大約亦是這樣。）

第一破車，晝向右邊二十一分距離，火藥，一概照舊！

少佐命令了。

傳令官又照彼の儀式次第，反復一遍。

又聽到一個破聲，在頭上飛過去了。

少佐目測砲擊的結果說。

「連着放！」

這道命令的結果，破彈飛行，愈覺繁忙。

「好了，第一破車平行，一順放破，隔二十秒鐘！」

號令皆從電話傳出。

少佐拿眼鏡給卜庇李托耳。李托耳正要拿眼鏡湊上眼鏡，破隊全線，已一齊開破了。

一發，二發，三發，四發。

復讐的破彈，隔二十秒鐘進行了。

四塊草土，四條土，還有各種雜物，都在森林的前面，飛上半空了。

可是對方並不應戰。

「停止開破，」破隊全線，很謹慎的行鞠躬禮。

就此大家停打，可是那米尼又在那兒開什麼頑笑了。

少佐向蒲柳克大尉說。

「昨日亦遇見那個女人，可是吃他不少的虧，從朝上五點十五分鐘，到十點鐘，多是她繼續破擊的。」

米倪，本名叫米耐耳惠而否兒，是德意志的白蠟。時時要想着她，她將住在溫胎兒臺耳林滕。因為他的最大着彈距離，約二百碼，所以彼女の光顧，僅以我的第一線塹壕為限。彼女放向空中的，是大圓筒形炸彈。炸彈長十五吋，直徑八吋，途中輕輕翻過筋斗，就成一鈍式拋物線，最後發出哼的聲音，落入塹壕中間，或是打毀胸牆。

隔十秒鐘，米尼產生的孩子破裂了。米尼約貯有三十磅炸藥，所以無論那一種塹壕，都能爆發。小墜，胸牆，亦是所向披靡。

「彼女給了你們很重大的損害麼？」  
少佐問。

「斃二人，坐埋一人。彼等多是不在小屋中的。」

「戴着防盾，遇見米尼，亦是沒有用麼……倒不如搬到交通壕，暫避一避。」

「吾們亦是這樣想着。可是彼等起初是欺人的。頭三次放來的小破彈，很像中國孩童頑意的爆竹。所以吾們戴着防盾，低頭假寐，不去睬牠。過一回，女史趁吾們不注意的時候，贈送禮物過來了。這個骯髒東西，就落在壘壕近邊，吾們正要起來的時候，她破裂了。胸牆被打毀了三四碼。現在所告訴你的三個青年，那就給她取了生命去了。」

「彼女現在的住所，已經查到沒有？」

「查到了。從此向左，斬去樹枝的柳林後邊，就是她的住所。吾想叫米尼完成她的職務，先同她到那邊去，叫她放彈，然後再帶她回到安全的地點來。彼女は兩點鐘該班。午前兩點鐘。午後兩點鐘。都是她值班的時候。」

「兩點鐘值班，哼，（少佐細細的想）吾這裏就叫一點五十五分鐘的班，送出五彈半打，到米尼化裝室去。可是吾還要仔細想想。」

「務必請你辦一辦，（蒲柳克大尉很恭敬的說）米尼是德皇第一個見武器。」

想不能讓他常時使喚。今天是怎樣一個樣子，決不肯拿真面目給我看的了。可是以前五日間，每朝一定出現，打得吾們胸牆上邊，一凹一凸，可以說是體無完膚。」

「這是什麼地方？」

少佐拿着塹壕地圖問。

「P27是一個非常弱點。米尼每朝兩點鐘，准要來打倒牠的，結果，吾們若是不派步哨前來終日看守，那是無論什麼時候，敵人就可以從此地進來，亦說不定的。吾們到了夜間，就拿牠照原樣修好。那個時候，米尼十分老實，決不來給你搗亂。彼女聽說，是喜歡走舊路的。所以照剛纔告訴你的那個話，一到兩點鐘——作業部隊，恰恰回到小屋。彼女像是等好的，就拿討厭的炸彈，打過來了。於是吾們前幾點鐘做的工作，仍舊白吃辛苦，化爲烏有了。起初看她，像是半真半戲的，現在可叫人起膩了。這好算德國軍中頂可惡的一手。你說儘着不管，那就更要上她大當，弄到無從措手的，非拿這邊所有要塞，一概打個乾淨，她決不肯歇手，這是可以猜想得到的。所以吾贊成你

所說一點五十五分鐘的辦法。務必請你，給吾們收拾那個壞蛋，纔好。」

「到底能夠辦到怎麼一個樣式，辦一辦試試看……頂好的辦法，到了兩點鐘，先去威嚇她一下。吾的破手，明天午後，大約要來通知你的。因為明天打得很低，要打到這邊塹壕來，亦說不定。只怕到那時候，還要請你暫時退去再會。」

## 11 森林的祈禱

朝六點鐘，和平空氣，支配塹壕。

平常到這個時候，不是吾們打敵人的飛機，就是敵人打吾們的飛機。到了近來，可就不同了。白天就看不見飛機了。

但是今天朝起，忽有兩架飛機，翱翔天空，在敵人戰線上，像是偵探什麼似的，飛鳴不已。可是沒有搜索敵人煙幕彈，追捕敵人飛機的情事。

德軍戰線的對面，有一家人家正燃着火。

「德軍這班奴才，今朝顯得弱一點了。」

蒲柳克大尉喝着茶說。

「德軍昨日午後，像是狠吃些虧苦，像是狠受些驚嚇。我們的師團礮兵，可是全體無恙。」

滑古士打夫附和着說。

卜庇李托耳，像是心滿意足的，嘆了一口氣。當日午後兩點鐘，自己裝做半雙子的樣子，坐在屋中。那個時候，六吋礮彈在彼頭上數呎的地界，掠過胸牆上邊。

礮兵少佐，守着豫約，狠正確的，剛是一點五十五分鐘，在米尼兩點鐘該班五分鐘前，向看準的彼女住宅，打入礮彈。這真是佔到先手了。

究竟佔了多少便宜，誰亦不能知道個中詳細。可是自此以後，就沒有再聽到米尼女史的聲音。

嗣後德意志的塹壕，到處都經修繕一過。後方的塹壕，亦徹底的嚴行守備。

德軍破兵，亦曾舉全力應戰。但不過送幾個通過塹壕的破彈，要想對英軍爲集中射擊，終究沒有成功。

「死傷怎麼樣？」

蒲柳克大尉問。

「這兒是一個亦沒有。後邊的豫備塹壕，有幾個也未可知。」

卜庇李托耳少尉這樣答。

「給吾拿電話問一問。」

「現在是不成的。電話線完全給切斷了，現正忙着修理。吾亦已經受了傷。」

「怎麼樣，你亦受了傷？」

友軍的一個破彈，打到吾的頭上來了。當時吾正站在那裏。破彈是忽然打來的：

：牠打毀了背牆，小石蹴傷吾的頸筋。」

大概的東西，打來有快有慢，可是頸筋是常給打中的。」

蒲柳克大尉，警句似的說。

給什麼東西殺了，想起來到亦沒有關係，要是生理着再死，那可受不了。因此我說米尼是討厭的。

李托耳忽然立起，伸一伸背，像掘開喉嚨似的說。

「阿唷，有這樣晴明的天空麼。」

真是平和的天氣，像是星期日的興趣。

「你的話全對。」

蒲柳克大尉，慢慢的吹起口笛來了。并且想起前一個星期日的這個時候。

前一個星期日，不是值班。萬里無雲，像夏天那麼好的日光。疲勞的人們，只知道無他愛的沈睡了。有人洗濯衣服。有人徘徊村道，若忘了大礮的事情。

給礮彈打壞的別墅基地上，森林角邊，各宗派別的教會，正在召集開會。

森林亦變成悲哀的姿態了。別墅前面的空地，原來是打庭球的廣場，今滿釘着繫

馬槽。只見塵埃飛舞，青葉一張亦沒有剩。泉水亦被毀了，玻璃瓶，糖樽，堆滿一地。像五重塔的四阿——在法蘭西別墅中，可謂特放異彩——成爲主計的倉庫。森林亦大半被敵伐作柴薪用了。

雖是這般光景，七月裏的太陽，仍舊從殘剩林樹中間，露出令人娛樂的光輝。那大皮台詩篇，亦能很快心地，浮出在這個森林下邊，比到故鄉教會，聖歌團長的桌子面前所起歌聲，音調的優美，亦就不可以道里計了。

墾壕在森林中，像縱橫走着的電光形，鐵條網與森林下的雜草，互相混合。森林的隅邊，有俄頃作成的墳墓。墓碑文字，有尙未經過三日的。只要讀着這等一兩行的慘詞句，亦就夠人想像，不禁熱血泉湧的了。

這兒是英蘭的通迷，蘇格蘭的傑克，與坎拿大的親戚，相並橫臥的地方。

相離不遠的地方，亦有墳墓。墓碑有銘，所用文字，白人能讀的很少。

彼等並在此地長眠了。——戰爭誠是生命的浪費，身死亦人生最後的一事，但仍

能感處與英帝國呼吸相通的活證據，正可從長眠地下的辦法，看得出來。偉大器械式的德意志帝國，就彼の墓上來看，能夠從什麼地方，找出彼的精神來呢，軍人一死，不過獨自無意味的，長眠地下罷了。

英國教會的禮拜儀式，舉行最後。午後少過，青年赤臉的軍隊附屬牧師，坐着自轉車，來到檜樹濃蔭靜待彼來的一團將校面前。（彼等一團，人數甚少。因為認識票上，大抵寫明長老派或羅馬教的原故。）

「來得少遲，很對不起。今天可是第六回禮拜了。」

牧師這樣對滑古士打夫大尉說。

牧師氣狠壯的以手撫額。隨從袋中，拿出許多讚美歌，叫會衆挨次就坐，用一種抑揚如意的聲調，朗讀禮拜詞給大家聽。

嗣後來了一段客氣兼男性的短說教。卜底李托耳在此時，亦是從英法海峽這一邊，要想身入想起的故鄉光景中的一人。

說教以後，狠神氣的，唱了一回讚美歌。

這一回唱完，牧師說。

「吾看諸位，像是喜歡唱這個讚美歌的。那麼我們在散會前，再唱一回。可是還想再唱些什麼呢？」

意想不到還要再唱的人們說了，「日已暮，四方漸黑，唱個「第九號」罷。」讚美歌第九號，慢慢的唱起來了。

一忽兒，大家落下淚來了。

最後有牧師的祈禱。像鎗一般硬立着，口唱英國國歌，今日的集會告成了。

牧師說「無論那一位，如有希望列席聖餐式的，請各自豫先說定。以後沒有這種機會，亦未可知，因為我現今住在那里。」（手指離小墓地不遠的森林一隅。）

牧師退回給他急造的潔淨場所。

兵卒六人，將校全部，跟着他走。

祭壇是用糧食箱做的。

滑古士打夫大尉，想起那星期日一日的的事情了。

大尉打破沉默慢慢地說，「戰爭這個東西，真是一件討人嫌惡的事情。」

「想到牠就……阿呀，砲彈正向那裏飛行，喂，李托耳少尉！」

那一天又算過去了。

從德軍塹壕中，發出一種微薄光絲，飛入黑暗的天空，成爲閃閃鮮光，照在塹壕上面。

同時絡繹不絕的小鎗聲，在戰線的彼方，極爲騷擾。

夜間的工作開始了。

## 12 少尉喔賽洛

二個月有餘，彼等的塹壕，一忽兒給人取去，一忽兒又奪回來，平凡無奇絕少變動。

的日月，像水一般的流過去了。

今朝準備戰鬥了。大家狠親睦的，從胸牆上，遠望着夜幕的展開。——灰色的草，像要向綠色變回去。

午前磨磨鐵鏟的鏟同劍，執性的偷通人，正拿落下的土囊，堆上去。

狙擊兵的鎗彈，正是在頭上咻咻掠過。

午後，爬進誰亦找不到的地穴中。可尊敬的破兵，就來試演彼等所說的「破兵會操」。

雖說會操，可是並非互相發砲。不過看見對面打過來，就依次跟着打過去。

恰好像那少年同志，借報仇為名，每日午後出來，對小孩投一塊石子，就算緩和憎惡心，滿足名譽心，反把報仇兩字丟開了。

夜間，站步哨，出外偵察，加入作業隊作工，幫着糧食隊，分配糧食。

戰死負傷的損失，不論怎麼樣，總要想法取償。但彼等以為只要能夠稍稍前進，亦

可以減去一點不平。可是絲毫進步亦沒有。時時聽說暫壕這兒給彼等打壞，那兒給吾們奪來，彼此損益相乘除，恰成了圍棋上的一個「和局」。

彼等身臨戰場，要想顯一顯功名好手腕，可以說是一點機會沒有的。假使叫拿破侖來，你想他要怎麼辦呢？拿破侖第一得意的戰術，就如兩人對下圍棋，先拿棋勢放大，趁彼分離的時候，一段一段，截住吃光，此固是一種辦法。可是從喔士欽起，到阿耳普士山脈止，那麼延長的軍勢，就不能再用分段吃子的舊方了。總說一句，在不能用活動戰的現狀，就是拿破侖再生，亦是沒有法想的。

成功祕訣，首推奇襲。古代不世出的英雄，出奇制勝，突然包圍敵人一翼，或置巧妙的伏兵及陷窾。但在今日，兩翼外還是敵人側面，你用什麼方法，能夠拿牠包圍呢？近代式的情報部，舉凡飛機，偵察隊，電話電信隊，無一不備，你有什麼方法，能夠暗藏伏兵呢？大軍多至五十萬人，你有什麼方法，能夠拿牠擺在敵線上的某一點呢？我的計劃書，敵人不但立刻偵知，并能深悉底裏。古代兵法，至此已全成廢紙，不堪一試的。

了  
每朝，敵人友軍，在司令部朝食桌上，所有對方軍運動的情況，鐵道運輸的方向，一  
一要命令飛機，隨時攝取照片，以備應用。

所以對方軍的狀況，能夠瞭然在目，如指掌上螺紋。在各種科學的力量面前，無所謂秘密，亦無所謂偶然。只有全數獻出，擺在桌上。

事已至此，雖有拿破侖，亦不見得能有什麼妙策。那種火山的誇大妄想狂，恰與認  
頭痛的燃燒，能夠自然燒盡的人，一樣荒謬。在現今戰術上，准是用不着的了。

「那一日的工作，」總算能夠支持戰爭的一個局面。各人有各人的特技，那種特  
技，都是極盡人巧。就是本人，亦常常拿這個自誇。

最幸運的——亦的最忙的人，就是現在所說的「專門家。」從事中隊的普通事  
務，不過是站步哨，搶塹壕，避砲彈，這些事務。但是一做了專門家，其生活就多種多樣  
了。

坐在塹壕小屋門口麪包空箱上，頭捲繃帶的一個青年將校，你看見麼。

他是陸霍軋伊阿少尉，現在彼的大名，幾乎無人不知，彼本大城中有名族長，但在這個出征地方，大家應當講求自己獨立，決不借重父祖的威光，所以彼單以「喔賽洛」知名。

昔普少佐，因為叫人演喔賽洛一角，曾譬彼如全身墨黑，熱心極富，青年傳統的俳優。謂彼是一個非常熱心職務的青年。

昨夜喔賽洛自告奮勇，願往離德軍塹壕約五十碼的地方，「聽」——聽成爲問題的地雷所在。

彼一見太陽落下，就注水餅乾甌中出去了。

本部的意見，——這種意見，除喔賽洛以外的人，誰亦不願表示敬意，——實是暗示要彼做這項工作。

這種科學的原理，因為液體傳音，更比空氣容易要試驗這種原理的人，先在地上

置一水缸，自己臥在缸旁，拿一隻耳朵，浸入水中，定能尋出地下所藏的祕密。呢賽洛就是適用這個方法，發見地雷的所在。可是耳朵浸水過久，遂把耳朵凍傷，甚為劇烈。

但彼並不為耳傷所屈服，這一回，彼用身染草色攀登木上的計畫，想要混過敵人目光，細細偵察彼等的各種配置。

彼只要能夠有機會，彼定願效那青蛙的勾當。

機關鎗手，亦是彼消遣自己腦中無聊的一種工夫。彼所熱中的計畫，常使他的同僚吃驚。

歐林格曾在彼の膝上，展開一幅大地圖，說了這樣的話。

「吾等想闖到那十字路去看一看。（拿指南針尖，擺在離德軍斬壕數碼遠的一點，）彼等在分配糧食時刻，不是要拿多少運搬車來麼。」

「有意思，吾就這樣做去。」

彼の助手は一血氣旺盛的青年，名叫藹音士里的說了。

「位置關係，都知道了麼？」

「唔，知道了。拿那個半圓分度規借給我。七十一、十九（歐林格用暗算）剛是……唔，九點鐘，出二門，向那乾溝走去。那麼就打着試試三千五百……」

「電光測空器呢？」

感服歐林格計畫的藹音士里，低聲小語的說。

「橡皮扣子亦不用，因為可以用手替代的。」

「革帶亦應當豫先弛緩一條兩條。」

「一切細情，都知道了！十字路那邊，有一咖啡店。這咖啡店，是德國兵每天滿坐的。拿我們每一分鐘五百發的鎗彈，從咖啡店開着的窗外打進去，嚇得吃咖啡的德國兵，多爬入眼臺底下。那種混雜情形，單是想想，亦覺得有趣的。或者弄到總參謀長封克魯克，把拔乏里亞的啤酒，從杯內潑去了半杯，亦未可知。可是吾倒有得到十字動

章的希望了。」

空想的青年，這麼說了。

「間接射擊的缺點呢？」

像謊音士里這種人，決非天才的。歐林格想。

「靶子的打中打不中，這是不能知道的。那個地方，有沒有可以打中的靶子，這亦不能知道的。可是都沒有什麼關係，且去打著試試看。倘若德國兵的那班奴才，忽然驚醒，向這邊隨便選一個弱點的地方，開始復仇——吾們可知道彼等對誰放砲的。因為是這個樣子。總得……九點鐘已經到了。」

### 13 七勇士

趁着夜陰，就要秘密出去的炸彈隊，都在這兒。

彼等歸新升大尉的西姆松統帶，幫統是白髮決鬪家喀夫雷。

這個部隊共有七人。七人中最知名的，只有馬古士奈普學習伍長一人。他是少年團出身。

炸彈隊腰繫許多袋的革帶。每一個袋裏裝着一個炸彈。

炸彈隊轉過果樹園角，來到德軍近邊。德軍亦像是在不氣味中，想到會有這種事情出來。但仍恐重大要點，尙有不及注意的地方，所以特在果樹園壟壕最近處，掘了一條對壕，藉得格外監視我等行動。

西姆松給部下炸彈手說：

「只有一兩個敵人在那兒麼，亦不可知。或是許多人齊到這裏來，逆襲我們麼，亦不可知。因為那邊地上，現有砲彈打破的大孔，就拿牠當作「前頭部」用，亦不可知。這樣那樣，我們管不了許多，還是前去看看再說。假使對壕中見有德兵，那麼就投炸彈，閃他出來，務必要拿對壕打毀。向前走，緊跟吾背後來！」

彼等靜悄悄的走出。

夜色甚靜，大家亦是噤口無言。幼小無經驗的月亮，拿他的細長面孔，給德兵監視的後邊看。

地上滿蓋着雜草。這種草雖不能做芻秣，可是在草上走起來，毫無聲響，殊覺合用。炸彈手因為搜索對壕的一兩頭部，「撲成」一列前進。身在中央的西姆松，時時站定傾聽。因此彼の部下，亦每夜跟着他停駐。

喀夫雷軍曹，在左方口呼烏烏。右方有青年馬古士奈普，手搖小鈴。

彼等現今剛到半途。月亮亦在雲後，緊步相隨。

不意馬古士奈普耳中，像是聽得些什麼聲響了。

彼從彼の腳下，聽得洞中的聲響，可是相距頗深，——洞底多人說話的聲音。

彼就立刻停步。彼對彼の部下，亦用命令「止步」的記號，命令彼等停止。那麼再用耳朵來聽。隨又聽見喉嚨響聲，同金鈴金鈴的聲音。

已到對壕前頭部了，隔牆正在進行中。

馬克士奈普說，「吾去查查來，」說完就飛也似的去了。彼屈着身體前進，可是一片草地，阻礙進路，舉目一望，就令人生畏縮的感想。

彼暗地並着雙膝，翹起雙足偷看壕中。

那個時候，剛剛有一個光彈，在彼の頭上破裂。同時還有落在背脊旁邊的。

彼學着大的樣子，拿頭藏在草中，這個時候，鏐燈的蒼白光線，忽來光顧，給他拿破彈的噴火口，全部照出來了。

這個噴火口，德國兵站得極滿。彼等像是陷在網裏的灰色甲虫。彼等手拿鋤鏟等工具，正在修補噴火口，像要叫牠同彼等自身的射擊壘壕，互相連絡。

彼等在這個地方，步哨亦沒有站一個，這是彼等的大疏忽處。

馬古士奈普，匍匐歸來，報告大尉。

隨即照研究多回的計畫，炸彈隊從草地起點，作一個二十碼的圓弧半徑。

（因為投炸彈時，自己必須等在炸彈破裂的距離以外。）

各自從革帶袋中取出炸彈。不一瞬間，西姆松投第一彈，恰好落在噴火口正中。六個炸彈，繼續投出。

巖石發出炸裂的聲響。烟與雲，蹣跚的足音與隱隱的呻吟……同時在德軍塹壕內，釀成一片大騷動。

十二個光彈飛上半空。步鎗的急射擊忽起。機關鎗亦發出口吃人罵人聲音。

炸彈手站定了，難道要確認自己捨命冒險的結果，所以裝做這種舉動麼，原來不是這樣的，彼等橫臥地面低凹處，為的是可以安穩歸去的時刻，尙未到來，要等牠到來，再行乘機歸去。

半點鐘後，彼等一個挨着一個，跨過胸牆，平安回到塹壕。

傷害甚輕。甯沐卒小腿上受了貫通鎗傷。喀夫雷軍曹，因為身體太肥，不能像他人那樣平睡地上，所以彼の褲緣，就給彈丸刺破了。

「多在這兒麼？」

西姆松大尉問了。

查點一過，纔曉得馬克士奈普，還沒有回來。

西姆松狼憂慮的樣子，隔着胸牆，遙望對面。月光雖是到處照着，可是一兩碼以外，就不能纖悉都看清了。

光彈還是破裂着。許多的頭顱，從胸牆上沈下去了。敵人的鎗彈，像電鞭似的，閃過頭上。

又回到沈默與黑暗的境界了。

忽然昂頭到胸牆上面。

「再等五分鐘不回來，吾要尋找他去了，喂。」

西姆松憂慮似的說。

鐵條網外小叢草裏，不意有人立起來了。那個熟練的樣子，幾乎令人難信，像鼠似的，跳過鐵條網的破孔，用全速力，向胸牆突進，不一瞬間，又像球樣滾入塹壕來了。

救起彼來的兵隊們，又從草做的封筒（拿樹葉裹着全身）內扯彼出來。彼不給草做封筒包裹，大約亦能夠歸來。但因為做了少年團員，就不能不練習這種工夫——彼報告西姆松大尉了。

「大尉！吾又去看過噴火口的樣子了。」

「唔，是麼，是怎麼一個樣子呢？」

「爆發得很利害。對壕的一部分，亦給破壞了。吾們要生捕幾個捕虜。因為聯隊長有命令，凡能完全捉得德國兵送來的，每一名賞金五十佛郎。但是一個亦沒有留在那裏。想是帶着負傷兵，一同逃去的了。」

（西姆松像要喊破喉嚨的賞贖他）「軍曹！你甯那個！那些人已經睡着了。照每天的樣子，兩點半鐘要準備好，吾就去報告着來，吾豫先交代你們，你們可是都要給吾辦好。」

師團公報摘要（每日發行，按照定例，毫無變化，各項新聞中間，載有下列的一種

報告)

「昨夜小部隊（在略圖上，標出噴火口的位置，在某地點投擲炸彈，該地點就是對壕前頭部。大家聽到很高的呻吟聲，想那炸彈已有相當效果了。」

當時可以捧給我們七位勇士的，除了公報上幾行報告，以外就別無長物了。

## 14 自相矛盾

塹壕內的步兵，因為敵軍友軍的礮兵，屢次有報復太過不合事理的舉動。彼等就提出一個意見，要在塹壕戰的時候，友軍礮兵，對着敵軍礮兵的射擊，每日各礮，祇能以十二發為限，不許多放。但「總攻擊時例外。」

因為兩軍放礮，皆超出必要以上，所以總攻擊的時期，已凝結在彼等腦裏。

滑古士打夫大尉，這樣對卜庇李托耳說。

「那種打法是不對的，假如平常不打這些大礮彈，能夠叫吾等極滿足的協定，早

就可以訂定的了。」

「亂放巨礮，亦不能十分非難。因為彼此競爭，極爲劇烈。」

「對方亦說是高價的娛樂。好像你寫信給你嫌惡的人，要叫他看着生氣一樣。因爲他明朝開信封時，你不給他同在一處的原故。雖亦有不贊成娛樂的將校……但專以此爲娛樂，亦未必能夠長久生存的。」

滑古士大夫大尉，拿悲觀的調子說了。

步兵的苦情，不僅是礮兵的供給問題。

機關槍，塹壕白礮，多是叫步兵添着煩惱的。

有些時候，常覺得機關鎗是一種惹厭武器。

戰線內有機關鎗坐，可是並不使用。離開要害地點，隨便挑一場所，有從塹壕兵頭上，一齊開始射擊（這是曾經禁止過的）的，亦有架在胸牆上面，對着敵軍亂放的。因爲這樣的原故，敵人火力，常時齊集步兵線上。

「喂，爲什麼拿那種東西到這兒來，是不是要喊敵軍的砲火，光顧我們。這樣污穢的鐵甌，不好拿到擺鐵甌的地方去麼？」

殼喀雷耳說這個話，亦不能派他爲無理由。

剛是機關鎗隊的歐林格，同彼的一黨，拿了那個惹厭的武器，爲着要回到一定場所，纔走入塹壕內來。彼見鐵甌裏面的水，正在沸着，彼就說了。

「多是爲了你們。」

歐林格聳一聳肩，繼續說明理由。

「機關鎗的本來鎗坐，真給敵人知道，那就收不回來了。倘若給德國兵知道，當時並不說什麼，但拿發射場所，記入手帳。到了緊要關頭，拿頂大砲彈，一砲一砲，向着鎗坐打來。那時你同你的小隊，飛到何處去呢。加以敵兵如潮湧來，我等縱有通天本事，亦就無從著手了。」

塹壕內頂不歡迎的，是塹壕白砲。彼の裝置，很像有脚雨桶的一部。有口向上，炸彈

就塞入口內，恰似塞入乾葡萄的糖果。就拿牠隔着胸墻，打進敵軍塹壕內面。那就轟然爆發，叫敵軍往生極樂了。一處已經炸完，再行搬往別處。

據塹壕家的意見，在同一場所，儘管一次一次亂放白礮，固然是令人生厭。就是不擇場所，搬來搬去，隨便發放，亦復無有是處。

夜色將闌，有沿着後壁，爬入第十小隊塹壕的白礮將校，看去直如野犬。

這一回誰亦不能看見的了。因為這個小隊着手戰鬥準備的兵隊們，現正沿着胸墻堵列，背着白礮隊的原故。

到了適當的地點，白礮隊務必從速拿礮裝好。但是立刻就給人看見了。

小隊附屬少尉，趕着來說。

「真是對不起得很。這兒……司令官有特別命令，不能使用這兒做白礮陣地的。因為離開德軍塹壕，只有七十碼光景。」

「那是知道的，為此纔到這兒來，因為這兒是頂要緊的場所。」

少尉藉口司令官架空的命令，還繼續着說。

「拿復仇的礮火，引導到這兒來，那是不能的。第一，因為這部分的胸牆，若是打倒，全旅團就要發生重大事故，所以纔有前項命令。從此處走過十個遮彈壁，有一個極合式的場所。那場所與放礮最為相宜，可要同你前去看看。」

白礮將校爲彼甘言所誑，就被誘到比較少障礙的場所（就這個小隊說）去了。

白礮隊亦飄然隨着，不識不知，到那不相干的場所去。

白礮隊又要在這個場所，像傀儡牽絲人那麼厚顏，做出遭人唾罵的餘興。

可是又出來一個對手，這個對手，是肯普少佐，與少尉不同，更覺不好對付。

少佐清早起來，很高興的樣子，是向來絕少的。

所謂野戰將校，用不着外交辭令的。

「不可，喂，不可。」

說來說去，就是這麼兩句。白礮將校聽了，深覺難以爲懷。

恩普少佐，很快意的接着說。

「快去那邊！討厭的肝臟色大礮，亦給我拿着走，燒了也好，埋了也好，吃了也好，什麼多好，要擺在這兒可不成，趕快給我搬着走。」

白礮隊喪膽去了。這一回，找到一個伍長擔當的塹壕，趁着有幾分地位的將校未

來以前，白礮將校，趕快跨過胸牆，向敵軍塹壕內，連發三礮。

發礮後，就旁若無人的，收兵到塹壕小屋去了。

## 15 喜劇的野黨

樂事有三，「眠」「食」「讀。」

三樣中間，睡眠最樂。但大率不能安眠。一回要睡到一兩點鐘以上，是很少的。無論什麼不良的境遇——濕地上麼，窄狹的地方麼，騷擾正盛的時候麼。數日間

不脫衣服並穿着靴子，都能睡熟，這是從習慣得來的。

睡眠時候，得到一種可貴的能力，就是不讓空費時間。

見了食物，就要掉弄文句，這是好像故鄉的人們，豔羨撒維飯店洛克哈脫飯店的大餐一樣。掉弄文句，是英國人的癖性。但到枵腹已果，便賞贊兵站部的烹調技術。

菜單的變化，須看交通壕是否能免礙火。因為現在場所的炊事能力，從背後的神秘勢力，發生變動的時候極多。

焚火是不許的。火有烟，最能拿正確目標，與米尼及她的親戚。在一兩塊木片上面，叫水筒中的開水速沸，有人願出一弗洛林，即與以豫備的貴重飯盒，皆所以補禁火的不足。

時時干預廚司的分配。餛飩食物，餅乾，黃油，水（多數含有鹽化石灰）等類，是彼等日常生活品。

水是裝在汽油甌——舊友西挨兒及白拉脫商店的——中運來的，故鄉的汽車

主人，難免因汽油甌太少，弄到感覺困難的時候了。

平時可以多要熱的濃茶。麵包確能拿到。鹽豬肉同糖醬的分配，亦沒有錯兒。

糧食隊常在半夜泥濘中到着。搬出時每有破袋，破袋中間，往往溢出甌頭牛油，冰凍牛乳，乾葡萄等物。單是看看，亦夠得眼熱的了。

馬克倫搜集自己的部分，拿到自己寢室，慢慢的吃。

第三就是讀的樂事。

書信是同食物，從夜間一塊來的。只是大隊的郵寄物，每日就有十袋八袋。就拿這一點來說，野戰郵務局的麻煩，可以想見。書信小包，新聞，應有盡有，可是書信最易遺失。

書信除了受信人以外，絲毫不感着興味的。一到小包，個性就發現出來了。小包的形式，大小，種種不同。大抵包裝是惡劣的。本來是隨便包包，現在可是很講究了。

有像母親那樣節約的，有像閩女這樣浪費的，包裝方法，各有不同。但看身着短褲

的異鄉人，從作爲紀念物的淡紅色紙包中，拿出襪，烟草，可可糖，香胰，油炸糖菓等物，亦就夠得傷心的了。

那麼就要說新聞了，彼等從論說起，連廣告亦一字不遺，通要讀過的。讀過一遍，還要倒過來從頭再讀。

讀新聞有三個目的。第一可以知道戰爭進展的情形。（戰地兵隊，大率對戰爭大勢，是一無所知的。）

第二可以消磨時間。

第三，好拿來做說話的題目。尋出國內政治趨勢，來做議論時材料。并且可以介紹給阿企耳，丕奇泊伊士大尉。

阿企耳，丕奇泊伊士，並非大尉的本名。彼所屬的聯隊，在法蘭西軍中，亦甚有名。彼現爲連絡將校，辦理聯合軍間重要任務。所以他是精通外國語言的語學家。

彼熱心研究英國各種制度，但常爲複雜的制度所苦。

彼因爲這種原故，所以要努力親近滑古士打夫一類人物，擴充自己的見聞。

甲中隊營房中賓客阿企耳，一面喝着惠士克，一面議論當日的新聞記事。

你想貴國人民，對着這一次戰爭，真是憂慮不堪麼？

阿企耳這樣問了。（阿企耳讀英國新聞，是不分門類全讀的。）

滑古士打夫大尉答了。

「拿新聞讀得太認真，就自以爲戰爭情況，一概明白的了。政府正在這裏想法，怎麼樣纔能夠提起彼等精神，叫彼等不至於悲觀太過。」

「理由呢？」（阿企耳恭敬地說。）

滑古士打夫，取出遲到三日的倫敦新聞紙，就所載議會消息，摘要朗讀給他聽。

這兒詳細敘明，從舉國一致內閣成立以來，議會中反對黨，演出一幕虛偽的喜劇。

「這種話是危亡國家的，這班暗殺黨，——這班癡漢，你知道麼，到底是誰吓？」

阿企耳，不奇泊伊士問。

「不知道是誰。但彼等亦是神的兒子。戰爭以前，誰亦沒有說到彼等的事情。彼等簡直是一起無名的人，現在就變成賣名的奴隸了。」

「彼等應該鎗斃。」

生長自由主義中的共和主義家丕奇泊伊士說了。

「這可不成。這是英國政治家氣質上的優點，你所抓摸不着的。置反對黨不問，亦是一種有味的事情。因為現在我等的內閣，尙未到招集羣蠅的那麼腐敗。」

「蠅麼？」

「唔，是說的蠅。我政府活動極敏捷，沒有給蠅立足的閒空。」

「你們的大臣，多是活動家麼？（阿全耳現出已經明白的臉色，）從名義上說來，吾當彼等老紳士，是杜尼集合體。」

阿全耳因大臣官邸所在地名杜寧，與杜尼音相近，遂像身在霧中一般，自言自語，並暗自點頭。

「彼等反對黨，要是組織內閣，三星期後，全國盡要變成癡漢的。」

住口！滑稽家（蒲柳克大尉插嘴說，）政府若不能向戰勝方面走，全國國民就要不信任舉國一致的內閣了。」

阿企耳微笑了。

「請你接下去說，滑古士打夫君。」

滑古士打夫接着說。

「政府若能因為讓步反對黨，找到一點鞏固新壘據（內閣）的機會，那是極情願逐出異性分子，歡迎幫忙人入閣的。」

「那是好的。」

阿企耳贊成那種說法。在坐的人，因滑古士打夫，對政治上抱有一種政見，就大家傾聽他說。

「可是這個時候，要妨害反對黨，叫彼等不能拿惡印象給全國，這是第一急務，總

要叫全國國民，不去深究戰爭的實際。因為這個原故，所以要做成一個出演喜劇的野黨。喜劇的野黨，只要能叫國民發笑就好。這樣一來，國民就沒有空工夫考究政府的事情，戰爭就可以繼續下去。這就是到蘇格蘭大街上去，把所有說書賣藝人，一切買收的真正理由。亦就是要叫全國國民，在戰爭終局以前，不用十分醉心戰爭，必先從買收反對黨議員入手的理由。政府因為要實行這種計畫，所需款項，一定甚鉅。就是辦理喜劇報館的館主，亦應一律買收，俾共在一個戲院內活動。政府真能照我所說，一一辦到，準能受着非常歡迎的。」

「真能夠這種辦法，我就什麼亦不必說，什麼亦不用做了。滑古士打夫君。」

「哈哈。」

「但是你所說的話，總像是不能十分信用的。」

「吾所說的容或有錯，亦不可知。但這是吾對着現狀的一種解釋。要是拿最近公開的事實，來與鄙說相比照，恰自有符合的地方，這是大家所知道的，毋庸鄙人辭費。」

了。」

這個時候，蒲柳克大尉又開口了。

「假使郎加夏地方，亦像現在利爾一樣，竟給德國軍占領，那麼政治的見解，全國可以一致，亦無須用照妖鏡照出喜劇野黨的原形了。」

## 16 可愛的妻

從故鄉收到書信後，兵隊們就要向故鄉寫回信。

寫好的信，多要送交神祕的檢閱課。

檢閱課，亦沒有多大的神祕組織。課中事務，大部分聽下級官做主，多數高官，全不過問，照例叫那種有耐性像傭婦的中隊附屬將校，代理一切。

午後三點鐘至六點鐘，跟着卜庇李托耳，到他的塹壕小屋一看。只見屋內（形式，臭味，直同狗窩，）地上，堆着書信一束，這是小隊軍曹，爲受檢閱送來的。

這些書信，李托耳不讀不成。（讀信討厭，）讀後不齊好不成。（齊信尤覺討厭，）信封上不由將校編號不成。打印後不送回本部不成。本部擦上看慣的三角赤印，送兵站地。到兵站地後，經正式的檢閱部，——專辦這項事務領有月俸的人，細細調查。那麼纔好向信上所開住址發送。

卜庇李特耳，像避流彈似的，急引足入小屋中，開始檢閱。

一束書信，區分為三。第一部是明信片，這是什麼祕密，多明寫給人看的，費不了多少手數。過目一徧，就成了。這一種明信片，英國陸軍部發行的，共有五六種，要皆是替不會動筆的人打算。——倘若拿這種明信片，寄給女人，女人該說什麼呢，——下列文句，都是印刷在明信片裏面的。

平安無事

入院

患病／經過良好

負傷「不日當被除名離隊」

……某日  
小包 來信 電報 收到

速賜回音

近頃  
久已 不奉來函

富有感情不能動筆的人們，不論爲他人或爲自己，就右列各文句中，抹去認爲虛偽及過於驚人的，寫上寄信人姓名，便可寄出。這種明信片，不得另外添寫文句。有人在收到小包下，拿鉛筆添寫「不知道」三字，李托耳就提過一邊，隨後送還發信人。

第二部是法蘭西的繪畫明信片。多半畫的是兵隊。所畫種種不同，有畫模型式站着的兵隊，有畫國際的握手式兵隊，亦有畫袒胸美女四面環繞高唱「我國有救」

的兵隊。

有繪畫女像（像是女優喀岩沙）的明信片，喔格卒在該片上寫有左列文句。

「親愛的太太，吾願拿這個明信片，找到平安無事的令姊，恰如離開平安無事的我一樣，所以送上一張法國繪畫明信片的，片上所寫法國字是「法國女皇萬歲」的意思。（吾想法蘭西亦有女皇，所以假定繪畫明信片上的女像為女皇。）

第三部是信封用一定的綠色封筒。（由軍部發給，）這種書信的發信人，應在下開證明書上簽名。

「證明封筒內容，除敘述個人的、家族的事情外，絕無別種語言。」

信封上照例寫明，「證明所寫書信，不過個人的家族的性質，並不掩離別種語言。」

「但一查收信人的人名，竟是一個某倫敦週刊雜誌每日銷數百萬以上的主筆。李托耳覺得此事殊有不妙，就拿牠提過一邊，實行檢閱，信中是否藏有「若被截獲或

發表，不使利益敵人，一的材料。

偷看他人書信，並非愉快的事情，李托耳亦甚知道。可是李托耳認爲這種全出不得已情形，當能得到發信人的諒解，所以纔安心偷看。至如寫信的人，往往不會書寫，固早爲李托耳所曉得。

卜庇李托耳部下的兵隊，對着彼的嚴厲檢查，深爲諒解，決不願做一點累及檢閱人的情事。兵隊中多數的人，寫到戀愛的情話，或敘述個人經過的詳細狀況時，無不用極率直的筆法寫出，免得教李托耳操心。

吾想實際上，彼等或是歡迎公開披讀的。

因爲中間頗有利用敵兵所謂間接射擊，借着這種綠色信封，做一個傳遞忠言或責難，到長官面前的機會。

唐辛曾在信中，寫了下列各種文句。

「我等最近三星期，沒有領到俸給。這項金錢，究竟往何處去了，我將校能夠知

道麼。這是我等所不堪焦慮的。」

一切罰金同折扣錢，多入經手將校的私囊。這是克梯拿阿某聯隊全體兵隊，所確信的。

樂天家霍格卒，曾經這樣寫過。

「諸位將校，能夠拿我等所寫的信，細讀一過，以後對我等管理上，就一定得到相當的理解。」

兵隊們的特長，就是毫無藏匿。例如殼西卒雖非形同木石，可是質地厚實，外面看去，像是抹布一類，不易燃燒，誰知倒是一個風流人物，連十字路口男女並行的戀愛故事，彼亦會演習過來的。

第一個女子，住在彼の鄉里殼托里奇，第二個女子，在蘇士肯辛東作工，第三個女子，在開耳平賽特實報，第四個女子，在胖濃夏冬營，飛入最醜的蠟燭火中。

卜鹿李托耳，拿他信上所寫的，「吾望你速寄相片來，」「愛情終身不渝，」種種

頑豔文詞，實在讀得有點煩膩。彼對着這種巧言多感，出人意外的殼西，直欲加以詛  
呪了。

但彼見到殼西所寫的書信時，總覺得別有一種樂趣。

「可是無論如何，總要請你說給我聽，克里西小姐。」

這是殼西寄給蘇士肯辛東的女子信上所寫的。

「你已同送牛乳人訂了婚約麼？」

（謝謝，救出來了！李托耳敬虔的徽語。）

「不對，不對，克里西小姐，不用理他亦好。因為我現在什麼都不想。」

（討厭東西，真是放屁！李托耳加以註釋。）

「我等一徑是朋友交際，直到現在的。請你毋庸多慮，給他結婚就得了。」

（說瞎話，）（亦是李托耳說。）

卜庇李托耳，不料輕佻的克里西，竟會從她的郵局退還，且從此不再同殼西通信。

每日省了不少的麻煩，實可感謝，遂進行別種的調查。

大抵寫信的開始，本有一定文句。

「寸牋呈上，恭候起居佳勝。」

這種文句，皆用鉛筆寫的。有時常用不狼尖的鉛筆。

是到處寫着的。（說明親過嘴的意味，）信封封口上，寫着 A·W·A·N 等不思議的符號，這是表明「親嘴再封」的意味。若認為封信人是檢閱官，不是發信人，那就錯了。

書信上大抵用收到小包的通知，暗示戰況的大要。

「我等禁作戰爭報告，只好說說目下的塹壕生活。我等現俱壯健，服用一服鉛毒的人，亦不多有。」

禁止記入地名，亦彼等最不愜意的事情。

偶然許拿地名記入，又要弄出奇怪的發音。彼等的發音，並無一定規則，可說是自

成一派的發音。阿芒台兒的發音，常要說成阿耳門梯阿士，真是不可思議的。

寫信人苦心的處所，是要拿信的末尾結得好。

「業已無可通告的事情，只好就此擱筆了。」

那些文句亦是一定的。

可是不大用手段的拔苦卒，倒會做最熱烈的情書結尾。

「再會，開脫小姐，吾就此擱筆了。因為還有一封女士的信，不寫不成。」

馬克倫卒，作文雖少覺困難，但亦不甚覺得厭煩。

彼曾用達意的文體，寫出下列文句。

「親愛的吾妻。下次郵局滙款，給吾多滙一些。因為炸彈（雞卵）還要多吃一個……汝的可憐良人傑士馬克倫，第七四〇七七號。」

多種書信特徵中間，有叫人看了連微笑的意思亦沒有的。有只是想念過去的日子。有喜歡問問孩子們的健康。亦有對着憂慮不釋的母妻，斷言近代戰爭，有名

無實的。

不胡吹，不瞎說，亦不鳴不平。無論對着誰人，總要叫彼不用憂慮，說來說去，無非是「我等不要緊」「我等很愉快」「戰場亦是一種堂堂生活」等話頭。

試讀馬古士奈普學習伍長的揮淚苦語。

「母親，小包確已取到。這樣盡心對兒子，實在感謝不勝。這件物品，是戰場最歡迎的物品。可是請母親不用再寄來，我看見光是郵稅，就要取一個先令，這是我母親現在景況所不許的，所以請不用再寄。」

不惜工夫，調查小包郵稅收數的將校，能有幾人？馬克士奈普十分貧困，家庭中不欺的情愛，洋溢紙上，能令讀者墮淚。

「寫到這兒就算了，吾的妻。這封信寫得太貧弱了，因為今日草色的官用封筒，一個亦沒有領到，等下次領到的時候，再詳細寫着寄給你罷。」

卜庇李托耳，再不能細加調查了，只好包封簽名，就算完事。

## 17 皇太子殿下

黯淡無光，是令人不快的早晨。

蒲柳克大尉，靠着射擊塹壕的後壁，等着辦完步哨勤務各兵隊的歸來。

兵隊分作二列，睡眼朦朧，亂髮不梳，潛從胸壁入口，進塹壕小屋休憩。

最後殿軍，是卜庇李托耳，昨夜指揮這個兵隊，直到天明。

我戰線在果樹園角上，急切間直線忽變成曲線。因為要作一條安全通路，就拿塹壕切斷，做成A字的橫棒。

A字頂點，是危險地帶。德國兵離A字頂點，不到五十碼。德軍塹壕曰礮，亦拿胸壁做極好的射擊記號。

因為這些原因，果樹園的塹壕，只好夜間使用。所造比較安全的代用通路，要從A字一方的手腕，方能進到別一雙手腕。除了用心甚深的人們，常常弄錯。

這個兵隊，係夜間的前哨部隊，巡查 A 字頂點，正感謝蒲柳克的監視，交代歸來。

卜庇李托耳，立在二條塹壕的交叉點向彼的中隊長，問候早安。

「沒有死傷的人麼？」

這是照例的問詞。

「一個亦沒有。很受彼等的狙擊，可是沒有死傷，真算好運氣。」

「想起來，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像是沒有睡醒的大尉，如在夢中的說。

「你說些什麼？大尉！」

神氣雖有睡意，儀容仍是整齊的李托耳問了。

「是吓。」

大尉向烟嘴裏裝烟，就繼續說了。

「危險約占九成，還要做實際上陸軍第一難做的事務，還有誰吓……不是兵卒

同下級將校麼。事實上，不是你同你的兵隊麼。這兒有一個問題，是我入營以來不絕苦我的問題。吾自服役至今，正十九年。英國軍人，要能夠遠開個人的危險纔好，遠開危險愈遠，該軍人所受俸給愈高。兵卒在出征地戰線上，一日僅賺六辨士。彼爲這六個辨士，掘塹壕，開對壕，行軍時戰如猛獸。試看汽車夫尚拿多數薪俸，并且絕少危險。很像鬪雞那種奢華度日的。陸軍糧食部隊，坐着汽車，各處周巡，想法刻扣我等糧食，就得到王侯同樣的收入。參謀將校，住比較安全的地方，可是照例年年加俸。迨到論功行賞，還要受頂好的祿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像吐出來的興奮着說。卜庇李托耳想這是不像平常時的大尉了，像是要安慰大尉的樣子，但李托耳仍照李托耳的樣子說話。

「現今參謀將校，亦到塹壕來，給我等住在一起了。」

蒲柳克點火煙嘴，——天色已全明了，——大尉想入非非了。」

「是的，參謀將校殺到塹壕來，這是沒有見過的事情。（彼等亦是應當來的，）但

是說可以不來，亦沒有聽見過這種文句。事實上吾若能會到做這種漂亮事情的人，我是要同他說，拿這兒做成大街的大人，就是軍人，我說完了，我就對彼脫帽行禮。」

「注意！來了，來了注目！」

卜庇李托耳說了。

（彼等還立在塹壕的交叉點。）

看一看，兩個參謀將校，到了果樹園的塹壕了。彼等是從A字頂點下來——正指着土囊崩潰地的中間，想要避去壞壁的裂縫，低屈着身體——下來了。

太陽剛從德國軍壕的後面升上來。

將校中一人是中年人，彼正俯首徐步。

他的同伴，是一個瘦軀金髮的青年，屢次越肩微笑，似有激厲年長伴侶的意思。

兩人從入口走進塹壕線中。時時張口舒氣，仰首伸腰。

青年將校——是中尉——見蒲柳克大尉，嚴格施行敬禮，旋踵走向同伴處。

蒲柳克大尉，照軍中老例不脫帽。迅速直立如棒，取不動的姿勢，作爲答禮。等到像是小孩的瘦軀，轉過遮彈壁下看不見時，纔停止舉手的禮節。

這個青年將校，就是英國皇太子殿下。

## 18 蘇格蘭萬歲

此次戰爭告終，到相當時機論功行賞時，有一條法國舊街，街名係用蘇格蘭風的地名，坐落塹壕蒸暑處所後方，似應與以特別的賞與。

這條街道，屢受敵人礮火。但看打倒的土牆，破碎的木窗，就是被害的確據。

但是街中各店，沒有一家不開門的。這條街在這個地方，要算第一繁華場所。附近各營帳的主顧，都到此地集中。

店主非注目物價專想賺錢的人。商賣態度，率出以公平與勇氣，大爲兵隊們所賞贊。

這條街成爲地方巡禮地的中心點。午後略有閒空，英國兵隊，隨帶一兩個法郎，多從數哩周圍，聚集到這條街上。炊事主任，爭向各店辦理食料。這項商賣價值，實在爲數甚鉅。

僻在鄉村的兵營，要采辦食料，實是很容易的事情。需用物品，儘先取回，餘下叫店中暫存，那就完了。

卜庇李托耳，曾在鄉村兵營所在地，見商店中貼有告白，能夠拿法國村店商品，簡單寫出，照式抄錄如下。

此地 喫煙所
啤酒
葡萄酒 ~ 黃色
~ 白色
咖啡 雞卵
出售以上各品

但在街市商店，售賣物品的範圍，就格外擴大了。國芬軍曹，生長倫敦，擅長談話，具有倫敦兒特質。試觀彼因為購買將校食堂飲料，出現食料商品店的手腕。

「早安，胖克哈士脫太太。」

很愉快的樣子，與肥胖的店主婦談話。彼對着喜歡多話的法國女人，總拿本國主張女權擴張的胖克哈士脫相稱，表示相當敬意。

因為法國女人要做胖克哈士脫的太多。

「你早。伍長先生，你要用點什麼？」

軍曹給她降下一級，做了伍長，彼可不問。

彼聽法國話，不能十分清楚。自己以為說得狠流暢，對手懂不懂，還是一個疑問。

「你像是見了一個好夢似的阿呀，今天，你的臉，怎麼這種紅光滿面。吾想你定是得了好消息罷……」

軍曹舉着手說。

「店主娘娘，火爐！請你的手，暫時離開火爐。只管這種饒舌，怎麼還能買東西呢？請你趁空，讓我拿要買的東西說說，可是吾所要的東西是？」

「要買什麼？阿，請快說，快說。哈哈，」

「唔，（說不完全的法國話，）白葡萄一瓶，赤葡萄二瓶，蠟燭六支，酒一瓶，你多聽得明白麼？」

含笑的女店主，真正奇怪，竟能懂得軍曹說的話，拿出白葡萄，赤葡萄，蠟燭，酒等物品。（軍曹常拿文字中頂大的字，作為葡萄酒的名稱。）

「合計要多少錢？」

女店主拿法國算法，總算一過，就接連說了S同SK的發音。這個發音，傳入軍曹耳中，軍曹就取出二十法郎紙幣一枚，擺在桌上。

「請你收了這個。」

軍曹豪爽的說了。

彼取了找錢，像是很明白的樣子，在那兒數。

女店主又拿別的商品出來了。

「這個商品怎麼樣。真是好看吓，你再買上點，好麼，你的錢不是像水一樣，在那兒流麼？」

女店主說這段話，就像副牧師口中念道，「若惡人肯捨去彼所做惡事，實行法律及公義，就能夠救他的靈魂，永遠生存」的祈禱文一樣，背誦如流。

國芬高舉着手叫。

「已經很多！再會。」

彼大踏步走出店門，跳上食堂用馬車，如飛回去。

離開食料品店兩三家，就有一羣將校，坐在「地球」加非店的椅子上。

這個地方的加非，同洋楊梅一樣多，那是給法國別的地方無異。現又遇到浪飲啤

酒千盃不醉的英國兵隊，應得終日滿坐的了。」

但是「地球」加非店主，一個狠伶俐的人，門前貼上一張「將校以外毋庸進來」的字條，單選自己合意的主顧，所得利益，不啻十倍。

出征軍各方面的人們，圍坐一張鑲嵌大理石的桌子。這邊是早給英國兵隊塞滿了，可是此後絡繹不絕，還有來得更多的希望。

鷺鳥們這兒——因為聚集到戰鬥線的尖端，所以風說傳來，極忙極快。

眼前就要總攻擊這句話，支配彼等的腦筋，力量最大。

前線十萬的代表人，正聚集在這個加非店內。這是因為全蘇格蘭兵隊，多住在近邊的原故。

有蘇格蘭風軍帽，亦有無數扁平的盆式帽。正式步兵聯隊，（綴着第一第二號數）鄉土軍，砲兵，工兵，皆絡繹來到這兒。

軍糧食部隊，亦成羣結夥的來了。終日坐着汽車，奔走鄉村道上，枯渴已極，到此稍

資休息，藉得回復體力。

軍衛生部亦來了，因為要來檢查食料品的純粹不純粹。

參謀將校，因為辦了十分費力的事務，暫時離開本部，來飲加非，身上帶着赤色參謀徽章，極易辨認。

坐在一桌的酒客中，有肯普少佐及蒲柳克大尉。彼等同歐林格，卜庇李托耳，滑台兒，一起來的。

這個大隊，是昨日從塹壕出來，初到這街上營房地的。

看見乾草場同洗衣場，就隱隱約約，想起過去的營房生活。

彼等現在住的正式屋，睡的正式床，中間還有鋪着華麗被服的床。

突然入到這一羣來的，是從賜假召回的滑古士打夫大尉。

「呀，滑稽家，回來了麼？」

蒲柳克大尉叫了。

「呀！吾昨日午餐時，——地方是有的，是在撒伏伊飯店的大食堂，埤到火速歸隊的電報。凡有賜假歸省的人，多給召回。爲此吾等就像鱈魚一樣，裝滿連絡船中回來了。喂，酒保，拿啤酒來！」

「倫敦的樣子，怎麼樣了，請說給吾等聽。」

歐林格渴想似的問。

彼等到此地以來，足有五個月了。開始賜假歸省，博得非常好評，不過兩星期前的事。誰料到了一兩日前，就突然中止。滑古士打夫，是少數倖溜出那個祝福門的一人。

彼一面喝啤酒，一面說下列的話。

「倫敦沒有大變動。德國飛船來時，少覺騷擾，可是一忽兒就過去了。市民除滅去街燈外，並未受別種驚恐。飛船效用不過威嚇而止。炸彈亦是放過幾個的。鄉村方面，軍隊屯駐滿了。將校盡是大佐中佐。看來內地比這兒，容易進級。」

拿面孔浸在杯中似的，把酒喝乾了。

「一般國民的態度怎麼樣？」

滑台兒問了。

「問的那一種態度。」

「國民對戰爭的覺悟。」

「呀，你問這個，這是出征軍人切身的東西，這是當然要問的。因為大抵是預備死的吓。要說到吾等的損害，國內方面，比戰地倒看得清楚。吾對國內人民說，戰地平穩無事，兵隊反覺過多，毋庸喜劇議員到戰地鼓舞我等，國內人民聽了，無不變色吃驚。國內人民的毛病，是在新聞讀得太多。現今倫敦的新聞，只圖紙上熱鬧，所以戰地狀況，亦是寫得太過。吾想這種情勢背後，當有下劣的政治上詐術。柏林人有了這個庇蔭，便可把我們的樣子，全體明白。好像是拿一席極美味的酒菜，送到柏林人口中一樣。」

「起了什麼棘手的问题沒有？」

肯普少佐，發出像是少佐身分的疑問。

「提到棘手的事情，大約就是徵兵問題了。吾想彼等爲什麼要拿這種小事情，去煩惱彼等的腦筋呢。克梯拿阿說是想要幹，讓彼去幹好了。說是不想幹，亦只有讓彼不幹。贊成派，不贊成派，無庸管他，聽他的便罷了。若徵兵贊成人，僅以尋常勝負爲限，那麼誰亦願意跟他走的，但因彼等以顛覆政府，爲徵兵的預備行爲，跟他走的人，先要自己總辭職，這不是同抓住偉大英人的頭，浸入乳中一樣麼。彼等公言，西部戰場的英軍，可減去一兩小隊，一日一發的破彈，亦不用打，要想用這種辦法，支持彼等所提出的徵兵問題，這是我所親耳聽到的。」

「反對方面，是說些什麼呢？」

「彼等議論極單純。英國勞動家神聖的個人自由，——說到勞動家，那就不是我等事情，我等是威風凜凜的軍人寡頭政治家。勞動家是拿同盟罷工制勝的，——若

「讓軍人寡頭政治家干涉，那是要鬧成革命的。彼等是這樣地說，所說就是這些。可是新聞上……」

「但是」

「熱心求知識的滑台兒問。」

「一般人對這種議論的態度怎麼樣？」

「可愛的是國民。一切照常，絲毫沒有改變。儘你說徵兵制度，說出征軍人，國民聽了並不憂慮，所以絕無問難。現在的問題，倒是那個加里卓別麟。」

「加里卓別麟！」

五六個人一樣的嚷。

「加里卓別麟是誰吓！滑稽大家！」

「吾亦沒有見過加里卓別麟。姑說我所知道的，倫敦市中，無論走到那一處地方，一定看見他的肖像，所以結局要說到他身上的。遊戲場用他的名義，看客就發出百

雷齊鳴的贊聲。吾曾到過一遊藝場，有二十名青年，均假扮著卓別麟，同時向舞臺出現，頭戴圓高帽，胸着緊上衣，腰繫不合身的褲子，足登不合腳的靴子，鼻下挂上小鬚，手握竹杖，都說這就是卓別麟化身。」

「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吾亦不知道。吾想要尋他本身，亦曾很尋過他，吾向人間卓別麟現在那兒，聽的人頓吃一驚，多是顯出一種顏色，像是怪道現今還有不曉得卓別麟的人。吾想這倒有些難為情。吾又想這個卓別麟，莫非是政府任命他製造礮彈或別種軍用品的，那麼他就是我的老前輩了。總說一句，吾大英國民，聽着徵兵制度等大問題，毫不在意，多數人的心事，反被一個加里卓別麟奪去，這是千萬萬真的了。彼到底是什麼東西，吾亦很想知道的。可是弄得無法向人間，真的要去追問，又恐給人家說，太不像個大國民，因為像是忘了國家大事似的樣子。」

「這是電影明星。吾的從卒，亦是崇拜他的。從屋頂跳上跳下，身體給汽車軋住，還

是能夠逃去的……」

卜庇李托耳開口了。

「拿自來水管戲弄警官……唔，唔，吾知道了，到底是怎麼樣子的呢……」

滑古士打夫說了。

肯普少佐，輕輕的嘆了口氣。置杯桌上，伸着腰，很滿足的說，吾等不愧是大國民。隨又加以補足。

「吾對國事，常抱幾分憂慮，現今纔知道不必。戰爭毫不在意，見着電影明星，如在夢中的歡迎，真是大國民氣度，這樣看來，戰爭是一定大勝的。阿，吾等回食堂去罷，要是有話，過後再說。」

滑古士打夫。見一羣人很安心的，纔開口問。

吾要請教了，大家會齊在這兒，有什麼問題呢。吾還沒有會過副官吓……」

「即刻副官就要來的。」

蒲柳克這麼說了。

彼隔肩看見四個人，正在那兒打撲克。彼等確是中產階級，像是富有愛國心的男子。但照壁上所挂憲兵隊長署名的告示，所稱到加非店來，拿心中要說的話，完全明白說出，實爲危險。這數語殊有至理。因爲間諜那種人，難免混在這種地方的緣故。

「出去散散步罷。」

蒲柳克說了。

樹蔭底下，有一條直通市外的人行道，兩位大尉，就在那道上散步。像吊桶落下井的樣子，直暗下來。不多一忽兒果然真暗了。

因爲發火線附近，禁止點燈，所以兩人只好在暗中步行。

「我等鐵條網前面的整據，開好沒有？」

滑古士打夫問。

「開好了。那要算各項工程中頂頂好的。聽說師團日了，亦很滿足。」

蒲柳克再就塹壕詳細說明。

離現在戰線二百碼的前方，開掘新塹壕，這條命令下來了。到日暮時，下級將校，率領二百名大無畏勇士，沿白紙條（宵內的泰然自若居士——由工兵隊甲乙中尉扯着）排成行列，蹲踞地上，開掘塹壕。

離彼等前方三十碼地方，因為避去無數德兵的眼光，伏在地面的我國散兵，正在豫備擊退彼等的突擊。

工事在相對無言中，着着進行，成績極為良好。

在這種時候，難保不突然起出什麼事情，因為敵人曉得我等這兒的人很多，并能一目瞭然。

但是敵在晚間，亦各有應做的夜課。彼若無故攪亂我等做工，我等的機關鎗亦可以攪亂彼方的作業，作為報復。

因為這種原故，我等只要不做叫人注目的情事，只要不拿敵人當傻子用——只

要不說廢話，不吹口笛，不吸捲烟，敵亦肯聽我等隨便做事，不加干涉。

這種特別工事，是不能毫無損害，就做成的。因為負擔過重的原故。德軍機關鎗隊，對着這項工事，前後共開火五六回，每回是不呼擔架隊不成的。

可是工事並沒有放鬆，照常繼續進行，這個前進塹壕，就漸次竣工了。

兵隊盡是專門家。彼等竟像小孩提時，已把鋤鏟使用馴熟。這項防禦工作，須出死力繼續勞動，亦與他項工作程度相同。但等到做成時細細計算，已費去二倍的日子了。

頑固的蘇格蘭男子，像巨人（訓練過的巨人）似的做工。僅費四晚工夫，這塹壕中的遮彈壁，前進塹壕，已完全告竣了。

做成這項工作的兵隊，回到塹壕小屋後，再奉命准來營房，稍事休息。來到此地，大家又從腰包裏，掏出拿汗水——性命博來的一兩個佛郎，換取味薄的啤酒與飲了。在故鄉時，煤礦工人五六千，因為要表示勞動家的權威，英國民的聲譽，主張要求

增加工資。要求不遂，就奔到同盟罷工。到了罷工的地步，定能叫畏怯的政府屈服，這是彼等所深悉的。

但是有經過全世界人試驗的一個不可思議的對照，這是什麼呢？就是到了戰爭旁午時，絕不聞有同盟罷工的情事。

馬克倫對此一段因果，幾乎給他一句話道破。他說，

「因為儀容儼然志意堅定的少年，全數出征的原故。」

「有這樣好的工程，可喜可喜。」

滑古士打夫，等蒲柳克說完了話，這麼說了。

「可是，爲什麼要使用這個新塹壕呢？」

蒲柳克就說明開掘新塹壕的目的。滑古士打夫，詳細追問，可見這件事情，非常引動他的興趣。蒲柳克談話內容，這兒可不能寫出。究竟怎麼一回事，到了今日，誰是眞能知道內容的呢？亦止能隨口說一句，恕不作答了。

彼說完時，滑古士打夫，輕吹着口笛說。

「那是明後天吓。」

「是，可是要能夠順利進行纔興……」

天已全黑了。

地平線因大砲的閃光，反覺鮮明了。深秋黑夜，砲聲不絕，四面但聞爆裂的音響。

「喂，這件事情，若是到了實現的時候，那纔真是空前大事件呢！那麼總要算加里卓別麟以上的大事件了。」

滑古士打夫說了。

「是的，倘使」

用心很深的蒲柳克說。

「這在克梯拿柯第一聯隊，是一個一鳴驚人的好機會。我等聯隊的名聲，慢慢要宣揚出去了。我等應當趁此機會，作一段好歷史！蒲柳克君！」

「我等所作的，的歷史呢，還是巾幗呢，可不必管，只管盡全力去做。至少亦要叫第一中隊……」

兩人口中，忽然夾雜着蘇格蘭鄉音了。

「蘇格蘭萬歲！」

## 19 貧弱的登場人物

「現在是兩點半鐘了。這朝上真是寒冷。請少尉起身！」

卜庇李托耳的從卒，先同少尉在塹壕走着，後跟少尉到新築塹壕中。少尉就在青色屋頂下面，作不安神的睡眠。到朝飯時，從卒就把少尉喚起。

李托耳少尉坐起，不高興似的，眯着眼睛看夜光手錶。錶上時針所指，正與從卒所說相同。李托耳「唔是麼，」尙有睡意的說。

但是聽到從卒第二句話，李托耳亦神氣來了。

「朝飯已經預備好了。」

總攻擊前，大黑夜裏，擊擊精神緊張，可是開起飯來，只有一杯茶一塊鹽豬肉，不論朝上晚間，亦總是這個茶同鹽豬肉。

沒有掩蓋的塹壕，就拿來當作將校食堂，將校都在此處會食，身着外套佝僂曲背的人們，開始交換癡癡的會話。

耳聽刀切不斷轟轟連響的砲聲，神經就更加癡癡了。

從砲聲加以判斷，敵兵行列，為數頗多。

前方半哩地的緩斜面，見有火燄，從地上不絕吹出。砲彈就咻咻飛來，儼如暴風驟至。不一瞬間，緊靠彼等身旁，像似炸裂山巖的砲聲，亦響得來了。

隱藏彼等前面五十碼地矮牆中的砲兵隊，亦切開火蓋了。

在儘後邊，打遠距離極有力的重砲隊，——大口徑的還在後面，——亦復砲聲般般，撼動天地。

砲彈越過塹壕上而，較砲聲來得快。

這等怪物，無限制的，從彼方飛來，又向此方的盡頭處飛去。

砲彈當今朝吃朝飯時，似含有隱憂的，呻吟不絕，飛過第一中隊的頭上。

馬克倫卒，一面舉口向水筒，一面說。

「烏利（巨彈名）向彼處散步去了。」

彼等到了現在，拿分期戰鬥以前各種事情，綜合想想，雖是覺得可惡，倒又安心起來了。

將校食早上的空氣，既不對戰爭發生憧擾，亦沒有抱着戰死的恐怖。單因起得太早與不快的環境，就生出逢人便咬像是瘋犬的惡氣分。

「像要下雨呢。」

肯普少佐說。

聯隊長恰好從旅團奉了命令來。

「叫我等三點四十五分鐘出發。上噴水街同蘇格蘭塹，侵入中央的鋸齒形對壕，（交通壕）在對壕那兒越過胸牆。過牆後查照豫定計畫，展開半個中隊，成一橫隊，拿杜芙蓉村做目標，在霍亨蜀冷角面堡及八號壕左邊，突擊敵人。」

八號壕是偉大的圾垃堆，沿格拉士各，哀琴拔拉間鐵路線旁煤礦左邊，彌望皆是。地圖上遇到這種高地，就叫牠作壕。因為發掘煤洞，堆土成丘，實在並非是丘，已經成了壕了。工兵隊稱為圾垃堆。命令上正名為鐵鏽山。像喔格同霍格精通此道的人，（這兩個人的知識，當然在他人以上，因為是礦夫出身）便呼作桶蓋。

離此二哩地界，見有像托士佩里克丘的土堆。這種土堆，到處散布，陸軍測量部，一附加號數。夫路路同路士方面，土堆亦是甚多。

第八號壕，自三星期前開始砲擊以來，實為我砲兵隊執拗的目標。但迄今尙未崩壞，瘦細頭顱，仍高矗東面的天空。

那個壕上壕下，是否有長生不死的人們，這是別一問題。此次戰爭未畢以前，第八

號壕，總得有記憶的必要。

霍亨蜀冷角面堡，雖非甚著名的所在，可是拿現在情況來說，實已成爲最重要的一點。

角面堡，從德軍防禦線，向我軍方面，約突出一百碼。——實爲塹壕上偉大的山岬，機關鎗的鎗坐及鐵條網的迷路，多在該岬地面，水平線，及地下，要用砲火拿牠打毀，實非容易的事業。

角面堡實是苦惱彼等的中心，又爲對壕地雷炸彈隊的出發點。這種偉大的堡壘，係由霍亨蜀冷聯隊建設，因此就拿聯隊名義名該堡。

走向該堡的去路，有兩條交通壕，連絡兩面英軍，因爲對着最尊敬的王朝霍亨蜀冷家，所以名這交通壕爲大腓里小腓里。

天色已通明了，雨雲亦低垂下來。

聯隊在名爲噴水街的塹壕中，開始齊整行列，就用蛇形沿壕前進，走一哩地，出現

胸牆上面，從此展開，成一橫隊。

前進命令下來了。那個蛇形隊，就此徐徐向前。

彼等前方，有師團的數個大隊，正在前進。（卜庇李托耳，獨自以為這就是被人侮辱，）但彼等所希望的戰鬪經驗，仍可以完全得到，並不因前有大隊，致陷悲觀，亦不用引為侮辱，因為心中夢想的戰事，一一能夠實現，卜庇李托耳言念及此，那就覺得安心了。

目下情況，我軍的砲兵，正在猛烈攻擊，敵軍第一線，敵軍絕少反抗，或竟不見敵人有反抗形勢。有人說我軍進到第二線，敵軍亦將同樣的全不反抗，那就不可知了。

滑古士打夫，詳細說給李托耳少尉聽了。

「正式戰未開始以前，師團應以某種隊形，直達德軍第三防禦線。那麼出發順序，排在這個行列的第一號，與排在第五十號，沒有十分關係了，因為此來彼往，參差不齊，到底那一號先到第一線，簡直是說不定的。」

滑古士打夫大尉，像是豫言家似的說了。

彼等就依次前進。走到某地，進路大窄，白皚皚坐，通不過去。有一個頭披亂髮的人，狠親切的向彼等搖手。因為別的地點，現在正沒有做什麼事，叫這個行列繞向那邊走了。

走了一回步調又慢起來了。結局只好完全停止。

因為有一個大隊，橫梗在彼等的前面。

彼等非得暫待不可。真如熱鍋上螞蟻，焦急不堪。

又如往批喀臺里看戲的人們，從扒克雷街衝來許多馬車，把坐來的汽車擋住，欲行不得，實在有些忍受不了。

「幸喜五點五十分鐘以前，不會開幕。」

滑古士打夫說了。

一忽兒又開始前進。並且曉得接近戰事中心的鋸齒對壕，就要來到。彼等無意中，

覺得安心的觀念，漸漸緊迫到身邊來了。

我軍礮兵，停止礮擊。這個戰場，就沈寂了三日三夜。

滑古士打夫，眼看着手錶說。

「停止礮擊，是因為第一線步兵，已經越過胸墻。礮手要在彼處，舉起照門照星，伸長信管，所以中止礮擊。李托耳！我等三十分鐘以後，准能殺入敵中。」

不過這是彼一人所推定，不能說一定沒有錯。因為現有這種極奇怪的礮擊中止事件，真令人氣憤欲狂。——交通壕中，有些什麼，要發見牠，亦覺甚難。

可怕的傳言，忽從後方傳來。最初提出質問的，像是肯普少佐。彼說：「何故進行遲慢，快告訴我理由。」隨即由這個兵隊，傳到那個兵隊，以口傳口，絕少留滯，傳到時并附有「隨時傳送，不要停頓，」（剛到亦須這樣辦，）等限制，可是沒有回音。

在行列中央的肯普少佐發怒了。因為裝載傷兵的擔架，要從兵隊擠滿的甬道通過，過送往後方，遂致擋住進路。

「這可奇怪。你等做看護卒的這點常識多沒有麼。真要走這種場所，送向後方，那是徒然塞住道途，無法通得過去，不是拿傷兵活活殺死麼。對面有一條特別通到纜帶所的道路，名叫拔子街，你等可從那條路走。我等上下的交通壕，不能許你等隨便擠斷的。滑台兒！給我！去同聯隊長說。讓這等人通過這兒，是一種白費的好意。叫聯隊長趕快送彼等回轉。」

滑台兒從塹壕上去，正想帶着傳言前進，可是少佐又說了，「指揮官不可走開，拿傳言做成一個紀錄，怎麼樣，叫人拿去試試看。」

滑台兒照普少佐所說，做了一個紀錄，叫人送去。

紀錄的回音來了。業照紀錄交代，所有傷兵，一個亦不許從部隊前頭，送往後方。傷兵只好在路旁找一適當地點，暫時收容。少佐亦狠想了一回，這件事到底怎麼辦纔好。但結果仍是一點辦法沒有。不多一回，又有新打擊來了。

「這回是什麼吓……又是什麼傷兵來了麼？」  
回音是很喜歡的傳述過來。

「是因爲護送捕虜，妨礙進行，少佐，共七十名。」  
少佐聽了，像是愉快的樣子，趕速傳出命令。

「捕虜麼，不成，不許通過塹壕。快傳俺的命令，全部統送到胸牆上，護衛兵亦一起上去，隨後再下地走！」

這道命令傳出去了。彼等見戰事順利，光景頗佳，不禁躍躍欲試。塹壕彎曲處，來了一大羣人，似爲浪漫的榴散彈及流彈所迫，飛奔來前。

捕虜身着灰綠色軍服，頭戴扁平淡黃色軍帽。武器及他種器具，一概沒有攜帶。中間亦有負着重傷的。

護衛兵領着捕虜前行。一面爲礮兵所迫，一面當先猛進。彼等係十二名瘦形的蘇格蘭山地兵，全身武裝，頗有勇氣。

捕虜乘勢脫逃的欲望，一點亦看不出來。彼等與戰友中間，務必作成較廣的空間，以便可以追上被捕的狡敵。

彼等捕虜中有一人，對塹壕內攻擊兵，微逗苦笑，見出振手的機會，就向抱反感的麻克士拉太里，高呼一聲「喂兄弟。」

還有一個捕虜，說「這回戰爭，我是嫌多了，老老實實，拿這種誠實不欺的告白，通告同人。」

捕虜往後退了，彼等攻擊部隊的前進，就覺格外加快。彼等將近第一線時，見敵軍所放榴散彈碎片，雖在深塹壕內，亦能收十分效果。

彼等從傷兵通過塹壕，又為施行應急手術，把傷兵送上胸壁，前後次數甚多，無暇詳計。但越過傷兵前進，不能施相當手術，深覺抱歉的時候，亦自不少。

五分鐘後，纔得走到胸牆。從磐石不動的壁上，用心拿塹壕鏡，瞭望一回。再攀登土囊堆成的階梯，直達頂上。彼等覺得自己的鐵條網，已全被敵人切斷，還有一個大

隊展開橫隊，在彼等前方五十碼地方，鼓勇前進。

起初是小鎗彈飛鳴空中，大礮當守沈默。現在是大礮與小鎗彼此掉過位置來了。彼等面前平地上，多是身着短袴，意氣揚揚的，展成一個橫隊。

右方相離一哩地有二塔——與煤礦的塔並立成三。這個地方，名叫魯治村，亦有一個蘇格蘭師團，正在彼處施行攻擊。更向魯治村右方數哩間，只見怒潮洶湧的法國兵，勢如狂風驟雨，捲到枯朽脆弱的德軍壘壕上面。

我等就此一端，可以看出，總攻擊中的總攻擊，就在這個地點實行了。

我等能夠前進，那是非前進不可的。不過當有一先決問題，就是第一須牽制德軍的部隊同礮兵，叫彼不能用全力攻擊。假使戰鬪到一星期以上，雖僅維持自己的防禦線，然我軍全部，定可因此做成所要求的大部分。這種功勞，亦正不小。但總想在維持自己以上，另做工夫，達到加入總攻擊的本來目的。

彼等右方，有霍亨蜀冷角面堡，現正守着沈默。

彼是早經奪取的東西，因此可以看出。在彼左邊前方的八號壕，亦復隱約可見。可是終被打毀的砲塔遮住。

從右邊儘對面的低丘上面，可以看出教會的自鳴鐘尖塔。

這就是彼等的目標杜芙蓉村。

一轉瞬間，彼等在鐵鏟山戰場，展開陣勢，那麼貧弱的登場人物，纔能大踏步走出來。

## 20 今夜再前進

二十四點鐘以後，一小團將校，圍坐在廣闊的塹壕小屋。

肯普少佐，亦到這兒了。少佐頭靠厚板桌子，鼾睡未醒。

從前日朝上至今，不食不眠的卜庇李托耳少尉，口嚼餅乾，像是罹瘧病人，身體時時發顫。彼一日中，竟得了許多極深刻的經驗。

滑台兒坐在彼の對面，拿指頭向甌頭中，拈出牛肉，無神經似的，送入口中。

歐林格少尉，躺在床上，機械似的，從食囊中取出機關鎗修理鎗上鎖門。

滑古士打夫大尉，正拿飯盒做可可。彼似不像他人那麼疲倦。

彼等同是足上塗泥，身如落水，實因通夜大雨的原故。

彼等因為飲食睡眠，兩俱欠缺，所以弄得精神恍惚，神思模糊。

今日是星期日的早晨。

不多一回，滑古士打夫，拿他手製的可可，注入牛乳的盃中，隨即手拍肯普少佐肩  
上說。

「請你少些用點。」

睡起的肯普少佐，接過可可，口稱「謝謝，」就拿杯子送到口邊。

肯普少佐，周圍看了一遍說。

「阿歐林格君，你來了麼，你是在行列那一邊的呢？」

「從大隊向中央鋸齒塹壕前進的時候，就完全離開了。」

「唔，後來呢？」

「等到吾拿機關鎗搬上胸牆，業已空無一人。但是知道目標所在的，所以就向教會塔方面開始突擊。」

「通過第八號壕時，受點驚恐的罷。」

「領教了他一服藥。機關鎗的縱射，是射得狠凶猛的。」

「那是吾亦剛正看好的。可哀的辛克雷阿，就此被他打死了。你到底怎麼樣？」

「我叫兵隊暫時伏地，我亦伏在地上。我倒沒有想到，一個人弄成扁平橫臥的形狀，還能夠挨過十五分鐘。但是無甚用處。機關鎗反比砲彈高得多，他就自居第八號壕支配人，狠放肆的，施展凶威。鎗彈如雨飛來，像是梳洗我等的頭髮，我等無法抵抗，恨不得馬上鑽入地下，稍避兇鋒。」

「當時你的感想如何？」

「眼所不能見的人，覺得他要在那兒羞我了。」

歐林格閃爍他虛腫的眼睛說。

「吾亦會與你同感，後來呢？」

「吾的部下，已經有一個人給牠打倒，哭聲到吾耳中來了。吾從砲彈命中的算數公式，發見固定目標較移動目標容易命中的結論，我等「應當排成一列前進，」纔是道理。我已拿這句話，從行列的先頭及後面，雙方分傳了。中途遇到連絡不明的交通壕，只好走入壕中，迤邐前進，方知道這個壕是同採石場聯接的。」

「那就同我等的陣線，完全相離了麼？」

「遇見英聯隊所屬的兩個中隊，教我這麼走的，這兩中隊，是在哈魯魯方面轉戰中某旅團的預備隊，我想我當時聽錯了話，太向右邊走了。我從採石場走出，再向右方前進，漸漸發見前方有一大隊，正在向東戰鬪，我想這當是敵軍的第三線。」

「那是阿雷塔你在地圖上早該知道的。」



「吾今朝兩點鐘，給催眠毒氣，稍微來了一下。大關係是沒有吓……」

「沒有帶上空氣面罩麼？」

肯普少佐問了。

因為那個時候，心緒慌亂，就拿面罩戴錯了。

「那麼，你怎麼會弄錯的呢？」

滑古士打夫，像樂天派似的說。

「吾攀登胸牆，高坐牆上。這要算是一個最好的地方了。別的都不說，那空氣就新鮮得很。等到精神回復，再從牆上下來。那個時候，第一中隊方面怎麼樣呢？李托耳君，風聲吾是聽到些吓，吾總望牠不真纔好。」

李托耳鎮靜的說了。

「第一中隊，對奪取的阿雷壕，拚命的咬住不放。那個時候，在極前方一半偏着左向的方角上，有一個蘇格蘭山地旅團部隊，守住一孤立的塹壕，這個部隊的情勢，實

是非常困難。不但是敵方砲兵，放砲極為準確。那對壕前端的地位，且極便敵方炸彈兵，侵入對壕中來。有人說這個塹壕，是為誘敵深入設的，那個話是不對的。因為無論那一個部隊，都不能久住在壕中，所以第一中隊，不去應援不成。」

李托耳一面搜索枯腸，回想當時實況，繼續着說。

「這個時候，蒲柳克大尉，回頭對着李托耳，為「準備」的命令，並擡口說。

「我是一個頑固的蘇格蘭男子，看見那種形勢，我是忍耐不住的。」

不一瞬間，彼越過胸牆了。彼的中隊，跟着過去。此時馬克倫在行列中，亦復困苦萬分，喘息不已，極用心的，拿彼の魂靈，交給天主攝理。喔格霍格，亦正在並肩前走。

馬殼士托里梯，亦搶先走了六步，現出非常勇氣，並口誦讚美的詩歌。

跟着彼後邊的，是變節革命家馬克思拉他里。

敵軍立刻衝過來，同時榴散彈亦紛飛極旺。

兵隊一步緊一步亡命向前。

馬般士托里梯，第一個倒地了，直到閉氣以前，還拿着快活的意味，向越過彼身體的戰友，振動弱腕以示激勵。

「阿，阿，有整壕。還有突擊。」

兵士們不必再發命令了。彼等驀地前進，發出不統一的喊聲。

彼等應當直達整壕，不意未到壕邊，忽然踉蹌止步。

蒲柳克大尉，一面喘氣甚急，一面跟着彼等前進。隨即回顧忠實的少尉說。

「我等上了當了。李托耳君，請看那個鐵條網。」

誠如蒲柳克大尉所說，整壕雖給彼等友人所佔領，像是要供敵人使用，縱開掘的。所以對着英軍突擊方面，嚴重的裝着鐵網。

蒲柳克大尉，一切均照嚟耳達曉脫軍官學校演習日子的式樣，拿散步手杖指揮，並做出命中隊伏地的記號。

「李托耳，你亦未有命令以前，不許擅動。」

彼帶着手拿剪刀的兵隊，走入鐵針如林的當中，開始剪斷鐵條，開通道路。

這個時候，眼不能見的機關鎗，開始射擊過來了。那個非常勇敢的將校，蘇格蘭男子的典型，就是我軍的蒲柳克大尉，竟作了名譽戰死的犧牲。

半點鐘後，第一中隊的彈藥，完全使盡，尺土寸地，亦沒有得到，只好與大隊的別個中隊，合在一起了。

卜庇李托耳雖仍在隊內，（彼似有魔術的，總能保全彼的生命，）但這個名為中隊，實在只剩了一小隊的兵力。

吃完牛肉的滑台兒，自言自語的說，「以後總還要叫我等做點什麼罷。」

「倘使彼等能夠設身處地，給我們想一想，那麼隨時叫我等到後方，讓我等少資休息，亦好。否則叫別個師團來，給我等替換替換，亦是一種辦法。此次戰鬪，我等去擋頭陣，因為替彼等做煩難事情，弄到失去許多將卒，好好的給我等做幾張床，讓我等暫時安眠，亦尚不失為對我等的好意。」

肯普少佐興奮的說。

「吾亦與你同感。」

滑古士打夫舉手了。但彼又隨時拿手放下，小聲的說。

「倘使我等損害的程度，再要多一點。」

「是的，真正有多少損害，還是說不上……」

肯普少佐，喝了熱可可，稍覺舒服些，接着說。

「我等是拿霍亨蜀冷，完全奪過來了。就是少說點，敵人的第一線同第八號壕，實在給我等取得的。右翼有占領魯士村的風聲，初陣能夠有這種成績，總算不惡。敵軍逆襲來勢甚猛，準備擊退牠好了。擊退後，我等更奮力進擊，擴大占領範圍。最少亦叫德軍應接不暇。這是這一次的供應單，應該分配給我等的數目。捧着德兵逼他回轉。我等能得土地，與不定能得土地，都沒有什麼關係。我先把彼の豫備隊，驅遣一空。這個當口，右翼的法國兵，準能從地圖上拿德軍開盡。這是吾獨有的說法。這個戰鬪，大

「概要在同一地方，繼續到一星期以上。在負傷人方面，雖不免多吃些苦，但我等真能在既取得的地區，支持一星期，這就是我等的勝利了。我要在未就床以前，先講究一固守阿雷壕的方法。」

此時聯隊長帶着副官，從小屋的小口，屈身進來。

彼問了朝安後，這樣說了。

「吾見你們部下的兵衆，多能夠有飯吃，吾覺得很可喜。昨晚糧食車，能夠來到這種遠的地方，總算是大成功了。」

「有什麼新的情況麼？」

肯普少佐問了。

「敵人像是從阿雷壕撤退了。爲了什麼理由，可不知道，大約對這次戰事，有些厭倦罷。第八號壕的我軍，恰從敵人的左邊後方，下瞰阿雷壕中，敵人因此失去戰意，亦非毫無理由。無論是誰，能夠支持第八號壕，就能支持阿雷壕。所以旅團想今夜再前

進，重把阿雷壕占領一回。」

肯普少佐，顯出愉快的樣子，可是仍皺着眉頭說。

「好是好，臥床可遙遙無期了。」

## 21 退却時的殿軍

星期日的夜半，我等的大隊，不管牠的戰鬥力減少，仍在深數十尺，沒有人跡，怪物出沒的鋸齒對壕側邊，星光底下，組成薄弱隊伍，走入昨晚長時間奮鬥的戰場。

阿雷壕與這兒不同，壕深僅在四呎以上，要想攻牠下來，沒有什麼大為難的事。

白堊土的胸壁，除了鎗彈，無法打牠，徒作空想，有何益處。

左方的整壕線，別師團的部隊，接續着占住。右方現歸我旅團內的一大隊。

「倘使這一次的防禦線，真個能夠連續，我等就像住家一樣的安全了。那個開掘對壕的兵隊，都具了不得的好手。彼等能在我等前面，全給做成了鐵條網。」

大佐這樣說了。

應得在一兩個鐘頭以內，準備完成的事務，總算照豫定鐘點，一切都準備好了。工兵用最巧妙的方法，改變服裝，完成防禦工作。

天明了。彼等雙眼，自星期四以來，就沒有嘗着睡眠的滋味，直到如今，已經四日四夜了。見着白光，只是流淚，全睜不開。

前面只有二百碼地面，是平滑寬闊的，此外就漸漸低窪，僅能看見浮出的水平線。地平線前面，一所房屋，高聳雲霄，能辨得出屋頂同上窗。

那個不是海士奈村，定是杜芙荅村，決沒有錯。可是比昨日看見的，格外偏向左邊。唔，是昨日看見的。」

肯普少佐說了。

「是前日，不是昨日。」

那一天見着他，總是意氣旺盛的滑台兒少尉，說了。

「什麼都成，今天可是那個日子到了，成了我等很忙的日子了。我等並不會隨便向前進行。可是進行太速，已經走過頭了。我等比近邊的部隊，太覺向前突出，少微退後點，亦是好的。但並不是想退却，不要誤會。我等現今正是危急存亡的時候。滑台兒君，倘使我等能夠守定這個位置，別的部隊，亦能够在我等左右，回復彼等的失敗，那就算工程完滿了。法國亦可因此取回足夠二哩的國土。」

少佐向水平搖動眼鏡說。

「在我等右手前面，隱隱望得見的，大約是哈魯子夫村。魯士村在右手極邊，與我等在同一線上，是不錯的。第八號壕，突立我等左手的後邊。我等左面的地區，看不清是什麼地方，可是德國的鐵兜盔，確是咬住彼處不肯放。滑台兒君，我覺得在左手前面的那些農家，實在是一個大障礙物。妨害視線。不是有機關鎗麼。好對那個紅瓦屋頂，打一兩個意味極深長的窟窿。給我去叫歐林格預備。少微試一試預備的射擊，未必就叫農民受大害。」

五分鐘後，歐林格的機關鎗，就放出彈丸了。傾斜的屋瓦，也就從農家屋頂落下了。肯普少佐，顯出好像魔鬼吃着屍首似的滿足樣子，繼續發言了。

「倘若彼等擺兩架機關鎗在那個角上，不是把我等全毀了麼……吾想德兵那班東西，並沒有真想攻擊我等的意思。果真這樣，那是最好沒有的了。我所不放心的，還有一件。就是說原來回着我軍新近又向着我兩翼的那個奇妙對壕，現在是不是不通了。假使真個不通，我等就要預備放炸彈。——這是非紳士的戰鬥方法，我等要想堂堂正正，作正面的攻擊。」

但德軍先用別種手段，忽然打過來了。不知從何處來的，差不多有半點鐘工夫，用電光行列，連放礮彈，龍蛇飛舞，幾乎響徹天空。

礮彈大抵是去光顧第八號壕的第八號壕面上，經彼撫摩，受傷甚重。

與初起時相同，又忽然停止了。塞滿塹壕內的死傷兵隊，為數大有可觀。對負傷兵是一點辦法沒有。因為實在沒救他們的空工夫。

傳徧全線的警報來了。

「前面火速警戒！」

的確，相離二百碼的對方，現出灰色衣服的形像來了。——不是大隊，是兩人三人，分班出來，試驗試驗的。

不一會兒，急射擊的暴風，從我軍塹壕起來了。

灰色衣服的形像，爭向右邊走去。有在地平線上就看不見的，有平着身體滾下去的，亦有回轉身體伏地前行的。

三分鐘後，射擊停止，空氣再歸寂靜。

滑古士打夫大尉，向大隊右邊的卜庇李托耳說。

「德國兵曉得我等在這裏，并曉得帶着三腳鎗來這裏。歇一回，總要做出極奇怪的事情來。現今到底是什麼時候。從前是什麼時候吃飯的？李托耳君。」

「一點亦不記得了。」

李托耳像要睡的說。

「唔，已是朝飯時候了。請你給我一點可可糖。我所帶的，盡在這兒了。」  
滑古士打夫，亦是用疲倦的聲音了。

現在是朝八點鐘，周圍空氣，完全給靜寂支配着。

全線兵隊，渾身塵垢，從彼等身上，取出麵肉同餅乾的沾污斷片，蹲在泥土上面，送入口中。

雨又降了。

食欲不旺時時中斷的食事，正在進行。

「喂，在右邊的，那是什麼！」

打着盹的卜庇李托耳，蹙擊着說。

「據我想來，莫非是炸彈罷。」

滑古士打夫，帶一點談諧的意味說。

「離這個壘壕右手，約有百碼地方。那個地方，有一條對壕，這是決不會錯的。炸彈兵既不從地面上來攻擊我等。可是那個顯着憂慮面孔的是誰？」

右手大隊的士官，沿着壘壕走來。

彼同滑古士打夫攀談了。

「吾在右方，吃了炸彈的大虧。請你給我想個法子，弄點炸彈來。」

滑古士打夫聽了，站在胸牆上說。

「好，立刻去見聯隊長，給他說着來。」

彼開快步走出去了。這是危險的。因為敵人破彈，緊跟着後邊追來。但是向大隊本部去，應該走十五分鐘，因走得極快，節去十分，祇須五分鐘了。

總算炸彈弄到手了。滑古士打夫，就回到壘壕中來交給右隊士官。

「這一次戰鬪，真是費力吓。德國炸彈兵，手段太高強了。彼等所帶炸彈，實在較我等為多。可是我等右邊的小孩們，在共同目的的職分上，當能夠繼續辦理。」

「我等不能拿點什麼事來做做麼？」

李托耳熱心說了。

「什麼亦沒有。但是敵人現在右邊極端，只要彼等這一戰不能成功，那麼我等受敵人大攻擊，或是敵人被我等大攻擊，總有輪到我等的時候。歐林格同彼的機關鎗，可先找個位置合宜的處所，就在該處注目前方。等到剛好的機會來為止，不要心急，那麼總有好事務做出來的。」

炸彈戰差不多戰了三個鐘頭。什麼亦沒有能看見，但確在右翼的極邊，互相攻擊，聽了那種可怕的聲音，可以斷定的。

炸彈接連送來，頭批完了，又二批三批的繼續送來。

出入戰壕慘被炸死的兵隊，漸見送回。

信號主任軍曹，不知從後方那一處來的，獨自一人，橫斷平原，快步趕來。像蜘蛛一樣的吐出電線。口稱這是與敵兵連絡，通信號的，說完就匆匆去了。

不多一刻，就照彼所說的樣子，英軍榴散彈可感謝的聲音同形像，就在右翼戰線上出現，並發出震破天空的巨響。

「就拿那個，可以殺盡現今在此處的敵兵，並且能夠防止敵兵來援。我等只好守住我等的陣線就好。喂，李托耳君……什麼事吓，軍曹！」

滑古士打夫叫了。

「稟大尉，大隊長剛纔來過，分付左翼須得嚴重警戒，敵人現在要向英國聯隊丟炸彈。」

喀夫雷軍曹說了。

「畜生！這一回纔到左翼來麼，我等並沒有說等得心焦吓！」

極慘烈的破裂聲音，明明到了左翼方面了。

「倘若彼等迂迴背後的戰法，能夠成功……」

滑古士打夫，低聲同李托耳說。

我等稍微退一點，同別隊站在同一線，好麼。因為攜總只有三百碼，我等倒怕要受大損害。」

「一時還不會到這種地步罷。」

李托耳勇敢的樣子說，

滑古士打夫的豫言說中了。彼的眼中耳中，既覺得左翼聯隊的位置，全被敵軍從後方抄回。彼就不再開口了。

聯隊長長身玉立的樣子，沿着塹壕出現了。

因為到處要同下士兵卒說話，所以緩步曲腰。

「左翼的聯隊，不退却不成了。我等要一徑站住此地，掩護彼等安全退却。」

聽說是聯隊長的話，兵隊們都顯出「是」「曉得」的臉色。

聯隊長走到兩個將校站的地方。

「阿，滑古士打夫大尉！即刻就要打過來。敵人集中農家後面的左邊。右翼的情況

怎麼樣？」

「右翼現正固守陣線。」

「好，請你交代歐林格，豫備好機關鎗。還有應當交代的，因我非去左翼方面不可。聯隊長指着危地歸去了。——瘦軀，正直，不多言，但看他的臉，就能與部下以信賴與活氣，這是聯隊長的特長。」

「請問聯隊長，左翼的形勢如何？」  
少佐小聲問。

「不甚好。我軍的陣地，都給敵軍打倒了。我等曉得准有援兵來的，可是趕得上，趕不上，是個問題。但到退却的時候，這個聯隊，要做殿軍的。」

「那是不用說的。聯隊長！」

## 22 農家蔭下

「四百碼，向斜左裏前進的敵人，快打！」

二十分鐘過去了。

聯隊長站着不動，左翼全然暴露在外，看人的眼，打人的鎗，一齊向着一羣農家，從農家同農家的隙縫裏，可以看見德國步兵前進——不知到底有多少隊，合在一起，正向右翼顛壕活動。

接連我防禦線的地區，漸見空闊。敵軍每過此地，鎗聲就轟轟的響，歐林格的機關鎗，放出淒厲的殺聲。

歐林格雖是開鎗，敵軍仍前進不止。敵人的榴散彈，常在頭上破裂。小鎗彈不知從何處來的，獨自吹出口笛的聲音。

現在是真正的攻擊了。

彼等所捨棄的右翼顛壕，直走農家房屋中間，妨害彼等的視線。弄到敵人的炸彈兵，亦不能收入眼中。

彼等炸彈兵，意欲完成職務，踪跡就全給人知道了。

藏在農家蔭下的步兵，正在開始安全的迂回。只要沒有豫定以外的事件，突然發生，一定要抄到彼等的背後。

「一轉瞬間，敵人，要從我等背後，射擊我等了。」

肯普少佐，忍耐不住的說。

「陸霍札伊阿！帶着你的小隊，轉向右方，預備隔着背牆射擊！」

青年陸霍札伊阿，實行少佐所發命令，辦法頗為徹底。彼悠然爬上背牆，立在牆上，叫大家看見彼の六呎三吋豐滿姿態，然後發出命令。

「小隊向這兒。注目空塹壕背後的一帶房屋。鎗靶是即刻就要出來的，你等不要忘了。你等在我中隊中，可稱打靶最高手的小隊。呀，鎗靶已向那邊了。（拿手杖指）現在又從牆隙現出來。快打！快打！」

彼忽然搖蕩不定，從牆上墜落塹壕中。

肯普少佐，忙用兩腕將彼抱住，送彼到白堊臥床安眠。此外就沒有可做的事情了。

青年陸霍札伊阿，拿鎗靶指示彼的小隊後。

小隊就向陸霍札伊阿所指鎗靶的地方，忠實的繼續射擊。

陸霍札伊阿，像疲勞小孩似的，閉眼喘息。

「稟少佐，讓我繼續趕去，因為我已經復元了。」

彼無力的微聲說。

忠勇熱誠青年陸霍札伊阿少尉，就此旅行天國，長逝不反了。

全聯隊——雖說全聯隊，實在剩得差不多了，——正隔着塹壕背壁，向敵射擊。狡猾的德軍，只好從左翼包圍過來。因為飽受了小鎗的火花，機關鎗的洗禮，業已斷念正面攻擊。隨從農家中間，像雪山般，向塹壕中傾倒下來。

許多着灰色衣服的德國兵，攀登第八號壕外面。

「我等還是不想退却。」

滑古士打夫微聲的說。

正在這個時候，從塹壕頂上，像要燒盡我軍的砲火，開始射擊了。不多一回，許多砲彈，全落在缺乏補充力的防禦線上。

「聯隊長負傷了。」

曹長很慌張地，報告肯普少佐。

「阿！負傷，重傷麼？」

「像是重傷。」

肯普少佐，看了看周圍，這兒就單剩彼等的聯隊了。因為右翼的勇敢部隊，全已消滅。

「我等再站住這兒，亦是沒有辦法。我等總算盡了應盡的小義務。因為要同聯隊長同去，應得派兵護送。曹長！」

肯普少佐太息着說。接着就發命令。

「蘇格蘭山地兵！退向後面塹壕！各中隊，都從右邊走！」

## 23 十萬兵

「拿德國兵當紳士看待，種種惹人非難的舉動，當然極多。滑古士打夫大尉，從退却的中隊後邊，一壁想着，一壁走着，但是「就常兵的勇敢，戰鬥的熟練來說，德軍畢竟出人頭地。總說一句，德國人對戰爭一道，可稱出自天授，稟賦獨優。」

「那邊壕裏打來的彈丸，把我的短袴開了一個洞。向左走，癱在一塊，不成。已到了第二塹壕。卜庇李托耳那個傢伙，一點傷沒有受，亦要想滾進來麼。哈哈，哈哈，」

彼等在總攻擊時所擔當的職務，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經過時日雖短，中間發生極微細的插話，正自不少。同一插話中，亦有極熱鬧與不熱鬧的區別，然除此以外，別無描寫個人性格的好方法了。

灰色雲氣，布滿天空的九月朝晨，開始大戰，計接續了三個星期。那輪死傷徧地陳屍壘壘的情形，真令人慘不忍觀。到底那一日纔是了局呢？

但德軍實與我軍一樣，亦是死傷士兵，堆積地上。（昨晚短時間逆襲，敵亦遺棄死屍八千具逃去。）

最後的前進——當然要來的，——時候到來了，就是我戰線一徑往前推進時非越過數條塹壕，——早給砲火打壞，——乘勢打進不可。

這些塹壕的周圍，傑克士，奇迷士，山臺士，盎台士，——拿蘇格蘭聯隊軍服，包裹的兵隊們屍骸，棄置溝壑中間的，何可勝數。只有這種無言證人的集團，纔是克梯拿阿第一軍的蘇格蘭師團，當第一日戰鬥最初一兩個鐘頭內，所做成的光榮結晶。

單記二三日間的事情，為數當然甚少。接着某一晚，打退敵軍的逆襲，某一晚，確實占領霍亨蜀冷角面堡，某一晚，又從敵人交通壕，突圍出來，補充前線必要的兵員。

在大規模的戰鬥中，有決難避免的時件，就是全旅團彼此混合，意想不到的指揮

官，亦雜在戰死忠骸中間，義不反顧了。

許多堅固的工程，在夜間占領的德國壘壕內，從短袴黨打鐵黨自行車黨組成的混成團體手中，頃刻間全部做完的，亦正不少。

等到最後一日，新手部隊，前來替換攻擊時，彼等的聯隊，方得拔隊休息，送回後方。給七十二個鐘頭的戰鬥，打得七零八落的師團，在鐵道線路後面的壘壕中，因為疲勞已臻絕頂，就只好終日終夜，鼾眠不醒了。

到睜開雙眼時，師團長已有衰狀，賞讚彼等的勇敢行爲。

肯普少佐，滑古士打夫大尉，歐林格，卜庇李特耳，馬克倫伍長，舊聯隊幸全性命的，祇此五人，倘有人拿多數補充兵及士官來資助這五個舊人，俾得回復聯隊原形，是同五人所歡迎的。

但彼等已非前線十萬了。這真是令人不勝悲感的。

### 第三卷 續外篇

#### 1 不速客

千九百十五年，秋快完了。草木零落，冷風亦就要吹來。

彼等的聯隊，又復快活似的，得意似的，開始前進。

兩個月前，初到北法蘭西佩幸街時，塵汗滿面，身軀衰瘦，親舊相見，幾乎不識廬山了。

一星期中，誰亦未曾脫過衣服。襪撕成片，取膝下一部鋪靴底，亦復弄得粉碎，從此就沒有像襪子的東西，附着足下了。

塗泥的毛脛，露出短袴的下邊。懷抱藝術思想的男子，亦有拿舊土囊包着腳踝的。頭戴蘇格蘭帽的很少，——因為帽章丟了——能夠戴頂掃烟鹵帽，就算好的，大半是戴毛絲梳帽。

鬚髮蓬蓬，絕不修剃，一見甚似好戰的勇士。

據胃腑報告，像是吃過一餐飯以後，已經餓着數年了。

可算得困苦缺乏極了，但彼等毫不介意，元氣依然旺盛。

聯隊的喇叭手，在彼等中間，僅須略奏音樂，表面頗似有趣，可是想到彼の後邊，會經過三〇三夜劇戰，又不覺膽戰心寒了。

就中聯隊入敵陣最深。後來因為走不通，纔被命暫回休息。

一轉瞬間，忽然想起戰線上悲壯的光景，身心中被課的血稅，第八號壕內殘餘的勇士骸骨，以及飲食睡眠洗濯等事，一切都閃到眼前。那麼就覺得萬念俱灰了。

休息一回，剛剛吃飽，睡醒，衣服換好，又要派到一個地方，加入新編制中，這是一定不易的，因為補兵隊缺額的補充兵，早已來根據地等着了。

一霎時間，進級任官的大洪水，都來慰問我等了。

中隊的中隊長，獨彼一個，還是舊人。中少尉儘活着的還夠用。下士只好拿下士來，

十把作一束的了。

有從陸軍名簿上，把舊名削除，另換新名代替的。

兵站軍曹，分配新給與品。——雜囊，飯盒，水筒，

「馬克山普二等卒！你騙到新給與品了。舊的現在何處？」

「是，從吾的背中飛去了。」

「腳絆亦是新的。舊的呢？」

「從腳上飛去了。」

「攜帶的食糧呢？」

「從雜囊中飛去了。」

「你的頭呢？」

「飛去……這可說錯了。」

周圍的人，開口大笑，并學着彼的口吻。

一個月後，聯隊再回復到全盛時代的樣子（休養補充，並分配新給與品），既有實戰鍛練的戰歷，且曾在克梯拿阿的前線，占過有光輝的位置，真是夠人詭羨的了。這是卜底李托耳少尉現在所想的。身雖在疲勞絕頂，仍抱樂觀的少尉，今對着聯隊回復原狀一層，是深信不疑的。

少尉拿這種話，告訴滑古士打夫大尉，大尉拿勞苦人的口吻相答，「到底怎麼樣，可難說。」

一件事好好做了，一定有一件事來作報酬，像犯罪的定要遇着罰則一樣。這句話就是說，既對那人表示敬意，當然信任程度亦深，無庸詞費了。

彼等得了二月間的休假。

休假期滿，與新兵共乘火車，雖說送往比利的塹壕中，然實是一個人人裹足的地方。

到防後，專以修繕塹壕度日。像航海中修船一般，拿各處的土囊重新堆積，胸牆用

士盛滿……

彼等到比利時後，已經兩個月了。可以照從前所說的情形，活潑潑地，步行出去。

無論到那個地方去，只看見新面孔。就是舊面孔，亦非復從前樣子，輪廓擴大起來，圓式面孔，簡直好說看不見。但各人率風采凜凜，分量比較沉重。

三個月前的少尉，今已做中隊指揮。從前的伍長，現在亦做小隊指揮了。

卜庇李托耳，亦做了中隊長。彼若能三十日間，首尾無恙，守住這個危險地位，不另送代替人，叫他退位的，——二十歲的青年，可以自動的昇進大尉。

肯普少佐昇大佐，指揮大隊。滑古士打夫昇少佐。歐林格出了中隊。據人傳說，彼現在旅團司令部，兼任數職。

兵隊屢告缺伍，這是可傷的事情。喔格，霍格，馬克思拉他里，及馬殼士托里梯，皆如印度人所說，已往極樂世界去了。

遇事爭先的唐辛，報告上說彼行踪不明。但彼の戰友，皆深信彼的身上決無異變。

唐辛雖跌倒地上，隨時能夠爬起。就他的長處來說，彼實是天下無雙。查彼到今的經驗，亦當信彼非視死如歸的男子。——彼定在何處活着呢。

唐辛現在做了捕虜，亦未可知。

忠實的馬克倫，告訴軍曹，軍曹很善的，下了一個斷語。

「那個傢伙，現在或許做了捕虜。因為是那個傢伙的事情，想已騙得好的宿舍住起，口稱自己是將校，亦未可知。」

中隊附屬曹長旁法士東，今已附屬大隊。馬克倫入中隊時，就昇伍長了。

長官對拓西卒，雖有加俸內命，然因酒友殺西卒升級遺漏，拓西就斷然辭却。

結果，兩人連表彰亦沒有受過，可是這兩個入，竟做了最近入隊人崇拜的偶像。

彼等就意氣自如，回復常態，仍舊日夜從事戰爭了。

彼等所希望的，在使國民當未獲平和以前，加高緊張的標準線，務必能高到極度。這是叫國民熱心做戰爭後援的唯一善法。

彼等有十分戰勝的意氣。這是因為彼等年事甚少。

一日，肯普少佐向旅團長說，「閣下，我等將校的大多數，或戰死，或負傷，或轉任他處。因此新來了二十名青年將校。除了我這種老耄不計外，大隊士兵的平均年齡，連中隊長統算在內，尚不到二十三歲。可是吾亦不想拿那一個換去，因為吾多合意的。」

比利時戰壕生活，比法蘭西戰壕生活，大不相同。現在住的鄉村，所見所聞，盡是不愉快的情事。

戰壕在極南否耳美耳方面，經過數哩路長，只是一條直線，毫無彎曲。敵軍友軍，像在一塊板上，拿陶器會食，一點活氣亦沒有的。戰略戰術，到此完全失去效用，真所謂無法可施了。

前面步兵，交換鎗火，後方只能開放大砲，絕少曲折的事情太多。

但是這條戰壕線，恰好沿着小丘的曲線，所以有一部分線，完全朝上繞着。這是

因為塹壕走向小丘突出的一面，遂致弄成這種現象。假使敵軍要拿他做砲彈準頭，那是極容易的。

向北行三百碼，地面陷下去了，向南行三百碼，亦是這樣。塹壕線向下凹入，要從前面高地俯瞰，極其容易，一切可盡收目中。

塹壕線常給鐵道線路同運河所中斷。近鐵道處，須堆土囊，近運河處，并須講特殊的防禦手段。

塹壕線所有各要點，皆可從近處丘脊下瞰，又可從近處塹壕縱射。

士官們拿着望遠鏡，細細偵察敵人的前面塹壕。彼等眼見占領最近丘上的德軍，對我所作所爲，能夠全部看到，并我等的身體及各物，亦無不顯豁呈露，遂不得不大吃一驚了。

塹壕線是凹綫凸綫的連鎖，就是有名的比利時激戰場伊普雷大要塞的一部。法兵當砲擊要塞時，多是極有規則極定心。夜間向天空放上光彈，周視四圍，這是

像把自己擺在半月形或全圓形當中，下視要塞內部，是毫無遮形的。

機關鎗隊，役務最忙，這是敵我兩方相同的。在法蘭西平野，這種極惡無道的機關鎗，只有前線纔使用着牠。但是這兒又不同了，機關鎗有時越過第一線，往前射擊。常給第一線兵卒，指着胸牆後，剛被打穿的破洞，極口毒罵。

可是在比利時伊普雷方面，有一次，機關鎗靠着便利的山背，擺成陣勢，射擊一嚙外的德軍。友軍方面，並沒有出來說什麼話，那邊德軍，亦來應戰，雙方繼續射擊了許久，絕未曾與第一線，發生絲毫關係。

德軍有一種特別的大砲，正好拿來做醒睡魔的東西。這種砲，只見他在距離極遠的地方，并只聽得般般砲聲，像是從地底起來。

但他的砲彈，一到此地，就用極端的急角度，落下來了。亦有從塹壕背後掠過，當着小屋門口打下，拿那些安全地帶，打得像蜂窠一樣，到處盡是破洞了。

這是一種暴雨，每日有一定時刻的。大約是三點鐘六點鐘九點鐘十二點鐘，每日

一共四次，每次要射擊十分鐘，這是一點沒有差錯的。（每事有一定規則，這是德國人性質可愛處。）這種暴雨，雖來得甚小，可是確能增加墳墓的數目。

近來擔當這個方面的聯隊，定午後六時，算辦理戰死者葬儀的時刻。到了這個時刻，從聯隊長起，以及牧師會葬人，一同身被喪服，逃入塹壕。那個葬儀的中心人物，德兵對彼，無論如何恫嚇，彼總一切不睬，橫臥草上。任你彈落如雨，我仍泰然自若，真所謂世間頂和平的，無如死人了。

這個塹壕，亦沒有一定的塹壕線。伊普雷大要塞，雖是過去十二個月間的戰場，然並無做永久工作的時日與機會。祇有亂堆土囊的胸牆，邊緣剝落的淺塹壕，——這是伊普雷的牙城。

休憩，默想，祇有地上的一洞——洞中一半浸水，拿一塊板做屋頂。在運河隄上，很像兔穴。吾人住在洞中，或者如近世詩人所說，夏期還可對付，一到冬季，那就忍受不住了。

三日的大雨過後，二日的大霜就來。吸足雨氣的地面，就要凍結成冰。

再要是下了一日雨，小屋中凍冰溶解，滑澀地就像牛乳一般。一任塹壕塞住，弄到點水不漏，以後要想排水，又苦沒有善法了。

射擊塹壕，築在山前的斜面，就怕豫備塹壕的水，要流下來。若築在山後的斜面，又恐這邊的水，要流入豫備塹壕。

工兵隊的泊克士君，年輕耐苦，如阿修羅一般，繼續工作。但在伊普雷那種低地，彼即極力勞動，結局不過拿此地的水，趕到他挖圍的區域，就算極盡巧妙了。

與敵戰時，一面還要與雨戰。

總司令部各局所，常拿些特別補助，分給我等。例如「桌上遊戲」部，定出按摩足部塗抹膏油等規定。「母」部支給長統靴。等到支給皮毛上衣，「姑」部就要說出惹人厭忌的話來了。

毛皮大部分，是動物學家所不知道的動物皮。

馬克倫伍長着了皮衣的風采，像一隻裝南俄珊瑚虫腳的聖彼得堡狗。加夫雷軍曹着了皮衣的，像是批塔那故事所說小孩屋中的犬，披着野牛皮的樣子。尼格卒像一個假豹的樣子，彼步行時，好開頑笑的人們，可以扯住拖在後面的豹尾。

拓西卒一見像冬天新嫁娘，嘗響聲的說。

「我本來是爲着當兵，纔入軍隊，不料倒做起山羊來了。」  
但是皮毛衣服，看去雖有千態萬狀，到底總能保住體溫的。

說到雙足，晴朗天氣，積水亦沒過踝上。一到雨天，那就要沒過膝蓋了。着橡皮長靴最合式，就是太冷。

對方的德國兵，亦是過的慘苦的日子。彼所住的塹壕，比這邊還要惡劣。

昨晚亦聽見有無情的說話，從電話上傳過來的。

「喂，喂，你那裏有威士忌麼？我們這裏有的是水……」

德國兵說到這樣開頭笑的話，亦不能就算過分，從這邊說起來，還有比他不好聽的呢。

德國參謀本部，對着戰爭的將來，到底抱的什麼意思，一時雖尙難揣測。可是從兵隊方面看來的確飽嘗戰爭滋味，像是厭煩極了。

彼等對着敵人，求作社交的交際。天色將明，下士尙未睜眼，將校剛進小屋，敵人忽來一感傷的提議。彼說「請出來互相握手，因為這次戰爭，到了來月，就是十九個月了。」（去同德皇說，他說些什麼，那就難說。）

前日朝上，亦有一個德國人，手拿像似一束的東西，從射擊塹壕，飛奔出來，走近道裏。中間距離，已不足三十五呎，可是誰亦沒有去射擊他。

不一回，這個像外交使臣的勇氣，在緊張的沉默中，忽然遭了挫折，急遽往後退，遂被我軍從後追逐，擊以兩三發鎗彈。

彼何故忽然間給恐怖襲擊，并到退回，原因雖不可知，可是輿論一致，多說是因為

馬克倫伍長，拿彼那個被着皮衣的身軀，出現胸脯上面所致。

「彼大概誤認你是從蘇格蘭島圍逃出來的獅子罷。」

有人看着馬克倫的新外套，就這麼說了。

有一地點，離附戰線相接的處所，僅有七呎五吋。

不陰雨的朝晨，我大隊剛拿鎗口對着上開地點，敵人見了，突然小鎗齊發，餉我以許多鎗彈，同時有蓬蓬長髮的男子二人，屏氣越牆，滾入塹壕中來。

二人中一個髮較長的，立起後，就抱住拔諾克旁市民出身馬克倫的頸頸，拿着自己帶點辣味的兩頰，強向彼の兩頰相親。馬克倫極感不快。又覺得此人甚是無恥。此外還有一人，對尼格卒，亦來一個同樣的親嘴。

這兩個不速客，口呼「露士奇」「露士奇」，歡躍不已。

彼等是逃來的俄國捕虜。

彼等說，本是帶往本部的，因為要在德國塹壕後方工作，所以又帶到這裏來，伺候

着一個好機會，纔得藏在叢草中間。

彼等乘夜走到射擊線近邊，天未明時，又復盡力狂奔，纔得恰好趕上。

彼等要了煙草，餅乾，可可糖，罐頭牛肉等物，意氣揚揚，離開我射擊場，往後方去了。

此外還有一個不速客呢。有一夜，月亮甚好，德國飛機，來我戰線偵察。這是一架白色飛機，翱翔似鳥，甚覺美觀。

搭乘飛機人，正在攝取秘密要塞照片時，此美術家的企圖，忽因英國飛機出現，遂致全成畫餅。閃閃發光的敵機，與憤火中燒的英機，時而突進，時而回轉，就在塹壕上面，實行正式的空戰。

從塹壕裏面，聽得飛機上的機關鎗聲。這種鎗聲，夾雜着遠來的新式高射砲聲，所以響得更高。

不意敵機傾斜了。一忽兒，又經撥正。就看見他開始回轉。像要努力逃出戰線外邊去。

但英機突然切斷敵機去路。一轉瞬間，敵機又轉向傾斜。就用絕望的「飛入」姿勢，突進英國壘壕內。

敵機就落在我第二線後方廣僅百呎的地上。

此地一瞬間前，只是一片荒野，一個人亦看不見的。從打壞敵機落下後，忽有二百餘人，紛如蠅集。趕來的將校叱責後，羣衆方始散去。德軍的砲彈，就在頭上破裂，很像小蜘蛛驚逃的樣子，頃刻四面星散了。

那個飛行將校同偵察將校，就赫然同歸於盡了。

再敢的兩個德國將校，就正式葬在此地，這個小小墳墓，生前固是我等的仇敵，但今已埋葬在和平的中立國了。

## 2 廢墟

比利時住宅的難找，實非尋常人豫想所能及。

在伊普雷要塞，軍隊住宿地方，絕不像法蘭西那樣容易尋找。有營房住，營帳住，野  
據小屋住等各種住宿方法。

運好的人，亦有坐合乘四輪電車，直向相離數哩外極文明的住宅，去住宿的。這種  
大四輪電車，曾在倫敦街頭，做過公共街車，供給公眾往復乘用。

電車的運命，平和時代，歸管車人及司機人支配，現在亦是這樣辦法。彼等身著呢  
服，外加羊皮大衣。遇見將校，用一套諂媚工夫，博他歡喜。見了老同志，還是那副嬉皮  
笑臉的神氣，隨說隨走。若是新客，又要另換一番面目，表出極端歡迎的意思。

表示往反線路的木牌同告示，業已不復張挂。全車塗上中立的綠色。但管車人還  
是照着倫敦時代的模樣，喜歡拿去賂同號數，諄諄相告。

「稟少尉！吾見你在士龍街頭下車，不知有多少回了。喂，老兄！（向司機人叫）你  
若看見巡警搖旗，你就趕快拿速力放慢，那個傢伙，儘着向你瞪眼呢。這個車是第八  
號。稟少尉，上層的傷痕，並非是砲彈打的。那是在伏霍耳橋街，下雨的星期六晚上，給

街燈相碰，就碰壞了。倫敦地方，真是危險吓。」

彼等奮勇開過一小都會，就到伊普雷了。這兒南賣還算不錯，雖是每一星期，總有砲彈來相打攪，可是伊普雷街，仍舊兀立不動。

軍人住伊普雷街的不少。彼此都是塗着泥的。就是塗的泥，分點厚薄罷了。泥塗得薄的，現在就要去塹壕值班，泥塗得厚的，那是剛從塹壕回來。

土牆到處貼滿鼠色的招貼，兵隊劇場，本星期每晚開演，亦是利用招貼，廣告大眾的。這種招貼下面，常用大字寫着大勝利萬歲。

這種勇氣凜凜的招貼，很想送一張給德國兵看看。彼看了招貼，彼的心地怎麼樣，是說不定吓。可是叫他非常煩惱，那是決不會錯的。

這條街已經在我等車的後頭。那麼走到廣闊道路了。這條道路，是逼直的鋪石道路，路的一邊，曾拿小石打碎墊修，工程甚是堅固，現在可是完全改變，成了泥深一尺的泥道了。

時常聽到「電線」的警告。坐在上層的乘客，聽到警告後，即時折腰向前稍屈。因為鐵絲戳到喉嚨，那是吃虧太大了。電線橫斷道路，牽架在兩棵風尾松上。

開慣頑笑的司機人，常向低枝下垂的路上開車。這種道上，電車上層的乘客，常給無慈悲的樹枝，刮到頭上。所以都像鱈魚一樣，扁着身體，伏在上層板上，一齊怒聲咒罵神聖。

「向墜壕走的途中，沒有說頑話的工夫。因為這一回或是最後的一回，亦未可知。」司機人想拿這種說法，掩飾彼の過失。

就這個時候，電車已渡過了橋，開進一條大街，這條街是曾經做過繁盛都市的。這條街有城壁，有像泰晤士江上流的城濠。假使世界還是舊世界，單拿這個城壁城濠，亦能夠擋住敵軍的。恐怕用這種經驗的人，已不止一次兩次了。彼再要照這樣趕一次，亦或能夠做到，可是非豫備重大犧牲不可。

入舊城門，走過鬼氣襲人的古街。高大的建築物，大會堂，織物工廠，皆已變成了廢墟。這都是德國兵做了慘毒事業的紀念品。

人家門外的小街，一齊毀盡，無論那一家，像人形的房屋，全部崩壞，連臟腑都露出在外了。

打壞的箱櫃，折脚的桌椅，堆積如山。真是家具店的倉庫。

一所洒落小屋，踉蹌不堪，可是屋中還有花絨的賬臺，歪斜的啤酒器械，的確是一家咖啡店。

因門口黑色的文字，可以看出原來的店號。

有文具店。廢墟遺跡，如塞批野，霍滑衣托，皮里強，皆已煙消霧散。

樓房的屋頂，早經墜落。椅桌與床，幾乎盡數摔壞。僅有繪畫橫額，尙挂壁間。

床柱上挂著青白柳條的小衣。——女小孩的，——這個女小孩，現在何處？因為她的母親，已拿林換衣服前去。

一羣狂人，手持挖煤鐵鏟，大約是用強力打入街中的，或被毆傷，或被斬壞，幾乎一羣人無不受傷。這條街上，滿目頹壁敗垣，大有阿房一炬的情勢。德國兵遣班奴才，正在放出惡魔的變相，口出如下的毒言。

「汝等若不拿這條街——比利時最後的一條街，交給俺手。那麼這條街上所有石塊，俺要全數打碎，不剩一塊。汝等應概這麼想……」

歷史上有價值的伊普雷市，因為會與新文明使徒，親相接觸，前後共十五個月，所以能成就這種美觀的姿態。

要知伊普雷市，不經過極守規則不憚勞苦的德國兵，一番磋磨，決不會弄成這樣大都會的情形。

現在伊普雷市，仍舊圍着半月形的塹壕，駐有重兵保護。嘗之吾人，雖經迭受重創，然尚能翹起被挫的一指，指着天的一方。——前因給人打倒，不能開口，可是終保住不可冒犯的態度。

是蓋全仗只知守信助友的國民熱誠，纔得支持至今。這種態度，大約非德國兵所能理解的了。

### 3 總攻擊

「這一次想正式幹一下麼？」

候補大尉卜庇李托耳，對着滑古士打夫少佐，拿訝怪的態度問。

「總想要正式幹一幹。」

此時敵軍的小口徑遠距離砲，一齊射擊，塹壕上面，好像頑童吹泡，同時破裂。

「隔着一條戰線打砲，奴才們早經熟練，那時毫不足奇。但像今日，一天到晚，砲聲不絕的樣子，敵人這一回，亦似有正式幹一幹的意思。可是拿我等總攻擊的準備砲聲來相比較，就覺得不成問題了。」

滑古士打夫少佐，快活地望着破裂的光景說。

「你想德軍要總攻擊麼？」

「吾是這樣想的。吾正想看些好戲。要是真決定這樣辦，吾等亦當拿點新鮮伎倆出來給人家看看。伊普雷要塞，是怎麼樣子的要塞，德國兵大約還沒有懂得罷。況且吾等對着那羣畜生們，曾經貸過東西給彼等的……」

彼威嚇的說。

因為維持伊普雷要塞三個月，拚了不少的犧牲。聯隊亦負擔一份，就兵數來分攤算算，剛是一個本錢上的買賣。

塹壕內到處砲彈飛散，後面斜面，亦都有砲彈打來。入鬼籍的人們，不計其數。

砲彈同塹壕白砲，多從側面打來，不知奪去了多少貴重的生命。這個時候，除叫命運神滿足外，別無他法。

信任厚的旗手曹長，給打死了。囑望將來的伍長，給打死了。前星期有個副官——運動家，學問家，并且是天生的好軍人，可愛的青年副官，當巡視塹壕的時候，不知從何

處飛來一個鎗彈，叫彼受了致命傷，就長往了。

彼係滑古士打夫少佐所介紹，具有極優美資質的人。

素來有思考癖研究癖的滑台兒發問了。

「這一次的砲擊，連今年的耶蘇誕日亦不休息。這種警告，沒有預備拿牠通知全軍麼？」

「德國皇帝，要來存問他的僕從。存問狀的怎樣分配，非聽皇帝的尊便，是不成的。」

滑古打夫照例拿他挖苦的話答。

「德皇聽說親自到這兒來了。」

卜庇李托耳開口了。

「你怎麼會知道的呢？」

「情報部發行的笑迷報，登着這種風說。」

「這個話倘是真的，那總攻擊的實行，就差不多了。這種廣告的騷擾，叫我想出幼年時候，喜劇名伶阿撒洛拔子，加入該台戲院時的騷擾情景。你知道這件事麼，李托耳君？」

滑古士打夫問了。卜庇李托耳小心的說。

「吾初到該台戲院的時候，正是姬蒲士女伶的時代。吾在那個時候，完全是個小孩……那個阿撒洛拔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吾常常涉足戲場的時候，迄今算來，已是三十年前的情事了。當時阿撒洛拔子，是該台戲院中第一名伶。彼每日八點半鐘，剛是看客滿坐的時候，來到院中。彼未登場前，儀式甚繁。先叫六十名合唱團，在舞臺兩邊，高唱「萬歲！」「萬歲！」唱畢，辦事人飛出舞臺，作看客久待阿撒洛拔子登場的謝辭。謝辭畢，音樂隊奏樂，同人唱歌，告訴看客，阿撒洛拔子即刻登場。正當各種準備達到最高潮時，阿撒洛拔子，忽從馬車上滾出，或從欄上滑下，合唱團的女伶，一同捧住彼の雙足，扶彼站上舞臺，那纔演彼

的拿手好戲。今日的砲擊，恰是同那時候的一樣。種種騷擾情形，是德皇登場的砲擊準備。是合唱團的高唱萬歲。辦事人的白砲，是擴大新聞的無線電臺。音樂隊與合唱團，剛剛喧囂到沸騰點時，德皇方纔駕着毒氣雲，像是大喜劇名伶，頭戴鐵兜盔，由合唱團長扶着，出現臺上。這樣看來，那耶穌誕日化裝戲劇，那又算個什麼呢。」

此時砲彈越過胸牆，在後面森林內破裂，卜庇李托耳高聲喊：「阿，幹起來了！」不論德皇的來不來，滑古士打夫的比喻，可是多給猜中了，耶穌誕日一天近一天，音樂隊亦一天早一天，合唱團的歌詞，亦跟着牠越唱越高。重大的事，（或是人）就要拿這個暴風做一個指導的記號，這是大家所明瞭的了。

明朝六點鐘七點鐘中間，終夜鎗不離手的大隊，抬起沈重的腦袋，很奇怪的，嗅着從烟霧中吹來的曉風。（東風，）

隨手有叩着銅盤巡走塹壕的人，口呼「兵隊們，快拿空氣面罩袋出來，預備應用。」

執大隊戰線總務的滑古士打夫少佐，拿面罩的繩梢，插入領襟，並用紐扣扣住。爬上胸牆的階梯，彼曲身使稍低，藉避砲火，可是砲擊愈加猛烈，砲彈直向胸牆飛來。

同時有同樣服裝的瘦形將校，來到彼處，是卽甲中隊長卜庇李托耳。

滑古士打夫，拿口痰到李托耳左耳邊，隔布高聲說。

「吾覺得空氣不甚有毒味。足見敵人是在距戰線較遠較高處施放。喂，你看！」

李托耳儘力向面罩中，吸收空氣，（防毒氣的難受，與中毒氣難受一樣）彼拿着望遠鏡，移向左方。

在微明中，彼見左方德兵壘橋，飛上帶綠色的黃雲。

「攻擊大約要來了罷。」李托耳叫了。

滑古士打夫點頭。彼很用心的，拿手解開領紐，卷上面罩。深嗅大氣，就把面罩脫下。李托耳亦照樣除了面罩，天空大氣，怎樣乾淨，雖不能說，但此面罩中的空氣，却好得多。

滑古士打夫說。

「就是有毒亦很薄的。軍曹面罩向上卷起亦好，可是不捲在頭上不成，須得叫大家注意。阿李托耳，慢慢有趣起來了。敵人是來呢不來呢，到底怎麼樣？」

「你想是怎麼樣？」

「吾想奴才們，大約要從極北方面，攻擊過來。德軍素來不肯浪費毒氣。——這一種毒氣，吾等不轉動螺絲，像是窒息的樣子，那是風不向這邊吹的原故。吾想總攻擊是一定有的。李托耳，你拿這個眼鏡看敵人塹壕內，不是有一柄鑲劍的鎗，在那兒發光麼……你看見麼？」

卜庇李托耳，拿眼鏡看着說。

「的確敵人是那兒。塹壕像是全給兵衝斷了。」

「大約是在那兒。」一面說，滑古士打夫，一面掏出手鎗。

「吾等不久，定要給他連累的。李托耳，你的兵隊，已預備好了麼？」

青天大尉卜庇李托耳，拿眼周視塹壕。只見他的中隊，鎗中都已裝彈，並撫劍嚙口，靜待攻擊令下。

八個月前，有極像今日的一個攻擊，恰在同一場所，亦是拿綠色毒氣作頭陣。當時戰線被破，侵入深及四哩。無希望中，留着一線希望，忍耐又忍耐，碰巧就取回來了。這一回又是什麼呢？毒氣的時代，像是已經過去了。

「什麼時候，攻擊纔會來呢？」

卜庇李托耳，像在砲彈破裂聲音尚未停止時，高聲向滑古士打夫說。

「即刻就來。一兩分鐘以內，砲聲大約就要停止。爲向退路方面，造一砲幕。現在要爬上胸牆來了。」

剛說到最後一句，不思議地，忽聞一聲巨響。德軍砲擊，就此宣告終止了。

絕對的沈默，約繼續了兩分鐘。同時敵人塹壕內，鑲劍鎗柄，發出十倍的光輝。伊普雷要塞內，全部英兵，開始應戰。

英軍砲兵確有若干兵力，柏林參謀本部所收報告，一定大有錯誤。英國勞動團體，輸送伊普雷要塞的砲彈，實數幾何，柏林情報部，想亦是收到錯誤的報告。如其不是這樣的，那麼就是參謀本部開頑笑，所以但定了一個對付塹壕步兵計畫。所有砲兵，一概丟開不問。

偉大人物的豫想，是什麼呢？沒有能夠豫想到今日所發生的事情，那是已經的確的了。不料英國砲兵，竟就是這麼般般轟轟，射擊敵人。

四分鐘間，能够拿三萬顆高速度破裂彈，送入敵軍塹壕。

蠟集塹壕圈內，分配得極正確極平均。

小鎗，機關鎗，在那兒等着要放，可是沒有受到開鎗命令的很多。

到處見有德國兵，越過胸牆，突擊英兵陣地，幾如波浪湧來。但都被機關鎗趕回，一度亦沒有達到目的。

耶穌誕日的總攻擊，就此算告終了。

極無聊的等了三個月，一點結果沒有，不過弄了些孩子氣的小競爭。

周覽胸牆上面一過，卜庇李托耳說，「就是這麼一來麼？」

滑古士打夫就這麼答了。

「就是這麼一來了。不相干的小競爭，或者還許有些大攻擊是如同亞鉛桶蓋一樣，早纏給牠釘上。耶穌誕日大勝利的夢，亦該醒了。」

滑古士打夫，十分沈思的樣子，譏諷德皇說。

「只要吾等到了這兒，就得破壞你的登場事務，你當心罷。」

#### 4 轉向他線

英國有名爲「住箱」的別墅女僕。這種女僕，是無家的，常由甲宅轉移乙宅。主人分給她的寢室，因爲原是女主人寢室。室中跳舞衣服，毛皮外套，應有盡有，用不着解開她自己的行李。她就同她的箱——行李同住了，所以名爲「住箱」女僕。

但在戰地上沒有箱子，多是住在背囊雜囊中間的。戰壕後面，疲勞人住得很滿，要想安臥場所，就得自去找尋，見有合意的人家，只好住到箱子中間去了。

聯隊今當休息時候。雖說休息，還是有相當的勞動。

前次休息，是在佩生近郊，日間怯秋陽（八月）炎威，夜間爲蚊蚤所苦。嗣後來普士附近，身臨戰線，防守伊普雷要塞，關三個月。此中情事，是給乙中隊雷利卒，告訴加特力教牧師的話，一語說盡了。雷利說，

「牧師，吾現在吃了這種苦，那一世的苦行，多少總可以寬免點罷。」

耶穌誕日前數天，來到伊普雷要塞。敵軍想是要恢復就衰的信用，就幹了一回總攻擊，當時敵軍的意思，以爲準可得到大勝利了。不料英軍的空氣面罩，能夠叫毒氣砲無效，新式砲并能消滅敵人的攻擊力。

第二次伊普雷戰爭，尚未開始。友軍從桑克丘留脫，退向特梯勃休時，敵軍有的是失去價值的砲彈，照例又拿到後邊來，給吾等殷勤送別了。

明日，從第一戰線，向後數哩，再到法蘭西地方。准許一個月休假，可以安心散步了。在戰線勞苦一番的兵隊，與以短期間休假，此中亦自有理由。因為聯隊在塹壕中，發生塹壕水蟲病。（立在塹壕水中，時間太長，）

道德上，智識上，多不免有疲倦意態。

多數補充兵，早經補充，聯隊的本質，已非原來的樣子。多數的下級將校，亦是新近入隊，彼此均非舊相識。

聯隊須再入模型改造一番，磨出固有的光澤，回復昔日聯隊原狀。

因為這個原故，去年冬天，在亨普夏白堊土練兵的故事，又在這兒，每日午前重演起來了。

午後與晚間，因別種意味，甚是忙碌。師團有足球優勝盃的比試，旅團有拳鬪術的比試。

拓西卒的眼，給打毀了，非關拳鬪術的事，實因除夕騷擾太過的原故。

營帳中亦有餘興。

亦有頸圍浴巾，向最近的童貞院貧民院及女學校，雖去那些地方，可是不用憂慮，因為多是空屋。人浴去的。洗去垢污，心身爽快，并可替換衣服。

衣扣仍回復光澤了。短袴的柳條格子，亦從塵埃中露出本色。

練兵令人發生開場演藝的意味。

遠東天空，砲聲轟轟，都打在遠處水平線上。

過了一兩星期，大約就要出發，去到他方面的戰線。未起程前，只有中隊教練與優勝盃勝負二事，盤踞李托耳腦中。

## 5 牧師息子

馬克拉克郎少尉，在鐵道終點下車時，見部下下士，叫補充兵整列成一直線，不覺如在夢境一般。

補充兵全部三十名中，有舊兵，一原在第一第二兩大隊的，因負傷送還後方，一旦傷痕回復，本是克梯拿阿第一聯隊中堅，故再送還，一有第三大隊特別豫備兵，久在聯隊本部，常欲餽肉復生。此外全是新手，係由克梯拿阿第一聯隊至第十四聯隊，拉雜湊成。

馬克拉克郎，亦是克梯拿阿新編軍出身。

盎格士，馬克拉克郎，蘇格蘭腹地產生，生長大自然的懷抱中，是出身山地的青年士官。

數月前，曾到過愛丁拔拉兩三度外，始終住在鄉里，未曾出過遠門。

彼係本鄉中學校優等生，一千九百十四年歐洲戰爭勃發時，彼應愛丁拔拉大學特待生試驗，恰好合格。

彼聞德軍侵犯比利時中立，怒血燃身，向父親請求投入軍隊。

即時得父許可，可是仍有一難決問題。

伊父馬克拉克郎，素充牧師，研究神學及戰爭學。彼見兒子熱心軍事，彼有一如意的想頭。就是我的兒子，若能立在戰爭第一線，盡力戰事，一旦凱旋，在鄉里長老教會裏，亦當算一個有力人物。這是彼對彼兒子從軍的唯一期望。

但是你去投軍，我可有一個條件。你以蘇格蘭腹地紳士資格，率領部下，去到戰場，那是好的，若是爲人部下，歸人統領，那就不成。

馬克拉克郎，因此提出將校志願書，可是極難得到許可，（大約是爲種種調查，手續繁重，）歷時甚久，纔許彼充當將校。彼亦照下庇李托耳身爲克梯拿阿第一聯隊少尉的樣子，以某聯隊少尉資格從征，走過法蘭西地方，找尋彼所屬大隊本部所在地。

最後聞彼的大隊在伊普雷，現今又往何處，不明白了。彼不知道有交通將校的存在，（有不明白的案件，一問便知，）但爲周圍光景所迷惑。

不意彼の近邊，有一人用蘇格蘭語，同彼打話。

「少尉，你好！」

馬克拉克郎回頭一看，是補充隊一兵卒，腰繫不稱身的短袴，身量頗低。彼謙詞答。

「什麼事，你的名姓呢？」

「吾名批打，卜格耳，從企耳金托洛霍來的。」

卜格耳喜見通蘇格蘭語的人，很歡欣的說，「吾戰後到這兒來，想做一個建築包工頭。吾想此地破損太大，一定有事情做的。」又小聲說，「吾本職是油漆匠。」補足前言。

「俺不想做建築包工頭。」

馬克拉克郎，視若無事的答。彼少年時代，所受牧師息子的教養，是對着將校兵卒，平等看待，絕無社會的區別。

「爬上梯子，目要眩的。」

說這種話試試。

「這是沒有什麼，馬上就會馴熟，熟能生巧，目就不眩了。」

馬克拉克郎，很想同卜格耳談說一回，不料彼の耳根，忽聽到不入耳的冷酷聲音。這是補充隊的軍曹來了，彼說。

「少尉，將校在那兒看着呢。」

馬克拉克郎少尉，纔覺得自己與油漆匠談心，倒把正事忘却，頗難爲情，急欲向將校行禮，回頭看時，卜格耳已被軍曹一喝，押往隊中去了。

馬克拉克郎少尉，立在雙目如星的青年士官前面，很慌張的，施行敬禮。

「你是補充隊的領兵官麼？」

「是，是的。」

馬克拉克郎，恭敬地答。

「好，你到甲中隊來。吾領着你去。吾名殼喀雷耳。你趁的火車遲到了。什麼時候，從根據地起程的？」

「什麼時候，記憶不真了。從連絡船上車時，說是十七點四十分鐘，火車出發。那是什麼時候呢？」

「哈哈，十七點四十分鐘？那就是五點四十分鐘。車船習慣上，說是十二點鐘十三點鐘的。天色已經黑下來，你可走這條路，到你的隊裏去。阿呀，這是趕什麼吓。喂，放手！」

新來少尉，用力握住殼喀雷耳的手腕。因為他是大尺三寸肌肉豐滿的偉男子，中尉格外認真的喊「放手」亦非毫無理由的。

「中尉，那個犬犬。」

少尉興奮的叫着。

兩隻肥犬，曳着一輛小輻重車，急足通過。一個不戴帽的少女，手拿極大雨傘，趕着犬車。

「什麼亦沒有。犬車是這邊的習慣。」

少尉搔首，向中尉謝罪。身軀雖甚偉大，實是一位多感的青年。

補充隊集合路上，作四列縱隊前進。

「請問中尉，大隊現在亦住壘壕麼？」

「不是，住離此一哩地的營房，可是極忙的。」

「忙是好的。因為在國中過閉了。那個是風車罷。」

中尉冷冷的答了。（臉上顯出遇見了怪人似的樣子。）

「是的。到這兒來了，是常常看見風車的。」

少尉的脾氣，是想到什麼事情，多要說出來的。閉一閉眼又說了。

「吾所見的，像剛纔的犬車，穿木履的人，三輪手推車，十字路口的小廟，說法國話

極熟練的小孩，無一不是奇妙不可思議……」

「真是虧你能夠這樣記得牢的。」

殼略雷耳中尉，要想乘間與以訊訊，可是馬克拉克郎，全然沒有理會。彼見五十名

的步兵隊，走到近邊，彼的心又向那個兵隊去了。

「那是什麼兵隊？」

「離着這麼遠，什麼兵隊，是看不清的。吾想是近衛第一聯隊……」

殼喀雷耳，拿厭煩的語調答。

兩分鐘後，與該隊摩肩走過。該隊多是老兵，身着不合身的軍服，赤着一雙扁平的足，口銜磁做的煙嘴。

彼等肩荷鐵鍬，領隊官像是一個老伍長，向着殼喀雷耳中佐，發了一個「頭向左」的號令，可是那些老兵，如在夢中，沒有聽到，對着中尉就只好失敬了。

馬克拉克郎少尉，不過靜默了五分鐘。

「彼等是豫備隊麼？」

無意中又像難為情的說了。中學剛够畢業，什麼經驗亦沒有的說話，殼喀雷耳聽了，不禁哈哈大笑着說。

「你問的是那個兵隊麼，那個兵隊，不是豫備隊，那是修築道路，開掘豫備塹壕時，搬運泥土的兵隊。是一種不思議的運動家。砲彈落到眼前，喜歡得像見了滑稽畫，就是說的他們，可以做寫信到國內去的材料的。怎麼，這是欺騙你的。阿，到本部了。快去報告大隊長。」

馬克拉克郎少尉，從彼の血管流出的熱誠看來，就使不意中遭了陷阱，彼亦決不露出小孩的樣子，彼即刻立在新境遇上，拿着適合的優美態度，依次進行。彼有這種特別品性，所以纔能夠做到肯普大佐心愛不能忘的人。

彼與大佐初對面時，大佐就對彼說明。

「戰爭到了現在的狀況，任你有一等天才的手腕，亦是無用。只要向某地點，在某時間，率領部隊，——是糧食隊，是作業隊，或是其他各隊，能夠按照指定時刻，準到指定場所，就好。這不是容易辦到的事情，若能照我所說辦到，——現在十中八九，應當都能辦到，——就是出色的人物。全軍中正在需要這種人物呢。」

拿這種訓戒，載在日記簿上，留在腦中，這個馬克拉克郎少尉，就成了非常的有名人物了。彼對卜庇李托耳那種戰場先聲，拂非常的敬意。并用可驚的嚴格方法，訓練彼的小隊。

中隊行軍時，要在排列中央占位置。因為彼の步幅廣，所以注意部下，不要示弱。餐時沈默如石。又如禮佛人，僅叫兩腳勞動。

口拙像豫言家木才，手快如大司祭阿龍。但多似無意識的。

「從卒就用了油漆匠卜格耳。卜格耳是中心誠服少尉的。拿彼奉事主人的不中用看來，可以想見彼做油漆匠，亦是不中用。就使戰爭完畢，亦不定有人來找彼油漆。還要做建築包工，到底能夠蓋造何等的房屋呢，吾想連卜格耳本人，亦對答不出。包造整壕，彼時已告太平，更無此事。彼の職業，不是完全沒有了麼？」

但叫彼做食堂僕役，實是討喜歡博賞讚的一人。彼在血凝成塊專發胡鬧命令的伍長手下，仍能謙和恭順，發揮供給使令的特長，亦可稱難能可貴了。

食堂僕役，木立食堂一隅，遇有食客呼喚，方纔慢慢走去。有時遲鈍太過，令人生不如自己去做的感想。獨卜格耳與衆不同，全然不給這種舊式所拘囚。

「少佐，請再用一點。」

用很恭敬的調子，隔着肩，向滑古士打夫少佐說。

「不用，太多了。」

少佐做難犯的颜色說。

「的確，真是太冷一點了。」

卜格耳像是猜得定上官的意志，再拿話湊上去。

「少佐，湯盆可以收下去罷？」

「唔，還沒有吃好。」

「好的，請你慢慢用，不必忙，吾在這兒等着呢。」

## 6 美麗的主婦

馬克拉克少尉，是營陣地傑出的運動家。彼到營中時，雖值兩個旅團的將校，競賽足球時候。彼率領足球前衛，作老練的指揮，就統計上看來，彼的分量，比人家差得太多，但是這種對手，彼亦能叫他一敗塗地，真令人見了，怪詫不已。

競賽足球，率在出征地的綠色原野。

某日，有羅致蘇格蘭中學學生三十名的競技。又有蘇格蘭南境托維特河以南出，身人的競技。

觀客盡是兵卒，無一人不崇拜足球名手。大戰前每星期六午後，羣衆齊集運動場，遂有嗾使球手「快踢」「高踢」「毒腎審判官為「狗屎」的人們。

男性的競技中，當推足球為最男性的，將校到足球競技場時，態度實非常優越，例如小聯長來壘壕內時，常顯出很像筋肉豐滿的坑夫，所表示的優越態度。

五分鐘後，感情興奮，覺得胸部幾乎脹破。十分鐘後，彼等抗議的叫聲喚聲，竟有穿雲裂石的情勢。要皆是陽氣的表現。

用足踢球，倘有手指觸到球身，應當即時處分。觀客中高呼這種詞句的人，為數正自不少。彼等忽見上官踢球時的野蠻光景，不覺大吃一驚。就弄得道德的憤怒聲音，八方蜂起。共鳴不平了。

卜庇李托耳，投身向前，阻止怒敵突進時，敵方應援團，羣起罵詈誶謗，非難彼の英雄行爲，盎札司麻苦拉西，衝開血路，打倒對手時，數百觀衆，齊聲斥罵，並要求放逐彼出競技場外。

球手觀客，徹底興奮，就在這個星期六午後。這個午後一過，羣衆回到營房，挨坐喫茶，儼然家庭的親密，重溫社員的深交。

營房地居傳主人，待遇親切的事情，亦有可用特筆記出的。

午後六點鐘一敲，外出時間來了。六個着短袴的兵隊，走到農家爐邊。主婦見了，就發出很可愛的聲音說。

「晚安，要吃啤酒麼？」

法蘭西有勝過蘇格蘭的一事。在本國時，要喝一杯，非上街去不可。出征地可不是這樣。鄉村中，無論走到那一家，都可以買得出啤酒來。

法蘭西的免許法，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有免許亦行，沒有免許亦行，法蘭西免許法，像是由此兩原則構成。有免許時，啤酒是可賣的了，要賣啤酒以外的商品，可是不能。沒有免許時，什麼商品都可以賣，官府從不過問。啤酒當然可賣。

兵隊除要求啤酒外，還要求拿張椅子，坐在爐邊，與主婦家族等，共叙閒話。

說起法國話來，夾雜着蘇格蘭土話，只聽喉嚨聲響，不知道說些什麼，這是沒有辦法的了。就使拿蘇格蘭話來說，到底說的什麼，除神靈外，亦是容易知道的。

但是意志總能相通的主婦同家族，聽兵隊說過後，隨即拿法蘭西語或佛雷米西語相答，只覺非常敏捷，從來沒有弄錯的。

最可驚的，雙方對理解上，像是沒有一些困難。有一天，滑台兒與不解英語的美貌主婦，作消遣的雜談，給主婦對着滑台兒，說了幾聲「恭喜」「恭喜」。

這是因爲說起滑台兒正與蘇格蘭聖德盎特留市一美女進行結婚的風說。但滑台兒的語學，出自天才，就拿適當的話相應答，并詢問風說的出產地。

「你的傳令官說的。呵呵呵呵，「恭喜」「恭喜」

滑台兒查問傳令官，滑台兒的從卒，——從唐地來的，亂髮蓬蓬，——自承曾對主婦說過。

從卒補足了下面一段話。

「那個美麗的主婦，是一個貞淑女人。丈夫是三年前死的，有子二人，現皆出征，叔母年邁，住在三層樓上，業已不能離床，這都是她對我說的。」

法蘭西話，尙不能懂，倒要研究世界語。世間亦有這麼一種人。

克梯拿阿第一聯隊，是各種職業的人集成成的，所以時常互相利用。

豬圈壞了，木工來給牠修理。

農家的玻璃窗破了，——兩肘或他物碰破，——就到小隊去，拿點玻璃來，同牠換上。

先祖傳來的自鳴鐘，發生障礙，即刻拿槍解開，撥正時間，修理完好。這種代修鐘錶的人，兩三個月前，還是靠修鐘錶吃飯的，據說一共做了十五年。

馬克倫伍長，偶然遇到一件愉快事情，可以作為一生紀念，亦是從彼の職業上來的。

有一天，農家主婦的雄雞，顯出一種重大的徵候。

這個雞作了陰氣的啼聲後，隨即變為被人殺害的容態。在甲中隊借作營房的中庭，哀鳴數聲，露出七顛八倒的苦况。

病勢漸入嗜眠狀態，遂仆在士官食堂門口，雞實無禮，竟敢闖入此地，乘人不備，閉息長逝。

所以要檢驗屍體了。第一，查明死亡的原因，第二解剖屍體後，死雞格外容易收拾。主婦正在要叫雞鴨店，一剎那間，馬克倫伍長，見着硬直的死雞，忽喚起彼幾年前的舊夢。因彼在應召克梯拿阿第一聯隊以前，曾在格拉士各附近雞鴨店，做過學徒。

他就說，「吾來給你解剖。」

節省的主婦，欣然快諾。伍長就在羣衆面前，開始解剖。

士官們拿萬事交給伍長，各自向遠方散步去了。

半點鐘後，馬克倫查明病源，實在胃腑，從胃中取出一小袋釘，這是建築雞棚時，所遺失的。比外科醫向驗屍官報告，還要迅速的馬克備，手中高舉屍體，口內高聲說，「喂，兵隊！不得許可，亂吃攜帶口糧（英國稱鎗彈爲鐵的糧食）的人，結果就是這個樣子。兵隊看着！大家注意！」

## 7 維持

這兒是一所借住的營房。

這所住宅的目標，是垃圾場。農家一個四角庭，幾乎全被占領。從式樣大概來說，頗像游泳浴場。內容各物的豐富，殆居農家財產的全部。

垃圾場的周圍，鱗次櫛比，盡是農家的房屋。箇中最遠一所，一半是皮藏器物所，一半是牛豬雞的小屋。

這些小屋僅在夜間使用。居住小屋中的一牛、豬、雞，日中按照一定時刻，送往中央運動場。

英軍的將校兵隊，有二百人，住在這所營房中。

兵隊住皮藏器物所，飲食歸中隊代辦。炊具設在門外泥土道上，郊外鄉村，正在修繕道路，真有塵羹土飯的遺意。

將校住農家合式的房屋。中隊長取最好的寢室，一屋頂雖低，都是石砌，牀亦極大。下級將校取的寢室，是用「只要能睡那兒都成」的主義，大抵睡在近屋頂的房。這種房屋，昂頭就要撞到屋瓦，有時用作玉葱儲藏室，冬期就用作曬臺，無數粗繩從這邊壁上，跨到那邊壁上，預備可以曬晾衣物。

食堂大抵用家族平常不用的房屋。若是不用這樣辦法，就要拿自尊心收入腰包。

照着人家家族的樣子，戴着帽子，喝湯及咖啡。（這是彼等唯一的好食物。）廚房食桌空着時，只好同她們在廚房吃飯。

北法蘭西農家的廚房，清潔得令人可恨。全家族清早四點半鐘，睜開雙目，下牀做事。主婦自身所享用，甚為質素，但無論晝夜，總要給我等做一份薄糕餅。

做好後，就在竈下爐邊，歡然同吃。

像英國式烹調用的爐竈，既不省費，又不美觀，法國是無論到什麼地方，看不見的。這裏用的爐竈，就只有一種。黑光照人，像一小棺，從壁上突出四尺，棺的一端，安一形似裝飾用的黑花瓶。

棺內裝着自來火，花瓶是爐。取一把碎煤或是木炭，擺入爐中，主婦就好終日叫牠勞動。拿無數的飲食材料，叫牠煮，叫牠燒，叫牠煎炙。

家族叫什麼名字，有什麼關係，概付祕密，不肯告人。

有一戴着破爛帽子的老人。老人緊靠爐後坐着。坐的式樣頗奇，雖非拿一足置在

墓中，但兩膝是摩擦着棺桶的。只聽見他自言自語，可是沒有人睬他。

有一滿面皺紋的老婦。這個老婦，恐是誰的祖母或曾祖母，據吾所見，亦許就是前說老人的配偶。可是兩人見面時，竟裝着素不相識的顏色。

有藏頭露尾行蹤不鮮明的人。好像臨終前的靈魂，從家中忽出忽入。

彼等生在世上的目的，第一就是瞞過自己的消息，主婦稱彼等爲「亡命客」。殼喀雷耳說，亡命客應譯作德國的間諜。

還有兩個傭工。彼等是風采不惹人目，性質不感人心。在這個國裏面，男子皆已去家，照現在境遇上看來，只有男子纔能盡得義務。這些傭工，因爲身體上精神上皆有缺點，所以不能享此愉快的特救。就在農家的肥料與泥工混雜當中，使色眼，鳴不平，聊以度日。

主婦在廚房門口，激勵彼等，說應當格外勞動。飲食是與家族一同的，睡在什麼地方，那就沒有人知道了。吾想或者是住在牛小屋罷。

那麼要說到家族方面了，第一是蓋該兒小姐，像是二十五歲，但因竭力裝飾，看去只有十五六歲。

小姐爲主婦的副官，幫同料理一切。當表演戲曲口述說白時，亦是母親的好敵手。搾牛乳，飼雞豚，拿口頸指使弟妹，自朝至晚，勞動不息，尙能對着各級軍人，笑顏相向，極力敷衍，好算得餘勇可賈了。英語亦很能說幾句。主婦說到她的長女，便要自誇，決非毫無理由。

「這多是到女學校去的好處吓。」

主婦自身沒有進過女學校，所以很感服女學校的教育，她撫着她女的頭說了。第二叫愛米兒。彼年纔十四，但自戰爭以來，彼已是負了成丁的責任。彼終日勸勸，叱牛馬，追雞豚，掘土刈草，使耨耕種，凡彼力所能及，無所不爲。

但彼終究是個孩子。彼喜吹笛作嗚嗚聲，大抵摹仿劇場所奏的音樂。

兵隊修繕手鎗，揩油機關鎗時，彼放棄了重要事務。前來閒看，這亦是孩子的常態。

這種孩子，吾想在法蘭西國以外，亦曾遇見過的。

第三叫軋勃利愛兒。這個女孩的年紀，恐怕止有七歲。

放浴水，梳頭髮，着紗羅衣，穿厚絨襪同木履，或穿綢襪同跳舞用的靴，是一個極聰明可愛的女孩子。但看她天生的姿容，已不愧很惹人眼的美貌嬌娃。

「軋勃利愛兒，今日好。」她就說，「今日好，大尉。」「今日好，伍長。」

軋勃利愛兒，認識軍隊的肩章，所以能從容應對。倘當時叫她的人，面向他處，軋勃利愛兒，就要從旁面走來，手抓肩章。在教練休憩中，是沒有什麼的，若還在教練時間，那就麻煩了。

軋勃利愛兒，軍隊非常歡迎她的。彼女孩所最要好的朋友叫麻該卒，是一個紅髮青年。

彼同軋勃利愛兒，常為長時間談話。那完全是兩個人互相理解，並不是專靠說話的。麻該說蘇格蘭的阿乏庭士語。軋勃利愛兒亦自說她的高速度字眼不清的孩子。

話。

前星期有一無名滑稽家對札勃利愛兒自薦當她的英語教授。

明朝，麻該立在門前當步哨，見彼的小女友在屋隅偷着看彼。

「喂，札勃利愛兒！」

麻該很高興的叫她。（蘇格蘭兵，沒有一人能夠完全說得法國人名。）

札勃利愛兒，想要顯顯她的新知識，就走到麻該身邊，像天使樣微笑着說。

「喂，外國鬼！」

第四個小孩，六歲，名普台強奴。

滑古士打夫少佐，呼彼做普台強奴時，彼憤然說，「吾不是普台強奴，吾是木里士。」

滑古士打夫改容謝過說，「是的麼，那是吾錯。」

普台強奴對軍事頗熱心，拿蘇格蘭兵送的插劍小木鎗（劍用餅乾匣鐵皮所做）

去到路上，站在日中，等待應施敬禮的人。

拿古代蘇格蘭帽，勉強壓在短髮頭上，站立步哨旁邊，一一摹倣步哨的動作。

普台強奴，有一種服裝，曾被禁止，不許穿着。禁止理由，因對英王軍服，含有輕蔑意思。

普台強奴，每日立在步哨旁邊。

騎馬人走過道路轉角，漸近門口，普台強奴，從废物所飛奔出來。

彼直立同街燈一樣，先從「休息」姿勢，改做「立正」姿勢，再效傀儡被操縱時形狀，全體搖動，漸取「擯鎗」姿勢，細看帶星章同王冠章的將校，是否到來。最初來的，只有一兩個星章將校，彼但面目猶猛，平手握住鎗柄。隨見帶王冠章同赤抹額的將校，陸續來前，彼即突出可愛的胸脯，實行「舉鎗」敬禮。

將校對彼答禮！十中八九答禮，——普台強奴大滿足，面血通紅。

有時同普台強奴要好的年少將校，走過立正舉鎗的小人物前，命令彼的小隊，「立正……頭向右！」時，普台強奴，像是感受藥力過強，驀然離開勤務中步哨位置，弄

到犯了軍事上大罪。這是因爲欣喜已極，要緊回家，拿情節告訴母親的原故。

最後要說說一家柱石的主婦。

她的良人同長子，都不在家，在她不知道的地方，從事戰鬥。她只知她的良人，現在處境甚難，已達困苦缺乏的極度。

她率領她的子女，使用兩個來歷不明力量甚大的傭工，代替她的良人長男，經營很大的農事。

在做母親做主婦的普通義務上，要無限責任的繼續維持家况，就不得不拿她的家屋，出租營房，兼業酒店了。

可是輕易不見她的臉上，顯出不高興的樣子。只有一次，兵隊盜吃她的林檎，拿林檎核投入豬圈時，她亦不覺怒氣滿面了。

無論什麼煩重的勞動，沒有能夠減少她的精力的。清晨四點半鐘起身，夜間儘着不眠，亦沒有見過她有要眠的樣子。貪眠的年少將校，耳中所聽最後的聲音，常在廚

房的爐邊。正是主婦與傭工，精神興奮，談論明日應做的事務。

主婦打發這班人去後，還要給後來的人，經營旅館同酒店的事業。

每隔兩三星期，定要迎接一羣新特徵新癖性的人同居。可是她能叫新同居人，即與舊同居人同化。

她開來的賬單甚詳，連薄糕餅一盤，玻璃一枚，亦不能夠遺漏。當住客照單付款，向她告別，她轉托客人打聽她的良人長子的消息時，纔見她露出神經衰弱的狀態。

這個時候，她哭泣甚哀。就是這一點淚，勝過千百功德。客人說，「再見，吾的賢主婦！通算這一次的大戰，只有你一個人，是真能懂得「忍耐維持」四個字的真精神真法術，是這次戰爭第一個真正代表。」

法蘭西所以成爲偉大國家的理由，到今日纔能够徹底了解。

## 8 彌勒腹中的肥虫

假定這個村名，叫桑格雷各滑，不用說，這個名並非本名。在戰場上，無論什麼，多是不用真名的。

回到桑格雷各滑的第七大隊，全身沾泥，身着破爛衣服，雙頰凹陷，驀見全然失去人形。經過四個月墮壕生活後，弄到一個「第七泥塑傑克」的綽號。

伊普雷要塞，說來甚響，濱拉格士托里脫，是很熟悉的市街，企汶其住得頗久，魯士在水壺集合地中，好算得叫人懷想的一個地點。（砲彈打穿成洞，洞裏積滿泥水，潭名水壺。）

彼等因參加總攻擊，曾經失去了許多伴侶。但今日並非為休息身體，退兵回來。

西部戰線的兵隊，從牠的數目來說，沒有這種休息的富裕。故國到了今日，志願兵制度，多在那兒設法實行，能夠出來當兵的，多叫他們出來了。達佩卿提出的一年齡挨次應募法，「正在討論，大有要叫幼年人到戰場來應戰的形勢。」

「第七泥塑傑克，」疲勞已達到骨髓。

大隊長拿極感慨的聲音說，「取一個休憩的名義，就是只有一日，亦叫我等快樂一日，嘗嘗快樂過日子的滋味，這就是我等的無上幸福。」

這班「泥塑傑克」走一條又直又長小石鋪的法蘭西街道，指着宿舍回去，那種飢寒樣子，一閉目就可以想像出來的。

這個時候，前面離開十哩，有一個村市，英國先發隊正在這個村市，徵發宿舍，

在戰線搜查兵隊宿舍，還沒有像英國東海岸木亥脫地方，找尋旅店，那樣絕望。因為到了需要時，可以經村公署的手，不管答應不答應，強行徵發的，

但是數百人的宿舍，就能夠剛剛湊巧，手到拿來，亦非容易遇見的情事。

這個時候，兵隊宿舍的主任將校，就是殼喀雷耳中尉。大隊中人，奉他的綽號叫「雀」。說起兵隊宿舍主任的資格，第一要脾氣壞，（好說話的人，找不到兵隊宿舍的）第二要感覺鈍，（會淌眼淚的人亦不成）第三要面孔討喜歡，（因為房主見了，發生好感）這三樣長處，只有殼喀雷耳，像是天生帶來的。

殼喀雷耳，在桑格雷各滑下馬時跟隨他的，有部下特務曹長一名，中隊軍曹四名，傳令官數名，身穿空色邊鼠色衣服的聯隊通譯一名。

彼等都是爲着搜尋宿舍來的。特務曹長，着短袴，騎自行車，（這種車係陸軍部製，車身極重，平常歸電信隊專用，只有今日，特爲叫來，）下車的時候，很像江湖賣藝一流人的神氣。

特務曹長，因爲平常做慣舒服事情，所以今日稍爲吃苦，就覺得疲勞已極，手拭額上汗珠，目視四周，像是很有希望似的。

彼一雙小眼，忽然看見咖啡店，彼就現出垂涎的顏色。

殼喀雷耳中尉，眼看手表，口中高聲喊，

「特務曹長！已十時了。俺去見着營舍司令官，定了宿舍區域再來。大約二十分鐘，可以來回，你要在這兒等着我。」

「是。」

特務曹長，雙眼離開咖啡店，像吃了棒似的，直立看着中尉。

殼喀雷耳，跨着塗滿泥的馬，受部下的敬禮，策馬馳去。

若是一個沒有思忖的將校，就說一聲「跟着來」，領着彼等去見司令官，會話未完以前，叫彼等在門前呆等，可是殼喀雷耳不是做這種事情的人，所以彼等做彼部下的，亦是一同感謝，真心施行敬禮。

司令官問殼喀雷耳。

「總數多少？」

殼喀雷耳，報告人員總數畢，司令官口中，像似吹笛的說了一句話，又點了點頭，就拿出一幅分色的桑格雷各滑地圖，開始調查。

「現今差不多住滿了。墓地怎麼樣，那倒還空着，因為喬其隊昨日動身的。拿那塊地界給你們，總可以夠住了罷。」

司令官拿鉛筆向墓地，畫了一個三角形。

殼喀雷耳，像要說墓地不希罕的樣子，一面咳嗽，一面不客氣的說。

「吾不是來辦埋葬的。」

司令官苦笑着說。

「就要埋葬的……但是場所還陽氣，並不是說要去睡在墓地裏。吾想在蘇格蘭人聽了，亦一定不以為是酷待的……」

拿鉛筆輕輕敲着繼續說。

「既是這麼說，這兩條街怎麼樣。吾想大隊是全夠住的了。強傑克，盧騷大街，有一所很合式的房屋。就拿牠來做個本部，好麼。請向住在那兒的伍長，要住宿券。」

「這兒怕有別的部隊住着罷？」

不是小孩不肯受欺的殼喀雷耳，追問一句，不讓含糊過去。

「無論有別人住，那就不成了。要就是重砲隊糧食隊，那班奴才，這是你亦知道的。真是住在那兒，你給我關去他們就得了。你的手還辦不動，可來通知我聲。因為你

等須得十分休憩，這是我輩亦很知道的。」

十點十五分鐘，特務曹長一行，正在洗臉久待的時候，殼喀雷耳回來了。彼等的元氣，像是恢復了幾分。

第一條街的梢頭，有一所關鎖着的烟草工場，就定牠做了甲中隊的宿舍。

殼喀雷耳，留下軍曹一名，伍長一名，看守房屋，又到街的那一頭去了。

乙中隊在街北徵發了四所破壞房屋，正夠住宿。四所內的一所，是給砲彈打穿的。又到別條街去了。這是一條拗曲的街，兩傍盡是小房屋。

殼喀雷耳沒有法的樣子說，「這一回只好分開住的了。麻拿灣軍曹！你說給我聽，丙中隊共有多少人？」

「一百三十四人。」

袋中拿出人名簿，查閱着答。

「這條街上，每一家住這麼兩三人。阿，從那邊走着看過來，看着過久，要發瘋的。」

像是氣息不續的通譯，疾趨趕來，照法蘭西風俗，行散開指頭的敬禮。

他名拔普梯士台泊西泊米奈，兵隊可不這麼叫他，大家叫他做阿耳風蜀。

他在倫敦熱鬧市街，做婦人洋服店裁衣主任，前後七年。

大戰爭起了，他就給法蘭西召喚回國。因為他在倫敦住過七年，就選他到不能說英語的蘇格蘭聯隊同不能說法語的比利時農民中間，來做一個通譯。

他跟着殼喀雷耳上街走，同住民的女眷們商量，女眷們多不能允洽。

到第一家，出來一個主婦，體格堂堂，具有商才，她說兵隊不可以，將校不拘多少，都歡迎。

屋頂間裏，要住二十名兵隊，亦勉強可以。可是住了以後，一天到晚鬧不清，並不買我什麼食物，倒各處塗滿了汗泥。這是不可以的理由。若是將校來住，煎餅吓，咖啡吓，要求無限，付錢亦較爽快，所以歡迎。

老練的殼喀雷耳，回顧丙中隊的軍曹同伍長，明白的說。

「麻拿潑軍曹，你同杜尼伍長兩人住在這裏。」就介紹軍曹等給主婦握手。但狡猾的主婦不屈的說。

「不成，不成，軍曹不成。請你給我介紹士官來住。」

殼喀雷耳，巧妙的接受她的話，說。

「這些人就是士官，——就是士官。」

說完就走出街去了。

第二家家主，是一個矮小的女人，具有可怕的能力。與阿耳風蜀談判，弄得他下氣接不到上氣的樣子，完全失敗了。

阿耳風蜀顯出畏縮的狀態，目視中尉求救。

「她說些什麼呢？」

殼喀雷耳問。

「她說這兒不成。她有七個孩子，一個孩子還病着呢。」

「查着看看。」

殼喀雷耳，通過反對人——主婦的前面，走進狹小的廚房。

「病人現在那兒呢？」

主婦開門，拿睡在病床的少女給他看。孩子面上通紅，像是發熱的樣子。

殼喀雷耳，拿同情的眼光，看着病兒說。

「吾們來吵鬧病人，非常對不起。可是吾總不叫一個兵到這兒來。」

彼很客氣的安慰主婦。主婦亦對中尉致謝，送出大門。

以下兩三家，絕無麻煩情事，俱已租定了。

女人們大都應對周到，很講友情的。但總是有個豫約，就是務必兵隊要少，將校要多。只有咖啡店的主婦，說聯隊全部住來，尤極歡迎。

這兒稍微用點手段，那兒少些出以強硬，纔能夠拿一個丙中隊，分配給十二家居住。

一個老人，頭戴黑羊皮帽，鬚髮長亂，神氣難堪，是街上高樓的屋主，素有生性頑固，慣扎人手的聲名，可是給殼喀雷耳當場出采收拾得太苦了。

「請你同我去看看你的屋頂房間。」

老人很不樂意的，同他們到屋頂房間。只見五開間樓房，很是整齊，不過有許多椽繩，來回纏繞。

「這兒叫住全小隊了。」

殼喀雷耳這樣想，就叫通譯譯給他聽。

「要你出租屋頂房間，你是要說不願意的，因為冬天要拿牠做曬場。但是你不忍痛不行。要曉得我等到貴國來，全爲爾等，並非爲我，可是我等住下來，有一個人，算一個人，宿費是絲毫不少的。」

殼喀雷耳，等着通譯剛剛譯完，老人尙未及回答，就急急出去了。

「這兒內中隊是定規了。現在要輪到了中隊，俗們上對面那條街去。」

一忽兒，丁中隊亦找到宿舍了。庭中有空屋，住行李隊。有空倉庫，就拿來做特務曹長的給養倉庫。

大隊本部的鄰居有一家空店，住聯隊的通信隊。無政府主義者，一炸彈兵，叫他住在獨家村的地窖中。

殼喀雷耳一看，只剩着阿耳風蜀全馬夫了。歎了一口疲倦的氣，拿着看日記簿的眼光，移到報時鐘上。

「兵隊的處分算完了。我還是早四點鐘吃的飯。大隊到這兒來，還有兩點鐘工夫。阿耳風蜀！我想到一個地方，吃點煎餅。只要半個鐘頭，就可以給你們找一個好的宿舍，準叫你們住的舒服。」

殼喀雷耳的眼光，忽然觸到宿舍表末行難讀文字處。

「阿耳風蜀！我忘却機關鎗隊了。不給他們找一個住處不成。阿，我們再去跑一跑。因為這個下邊一條街，還沒有看過。」

殼喀雷耳又出去了。阿耳風蜀，已是很委頓的樣子，可是沒法，只好跟着走。那就轉到岡培打街。

「是這一家。你看怎麼樣。鎗手同機關鎗，安放在馬房裏，將校住正廳，不好麼。去商量商量看！」

一個三十歲上下的漂亮婦人，開門出來了。

柳條格子兵，（蘇格蘭兵）常能得法蘭西女子的歡心。這個婦人，亦是滿面含笑，歡迎殼喀雷耳。可是見他手拿宿舍券，覺得沒有辦法，只是搖頭。

阿耳風蜀同她一談，就曉得是沒有辦法。

「裏中尉！主婦覺得很對不起你，這兒早有一位將校住下了。」

「請那位將校來見見。」

阿耳風蜀，就同主婦問答一回。

「據主婦說，將校現時不在這兒，過一回就要回來的。」

「吾想那將校未回來時，先叫一個機關鎗將校住過來。」

阿耳風蜀，這句話還沒有譯完，主婦半身俯入屋內，口呼殼喀雷耳。

殼喀雷耳走入屋中，主婦拿出一張厚紙，顯着辨解的微笑。

殼喀雷耳隨手拿過來一看，紙上寫有如下的詞句。

這個宿舍，依該管官署的命令，歸本地糧食配給官專用，務須完全保留，通過當地的軍隊，不許占有。

殼喀雷耳中尉，咬緊牙齒的說，

「好，試試吾的手段，吾倒要幹幹你這個糧食配給隊的小子。彌勒腹中沒有出息的肥虫，不是你自己的分兒，強要突出頭來。自己並不來住，預先寫紙，禁止人家不許住進來。唔，奴才，在這張紙上是沒有署名。吾明白了，他是要想混充鐵兜蓋的新出世將校。好，吾來幹他。」

殼喀雷耳就拿那張厚紙，裂做四塊。主婦心碎的樣子，令人看了難受。

但殼喀雷耳，像自信有把握的樣子，笑向主婦，撕下野外勤務手帳一頁，寫上如下的文句。

本地糧食配給官等到戰鬥部隊不要使用這個宿舍時，纔得自由使用。

愛夫，桀殼，喀雷耳中尉

高地第七大隊

「這是個很費手的奴才。」

痛快地笑了。那就拿這張侮辱人的宣言書，貼在爐上最易注目的地方對主婦說。

「主婦，那個將校若是回來，吾自己來會他，同他商議。」

這種同她說了，那綽號「雀」的殼喀雷耳，纔離開她家出去。

## 9 不時的命令

大隊先頭，是衣衫襤褸的音樂隊，依照豫定的時刻，到着桑格雷各滑街。在街對頭，

就受宿舍科的歡迎，一處一處，引導他們到指定的場所。

分投檢查宿舍，多是從來沒有見過的齷齪屋子。拿氣味惡劣的滿足，四面眺望，各自挑頂好的地方，就去占住。

甲中隊本部同將校，走進一所浴室屋子。會有攜帶拔水栓的從卒，陸續跟來，浴槽中的水，就給他們放滿了。

肯普大佐同各將校，都做了一番儀式的沐浴。恰好傍晚時候，大家齊集食堂時，真給滑古士打夫少佐說着，全是一羣活潑青年的集會。

從四面八方着想，這個食堂，總要算是很寫意的食堂。第一，能够立直着身子，在屋裏面吃喝，這種事情，已經好幾個星期沒有了，這回居然辦到。第二，食堂主任，設法向古董式的號房，借了許多玻璃杯子。彼等以前多少日子，盡是拿塗磁鐵器飲酒，這一回總能嘗着沒有鐵臭的美味。第三，酒品雖不見上等，名稱總是香賓，且能盃盃斟滿，儘量暢飲。

大隊全部，把惡戰苦鬥的歲月，丟在腦後，拿扣足一個月的休養，擺在面前，又況往後不久，就有克盡義務的機會，大告成功的希望，已在各人頭上，大放光明。

只有會食的時候，能夠拿壻壕生活的影子，完全消去。坐到飯桌子上，就覺着少了多少同伴，那種悲感，就只這一刻工夫，總算沒有發生。

菜單亦甚合意。前菜是甌頭鱈魚，臨了還有煎餅。

馬克拉克郎中尉，拿家中寄來的小包，分給同伴。這是甌頭羊腸，同伴吃了，無不嘖嘖贊好。

卜庇李托耳大尉，拿寄贈的大甌打開，是一甌梨子，大家亦贊賞牠的味美。

每人一份的牛肉，糝滿椒末，切塊太小，不甚為大眾所歡迎。

改一改口味，就用烘熱麵包，做一木筏，麵包上滿載罐頭肉，恰同木筏上載滿行李相像。

拿咖啡渣同洗盆水，和在一塊，食堂伍長，就題牠名字叫咖啡。

從食堂退後一點，拿疲倦的雙足，伸在桌子底下，讀讀雜誌新聞紙。肯普大佐，展開一星期前舊泰晤士報，從眼鏡內，放眼周視各將校。

「桑篤芒上那兒去了？」

桑篤芒是一個副官。

「五六分鐘前，往傳令室去了。」

卜庇李托耳答了。

「明日到着的新補充兵就要辦中隊教練。炸彈隊亦不練熟不成。至少在大隊歸到戰線以前，能夠十成中練好七成五纔好。但是要這種急法，亦許有不好辦的地方。且拿平和的氣象，在這裏寬住一個月。遊戲亦想頑着看看。星期六晚上，吾還想開一個音樂會。」

桑篤芒回來了，拿一份桃紅色紙的野戰電報，呈到大佐面前。

「這是剛從旅團送來的。」

大佐正一正眼鏡，拿電報過來一讀。像死一樣的沈默空氣，幾乎占滿全屋。

大佐仰面靜靜地說，「微嫌過早。」再接着說。

「洛治兒士鐵企拔克士隊，失守了扁豆角面堡，指名要我隊前去奪取回來，是這麼一道命令。我隊被上峯這種看重，實是非常有名譽的。但時候碰得不巧。你們年紀輕的人，可以先睡。午前四點鐘，准要整齊行列。桑篤芒！到事務室去。」

坐在食堂的人，拿吸剩的捲烟，投入咖啡盃中，勉強舉起雙足，回房稍睡。

滑古士打夫少佐說俏皮話，「儘你拿國語研究得十分到家，總歸找不到一句話來，表出這個時候大家的心理。」

## 10 煙突掃除人

「扁豆角面堡，」在低丘背後，是一個形似扁豆的堡壘。豆的兩端，一直向下，為敵人不能見，中央突出水平線上，可以遙望遠方。砲兵亦能夠直接觀測。這個觀測所

極堅固，係用三合土築成。所以能在此地，正確地指揮砲車。

一旦扁豆角面堡失守，附近守備線，全部變成危險了。

敵人可以從戰線背後，向我射擊，又可以縱射我的塹壕。

退出角面堡的洛治兒，士鐵企拔克士第二十一大隊，係近頃所編成。雖是極有神氣的兵隊，但對猛烈的塹壕戰，尙是新手，沒有相當經驗。

彼等乘接收角面堡一部分時，「泥塑傑克」許多重要事務，做了便能得到名譽的，全然不做，單做些無關輕重不必更做的事情。

德國兵見對方來了新手，就調合一服恐嚇藥，給你嘗嘗。又拿塹壕白砲那種壞東西，來刮削士鐵企拔克士隊。白砲砲彈，是盤腸樣式，開放時用翻筋斗方法，從白中倒轉出來，打入敵堡。

德國兵想奪取「扁豆角面堡」由來已久。在旁竊伺，剛巧得着可以占領的絕好機會，就是「泥塑傑克」退兵的時候。從破曉兩點鐘起，德軍砲兵隊全部，向角面堡，

作綿亘數哩的急激射擊。堡壘全用毒氣彈蓋住。同時曲射彈又打落堡後。我軍雖向堡壘增派援兵，壘內守兵，已不能從堡壘逃出。

天色全明，砲聲頓止。

密集途端的突擊隊，越過毀壞的鐵條網，衝到角面堡來。

別的方面，亦有攻擊。但不過是一種牽制運動，目的在妨害角面堡的防禦力，聚在一起。

洛治兒，士鐵企拔克士隊，作戰亦極頑強。但在敵人強襲開始以前，戰死的，埋沒地中的，合計已達半數。剩下半數，給雜音與鹽化空氣，弄得頭眩息窒，不要說沒有法子，打退敵人，連一個支持現狀，亦已不能。

一人一人，次第暈倒地上。角面堡就給敵人奪去，風浪洶湧，直衝到四百碼外的豫備塹壕。幸有旅團豫備隊，逆襲德軍，德軍不支，纔肯退回角面堡。

同時敵軍的塹壕作業隊，發狂似的，作一塹壕，拿新得到土地同德軍戰線，連成一

起。角面堡從當日午後起，就歸入敵軍第一線壘壕系統內了。

但過了兩日，這個角面堡，又給英軍取回，迄今仍歸英軍所有。重砲，野砲，臼砲，機關鎗，狙擊兵，工兵，步兵，各自拿他的資格，參加這一次的奪回戰。但是請問一聲，誰執箇中牛耳，實在就是「泥塑傑克第七大隊」。

肯普大佐，回到「扁豆角面堡」來時，旅團長說：「真對不起。剛是休假，又給喚回。但師團長閣下對吾說，要從「扁豆角面堡」內，趕出敵軍。只有用炸彈戰一法。但何以喚回你的軍隊呢，因為熟悉角面堡內部情形，沒有軍隊，能夠勝過你的軍隊。現在旅團到這個場所，還是第一回。這兒有角面堡的飛行照片，你可以自己立一個案，分付你的炸彈隊。你又可以再給全軍做一個命令案。因為軍團長又曾說過，所有砲兵，都要叫他們拿臼砲前來應援。」

隨時肯普大佐，就把大隊命令案做好，經過旅團長承認。

現舉出命令的一例，就是下文所開列的，大概是用最野蠻的方法，打破最親愛名

字的地點。(地名倫敦街)

殼喀雷耳中尉的小隊，各人攜帶手投炸彈，用單列式，向確林格苦洛士洛特前進，到托拉法兒軋士奎阿棚（大約應有一個棚）就該停止。遇到敵軍機關鎗時，應待白砲的效果，再行爆發。這個時候，第三小隊炸彈兵，正向士托郎特爆發，別的小隊，應逐出諾丈拔郎街的敵軍，魯士砲隊，為襲擊霍惠托雷兒。

案內細大不捐，應有盡有，連奪回後掃除壘內的部隊，亦已規定編成方法。怎麼叫做掃除，就是要拿藏在地下的德國兵，搜尋出來。

這個作戰的全部計畫，先在戰線背後的模型壘，演習一番，叫各人能夠的確曉得自己的任務，不復少有含糊。

明日，「扁豆角面堡」就歸到英人手中了。受不了二十四點鐘猛烈砲擊的德軍，只好越過山背，通過新作二條連絡壘的破壞口，逃回原來戰線。

角面堡本身的戰鬥，雖已告終，可是還要在迷路的小屋中，像捉虱的搜捕德兵。

「還藏在裏面麼，快出來，不出來，是要開鎗的，一，二，三！」

兩三個頭髮五分長的德兵，像兔子一樣，從小屋下方，跳到出口外邊。蘇格蘭兵，含笑捉住彼等，走過火幕縫間，送往捕虜本部。

敵軍方面，終日向我為部分的襲擊，可是「泥塑傑克」終能確實守住「扁豆角面堡」。待到晚上，再拿牠交代給別的大隊。

殼喀雷耳小隊，在土砂蓬勃中，一人一人，回到豫備塹壕。彼等的疲勞，實已達到極點。纔到宿舍，就被喚回，想起來固覺不平，可是重大任務，竟能夠辦得完全，亦自有說不出的的一種快樂。現今在高位的長官，多知道吾輩的奮勇出力，這尤其是可以誇耀世人的。

兩三日內，師團方面，總有什麼讚美文詞來的。

彼等唯一希望是「食」。各人僅帶一日的食糧，已經送入最安全的場所——胃腑。夜半，殼喀雷耳率領小隊，走到相離二哩的台托篤格殼拿。這兒是大隊集合地，再

從此地，繼續快樂的行軍，歸到桑格雷各滑的宿營地。

般喀雷耳小隊，終歸遇不到大隊。僅遇到張特里西少尉與傳令官數名。少尉說，現在就剩着落伍者尚未收容了。

「落伍者？我等的面孔，有點像落伍者麼？」

「不是，不是，這是看不出的。看去像是煙突掃除人。還是趕快走的好，大隊還沒有十分走的遠。命令吾亦知道。是說一徑向桑格雷各滑，各自歸各自以前的原宿舍。」

「沒有攜帶糧食麼？」

「糧食？吾到這兒來的時候，特務曹長，在這兒等着，每一個人，分給一日的糧食同檸檬酒一盃。（小隊兵士，像是飲了酒一樣，乾涸的喉間，在那兒響了。）但特務曹長，是與本隊一起走的，趕快前走，當追得着。相離還不到二哩。」

「……………」

## II 宣言書的結果

殼喀雷耳小隊，終日投炸彈，掘塹壕，當然有受傷的官兵。重傷兵用擔架抬着，一直向前運走，殼喀雷耳自身，亦給毒氣彈來了一下，兀自覺得眩暈。

殼喀雷耳，暗中問馬克拿勃軍曹：「兵隊總數，尚有幾名？」

「尚有十八名。」

今朝未曾戰鬥以前，尚有三十四名，現在又短少十六名了。

「攜帶非常糧食的有幾名，給我查一個確數。」

五分鐘後，軍曹報告，誰亦沒有攜帶。正與殼喀雷耳理想相同。因為兵隊到了戰鬥時候，常時拿食糧等物，全數拋棄，博得個身軀靈便。軍曹記入報告書中，稱為「軍隊遇到非常緊急事件，以致遺失食糧等物。」

殼喀雷耳背囊中，尚有一罐頭肉，半斤餅乾。中尉就拿牠交給軍曹說。

「拿這個分給大家。一個人大約可以吃一口。休息十分鐘。還有十五哩路呢。明朝天亮以前，非得拿這點路趕上不可。」

小隊又身不由自主——機械的慢慢向前走。

殼喀雷耳，把負傷兵的鎗拿過來，自己給他擡了。

中尉時時站住，拿地圖同懷中電燈，看定進路。

馬克拿勃軍曹，有金剛百鍊的身體，獅子大無畏的意氣，現在做了小隊殿軍。肩上一擡了兩管鎗，一壁走，一壁慰勞萎靡不振的兵士。

走到朝上三點四十五分鐘，一共休憩了三次。每次休憩，兵士便投身躺在路上。已經走了七哩路，要到桑格雷各滑，還差八九哩。

仰視天上，依舊星光爛爛，各種砲聲，亦不到耳中來了。

殼喀雷耳想，「這邊地下，現在掘着砲坐，亦不可知。那麼應當有一兩個罐頭食物，掉在地上吓，阿，那是什麼？」

有汽車聲從遠方來。不一忽兒，英軍的貨物汽車，從闇中現出來了。

殼喀雷耳的部下，亦有作大字形，躺在道路正中間的。

汽車用一點鐘走二十哩的速度，開着走來。

「滾到道路兩邊去。不讓是要嚇我的。陸軍汽車夫的性質不好，你們應當知道。」汽車未到前一瞬間，短袴兵爭先避向路側。對着蓋上偉大篷帳的汽車，肆口惡罵。那個汽車，速度就看看慢下來了。相離約有百碼，車就停住。

汽車中下來一個將校，走向殼喀雷耳這邊來。

殼喀雷耳，拿疲極的雙足，勉強起立，走向彼方。

彼肩掛少佐的王冠章，帽上徽章，是陸軍糧食配給班的。殼喀雷耳，像是因為部下兵卒，從路上給彼闕走，腹中有些煩悶，很不願意似的，向彼施行敬禮。

擡頭一看，只見站立面前的少佐，是五十歲上下碧眼短鬚的偉丈夫。少佐很謙恭的說。

俺的汽車夫，敢拿你等闕走，實是失禮。吾想要給你賠罪，所以在這兒停車。全是吾的不周到。因為汽車夫的性質，總是不好的多。連吾坐在車上，他多忘記了，還是照

樣的亂撞。待他歸到宿舍後，我一定處罰他。請你原諒這一次。」

殼喀雷耳想人家這樣客氣，怎麼樣回答的好呢，連自己亦不知道了。

「回少佐的話，實在不敢當。吾的部下，騎得滿路都是……可是彼等亦實在疲倦。」

「你們是走那兒來的呢？」

殼喀雷耳，拿奪還扁豆角面堡後，就馬上退回的話，敘述了一遍。少佐像不勝感慨的樣子，在殼喀雷耳面前，取恭敬的態度。

殼喀雷耳沈吟一回，對少佐說。

「稟少佐，請你分給牛肉一兩甌，是否可以辦得到？」

少佐聽了，默然無言，握了殼喀雷耳的手腕，同到貨物汽車跟前。

「你遇到好人了。吾是配給班，罐頭牛肉，一人給一甌，你看好麼？」

殼喀雷耳，壓住升上來的食慾，暗想這纔是正中下懷呢。

「你要往那兒去呢？」

「桑格雷各滑。」

「喔，是從那個地方，回到戰線去的麼。吾亦是歸桑，格雷各滑的。吾亦四晚不睡不休了。奔走砲彈紛飛的道上，分配糧食，往復來回，亦不是容易辦的事。你們從扁豆角面堡逐出敵人後，暫時或可樂一回。你的小隊，還有幾人？」

「將校一人，下士以下十八人。」

「你的小隊，現在活着的，只剩這幾個人麼？」

「是的。」

少佐聽了，顏色頓覺慘悽。不一回，少佐拿手杖叩汽車後面，口中高叫。

「士麻士惠軍曹！」

「有。」

出來一個面如滿月赭色臉的男子。

「拿汽車尻板放下，讓這些小隊坐。每人給牛肉一罐，檸檬酒一盃。歸宿舍後，先要處罰十米。（汽車夫）因為他用危險的速度開車。」

「尊命。」

一點鐘後，殼咯雷耳小隊，枵腹已經吃飽，倦足亦能伸直。隨在桑格雷各滑的岡培打街（強傑克，盧騷大街的橫街）下車。

殼咯雷耳睜開眼睛，神氣很好，向四邊看了一遍，覺得到了一條自己認識的街道，汽車就停在五號屋門口。

「你的大隊到這裏，恐怕還有幾個鐘頭。你的小隊，可先叫他們到馬廐中住下，因為廐中草薦很多。」

「是，謝謝。小隊宿舍，就在這個轉灣地方，吾想回到那兒去。」

「是麼。既是這樣，你可同我一塊出去。請先睡這麼一兩個鐘頭。因為這兒就是吾的宿舍。（叩門）這種好的宿舍，是輕易不大遇見的。宿舍司令官，是特為留這所屋

子給我住。這個司令官，真可算得懂交情的朋友。而且這個女房主費諾夫人，亦是一個很好的人。喔，夫人，你早。吾剛正回來。有火麼？」

「回大佐的話，你的屋裏，吾早給你生着火了。」

不管肩上挂的是少佐徽章，她總是拿大佐來恭維他，少佐就請中尉進屋裏。火在爐中燃着，火力正旺。

火爐架上，飄搖不定，像是給火氣玩弄似的，正是殼喀雷耳五日前所寫的宣言書。哈！什麼東西貼在那兒。大約是軍需次長的訓諭罷。還要亮一點，纔看得清。」

彼走向窗前，揭開窗幕了。殼喀雷耳，趁這點空，就走到火爐旁邊，拿宣言書撕破了，投入火中。

「阿，稟少佐，吾想拿牠下來，不料牠掉入火爐了。」

「不要緊，燒就燒了罷，因為亦沒有什麼好話寫在上邊的。」

「噫，吾是真粗忽。真對不住。」

——完——

---

篇 外 讀

---

---

## 我的一生

---

陸鴻勳譯 一册四角

這是一篇俄國農婦的自述，完全是真實的，又經過大文豪托爾斯泰改作，所以格外覺得出色，內容有：前俄婚姻的不自由，悍姑的陰險，政治的黑暗，農民的苦况，醫院的腐敗，宗教的潛勢力等，盡量宣布，不留餘地，描寫尖刻而沉痛，讀了真有一字一淚之感！

---

## 昨 宵

---

枯萍作 一册二角半

讀長篇嫌累贅的，那當然歡喜讀短篇簡潔的文字，一則可以換換口味，二則也能得到言盡意不窮的回味。本書所作共有十三篇，短簡而又帶一些溫婉口吻，的是寫情的妙品，能夠以少許勝多許。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初版

# 前線十萬 (全一册)

△(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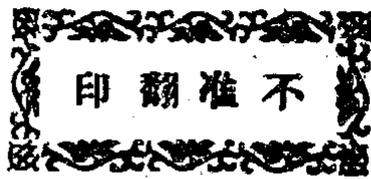
作者 John Hay Beth

譯者 唐演

發行人 沈駿聲

印刷所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不准翻印

## 分發行所

南京 濟南 濟州 徐州 杭州 汕頭  
北平 開封 漢口 南昌 廣州 重慶  
天津 哈爾濱 長沙 梧州 成都 星加坡

## 大東書局

87

